武俠世界

綠林游龍（湖海恩仇錄）秦紅・新著

語云：「百無用處是書生」，本故事中之〝書生〞就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書生，他能報父仇，能除暴安良，怒馬赳夫，刀光劍影，躍然紙上，如現眼前，個中情節，看後包你拍案叫絕……



編者話

有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換言之，形容一般書生都是文縐縐的，祇會讀書，手無縛鷄之力……可是，今期秦紅的巨型小說∟綠林游龍┐故事中的書生，却是與別不同，他既能爲父報仇，除暴安良，又能怒馬馳騁，刀光劍影，闖蕩江湖，更把一干邪惡之徒玩弄得啼笑皆非，到頭來……

∟綠林游龍┐有很好的故事題材，把正邪之分野都刻劃得很透澈，警世惕人，過程曲折離奇。趣味雋永，千萬不宜錯過。

＊＊　　＊＊　　＊＊

龍乘風今期的中篇∟萬里雄風┐是一部別出心裁之作，內容精彩，打鬥激烈，全文過程動作多於一切，書中人物正邪對立，壁壘分明，一場血雨腥風相遇戰令你目不暇給，兇狠之處實在使人瞠目咋舌，是龍乘風君本年度第一部作品，敬請先睹爲快

＊＊　　＊＊　　＊＊

司馬翎的探索大集故事先後巳刋出六集了，這個故事除了把一代神捕沈神通的智慧光芒盡量發揮外，對人生哲理之分析亦描述得淋漓盡緻，下期該故事集之結局篇∟强人┐即將刋出。巨型小說是司馬紫烟的∟劍在江湖┐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2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illegible]恩仇倫理故事

綠林游龍

秦紅・著
盧令・圖

午夜夢迴

三更半夜，睡夢正酣，突然被一聲異响驚醒，睜眼一看，赫然發現床前站着一個手仗利劍的蒙面怪客你會不會嚇掉魂？

朱玉郎和他的妻子今夜就碰到這種怪事。

他們一向習慣熄燈睡覺，這天晚上睡到三更時分，忽然聽到一聲異响，接着本是一片漆黑的房中突然大放光明；他們正相擁而眠，家中又無別人，因此立刻被這一怪現象驚醒，睜目一看，登時嚇得失聲驚叫，倉皇退到床內去縮成一團直發抖。

因爲，床前挺立着一個手仗利劍的蒙面怪客！

這蒙面怪客體型高大，身着黑色緊身密扣勁衣，脚下是倒趕千層浪的綁腿，手上那柄長劍在燈光照射下發出閃閃寒芒——分明是個打家刦舍的獨行大盜嘛！

突來怪客

朱玉郎雖是個書生，他父親却是當前武林中最著名的大劍客，所以他心中雖然害怕，畢竟也有一點胆識，當下鼓起勇氣喝道：「你是何人？」

蒙面怪客長劍一揮，床前的蚊帳落下一大塊，他發出可怕的獰笑道：「不要大聲嚷嚷，小聲跟我說話，否則大爺手起劍落，砍下你的吃飯傢伙！」

朱玉郎面色陣陣蒼白，他把妻子推到自己身後去，顫聲道：「你……你是誰？你要幹甚麼？」

蒙面怪客嘿嘿笑着。

朱玉郎道：「你若是要打刦，可找錯對象了，我們可是貧窮人家呀！」

蒙面怪客忽然在床邊側身坐下，還好整以暇的翹起一隻脚，道：「你就是朱玉郎？」

朱玉郎點頭道：「是啊。」

蒙面怪客又說道：「大俠朱滅魂的兒子？」

朱玉郎又點頭道：「是啊。」

蒙面怪客道：「聽說你的父親沒有敎你劍術？」

朱玉郎搖頭道：「不對，家父已將他的『滅魂三十六劍』傾囊傳授給我，所以閣下最好識相一些，趕快給我……」

他本來要說「給我滾出去」，可是這時候蒙面怪客已將長劍抵上他咽喉，使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蒙面怪客沉聲道：「小子，你少在大爺面前胡說八道！」

朱玉郎咽喉被劍尖抵着，全身都軟了，戰戰兢兢道：「是……閣下貴姓大名？有何指教？」

說出這句話後，他忽然有一種受屈辱之感，同時心中也很感慨！

二十年前，當他七八歲的時候，他父親就這樣告訴他：「孩子，爹的劍術天下無敵，可是爹不會傳授給你，因爲你是爹的獨子，要知江湖凶險，刀劍無眼，平凡就是福……」於是從那開始，他只專心在書本上下功夫，可惜運氣不佳，一連三次鄉試均告名落孫山，如今落得窮困潦倒，要是當年父親敎自己武功，今天也不會在這不速之客的面前畏縮得像孫子一樣了。

他感慨的就是這一點。

蒙面怪客見他完全被自己唬住了，便收回長劍道：「你不要問我是誰，我今夜來此，一來是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二來是要得你一樣東西。」

朱玉郎等着他說下去。

蒙面怪客道：「我要告訴你的一個消息是：你父親死了！」

朱玉郎一呆，眼淚便掉了下來。

他相信對方這個消息不會假，心中悲痛萬分，可是這個噩耗對他來說並不是很意外，父親一生行俠，樹敵太多，而且「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結果。

「怎麼死的？」

「聽說是被人殺害了。」

「對方是誰？」

「不知道。」

「你是道聽途說的？」

「嗯。」

「那麼，這消息不一定眞實。」

「千眞萬確！」

「閣下既未親眼看見，怎敢說是千眞萬確？」

「這個……好吧！我老實告訴你，我是親眼看見的，不過對方是非常扎手的人物，我得罪不起，不敢說。」

朱玉郎竭力忍住心中的悲傷；他對蒙面怪客本來懷着恐懼，此刻恐懼已完全消除，反而以卑視的眼光看着他，冷冷道：「既然你不敢說出殺害家父的兇手是誰，你何必來告訴我這個消息？」

蒙面怪客陰惻惻的笑了一聲道：「剛才我對你說一來告訴這個消息，二來要得你一樣東西！」

朱玉郎道：「你要甚麼？」

蒙面怪客道：「令尊人稱大俠朱滅魂，其實『滅魂』兩字並不是他的名字，對麼？」

朱玉郎道：「對。」

蒙面怪客道：「滅魂是一把寶劍的名字，它是數千年前春秋時代越國國王勾踐的八把寶劍之一，令尊以之闖蕩江湖，殺了不少人。」

朱玉郎道：「死在家父劍下的，都是十惡不赦之徒。」

蒙面怪客點頭道：「不錯，令尊劍下不傷無辜，這一點我很敬佩！」

朱玉郎又等着他說下去。

蒙面怪客笑了笑道：「冶煉之術古不

如今，令尊那把滅魂寶劍在今天來說已不算甚麼，不過它却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古物，看來價値連城。」

朱玉郎明白他的來意了，便道：「家父遇害，現在那把寶劍落在何人手裏？」

蒙面怪客手中長劍一吐，又抵上他的咽喉，沉聲道：「小子，少跟我裝糊塗，令尊已好幾年不使用那把滅魂寶劍，這幾年他使用的是一把普通的青鋼劍，他將那把滅魂寶劍交給你收藏起來，對不對？」

朱玉郎道：「不對，家父沒有把它交給我，他知道有不少武林人在覬覦那把古劍，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把古劍便成禍根，他老人家怎肯把禍根留在家裏？」

蒙面怪客怒道：「少耍嘴皮！」

朱玉郎道：「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由你！」

聽到父親死亡的噩耗，他在傷心之下，對本身的安危已不放在心上，因此口氣也强硬起來了。

蒙面怪客目光殺氣陡盛，道：「你不怕死？」

朱玉郎道：「這是一句廢話，閣下此來既是爲了那把滅魂寶劍，殺了我難道就能得到它？閣下要是認爲那把古劍藏在舍下，不妨動手搜一搜。」

語聲一頓，繼道：「閣下動手搜索的時候，請高抬貴手不要把舍下的傢具弄壞，尤其是那些書，那是我的財產，千萬不要把它弄破了。」

說完話，閉上眼睛，不再與對方多言了。

蒙面怪客見此光景，心中不免有些動搖，但他趕了幾百里路來到這裏，豈肯就此罷手，當下撤回長劍道：「好，我搜一搜，要是搜到了，老子就用它砍下你的腦袋瓜子！」

他開始在屋裏翻箱倒櫃，大概他心地還不算太壞，果然搜得頗爲「斯文」，沒有弄壞東西。

大俠朱滅魂雖是名滿天下的武林高手，却沒有帶給他兒子任何好處，朱玉郎夫婦居住的是幾間茅廬，家中傢具不多！多的是書籍，看來這對夫妻是貧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哩！

不消兩刻時，蒙面怪客已將幾個房間搜遍了，果然沒有找到那把滅魂寶劍。

他不服氣，又去威脅他們夫妻，這次他把劍抵上朱玉郎的妻子，惡狠狠的說道：「你一定把它收藏起來了，現在你給我乖乖的取出來，否則我先殺你的妻子！」

朱玉郎木無表情，只轉對妻子道：「娘子，咱們時乖運蹇，天天過苦日子，活着實在沒意思，不如一起死了算了？」

張氏居然也將生死置之度外，點點頭道：「好的，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這女人看來受丈夫「薰陶」極深，此刻面對利劍，竟然視死如歸，還有心情吟詩呢！

蒙面怪客大怒道：「你道老子不敢殺死你們是不是？」

朱玉郎道：「閣下此來若爲殺人，那就動手，何必多說廢話！」

蒙面怪客怒氣狂湧，喝道：「好小子，口氣好硬，你到底有幾顆腦袋？」

朱玉郎不再接腔！

蒙面怪客「哼！」了一聲道：「好吧，我姑且相信滅魂寶劍不在你這裏，但令尊那部『滅魂三十六劍』劍譜應該放在你這裏吧？」

朱玉郎冷冷道：「家父不肯讓我習武，他怎會將『滅魂三十六劍』譜放在這裏？閣下要是不信，不妨再搜，只要不將書籍和傢具弄壞，把地皮掀開來都可以！」

蒙面怪客不禁罵道：「你奶奶的，老子跑了幾百里路，入寶山豈可空手返，好歹也要拿你一樣東西！」

朱玉郎道：「我這裏有的是書，你若喜歡讀書，拿一本去吧。」

蒙面怪客眼睛賊溜溜的四望一遍，實在找不出一件有價値的東西，只好順手取了一本書納入懷中，然後轉身便走。

朱玉郎道：「等一下。」

蒙面怪客脚下一煞，回頭冷笑道：「怎麼？難道你小子還想把我留下來？」

朱玉郎道：「不，小可有一要求。」

蒙面怪客似感意外道：「要求？」

朱玉郎道：「閣下不敢說出殺害家父的兇手是誰，是因閣下有所顧忌，小可自不便相强，但總可以透露家父遇害的地點吧？」

蒙面怪客道：「你是想去收回令尊的遺體？」

朱玉郎道：「是的。」

蒙面怪客沉吟有頃，道：「也罷，念你一片孝心，我就透露一個大概的地點：令尊遭暗算於伏牛山。」

語畢，越窗而出，瞬即消失於黑漆漆的夜色中。

那張氏一見蒙面怪客走了，精神一鬆懈，全身一軟，頓時暈倒在床。

朱玉郎連忙輕拍她的面頰，叫了好幾聲，她才悠悠醒轉，朱玉郎下床倒了一碗冷茶給她喝下；看看全屋被翻得亂七八糟，再想起父親客死他鄉，悲從中來，眼淚如雨而下。

張氏亦悲泣不已。

夫婦倆哭了好一會，朱玉郎才收淚道：「娘子別再哭了，咱們得想個法子處理這件事才行。」

張氏道：「你說怎麼辦呢？」

朱玉郎道：「首先，天亮之後，妳回娘家去避一避。」

張氏驚訝道：「避甚麼呀？」

朱玉郎道：「避禍！爹一生行俠仗義，好打不平，得罪的綠林人物太多，如今他老人家不幸遇害，必然有不少歹人會來找咱們算帳，此外覬覦爹那把古劍和那部劍譜的人相信也不在少數，今後可能有綠林人物相繼到此騷擾，因此爲安全計，妳最好回娘家去避一避。」

張氏道：「你呢？」

朱玉郎道：「我去伏牛山找爹的遺體，運回故鄉安葬。」

張氏道：「這是應該的，只是你是個書生，萬一碰上那些歹人……」

朱玉郎道：「顧不得這許多了，總之

父親死在外地，我做兒子的不能不去料理後事。」

張氏道：「咱們家現在只剩下三両不到的銀子，這點錢能辦甚麼事？」

朱玉郎道：「那些銀子妳帶回去，我另外想辦法好了。」

張氏道：「你有何善策？」

朱玉郎向她附耳說出自己的打算。

張氏點點頭說道：「這倒也是一舉兩得之事。」

朱玉郎道：「來，咱們把東西收拾收拾，我看天也快亮了。」

他們將家中翻亂的東西恢復原狀之後，屋外鷄啼喔喔，天已破曉，朱玉郎出去轉了一圈，回來向妻子道：「那賊子已走了。」

然後，他搬一張櫈子放在供桌上，爬上供桌再登上櫈子，伸手入屋樑上的茅草中，從茅草中掏出一個三尺多長的木匣。

那是劍匣！

他下了地面，打開劍匣，取出裏面的一把古劍，拔劍出鞘，忍不住又掉下眼淚來。

這把劍，正是他父親的成名神兵「滅魂」寶劍！正是春秋時代勾踐八把寶劍（掩日、斷水、轉魄、懸剪、驚濤、滅魂、却邪、眞剛）中的滅魂；古代著名的寶劍不少，如湛盧、魚腸、巨闕、太阿、紫電等等，但歷經數千年後的今天，能够流傳下來的，在武林中也只有這把滅魂寶劍而已！

其父深知此劍價値連城，爲恐在江湖上遭遇不測而落入別人手裏，幾年前便交給朱玉郎收藏。

此刻睹劍思親，朱玉郎百感交集，不禁長嘆一聲說道：「爹，您說江湖險惡，刀劍無眼，因此不願傳我劍術，要我作個平平凡凡的人，可是……二十年來您兒子讀書一樣不成，您兒子實在過的太平凡了！如今您被惡人所害，而我却無力爲您報仇……」

唏噓良久，才收劍入匣，走到門口，又小心的探頭對外察看一遍，確定無人窺伺，這才閃身出門，快步的奔去附近的袁大叔家中。

× × ×

天已大亮。

朱玉郎先送走了妻子，然後自己也打點了一些衣物揹在背上，將所有的門窗鎖好，走出幾步，回頭對自己的家投出最後一瞥，輕輕的說道：「爹，您兒子這回要下江湖了，您若有靈的話，就指引您兒子順順利利尋到您的遺體吧！」

隨即邁開大步，往城裏趕去。

他雖是個讀書人，却跟一般文弱書生不一樣，走起路來可也稱得健步如飛，這因爲其父曾在他小時候教他一種靜坐調息的功夫，他攪不清這是不是一門內功心法，不過二十年來從不間斷的靜坐調息之下，居然百病不生，力氣也比一般人大些；有一次村裏的一頭牛發了狂，向他猛衝過來，他一時閃避不及，情急之下，出掌一推牛頭，不料竟將那頭牛推得摔倒在地，雖然他懷疑當時那頭牛可能踩上鵝卵石失去平衡之故，但能將一頭牛推倒，心裏可也得意萬分。

今天，爲了急着趕去伏牛山尋找父親的遺體，他快步奔行，不消一刻時竟已趕出四、五里路，這時若有武林人見到他趕路的速度，一定會認定他身懷絕技呢！

他住的村子是開封府北十里外的來鳳村，由來鳳村到開封府這段路相當荒凉，據說偶爾也有翦徑賊出現搶刼過往行人，對翦徑賊他當然也是害怕的，因此一邊趕路一邊禱告：「希望不要遇上翦徑賊。」

不料正在心裏這樣禱告的時候，驀覺眼前人影一閃，一個翦徑賊已站在他面前，攔住了他的去路！

他嚇得倒退了幾步，定睛一瞧，不覺失聲道：「又是你？」

原來，這個人不是別個，正是昨夜去他家騷擾的蒙面怪客！

蒙面怪客長劍出鞘，擺出殺人的姿態，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哪裏去？」

朱玉郎驚魂略定，才答道：「去伏牛山收回家父的遺體呀。」

蒙面怪客舉劍指着他，暴聲道：「把你背上那個包袱解下來！」

朱玉郎道：「幹麼？」

蒙面怪客跨上一步，喝道：「叫你解下來，你就解下來！」

朱玉郎依言解下包袱，扔到他跟前，道：「你要的儘管拿去，不要的留下來給我。」

蒙面怪客蹲下解開包袱，一看只有幾件舊衣，頓時惱怒起來，破口大罵道：「你奶奶的，你父親是名震天下的大劍客，你爲甚麼會這樣窮？」

朱玉郎道：「家父雖是大劍客，却不是大富翁，我們一向就窮。」

蒙面怪客瞪視他半晌，悻悻的一頓足，轉身縱去，走了。

朱玉郎在他身後大聲道：「昨夜閣下拿去那本書是『論語』，閣下沒事的時候不妨多看看，說不定對你有益呢！」

目送對方遠去不見，他才重新打好包袱，繼續向前趕路。

約莫辰牌將盡之時，已經趕到開封府，他在一條小街上站着等候了好一會，才見袁大叔駕着一輛馬車到達：袁大叔是個六十開外的老農，人挺和氣的，他從車中取出那隻劍匣，交到朱玉郎手上，笑眯眯

道：「玉郎，你放心前去，路上要小心，家我會替你看着。」

朱玉郎再三道謝，便抱着劍匣走進一家當舖。

他是這家當舖的常客，那個蓄着八字鬍的老朝奉一見他進門，呵呵的笑道：「玉郎，你今天好早啊！」

朱玉郎將劍匣往台上一擺，說道：「賀老，你瞧這東西能當多少？」

老朝奉取過劍匣打開，他雖然認識朱玉郎已久，却不知他是大俠朱滅魂的兒子，當然也就不知道現在手上拿的這把古劍的來歷，不過他開當舖已開了幾十年，一眼就看出此劍非常名貴，面容一動道：「這把劍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朱玉郎說道：「是我們朱家的傳家之寶。」

老朝奉又仔細看了一遍，才問道：「你當多少錢？」

朱玉郎伸出五個指頭。

老朝奉道：「五百兩？」

朱玉郎搖搖頭。

老朝奉道：「五千兩？」

朱玉郎又搖搖頭。

老朝奉板起面孔道：「頂多五千兩，再多一兩都不成！」

朱玉郎道：「不要那麼多，我只想當五十兩。」

老朝奉一怔道：「只要五十兩？」

朱玉郎點頭道：「是的，我只要五十兩。」

老朝奉失笑道：「玉郎，你爲人老實忠厚，又是老漢這兒的老顧客，老漢不想佔你便宜，你這把劍至少可當五百兩銀子，老漢給你五百兩好了。」

朱玉郎搖頭道：「不要，我只是要五十兩。」

老朝奉道：「爲甚麼？」

朱玉郎說道：「因爲我不需要那麼多錢。」

老朝奉「嘖！」了一聲，故作嚴肅表情道：「不成，人都要有良心，老實說，這把古劍可賣得幾千兩銀子，你只要五十兩，老漢於心不安！」

朱玉郎道：「沒關係，我只是要五十兩。」

老朝奉又道：「不成，最少也要四百兩！」

朱玉郎明白他心中的打算，微微一笑道：「賀老，你的好意小可消受不起，請留給小可一個贖回的機會，好麼？」

老朝奉被他一語道破心意，老臉有些發赤，訕訕一笑道：「瞧你說的甚麼話，老漢原本是一番好意，既然你只要五十兩，那就這麼辦啦！」

取得五十兩銀子和一紙當票，走出當舖，朱玉郎感到身心輕鬆不少，仰天默告道：「爹，孩兒知道這把滅魂寶劍價值連城，五萬兩銀子都有人搶着要，但請您放心，你兒子窮死了也不會出賣它，您兒子只是暫時用它借些盤川，同時替它找個安全的寄存之處罷了。」

身上有了銀子，他便在街上略事打尖，買了一包乾粮帶在身上，隨即出城南下，開始了五百里的長程跋涉……

一路上，爲了節省開支，他不敢投宿客棧，只找寺廟或民家借宿，這樣走了四天，果然省下不少錢。

第五天走到一處荒野上，看看夕陽已將西沉，眼前却不見一戶人家，心裏有些着急，當下加快脚步，希望能在天黑之前找到可過夜的地方。

時值仲夏，照說夜裏趕路更比白天舒適，但眼前距伏牛山已僅剩一天半的路程，他在路上聽到不少人傳說最近伏牛山常有強人出沒，更有那佔山爲寨的強盜叫甚麼「天龍寨」啦「地虎寨」啦的，所以他便特別小心，不願在夜裏趕路，怕遇上刦匪。

聽到那些繪聲繪色的傳說，他還想到父親之死可能就是那「天龍寨」或「地虎寨」的強盜幹的，因爲他深知父親最痛恨那些專幹沒本錢買賣的人，可能打算去剷除那些強盜不小心反而着了道兒。

走着走着，天已漸漸暗下來，就在這時，他發現遠處山坡上有一點燈光閃動，心中大喜，立刻快步奔了過去。

臨近一瞧，敢情是一座古剎。

古剎建在山坡上，四周樹木森然，燈光從佛殿上透出，當他一脚跨入殿中，頓時爲之一愕。

原來，這座古剎的佛殿已破舊不堪，連佛像都已殘缺不全，地上一片髒亂，看樣子已被廢棄很久了。

怪的是供案上居然點燃着兩盞油燈！

朱玉郎呆了呆，才開聲呼叫道：「喂！請問有人在麼？」

連喊數遍都不見有人回答，他便走入後殿去看，但見殿後的幾間廂房均已倒塌，肯定沒人住着，只好回到殿上，揀個淨地坐下來。

古剎不見人跡，供案上却點着兩盞油燈，這情形極之怪異，他也覺得奇怪，不過却往好的方面想，推斷必是有過路人剛才曾在此歇脚，臨走便點上兩盞油燈，使後來的過往行人便於到此休息——看來世上好人還是不少呀！

當下，他解下包袱，吃了些乾糧，便靠着殿壁躺下，打算一覺睡到天亮。

還沒睡着，眼睛便隨意在殿上瀏覽，偶爾瞥及對面那堵殿壁，頓時又是一愕。

你猜他看見甚麼？

原來，他看見那堵殿壁上懸掛着一幅未完成的鳥禽畫圖。

一幅畫不足怪，怪的是那幅畫布上只畫着一隻大烏鴉。

畫一隻大烏鴉也不足怪，更怪的是那隻大烏鴉竟然沒有頭。

一幅未完成的畫，幹麼懸掛在殿壁上呀？

他大感奇怪，便起身過去細視，左看右看，端詳老半天，確定牠是一隻烏鴉沒錯，只是畫得很拙劣，很像是出自小孩的手筆，不覺暗笑道：「這隻無頭烏鴉實在難看，但不知掛在這殿上是何意思？」

視綫左顧，只見壁下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有筆墨和硯台。

他趨前看那硯台，上面墨水已乾，看

情形畫烏鴉的人已離去甚久，他又覺得奇怪道：「這人爲何不將烏鴉的頭畫好就離開了，既然要離開此處，又爲何不將筆墨硯台帶走。」

他百思不得其解，倒是忽然生起童心道：「烏鴉本就難看，沒頭烏鴉更是難看，我何不替牠畫上一個頭？」

興趣一起，便去找來一些水，研墨成汁，然後提筆畫起來。

他對繪畫也稍有涉獵，雖非名家，畫個烏鴉頭却也難不倒他，幾筆一揮，一顆烏鴉頭即告完成。

接着，又在上面寫了七個字：「天下烏鴉一般黑」。題畢擱筆，退後三步看了看，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長笑，從殿樑上飄下四個黑衣人。

事出意外，朱玉郎嚇得魂飛魄散，大叫一聲「媽呀！」便要抱頭鼠竄，但脚下剛動，只覺後頸一緊，已被人捉小雞一般提了起來。

「蓬！」

次瞬間，屁股落到供桌上！

接着，四個黑衣人在他面前跪下，齊聲道：「大烏鴉在上，受二烏鴉三烏鴉四烏鴉五烏鴉一拜！」

登時叩頭如搗蒜！

朱玉郎本是嚇得魂不附體，這下反而傻了一會。

甚麼大烏鴉二烏鴉三烏鴉四烏鴉五烏鴉？這四人莫非是瘋子？

他下桌要走，當中一個黑衣人又將他架上供桌，大聲說道：「不准跑，好好受禮。」

這人是個巨無霸，頭大如斗，身高在八尺以上，大眼睛厚嘴唇，嗓門大得像打雷一般！

朱玉郎從來不曾見過這樣高大的巨人，一時驚得目瞪口呆，就在供桌上坐着不敢稍動，他肯定自己若是再動一下，極可能會被對方像捏小鳥一樣捏死在掌上。

再看另三個黑衣人，也是個個生得古怪：一個是矮冬瓜，身高不及三尺，咀上留着鬍子，邪氣得很，一個是大胖子，一顆禿頭光溜溜，大肚子落到膝蓋上，全身不怕有幾百斤肥肉，又一個是瘦子，面無三兩肉，身子細如竹竿一般！

四人唯一相同之處是渾身黑服，黑衣黑褲黑靴子，連皮膚也黑得一塌糊塗。

他們對着朱玉郎跪拜一番之後，一齊站起「桀桀」怪笑，好像對朱玉郎非常欣賞。

朱玉郎怕得要死，顫聲道：「你們……你這是幹麼呀？」

那巨無霸桀桀怪笑說道：「我是二烏鴉。」

矮冬瓜也桀桀一陣怪笑道：「我是三烏鴉。」

大胖子笑道：「我是四烏鴉。」

瘦子也笑道：「我是五烏鴉！」

朱玉郎愕然道：「你們是烏鴉？」

二烏鴉巨無霸指着他笑道：「你是大烏鴉，我們的烏鴉頭！」

三烏鴉矮冬瓜也指着他笑道：「你替我們塡上烏鴉頭，所以你就是我們的烏鴉頭！」

朱玉郎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一怔一怔道：「這……這是怎麼回事呀？」

大胖子嘻嘻笑道：「上個月我們大烏鴉死掉了，烏鴉無頭不能飛，所以我們要找個大烏鴉，誰替我們畫上烏鴉頭，他就是我們的大烏鴉！」

朱玉郎還是莫名其妙道：「這算甚麼意思呀？」

瘦子笑道：「我們那個死去的大烏鴉學問好，頭腦好，可惜死掉了。」

矮冬瓜接口道：「我們四人斗大的字不識得一籮筐，所以我們要另外立一個帶頭的大烏鴉。」

巨無霸桀桀大笑道：「現在你就是我們的大烏鴉，哈哈哈……」

朱玉郎有些明白了，道：「你們是幹甚麼行當的？爲何以烏鴉爲號？」

大胖子笑道：「我們喜歡烏鴉，所以就叫烏鴉，我們幹的是沒本錢的買賣，殺人放火，刦財刦色，甚麼都幹。」

朱玉郎大驚道：「你們眞要立我爲首領？」

大胖子點點頭道：「正是，你會畫烏鴉，又會寫字，學問一定好，腦筋一定不壞，夠當我們的首領。」

朱玉郎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我不會武功，不能充當你們的首領。」

矮冬瓜道：「不會武功不打緊，會動腦筋就行啦！」

朱玉郎又連連搖頭道：「對不起，我也不想落草爲寇。」

巨無霸大眼睛一瞪，道：「眞的不要嗎？」

朱玉郎斬釘截鐵地回答道：「絕對不要！」

巨無霸道：「好，你看這個！」

他一步跨到殿右，那地上放着一口巨大的銅鐘，其重必在千斤以上，他却一手抓住鐘上的圓環，不費吹灰之力就提了起來。

單是這一身神力，就足以嚇死人！

但可怕的不是這個，而是銅鐘下的三顆血淋淋的人頭！

三顆人頭擺在一堆，其中一顆已經腐爛，頭髮脫落，散發出惡臭氣味。

朱玉郎瞠目結舌，震駭欲絕。

矮冬瓜桀桀怪笑道：「這三人也替我們在畫上塡上烏鴉頭，可是他們死也不肯作我們首領，我們只好砍下他們的頭。」

朱玉郎打了個寒噤，背脊陣陣發寒，戰戰兢兢道：「不答應作你們的首領，你們就要殺人？」

矮冬瓜道：「是呀！」

朱玉郎連忙點頭道：「這樣的話，我幹！我幹！」

四人大喜，巨無霸放下銅鐘大聲道：「來呀，咱們再磕一次頭！」

於是，四人又跪下磕了三個響頭。

朱玉郎覺得自己好像在惡夢中，仍不敢相信這是眞的，當下問道：「你們爲甚麼一定要拜一個陌生人作首領？」

大胖子道：「因爲……因爲我們只會

殺人放火，別的都不會，必得有一個有學問有頭腦的人來領導才行。」

朱玉郎聽着看着，已漸漸看出他們四人都是笨頭笨腦的傢伙，心中不禁好笑，暗忖道：「看樣子，我若是拒絕當他們的首領，這顆腦袋一定不保——爹啊！您兒子困守茅廬二十年，如今竟有人要恭推我爲强盜首領，我知道落草爲寇不對，可是爲了保住性命，只好暫時跟他們虛與委蛇一番了。」

腦中這樣一閃之後，便點點頭道：「要我替你們寫寫字出出主意，這倒使得，不過我先要了解一下，我當了你們的首領之後，到底是我聽你們的，還是你們聽我的。」

巨無霸道：「我們聽你的！」

朱玉郎又問道：「我說甚麼你們都願意服從？」

巨無霸道：「對！」

朱玉郎道：「這樣我有甚麼好處？」

巨無霸道：「你可以坐……坐……嘿！我記得有一句話叫坐甚麼的……」

朱玉郎道：「坐地分贓。」

巨無霸一敲腦袋道：「對，坐地分贓，今後不論我們搶刦多少財物，都有你一份。」

朱玉郎道：「好，現在你們一個個報上名來。」

巨無霸道：「我叫二烏鴉。」

矮冬瓜道：「我叫三烏鴉。」

大胖子道：「我叫四烏鴉。」

瘦個子道：「我叫五烏鴉，可不是烏鴉呀。」

朱玉郎啞然失笑道：「你們都沒有姓名麼？」

四人同聲道：「沒有。」

矮冬瓜接着道：「大烏鴉，你貴姓大名。」

朱玉郎道：「我……我叫大烏鴉。」

矮冬瓜登時笑得打跌，道：「妙啊，妙啊！敢情你也跟我們一樣沒有姓名？」

瘦個子道：「這個我不信，他一定有名有姓，大烏鴉，你告訴我們如何？」

朱玉郎道：「不成，既然大家落草爲寇，就得隱姓埋名，今後你們就叫我首領或大烏鴉好了。」

巨無霸道：「好，就這麼說定了。」

朱玉郎問道：「你們武功如何？」

巨無霸咧口一笑道：「我的力氣天下無敵，一拳可以打死一頭老虎，一脚可以踢倒一棵樹！」

矮冬瓜則笑道：「我會縮骨術，我縮給你看！」

說着，便往地上一坐，四肢一陣收縮，登時變成一個圓滾滾的肉球，其大小恰似一個木魚！

巨無霸伸手將他抱起，在手上拋來拋去，接着往懷裏一揣，哈哈笑道：「你看，我可以把他放在口袋裏呢？」

朱玉郎驚奇不已道：「眞是神乎其技，不過要小心，千萬別在地上打滾，要是被狗看到了，一口咬下去可不得了啦？」

矮冬瓜從巨無霸懷中一滾落地，恢復原形，笑道：「我還會挖洞鑽穴，比鑽地鼠還快哩！」

大胖子道：「現在看我的！」

張口一吐，叭噠一聲，一口濃痰吐中殿門，竟將那扇門「打」得下陷三分。

朱玉郎看得心頭一懍，他雖不懂武功，却知大胖子露的這一「口」是上乘內功，其威力比各種暗器還厲害，因之心中甚憂，覺得自己已被牛頭馬面纏上，今後只怕不易逃脫了。

那瘦個子一看大家都露了一手，他也不肯示弱，立刻說道：「我的本領有兩項，一項是輕功——」

「功」字一出口，人已如飛鳥展翼而起，竟在殿壁上飛走，這眞正是「飛簷走壁」的絕技。

他在佛殿牆壁上繞行一匝之後，輕飄飄落在朱玉郎跟前，笑道：「還有一項是用毒，以後有機會，我毒死幾個人給你看看。」

朱玉郎　眉道：「不成，人命關天，豈可任意毒死人，這個萬萬不可。」

瘦個子大笑道：「我每天不毒死一兩個人，心裏就不痛快。」

朱玉郎正色道：「剛才你們說要聽我的，這話究竟對兌不對兌現？」

巨無霸道：「兌現，兌現！」

朱玉郎道：「若是有人違抗我的命令呢？」

巨無霸道：「罰啊。」

朱玉郎道：「怎麼處罰？」

巨無霸道：「我們以前犯錯時，我們那個已經死了的大烏鴉就罰我們餓肚子。他媽的混蛋，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餓肚子。」

朱玉郎道：「餓肚子太不人道，我要改變一下方式，今後你們四人誰要違抗我的命令，我便罰他坐牢！」

巨無霸面色一變道：「捉去衙門去坐牢？」

朱玉郎道：「不，咱們既然幹的沒本錢買賣，豈可和官府打交道，我所謂坐牢，乃是畫地爲牢也。」

巨無霸發怔，問道：「甚麼叫做畫地爲牢？」

朱玉郎道：「我在地上畫個圈圈，你們坐在圈內不准出來。」

巨無霸「哈哈」的一笑道：「那有甚麼用！銅牆鐵壁都困不住我，畫個圈圈怎麼能困得住我啊？」

朱玉郎正色道：「你們既然尊我爲首領就得尊重我，不然我還算甚麼首領？」

大胖子點點頭道：「對！大烏鴉你說的對，我們一定聽你的。」

朱玉郎接着問起他們做案的情形，原來他們五人在伏牛山上有個小小的山寨名叫「烏鴉山寨」，平時經常下山做案。他們唯一與一般强盜不同的是沒有小嘍囉，出入都是五個人；上個月大烏鴉被人殺死，他們一向都受大烏鴉指揮行事，大烏鴉一死，他們大感手足無措，因此才在這古刹設下「圈套」，另立一個大烏鴉來領導他們打家刦舍。

「前任大烏鴉被誰殺死的？」

「攪不清楚。」

「怎麼攪不清楚呢？」

「唉，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說要回家看看他的老婆，說好五天回山寨，豈知過了十天仍不見他回山，我們便下山找人，竟在山溝裏找到他的屍體。」

「怎麼死的？」

「攪不清楚。」

「怎麼又攪不清楚？」

「屍體爛了，看不出來。」

「他有仇家麼？」

「有的！天龍寨的獨眼龍常一雄和地虎寨的插翅虎陸老九都是我們的仇家——對了！大烏鴉，你改天替我們出個主意，咱們去把天龍地虎二寨破了，佔他們的地盤，搶他們的金銀財寶，咱們大家發個橫財！」

朱玉郎吃一驚道：「你們要攻打天龍寨和地虎寨，我能替你們出甚麼主意？」

四烏鴉大胖子道：「你有沒有讀過孫子兵法？」

朱玉郎點頭道：「讀過。」

大胖子大喜道：「那就好辦，我們那個死去的大烏鴉也讀過孫子兵法，每次我們去打家刦舍，他都是照這孫子兵法行動，次次都成功，既然你也讀過孫子兵法，那就好辦啦！」

朱玉郎有些啼笑皆非，說道：「你們只四個人，如何運用孫子兵法去攻打天龍地虎二寨呢？」

大胖子道：「這個就要你大烏鴉去傷傷腦筋了。」

朱玉郎問起天龍地虎二寨的情形，原來天龍寨在伏牛山之西，地虎寨在伏牛山之東，二寨各有嘍囉上千人，而且二寨各據險要，進攻極爲不易，他們五烏鴉雖各有一身絕技，由於人數懸殊，故遲遲不敢進犯。

三烏鴉矮多瓜道：「我們那個死去的大烏鴉好幾次計劃要去搶他們的山寨，誰知運氣不佳，每次要動身的時候，天上就下起大雨來，眞他媽的混蛋！」

朱玉郎問道：「你們在伏牛山落草爲寇有多久時間了？」

矮多瓜道：「快一年啦！」

朱玉郎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大俠朱滅魂』到了伏牛山，有沒有這回事？」

二烏鴉巨無霸道：「有呀！他——」

五烏鴉瘦個子忽然踢了他一脚，打斷他的話道：「老二，你少說一句行嗎？」

巨無霸「哦！」了一聲，便不再說下去。

朱玉郎道：「怎麼回事呀？」

瘦個子道：「大烏鴉，咱們不談『大俠朱滅魂』的事！」

朱玉郎道：「爲甚麼？」

瘦個子道：「不能談。」

朱玉郎道：「爲甚麼不能談？」

瘦個子以嚴肅的表情道：「不能談就是不能談！」

朱玉郎道：「我又聽說『大俠朱滅魂』死在伏牛山，這消息我不大相信，試想那位朱大俠乃天下最著名的劍客，誰有能力殺死他呢！」

巨無霸衝口道：「沒錯，他死了！」

朱玉郎搖搖頭，表示不相信道：「你又沒親眼看見，怎敢說他死了？」

瘦個子搶着道：「大烏鴉，那朱滅魂眞的死了，不過咱們最好不要談這事！」

朱玉郎道：「甚麼緣故？」

瘦個子道：「對方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老實說我們四人都得罪不起，所以最好不要談了。」

朱玉郎道：「那人還在伏牛山麼？」

瘦個子不答。

朱玉郎看出他們對父親之死知道不少，豈肯放棄探究，當下假裝不悅道：「你們口口聲聲說願意服從我，現在連這件與我不相干的事都不肯讓我知道，我還算甚麼大烏鴉！」

瘦個子冷冷說道：「這件事絕對不能談！」

朱玉郎道：「你告訴我，我保證守口如瓶，不洩露出去就是了。」

瘦個子搖搖頭。

朱玉郎道：「那麼，說一些比較不重要的——朱大俠死在何處？」

瘦個子仍是搖頭。

朱玉郎轉望其餘三人道：「你們誰願意告訴我？」

巨無霸、矮多瓜和大胖子都不肯說，四人本是傻頭傻腦的，現在竟變得很「世故」起來了。

朱玉郎暗忖道：「看情形，那殺害父親的兇手確然是個極之可怕的人物，這些人怕洩露那兇手的身份而招致殺身之禍，因此守口如瓶……現在我若逼問得太緊，必會使他們起疑，不如等與他們混熟了再說吧。」

主意一定，便打個呵欠道：「我要睡了，你們睡不睡？」

瘦個子道：「不睡，大烏鴉你也別睡，咱們現在就動身回烏鴉山寨——老二，你去牽馬來給大烏鴉乘坐！」

巨無霸應聲出殿，不久便牽來一匹健馬，在殿外大聲道：「馬來了，咱們上路啊！」

毒筵席上　以武會友

朱玉郎在他們四人徒步護送下騎馬走了半夜，由於天黑地暗，視界不清，他只知已進入伏牛山區，却攪不清是伏牛山的甚麼地方，等到東方現出魚肚白，看得見四周的景物時，已到達一處深山的峯巓。

「到了，這就是我們的烏鴉山寨！」

矮多瓜指着峯上的一座小山寨，爲朱玉郎介紹一番，那山寨裏面只有十來間木屋，四周圍着高高的尖頭欄柵，外面有一株高達十多丈的古木，上面棲息着密密麻麻爲數約有三百隻的烏鴉。

那些烏鴉見有人到，少數幾隻刮刮叫了數聲，其餘則沒有動靜，沉着得很。

朱玉郎吃驚問道：「哪來這麼多的烏鴉？」

大胖子笑嘻嘻道：「這地方本是烏鴉棲息之處，名叫『烏鴉巢』，我們剛到這裏時，烏鴉更多，有一千多隻哩！」

朱玉郎道：「會不會傷人？」

大胖子微笑道：「不會。」

朱玉郎看見那麼一大羣烏鴉，樣子陰峻已極，心下不無惴惴，暗忖道：「他們可能有驅使烏鴉的本領，說不定能指揮烏鴉傷人！咳，我朱玉郎運氣何其壞，怎麼會碰上這四個怪人？這一入烏鴉山寨，要想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了！」

他在山寨門口下馬，五人一起走入山寨，巨無霸當先一脚跨入聚義堂，忽然嚇了一跳道：「咦，你是誰呀？」

原來，聚義堂上坐着一個人！

那人年約四十出頭，濃眉虎目，滿面于思，身穿一襲英雄袍，此刻正坐在堂上，看見巨無霸進來，才含笑緩緩起身，抱拳一禮道：「在下姜明，匪號『飛毛腿』，見過四位寨主。」

這時，三烏鴉矮多瓜四烏鴉大胖子五烏鴉瘦個子和朱玉郎也已進入聚義堂，他們一見來了個陌生客人，個個面色一沉，很不高興。

瘦個子冷冷問道：「閣下是哪條綫上的朋友？到我們烏鴉山寨幹麼？」

那漢子又一禮道：「在下是地虎寨的小頭目，奉敝寨主之命來此下請帖。」

說畢，掏出四份請帖，上前交給瘦個子。

瘦個子看了看請帖，皺了皺眉頭，便把請帖轉給朱玉郎道：「大烏鴉，你看看這上面寫着些甚麼？」

朱玉郎接過一看，便道：「是請帖不錯，地虎寨的陸老九明天中午過六十大壽的生日，要請你們去喝壽酒。」

瘦個子「哼！」了一聲道：「咱們跟他們地虎寨河水不犯井水，他下這個請帖幹麼？」

那名叫姜明的漢子拱手道：「彼此同爲綠林好漢，敝寨主竭誠希望與各位結交，大家認識認識，望五寨主切勿推辭。」

矮多瓜道：「你來多久了？」

姜明道：「在下是昨天下午到的，因見諸位不在，只好冒昧在此恭候，得罪之處，還望三寨主海涵。」

矮多瓜滿面敵意道：「按照江湖規律，你是不可擅入本山寨的，你是不是不把我們烏鴉山寨放在眼裏？」

姜明道：「三寨主言重了，在下此來實是誠心邀請各位赴敝寨喝幾杯水酒，並無任何歹意。」

巨無霸大聲道：「我們烏鴉山寨與你們地虎寨沒一丁點兒的交情，憑甚麼要去向你們寨主……向你們寨主……」

朱玉郎道：「賀壽。」

巨無霸道：「對，憑甚麼要去向你們寨主賀壽？」

姜明道：「敝寨主原想與諸位結交，二寨主既然如此說，那就算了，告辭！」

說罷，抱拳一拱，舉步便要出去。

大胖子道：「慢着！」

姜明面色一變，道：「四寨主有何賜教？」

大胖子道：「你先別急着走，讓我們先跟大烏鴉商量商量，然後再答覆你。」

他向朱玉郎和巨無霸三人招招手，五人一起退到聚義堂外，他便向朱玉郎低聲問道：「大烏鴉，現在是你替我們出主意的時候了，你說我們該不該接受他們地虎寨的邀請？」

朱玉郎心想雙方都不是好東西，讓他們去狗咬狗也好，便點頭道：「當然應該接受，不然他們會笑你們沒膽量。」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

大胖子白了他一眼，又向朱玉郎低聲道：「可是，進入他們地虎寨後，萬一陸老九沒安着好心腸，那時身在虎穴，我們四人怎麼鬥得過他們一千多人？」

朱玉郎道：「我看不會有問題，陸老九若是心懷叵測，利用壽宴來計算同道，便是一種卑鄙下流的行爲，那將爲武林人所不齒。」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

大胖子覺得朱玉郎說的有道理，便點點頭道：「既是如此，咱們接受便了，但那姓姜的小子乘咱們不在私入咱們的山寨，要是不給他一些顏色看，豈不被他們看輕了？」

朱玉郎道：「兩國交惡不斬來使，讓他離去爲是。」

矮多瓜笑道：「我有個主意，咱們聒噪他一陣，叫他難過難過。」

巨無霸大喜道：「好啊！好啊！」

矮多瓜便向朱玉郎道：「大烏鴉，等下我們四人施展『聒噪功』的時候，你要把耳朵掩住，免得受到傷害。」

朱玉郎不知何謂「聒噪功」，但仍點頭道：「好的。」

於是，五人重入聚義堂，由大胖子向那位飛毛腿姜明說道：「聽着，我們決定接受你們陸寨主的邀請，明天中午準時到達！」

說完，竟咧嘴「刮刮」怪笑起來。

巨無霸、矮多瓜和瘦個子三人也跟着「刮刮」怪笑，四人圍住姜明怪笑不止，而且越笑聲音越刺耳，就如幾十隻烏鴉在刮噪一般。

姜明一臉驚愕，呆若木鷄的站着。

「刮刮刮刮……」

「刮刮刮刮……」

剎那間，聚義堂上好像有幾百隻烏鴉在聒噪，聽得令人心煩氣躁，極不舒服。

朱玉郎就覺得很不舒服，不過自覺還能忍受，故沒有掩住耳朵。

那飛毛腿姜明却似乎已無法忍受，連忙盤膝坐下，閉目運功抗拒。

但雖然如此，只見他面色越來越蒼白，頭上直冒汗珠，頻頻皺眉頭，狀甚痛苦。

「刮刮刮刮……」

「刮刮刮刮……」

四隻「烏鴉」的怪笑節節升高，剛才還似只有幾百隻烏鴉在叫，這會竟似多達上千隻，聲音之吵，簡直無法形容！

朱玉郎也開始心煩氣躁起來，但仍未掩耳，他見姜明好像很受不了的樣子，暗感奇怪道：「他是有武功的人，照說定力應該比我強，怎麼看他那樣子好像很痛苦？莫非他特別不喜歡烏鴉的叫聲？」

正思忖間，忽見那姜明狂叫一聲，開始在地上打滾嚎叫，那情形就如有千百隻螞蟻在他身上爬咬，他就像一隻毛蟲一樣

在地上掙扎扭轉，作垂死掙扎！

巨無霸四人見到這般光景，才一齊停止聒噪，說也奇怪，聒噪一止，那飛毛腿姜明的痛苦立刻消失，只不過全身似已虛脫，躺在地上喘氣不已。

大胖子笑道：「好啦！你回去吧——告訴你們陸寨主：明日的壽宴要多準備一些酒肉，我四烏鴉的食量可大得很咧！」

那姜明爬起來踉踉蹌蹌出聚義堂，施展他的飛毛腿狼狽而去。

五烏鴉瘦個子見朱玉郎沒有任何異狀，大感驚奇，上前問道：「大烏鴉，你沒事吧？」

朱玉郎一笑道：「沒事。」

瘦個子道：「你剛才好像沒有掩住耳朵？」

朱玉郎道：「沒有。」

瘦個子道：「那你怎麼能够抗拒我們四人的『聒噪功』？」

朱玉郎道：「我沒有抗拒呀。」

瘦個子道：「沒有抗拒？」

朱玉郎道：「沒有，你們四人的笑聲聽起來好像烏鴉的叫聲，老實說實在不好聽，不過偶爾聽一次也不妨。」

瘦個子道：「你不覺得很難過？」

朱玉郎道：「是有點難過，那……吵死人了！」

瘦個子注目打量他半晌，又問道：「你是不是練過武功？」

朱玉郎搖頭道：「沒有。」

瘦個子面呈狐疑道：「這就怪了，我們四人一經施展『聒噪功』，除非是內功特別深厚的武林高手，否則必會神智錯亂，重則發狂而死。」

朱玉郎眨眨眼：「沒那麼嚴重吧？」

瘦個子道：「你沒看見剛才那傢伙倒地打滾狂叫嗎？我們要是不立刻停止，他非死不可的。」

朱玉郎驚訝道：「正是，我看他好像很痛苦的樣子，可是我只覺心煩氣躁，此外倒不覺怎樣啊。」

瘦個子又注視他片刻，突然一掌抓出，施出擒拿法，一把扣住他的肩井穴，用力的扣了下去。

肩井穴位在肩尖之內側，爲擒拿二十四穴之一，此穴雖不能致人於死，但被拿住時全身即告軟綿無力，毫無反抗能力。

朱玉郎活了二十多歲，這不是頭一次被人以擒拿法扣住穴道，只覺一陣痠痛傳遍全身，四肢便告無力；他以爲瘦個子要對自己下毒手，心中大驚，駭叫道：「哎呀……你……你這是幹甚麼呀？」

巨無霸也吃了一驚道：「老五，你攪甚麼鬼？快放手！」

瘦個子試出朱玉郎確實不會武功，立刻鬆開五指，笑道：「對不起，大烏鴉，我只不過試你一下……」

朱玉郎癱瘓的坐倒地上。

巨無霸很不高興道：「老五，我們這個大烏鴉本來就是個文弱書生，你幹麼要試他？」

瘦個子聳聳肩道：「我是看他……咳，現在我不懷疑就是了。」

朱玉郎呻吟一聲道：「你是在懷疑我會武功？」

瘦個子笑道：「是呀。」

朱玉郎苦笑道：「這倒奇怪，我要是會武功，那不是更好麼！」

巨無霸道：「大烏鴉，他以下犯上，你可以罰他坐牢！」

朱玉郎一聽這話，也想試試自己能不能建立起大烏鴉的權威，於是把臉一沉道：「正是，五烏鴉，你抓得我好痛，我要處罰你了。」

他雙手支膝慢慢站起，說道：「二烏鴉聽令！」

巨無霸一躬身道：「是，大烏鴉你盡管吩咐。」

朱玉郎一指地上，道：「替我在地上畫個圈圈。」

巨無霸應了一聲，便用手指在地上畫個圓圈，地上舖着磚板，但他的手指比刀還利，磚板在他手指下就如豆腐一般，手指過處，一個明顯的圓圈便畫出來了。

朱玉郎道：「五烏鴉，我罰你站立半個時辰，你服不服？」

瘦個子一臉尷尬道：「這個……這個……」

巨無霸喝道：「甚麼這個那個，大烏鴉罰你，你敢不聽，我第一個不饒你！」

大胖子接口笑道：「不錯，咱們既然尊他爲大烏鴉，就得一切聽他的——老五，你乖乖的站到裏面去吧！」

瘦個子是「四烏鴉」中較爲聰明的一個，他對朱玉郎能够抗拒「聒噪功」總覺可疑，但也想不通是怎麼同事，這時見巨無霸和大胖子都支持大烏鴉，便不敢抗拒，只好乖乖的站到「地牢」裏面去。

巨無霸覺得有趣，吃吃大笑起來。

朱玉郎道：「我肚子餓了，你們中誰會燒飯？」

大胖子道：「我！我是厨師出身，煑飯燒菜最拿手，我去弄一桌酒菜請你吃！」

說罷，大步而去。

差不多半個時辰後，大胖子已燒好一桌酒菜，朱玉郎便「釋放」瘦個子「出牢」，五人圍坐一桌吃喝起來。

他們四人頻頻向朱玉郎敬酒，朱玉郎酒量也不壞，酒到杯空，巨無霸大是高興，哈哈笑道：「大烏鴉，你酒量眞不錯，以後我有喝酒的對手啦！」

矮多瓜道：「大烏鴉，咱們明天去地虎寨向陸老九賀壽，你說怎麼辦？」

朱玉郎問道：「陸老九的武功比你們如何？」

矮多瓜道：「我們中任何一個都可能跟他鬥個平手，但他手下八個兄弟身手也不弱，再加上那許多小嘍囉，一旦交起手來，可也不大好對付。」

朱玉郎又問道：「你們與陸老九到底有何仇恨？」

矮多瓜道：「說來也沒甚麼過節，我們只想把他打垮，佔他的山寨而已。」

朱玉郎道：「敵衆我寡，要想打垮他們，只有出奇兵了。」

矮多瓜道：「如何出奇兵？」

朱玉郎道：「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發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矮多瓜一拍腿道：「對！我們那個死去的大烏鴉也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還攪不清楚甚麼伐謀發交的，你解說解說如何？」

朱玉郎道：「這意思是說打仗要先洞察敵人的底細和陰謀，然後用謀略取勝才是打仗的上策，至於採取行動攻城掠地，那是下策矣。」

巨無霸翻着白眼道：「使詐取勝那有甚麼好玩，我倒喜歡一路砍殺進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這才過癮！」

矮多瓜瞪他一眼道：「你少打岔！咱們五個人要鬥他們一千多人，不用計謀怎成？」

回轉朱玉郎又道：「大烏鴉，你說說，明天咱們該用甚麼計謀取勝？」

朱玉郎說道：「這個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他打了個呵欠，淚水都流出來了，道：「昨夜一夜沒睡，現在又喝了酒，我……我得先睡一覺，讓腦子清醒清醒才能動腦筋。」

巨無霸道：「好，你先去睡一覺。」

× × ×

一覺醒來，已是薄暮時分。

朱玉郎睡的是前任大烏鴉的房間，由於前任大烏鴉是有學問的人，所以這間房子佈置頗為不俗，明窗凈几，也有書架書案。

他睜開眼睛，對着房間打量一番，沒有立刻下床出房，繼續躺在床上，因爲他覺得有必要利用現在腦筋清醒的時候，好好的想一想。

在動身離家的時候，他並非沒有想到要替父親報仇，只不過這種意念並不強烈，原因是他自知辦不到，他一心只想收回父親的遺體也就够了。

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孩子，爲父一生闖蕩江湖，殺人不在少數，雖然爲父自認沒錯殺一人，但大造殺孽畢竟有干天德，要是有一天爲父被人所殺，你也不用太傷心，更不必想替爲父報仇，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是很自然的事，你只要好好讀書，作個規規矩矩的人，這樣也就對得起爲父了。」

當然，父仇不共戴天，能報自然要報，但他是個讀書人，那有能力找綠林人物報仇？這就是他沒有強烈報仇的意念的原因。

不過，現在情況有些不一樣了，現在他是「大烏鴉」，手下有四個武功高强的人，他覺得自己如能善予調度，也許能够爲父報仇。

巨無霸四人分明知道殺害父親的兇手是誰，但他們却不肯吐露隻字，這表示對方是個異常厲害的人物……

那麼，自己如表明是「大俠朱滅魂」的兒子，他們肯不肯說出呢？

不成！他們四人亦非善類，其所以尊自己爲「大烏鴉」，目的只爲利用自己的學識智慧來爲非作歹罷了，這樣的人隨時隨地會翻臉不認人，他們若知我是朱滅魂的兒子，一個弄不好只怕反會招來殺身之禍。爲今之計，我不如暫時與他們好好相處，替他們出出主意，若能因此打垮天龍地虎二寨，必可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好感，那時要從他們口中套出殺父兇手，甚至要他們出力替自己殺死那兇手都是很有可能的事。

想到這裏，心下踏實了許多，當卽下床披衣，開門出房。

「大烏鴉，你醒了？」

矮多瓜正好迎面走過來，他告訴朱玉郎大家正在聚義堂等候，要和他商量明日赴地虎寨拜壽之事，朱玉郎便與他一起來到聚義堂。

大胖子見他進來，立刻說道：「大烏鴉，那地虎寨在伏牛山之東，距此大約有半天的行程，咱們若要趕上明天中午的祝壽，明天一早就得動身，所以現在要先將一切定好才成。」

朱玉郎坐下道：「我先要弄明白，你們明天去祝壽，是否打算乘機行動？」

大胖子道：「要是有那機會，那當然更好了。」

「要是沒機會呢？」

「那就不能妄動。」

「那麼，你們須得先備一份祝壽的賀禮。」

「送甚麼較好？」

「金銀珠寶都可以，而且禮要厚重，不可太寒傖小氣。」

瘦個子聽了立刻表示反對，說道：「哼，陸老九甚麼東西，我們憑甚麼要送他厚禮？」

朱玉郎微微一笑道：「你們知道『先禮後兵』這句話麼？」

巨無霸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先禮後兵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先禮後兵！」

朱玉郎「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在兵法上，這個『先禮後兵』的『禮』字，也可以變爲一種虛僞的禮，也就是說先讓敵人嚐到一些甜頭，等他疏於防患之時，再來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矮多瓜微笑道：「大烏鴉，就憑你這一句話，我相信你比我們那個死去的大烏鴉要聰明得多了。」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

大胖子道：「咱們送他五顆夜明珠怎麼樣？」

朱玉郎點頭道：「有五顆夜明珠也差不多了。」

巨無霸道：「等他陸老九正樂得忘了生辰八字的時候，冷不防一刀砍下他的腦袋！」

朱玉郎搖頭道：「不對。」

巨無霸一怔道：「怎麼不對？」

朱玉郎說道：「明天你們到了地虎寨，要堅守一個原則：除非陸老九對你們有不友善的行動！否則你們不可跟他傷了和氣。」

巨無霸迷惑道：「甚麼意思啊？」

朱玉郎道：「我這裏已定下一條錦囊妙計，不過在說出這條妙計之前，你們先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兩個問題。」

巨無霸道：「好啊，你說！」

朱玉郎道：「第一：這伏牛山中，如今是天龍、地虎及你們烏鴉山寨鼎足而三的天下，對是不對？」

巨無霸道：「對啊。」

朱玉郎道：「第二個問題：那大俠朱滅魂是不是死在天龍寨之手？」

巨無霸道：「這個……」

一提起大俠朱滅魂，他立刻變得十分謹愼，不敢隨便回答。

瘦個子以機警的眼光望定朱玉郎，森然道：「大烏鴉，你問這個幹麼？」

朱玉郎道：「與我的錦囊妙計有關，你們如若不願意說出殺死朱滅魂的人的姓名，只回答我那人是不是天龍寨的人就够了。」

瘦個子沉吟了半晌，才回答道：「不是！」

朱玉郎道：「確實不是？」

瘦個子點頭道：「不錯。」

朱玉郎道：「那麼，是不是地虎寨的人幹的？」

瘦個子道：「也不是。」

朱玉郎道：「天龍地虎二寨的人，知不知道是誰殺了朱滅魂？」

瘦個子道：「他們可能不知道吧。」

朱玉郎道：「這樣的話，事情就好辦了，我聽說朱滅魂有一部劍譜名叫『滅魂三十六劍』，那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劍法，是不是呢？」

瘦個子點頭道：「是。」

朱玉郎笑道：「好，現在你們附耳過來，我告訴你們我的錦囊妙計！」

四人趨前附耳過去，朱玉郎便低聲說出自己的計劃，巨無霸聽完之後，喜得連連拍手道：「妙！妙！大烏鴉，你這條錦囊妙計眞是妙透了！」

就連一直表現得最「陰沉」的五烏鴉瘦個子，這時也在臉上綻開笑容，說道：「很好，咱們就照這個計策行事！」

大胖子嘻嘻的笑道：「大烏鴉，你怎麼這樣聰明呢，想得出這樣稀奇古怪的計策？」

朱玉郎微笑道：「因爲我讀過孫子兵法──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四人聽他「可勝不可勝」的唸了一大篇，一句也聽不懂，但正因爲聽不懂，所以對朱玉郎的「博學」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矮多瓜笑瞇瞇道：「算命的先生說我們今年要發跡，敢情就應在你大烏鴉身上，大烏鴉，你可說是我們的貴人，等我們消滅了天龍地虎二寨之後，可要好好的報答你──你喜不喜歡女人？」

朱玉郎聽到最後這一句，不禁一呆道：「你問這個何爲？」

矮多瓜笑道：「你若是喜歡女人，改天我們下山捉一個標緻的姑娘回來供你尋樂。」

巨無霸拍手道：「正是！正是！我們經常下山搶刦標緻的姑娘尋樂，玩膩了便一刀剁翻，再下山去搶一個，可好玩得很哩！」

朱玉郎正色道：「不可，萬惡淫爲首，你們以後別再幹這種事。」

矮多瓜道：「這有甚麼關係嘛！我們殺人放火甚麼都幹，玩幾個姑娘算得了甚麼？」

朱玉郎心知他們積惡如山，已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勸得過來，當下言歸正傳道：「如果你們認爲我這條妙計可行，那麼你們中誰先去辦那件事？」

瘦個子道：「由我去吧。」

朱玉郎道：「天龍寨在伏牛山之西，地虎寨在伏牛山之東，兩地相距多遠？」

瘦個子道：「大約百里之遙。」

朱玉郎道：「你的脚程快不快？」

瘦個子道：「我們四人之中，我的脚力最好，一定來得及的，不過須得馬上動身。」

朱玉郎道：「既然如此，你快去準備，馬上動身，但要在何處會合，你們得自己決定一下。」

瘦個子便與二烏鴉三烏鴉四烏鴉商定一處會合地點，隨卽回到他自己房中，刻意喬裝一番，使人認不出他是烏鴉山的五烏鴉，便連夜趕下山去了。

這邊，朱玉郎仍與巨無霸三人在聚義堂交談，後來四烏鴉大胖子忽然似想起甚麼，大叫道：「不對！」

巨無霸瞪起眼珠子道：「甚麼事這般大驚小怪？」

大胖子道：「不對！不對！咱們若要在明天中午趕到地虎寨，須得馬上動身才行！」

巨無霸道：「爲甚麼？」

大胖子一指朱玉郎道：「我們大烏鴉是個文人，他只能走不能跑，若是明早動身，中午一定趕不到地虎寨。」

矮多瓜恍然道：「不錯，由這兒去地虎寨，要走七十多里的山路，大烏鴉是文弱書生，那裏能够在一個上午跑七十多里路？」

朱玉郎嚇了一跳道：「慢來！慢來！我可沒有說要跟你們一起去地虎寨呀！」

大胖子訝然道：「你不去？」

朱玉郎道：「我手無縛鷄之力，去那兒幹麼？」

矮多瓜道：「不對，你非去不可！」

朱玉郎瞠目驚愕道：「爲甚麼？」

矮多瓜道：「因爲你是我們烏鴉山寨的大烏鴉！」

朱玉郎想到要跟他們「入虎穴」，心頭便發毛，連連搖頭道：「不成！我不能去，我手無縛鷄之力，萬一你們雙方一言不合動起刀劍來，我豈不是死定了？」

巨無霸咧嘴一笑道：「不會，萬一打起來，我可以保護你。」

朱玉郎道：「別說笑話了，那時你對敵都來不及，如何保護我？」

巨無霸笑道：「大烏鴉，你還不知道我的力氣，我是天生的神力，我可以一手抱着你，一手跟人打架，照樣可以把敵人打得……打得……」

矮多瓜道：「唏哩嘩啦。」

巨無霸道：「對，唏哩嘩啦！」

大胖子接口道：「大烏鴉，明天的祝壽你一定要去，理由有兩個，第一：你是大烏鴉：第二：你跟我們在一起才能替我們出主意，這叫御駕親征！」

他一口說出「御駕親征」四個字，自覺得意萬分，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

朱玉郎爲之愁眉苦臉，說道：「可是，我不會跟人打架，我見到强盜雙脚就發軟……」

矮多瓜笑道：「別擔心，你的錦囊妙計一定管用，那陸老九見到咱們送的賀禮，也一定開心得不得了，明天的壽宴打不起來的。」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

矮多瓜道：「總之你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們心裏便會發慌，那條錦囊妙計只怕也玩不成了。」

朱玉郎道：「要是我堅決不去呢？」

大胖子嘻嘻笑道：「那麼，我叫二烏鴉抱着你去！」

朱玉郎抗議道：「昨天在那古刹中，你們原說是要聽我的，怎麼一轉眼就食言了？」

巨無霸眨着眼睛道：「食鹽？我們沒食鹽呀！」

朱玉郎憤然道：「我是說你們說話不算數！」

巨無霸一哦道：「這個不是這樣說，我們說要聽你的，是要聽你的主意行事，若說甚麼都聽你的，你要我們去死，我們豈不就得去死嗎？」

朱玉郎早就知道自己這個「大烏鴉」沒有實權，因此對他這種解釋也不感意外，心知地虎寨勢在必行，當下悻悻然道：「萬一你們雙方起衝突，你當眞能够保護我？」

巨無霸點頭道：「正是，保證你一根汗毛也不會損傷。」

矮多瓜道：「有了！我有一件『蝟甲衣』，你把它穿起來，就不怕刀劍的攻擊，誰要揍你一拳，那他要倒楣了。」

巨無霸大喜道：「正是！正是！你快去取來！」

矮多瓜去後不久，便取來一件無袖的皮衣，那是用許多張刺蝟皮縫製而成的上衣，皮上的硬刺已削短，故可當內衣穿；他要朱玉郎脫下外衣，帮他穿上「蝟甲衣」，然後再穿上外衣，哈哈笑道：「誰要揍你一拳，他的拳頭非皮開肉綻不可！」

朱玉郎穿上「蝟甲衣」，膽量自是壯了不少，便道：「好吧，我就捨命陪……陪好漢，跟你們走一趟地虎寨了。不過我現在肚子又餓了，吃了飯再動身如何？」

× × ×

四人吃過晚膳，二烏鴉三烏鴉四烏鴉各將暗器帶在身上，也將準備賀壽的禮物包好，便在夜色沉沉的初更時分離開他們的烏鴉山寨，望伏牛山東方出發。

他們沿伏牛山主脈的稜綫而行，一路穿林越壑摸黑前進，巨無霸三人都有一身功夫，走起來自是不費力氣，朱玉郎從來沒走過這樣的山路，當然很不習慣，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蹌蹌，狼狽不堪。

巨無霸粗中有細，每走幾里路就讓他停下來歇一歇，這樣走走停停的走了一個晚上，當第二天早晨來臨的時候，已走了四十多里路，距地虎寨只剩二十來里了。

這時，走在前面的大胖子忽然停下脚步，仰頭看着眼前的一棵大樹，說道：「就是這一棵吧？」

矮多瓜道：「對，就是這一棵。」

這是一棵高約三、四丈的巨槐，時值夏季，樹上開滿黃白色的蝶形花，煞是好看。

大胖子一個縱身飛上一枝橫椏，在靠近主幹處坐下，然後伸手道：「二烏鴉，你將大烏鴉抱上來。」

巨無霸應了一聲，一手抓住朱玉郎的臂部，另一手托住他的屁股，將他托了上去。

朱玉郎驚慌道：「你們幹甚麼呀？」

大胖子將他接過，讓他在自己身邊坐下，笑道：「別慌，咱們就在這裏等五烏鴉。」

朱玉郎這才明白過來，他聞出大胖子身上有一股令人作嘔的臭汗氣味，不願與他坐在一起，便往上爬到另一枝橫椏上，靠着樹身坐下來。

巨無霸和矮多瓜也先後上了樹，由於巨槐葉多，四人往樹上一坐，便如四隻烏鴉投入林中，縱然有人從附近經過也不易發現。

朱玉郎跋涉一整夜，這時有些累了，便在樹上閉目靜坐調息。

他這門靜坐調息的功夫已行之二十年，一經坐定，很快便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巨無霸三人和他交談，他理都不理，幸好他們認爲他是在養神，又覺讓他養足精神才好應付一切，因此也就不再去打擾他了。

經過半個時辰的靜坐調息之後，當他睜開雙目時，已是疲倦全消，神采奕奕！

就在這時，他聽到左方十幾丈外的樹林間傳來一片响動，便低聲道：「是不是五烏鴉到了？」

矮多瓜一怔道：「甚麼？」

朱玉郎舉手一指那邊，仍壓低聲音道：「我聽見那邊有响動。」

矮多瓜道：「沒有吧，我怎麼沒聽見呢？」

一言甫畢，四五丈外的樹林中已傳來清晰的步伐聲響！

四人摒息注視。

俄頃，五烏鴉出現了！

矮多瓜立刻發出三聲「刮刮刮」的烏鴉叫，五烏鴉瘦個子立刻縱身上樹，笑問道：「你們這麼快就到了？」

大胖子道：「我們昨晚就動身，已經到達好一會了——怎麼樣？」

瘦個子笑道：「成了！」

矮多瓜急問道：「經過情形如何？」

瘦個子道：「天龍寨那個獨眼龍老小子果然帶着手下兩個頭目和一批賀壽的禮物要去地虎寨祝壽，他們聽我一說，常一雄那個老小子勃然大怒，對陸老九破口大罵不已，就掉頭回山去啦！」

巨無霸大喜，向朱玉郎翹起大拇指道

：「大烏鴉，你眞是料……料……」

大胖子道：「料事如神！」

巨無霸道：「對，料事如神！」

朱玉郎淡淡一笑道：「其實這也沒甚麼，同行是冤家，彼此本來就各懷鬼胎，一聽對方要假借作壽擺鴻門宴，那有不生氣之理？」

巨無霸笑道：「好啦！今天中午地虎寨的壽宴上，大概就只咱們五個客人，陸老九這下不氣死才怪！」

瘦個子道：「只要天龍寨那個常一雄老小子不去，別的賀客越多越好。」

朱玉郎道：「不錯，如無別的賀客，就表示陸老九用心不良，有了別的賀客，便表示陸老九確是在作六十大壽，那樣咱們就不會有危險了。」

瘦個子道：「咱們該動身了吧？」

矮多瓜道：「好——對了，我告訴你：我們這位大烏鴉眞不得了，剛才你還在十幾丈外，我們三人還沒發覺，他就先發覺你來了，你說怪不怪？」

瘦個子驚訝的望着朱玉郎道：「眞是這樣麼？」

朱玉郎道：「是呀！我靜坐養了一會神，眼睛剛剛一睜開，正好看見那邊的一棵小樹動了一下，我猜可能是你來了，而果然是你來了。」

瘦個子聽了才釋然於懷，當即從樹上一躍落地，說道：「咱們走吧。」

巨無霸、大胖子和矮多瓜同時跳落地上，朱玉郎不敢跳，慢慢的攀下去。

於是，五人動身往地虎寨趕來。

這天晌午時分，五人終於抵達地虎寨，原來地虎寨坐落在一座高峻的山峯上，過了山寨的大門，還要繞着峯腰轉上好幾圈才到山寨；因爲今天是陸老九六十大壽，他的手下嘍囉便在山寨的大門上張燈結綵，並有小頭目在該處迎接賀客。

五人到達山寨大門，便有一個小頭目出迎，說了幾句客套話隨即領他們上山。

又走了約兩刻時，才眞正抵達地虎寨，早有地虎寨的副寨主無牙虎吳倫在塲恭迎。

這無牙虎吳倫體壯如牛，怪的是兩排牙齒都掉光了，說起話來不免有些漏氣，他向五人抱拳行禮，滿面堆笑道：「五位寨主大駕光臨，在下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巨無霸把「恕罪」聽成「守歲」，便翻起白眼道：「年早過了，還守歲呀！」

瘦個子用手肘撞了他一下道：「別胡說，這位吳副寨主是說恕罪。」

巨無霸「哦」了一聲，笑道：「對不住，吳副寨主說話有些漏氣，我二烏鴉沒聽清楚，你別見怪。」

換了平時無牙虎早已老羞成怒一拳打出去了，但今天是老大的六十大壽，他身爲主人之一，當然不便生氣，仍然抱拳堆笑道：「二寨主眞會說笑話，請！請！」

進了山寨，只見廣塲上擺着百桌酒席，正中搭個涼篷，篷下一張紅案，其上擺着紅燭壽桃之類的東西，紅案後面有塊大紅布，上面貼着一個斗大的金色「壽」字，一看卽知是供賀客拜壽的地方。

這時，那百桌酒席上，只在靠近涼篷的一桌紅酒席上坐着五個客人，從他們的神態衣着上可看出均是江湖人物。

巨無霸忍不住問道：「吳副寨主，今天你們陸寨主過生日，到底請了多少客人啊？」

無牙虎道：「不多，不多，除了我們陸大哥的幾位好朋友之外，只請你們烏鴉山寨的五位寨主和天龍寨的常寨主等人而已。」

巨無霸問道：「那幹麼擺這麼多的酒席？」

無牙虎道：「敝寨有上千的兄弟，今天都要一起爲我們陸大哥祝壽，當然要這麼多酒席了。」

大胖子問道：「陸寨主何在？」

無牙虎道：「我們陸大哥等壽宴開始時，自會出來向諸位朋友答謝，現在諸位請到這邊來。」

他領着他們五人走到「壽堂」前，巨無霸四人再怎麼笨頭笨腦，也知道該向「壽堂」行禮拜壽，當由朱玉郎帶頭拜了下去。

拜畢，大胖子便取出賀禮，交給無牙虎道：「這是我們五隻烏鴉的一份薄禮，不成敬意，請轉陸寨主笑納。」

無牙虎連連稱謝，安排他們在一桌紅席上坐下，才施禮告退。

朱玉郎看看隣桌那五個江湖人物，見他們生相兇悍，心頗忐忑，便向瘦個子低聲問道：「你識得那五個人麼？」

瘦個子搖頭道：「不識得。」

矮冬瓜也低聲問道：「大烏鴉，你看怎樣，有沒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朱玉郎低聲回答道：「現在還看不出來，若照眼前的情形看，似乎沒有甚麼不妥，不過仍然不能大意，陸老九雖然也請了幾個好朋友，但說不定他們正是陸老九請來的帮手。」

巨無霸瞥了隣桌那五個江湖人物一眼，略帶不屑的道：「這五人如是陸老九的帮手，不夠我二烏鴉一頓打發。」

這句話，他雖是壓低聲音說的，但他是天生的大嗓門，故仍被隣桌的五個客人聽了去，只見他們五人面色微變，頗有不快之色。

幸好就在此時，塲面有了變化，但見從裏面列隊走出一行小嘍囉，他們走到「壽堂」前，一整隊一整隊的在「壽堂」前跪下磕頭，然後十人一桌的在酒席上坐下來。

不多時，百桌酒席已然坐滿。

忽然，炮竹，「劈里叭啦」的响了起來。

地虎寨的大寨主插翅虎陸老九就在此時在副寨主吳倫的陪同下，從裏面走了出來。

衆嘍囉立時起立一齊鼓掌，表示祝賀之意。

陸老九年已六十開外，有一顆半禿的頭，頂上光溜溜，兩鬢却還有不少頭髮，給人的印象是陰沉、世故、强悍。

今天，他穿得很漂亮，面上也堆滿笑容，可惜那種笑容怎麼看都是屬於「皮笑

肉不笑」的笑。

他先走到那坐着五個江湖人物的一桌分別跟他們把臂言歡，說了許多感謝的客套話，然後才轉到「五烏鴉」這一桌來。

五人起身向他道賀，巨無霸拉開大嗓門道：「陸寨主，恭喜你了！」

「謝謝！謝謝！」

陸老九想是對他們那份厚禮相當滿意，所以態度十分親切客氣，連連拱手笑道：「陸某人能請到五位寨主，眞是蓬蓽生輝，感激之至！感激之至！」

他對朱玉郎似甚注意，說話之間，就連向朱玉郎瞟了幾眼，似乎很想知道朱玉郎的來歷和底細。

巨無霸道：「陸寨主，這位是我們的大烏鴉，我們烏鴉山寨的烏鴉頭！」

陸老九聞言立刻一把握住朱玉郎的雙手，哈哈笑道：「幸會，幸會！敢問大烏鴉貴姓大名？」

朱玉郎發覺他手勁很强，雙手都被他握痛了，本能的便運力反抗，一面答道：「在下……在下就叫大烏鴉，陸寨主你就叫我大烏鴉好了。」

他運力反抗，不過只想減輕手指的疼痛，不想這一運力反抗之下，陸老九好像感覺出甚麼，面色爲之一變，連忙鬆開雙手，又哈哈笑道：「好！好！果然不愧是大烏鴉，陸某人有緣識荆，不勝榮幸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巨無霸見他尊重朱玉郎，心中十分高興，笑道：「我們這位大烏鴉雖然不會——哎呀！老五，你踩到我的脚了。」

瘦個子縮回脚，接下巨無霸的話道：「我們這位大烏鴉雖然不大會說話，不過比起我們前任的那個大烏鴉可要高明得多了。」

陸老九連連點頭，笑道：「誠然，誠然！」

瘦個子道：「陸寨主，咱們二寨一向很少親近，今後可多親近一些，彼此都在伏牛山做買賣討生活，要是……要是……咳，我說大烏鴉，你會說話，底下的話由你來說吧！」

巨無霸橫了他一眼道：「剛剛你還說我們大烏鴉不大會說話，怎麼現在又忽然變成會說話了？」

朱玉郎怕他們笑話越鬧越大，忙向陸老九一揖道：「陸寨主，敝寨五兄弟今日藉賀壽之便，願向陸寨主表達我們誠心結交之意，常言道『英雄惜英雄，好漢惜好漢』，又所謂『分則兩害，合則兩利』，要是貴我二寨能結爲兄弟寨豈非更好？」

陸老九大笑道：「大烏鴉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哈哈哈……」

朱玉郎問道：「陸寨主沒有邀請天龍寨的常寨主來麼？」

這一問，好像觸及陸老九的心病，只見他面色一變，哈哈變成嘿嘿，冷笑道：「實不相瞞，陸某人是請了，但大概陸某人的面子不夠大，所以天龍寨那位常寨主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朱玉郎輕嘆一聲道：「看情形傳言屬實，常寨主如今已非昔日的常寨主了。」

陸老九聽他話中有話，目光一注道：「大烏鴉此言怎講？」

朱玉郎搖搖頭道：「今日是陸寨主大喜的日子，此種煞風景的話不提也罷。」

陸老九聽了更是好奇，道：「不妨，大烏鴉聽到甚麼只管說，陸某人這裏百無禁忌。」

朱玉郎仍然搖頭道：「陸寨主一定要知道的話，等壽宴過後，在下再奉告便了，此刻不宜說出，免得掃了大家興頭。」

陸老九道：「好，等壽宴結束，陸某人再向大烏鴉請敎。」

於是，他下令開席，刹那間，送酒端菜的人滿場飛跑，壽宴也就開始熱鬧起來了。

陸老九就在他們「五烏鴉」和隣桌五位江湖朋友間來回應酬，也接受手下的敬酒，後來看看氣氛融洽，他便介紹那五位江湖朋友和他們「五烏鴉」認識。

原來，這五人都是北方綠林好漢，與陸老九有很深厚的交情，他們的名號是「金翅鵬郝連山，黑煞神樊順，草上飛杜三，青面狼毛大鼎，開山斧褚一貴。

陸老九請他們來，一來是請他們喝壽酒，二來也想在天龍寨和烏鴉山寨面前示威，有機會的話，還想請他們拔刀相助，將天龍寨和五烏鴉除去以便獨霸伏牛山。

早先，他曾將自己的心意告訴金翅鵬郝連山五人，也得到郝連山五人的首肯，後來見五烏鴉送來價值數千兩銀子的珠寶，覺得人家對自己相當敬重，實在不便在這個時候翻了臉，因此臨時改變了主意，對五烏鴉表現得十分客氣。

但金翅鵬郝連山五人却以爲他是在做表面文章，骨子裏是希望自己五人出面替他收拾五烏鴉，因此到了酒過三巡菜上五味之後，金翅鵬便起身向陸老九大聲道：「陸大哥，你今天這個壽宴請了這五位大名鼎鼎的烏鴉寨主，小弟能夠趕上這個盛會眞是高興，但不知陸大哥可有準備酒後餘興？」

陸老九一怔道：「郝老弟所謂的酒後餘興是……？」

郝連山道：「咱們都是道上朋友，小弟認爲若是來一場以武會友，豈不很有意義。」

陸老九心知他要以此理由鬥鬥五烏鴉，連忙搖手道：「不可，不可，今天大家只喝酒，不談別的。」

黑煞神樊順大笑一聲道：「陸大哥，郝兄這個主意很好！剛才那位大烏鴉說『英雄惜英雄，好漢惜好漢』，小弟覺得對極了，好漢碰上好漢，彼此在不傷和氣的情況下切磋幾招，乃是很有意義的一樁事啊！」

陸老九又連聲道：「不，不！我說今天不談這個，要鬥，咱們來鬥酒——來，我敬你一杯。」

巨無霸站起道：「陸寨主，這兩位朋友說的有道理，咱們現在就來一場以武會友！」

陸老九趕緊過去把他按下去，笑道：「二烏鴉，以武會友的事，改天再說，你請坐下喝酒。」

巨無霸那肯坐下，哈哈笑道：「我們

五烏鴉別的不會，若說要動手過招，那是正中……正中……」

大胖子道：「正中下懷。」

巨無霸道：「對，正中下懷。」

那邊桌上的青面狼毛大鼎也站了起來，向朱玉郎抱拳道：「這位大烏鴉，兄弟不才，願向大烏鴉討敎一二！」

朱玉郎嚇了一跳道：「你……你要跟我動手過招？」

青面狼毛大鼎悍笑道：「不錯，希望大烏鴉不吝賜敎！」

朱玉郎嚇得雙手連搖，道：「不成，我……我是……」

巨無霸一拍胸膛，大聲道：「毛朋友想玩玩就衝着我來，打得過我二烏鴉，再找我們大烏鴉不遲！」

青面狼立刻含笑出席道：「如此亦佳，在下便先領敎二烏鴉的高招。」

到了這時候，陸老九知道壓不住了，當下神色一正，沉聲道：「你們雙方既然要以武會友，便請先聽陸某人一言！」

巨無霸笑道：「你說！」

陸老九道：「今天陸某人是主人，而你們雙方都是陸某人的朋友，萬一有了傷亡，陸某人於心不安，所以要動手的話，大家就在拳脚功夫上切磋切磋，不可動傢伙！」

巨無霸大笑道：「好吧，就這麼一句話！」

那青面狼毛大鼎以「三十六連環踢」稱雄北方綠林，聽了正中下懷。點頭道：「既是以武會友，自以不動兵器爲宜。」

陸老九又道：「此外，彼此點到爲止，不論誰勝誰負，都不可變臉傷和氣。」

巨無霸道：「依你，依你！」

陸老九道：「那麼，就請到後邊演武廳來，你們雙方切磋過了，還回到這裏來喝酒。」

當下，便領着五烏鴉和金翅鵬，黑煞神，草上飛，青面狼，開山斧離開酒席，往後邊的演武廳走來。

演武廳非常寬敞高大，兩邊擺着兵器架，上有十八般武器，此外還有石担石鎖一類練功的東西。

一行人進入演武廳後，便分左右各站一邊，陸老九剛才與朱玉郎握手時，試出朱玉郎的內功深不可測，便想留一個退步，這時他往中間一站，又說道：「各位若看得起我陸老九，今天這個以武會友，就讓我陸老九做個裁判如何？」

巨無霸道：「依你，依你！」

陸老九道：「我一叫停，誰都不准再動手，否則就是看不起我陸老九。」

巨無霸道：「依你，依你！」

陸老九於是退後數步道：「你們雙方十人正好分成五對，現在就一對一對來進行，誰先下場？」

巨無霸和青面狼同時走出，面對面而立。

兩人站着一比，青面狼矮了一大截，只到巨無霸的腰部，但他對眼前這個罕見的巨人毫不畏懼，笑了笑道：「二寨主請發招吧！」

巨無霸笑道：「別客氣，你先來。」

青面狼抱拳一禮，說道：「那就得罪了。」

「了」字一落，閃身疾上，刹那間好像變成一個三頭六臂的人，拳脚翻飛間，只聽「砰！砰！砰！砰！」一片巨响，已在巨無霸身上打了兩拳踢了兩脚！

但巨無霸身形然晃了晃，脚下却沒鬆動，他好像不當一囘事，咧嘴一笑道：「好快，再來一次看看！」

青面狼一陣猛攻之後，立卽頓足縱退，一看巨無霸沒事人一個，不禁面上發赤，喝道：「二寨主爲何不還手？」

巨無霸笑道：「我想還手，你已經跑開了呀！」

三烏鴉四烏鴉五烏鴉哈哈大笑起來！

青面狼老羞成怒，一聲大吼，再度撲上，仍施故技展開快攻。

他的「三十六連環踢」確極巧妙，不容巨無霸還手，又已在他身上踢了好幾脚，這幾脚他是傾力而爲，換了旁人早就倒下去了，但巨無霸仍然不當一囘事，只是他反應較慢，直到青面狼的第三脚踢中他時，他才一拳打出去。

「砰！」然一聲巨响，青面狼頓如斷綫紙鳶，一直往後飛出三丈開外，直到背部撞上牆壁，才從牆壁下滑落地上。

他掙扎欲起，突然胸部劇烈起伏，口中「哇！」的一聲，嘔出大量的血，人便如洩了氣的皮球，往地上一撲，不動了。

那金翅鵬郝連山，黑煞神樊順，草上飛杜三，開山斧褚一貴四人一見大驚，急急趨前察看，他們只看一眼就知道青面狼沒救了，金翅鵬立刻向陸老九沉聲道：「陸大哥，這位二烏鴉沒有遵守點到爲止的規定，我看他必得還我們一個公道了！」

陸老九也覺巨無霸出手太重，心中十分憤怒，但他向來喜怒不形於色，只冷冷注視着巨無霸道：「二寨主，敝友毛大鼎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麼？」

巨無霸咧嘴而笑道：「沒有呀。」

陸老九道：「既無深仇大恨，二寨主爲何一出手就是殺着？」

巨無霸不善應對，搔搔頭道：「這個……這個我也攪不清楚。」

陸老九道：「剛才說好雙方點到爲止，二寨主爲何不遵守？」

朱玉郎聽到這裏便越前一步向他拱手一揖道：「陸寨主，在下能否說句話？」

陸老九道：「大寨主有話請說。」

朱玉郎道：「剛才的情形，大家看得很清楚，沒有遵守點到爲止的是貴友毛大鼎，不是我們二烏鴉。」

陸老九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朱玉郎道：「貴友毛大鼎先在我們二烏鴉身上『點』了好幾下，陸寨主並未開聲制止，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們二烏鴉當然不能不還手，而他只不過在貴友毛大鼎身上『點』了一下罷了。」

這話似無理又似有理，老江湖如揷翅虎陸老九竟也聽得一呆，一時間答不上話來。

二烏鴉三烏鴉四烏鴉五烏鴉見他被大烏鴉一句話問住了，對大烏鴉的口才非常激賞，個個眉開眼笑。

金翅鵬郝連山，黑煞神樊順、草上飛杜三、開山斧褚一貴大為憤怒，便要上前動手。

朱玉郎忙道：「要打，還是一對一對來，不要羣毆，免得貽笑方家。」

他怕遭池魚之殃，因此趕緊說上這麼一句話。

陸老九也覺羣毆會弄得不可收拾，立刻接口說道：「對，要打，還是一對一對來吧！」

黑煞神樊順一跳而出，指着朱玉郎大喝道：「大烏鴉你過來，俺要鬪鬪你！」

朱玉郎又嚇了一跳道：「你……你敢和我大烏鴉動手？」

黑煞神樊順挽起袖子，露出一雙毛茸茸的手腕，焦雷也似的吼道：「領教！」

他是山東大漢，個子雖然不及巨無霸，却也比一般人高出甚多，看上去異常雄壯。

朱玉郎正在不得主意，四烏鴉大胖子已笑嘻嘻的走出去，挺着那個大肚子走到黑煞神跟前，說道：「殺鷄焉用牛刀，打得過我四烏鴉，再找我們大烏鴉不遲！」

「好！」

黑煞神搶步一拳擊了出去！

他看中大胖子的那個大肚子，而這一拳他挾憤而發，幾乎是使盡了吃奶之力，只聽「噗」的一聲，拳頭已深入大胖子的肚子。

大胖子肚子下陷，人沒動。

黑煞神突然面色大變，原來他雖然一拳擊中了大胖子的肚子，却好像打入虎口一般，竟被大胖子的肚子緊緊地「咬」住了。

他運力掙了幾下，只覺自己的拳頭好像已在對方的肚子裏生了根，竟然掙脫不掉，這一驚非同小可，情急之下，又一拳擊出——

又是「噗！」的一聲，拳頭又深深打入大胖子的肚子，可惜這一拳救不了那一拳，拳頭又被「咬」住了！

這一來，他的雙手好像被人縛在一株大樹上，再也動彈不得。

大胖子嘻嘻笑道：「你『點』了我兩下，現在我要回『點』你一下了。」

「呸！」

一口濃痰吐上了黑煞神的頭額，黑煞神頓如中鏢一般，叫都沒叫一聲，一顆腦袋往下一勾，全身隨告癱瘓！

大胖子一收氣功，吐出他的一對拳頭，笑道：「倒！」

黑煞神應聲倒下，兩眼暴瞪，額上中痰的地方溢出一縷血水，一看即知已氣絕身亡。

三烏鴉矮冬瓜拍手笑道：「老三，你的『痰鏢』越來越厲害了啊！」

陸老九呆若木鷄。

金翅鵬、草上飛、開山斧三人也呆若木鷄，說不出話來。

五烏鴉瘦個子含笑而出，道：「我是五烏鴉，現在誰來鬪鬪我五烏鴉？」

草上飛杜三突然道：「我來！」

一個箭步便到瘦個子跟前，快得像一隻猴子！

瘦個子眼也不看他一眼，却回對朱玉郎笑道：「大烏鴉，我說過要毒死幾個人讓你瞧瞧，現在機會來了。」

草上飛大怒，駢指搶點他雙目，厲聲道：「接招！」

這二指是趁着瘦個子回頭說話時發出的，頗有偷襲的味道，瘦個子一個擰身錯步，他的手指便從瘦個子的鼻下擦過——

「哈啾！」

瘦個子打了一個噴嚏，從鼻孔裏噴出一片白濛濛的水霧，剛好噴在草上飛的臉上。

草上飛陡地一呆，身子搖晃了幾下，仰身便倒，跌了個四脚朝天。

然後，他的臉色迅速變黑，一聲呻吟，一陣抽搐，就沒有再動一下了。

金翅鵬郝連山和開山斧褚一貴又驚又怒，兩人立刻就要撲出拚命，陸老九連忙上前攔住，緊繃着臉沉聲道：「够了，你們都下山去吧！」

郝連山滿面悲憤道：「陸大哥，他們三人都是小弟的生死之交——」

陸老九喝道：「我知道，現在你們甚麼話都不必說，聽我的話，即刻下山！」

褚一貴很激動道：「大哥——」

陸老九厲聲道：「下山！」

郝、褚兩人相覷一眼，便忿然大步出廳而去。

陸老九向他的副寨主無牙虎吳倫使了個眼色，說道：「副寨主，你送他們到山下。」

無牙虎應聲追了出去。

陸老九這才換上一副笑臉，向巨無霸三人翹起大拇指道：「高明，高明！二寨主的神拳，四寨主的痰鏢，五寨主的毒噴嚏，都是武林罕見的奇技，陸某人今天總算開了眼界啦！」

巨無霸大感意外道：「你不生氣？」

陸老九神色一正道：「不！三位寨主並未使詐，完全是憑眞功夫取勝的，咱們江湖好漢講的就是一個『理』字，陸某人無話可說！」

巨無霸道：「你是說：你我雙方還是朋友？」

陸老九點頭道：「當然，當然，陸某人能與你們五位結交，眞是太榮幸了！太榮幸了！」

朱玉郎看着倒在地上的三具屍體，心頭直發毛，便道：「陸寨主不見責咱們，我兄弟十分感激，既然大家還是朋友，那麼咱們還是喝酒吧？」

陸老九道：「對！對！咱們去喝個痛快！」

他們回到酒席不久，就見無牙虎吳倫提着兩顆血淋淋的人頭回來，朱玉郎一看是郝連山褚一貴的首級，不禁大驚失色道：「哎呀！吳副寨主，怎麼把他們兩人殺了？」

陸老九哈哈笑道：「這只是陸某人表示搊誠結交五位的一點誠意而已！」

朱玉郎瞠目驚問道：「甚麼意思？」

陸老九道：「陸某人今天邀請你們五位寨主駕臨敝寨，原是希望與你們交個朋友，不料這五人不識相，竟然當衆向五位

挑戰，實在可惡，這樣的人留他不得。」

語聲微頓，繼又滿面堆笑道：「而且，陸某人若不殺了他們，他們五位只怕也不肯相信陸某人有結交的誠意，對不？」

巨無霸大喜道：「對！陸寨主眞够朋友，我二烏鴉借……借……」

他端起一杯酒，却「借」不下去。

朱玉郎道：「借花獻佛。」

巨無霸道：「對！對！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於是，塲面又開始熱烈起來，雙方你敬我我敬你，觥籌交錯，歡若手足……

後來，陸老九看看大家喝得差不多了，才向朱玉郎開口道：「大寨主，關於天龍寨那個姓常的狗娘養的……」

朱玉郎斜着一對醉眼，說道：「怎麼樣？」

陸老九道：「大寨主說他『已非昔日的常寨主』，話裏有話，是不是……」

朱玉郎「哦」了一聲道：「此事已在江湖上傳開，陸寨主沒聽說過麼？」

陸老九頓覺自己孤陋寡聞，消息太不靈通，不免有些發窘道：「陸某人最近很少下山，倒沒聽說過常一雄鬧出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朱玉郎嘆道：「唉，說起來也是他運氣好，我看再過一年半載貴我二寨只怕再難立足於伏牛山，要通通被他併吞了！」

陸老九面色一變，忙道：「這話怎麼說？」

朱玉郎道：「陸寨主可曾聽說大俠朱滅魂遇害的消息？」

陸老九點頭道：「略有所聞。」

朱玉郎道：「知否大俠朱滅魂死於何人之手？」

陸老九面色一變道：「難道是他獨眼龍常一雄幹的？他那有能力殺死大俠朱滅魂？」

朱玉郎道：「眞刀眞槍，十個常一雄也不是朱滅魂的對手，他是設下詭計引誘朱滅魂入彀，朱滅魂一時失察才着了道兒的。」

陸老九為之動容道：「好傢伙，常一雄好大的狗膽，竟敢動朱滅魂，他沒有死在朱滅魂的劍下，算他運氣好。」

朱玉郎道：「不只這一層，他殺了朱滅魂後，又搶得朱滅魂的那部『滅魂三十六劍』譜和那把『滅魂寶劍』！」

他說出這話後，自覺有含血噴人的味道，便又接下道：「不過，江湖上只傳說他得了『滅魂三十六劍』那部劍譜，沒聽人提起那把『滅魂寶劍』，也許那把寶劍他沒得到。」

陸老九大受震動，一拍桌子道：「他媽的，這還得了！」

朱玉郎聳聳肩道：「正是，他得了那部劍譜，只須閉門苦練個一年半載，身手必定要超過咱們多多，那時咱們還能跟他在伏牛山分庭抗禮麼？」

陸老九登時憂形於色道：「正是！正是！若讓他練成『滅魂三十六劍』，咱們非垮不可了！」

朱玉郎道：「今天他不來賀壽，正表示他有恃無恐，不怕得罪你陸寨主了。」

陸老九目光連連閃動，陰沉沉的笑道：「大寨主對此有何打算？」

朱玉郎道：「在下也正要和陸寨主商量這件事，管見以為坐以待斃不如先下手為強，但不知陸老九意下如何？」

陸老九大喜道：「對！對！正該如此，趁着他還不成氣候的時候，咱們先把他幹了，免得後患無窮！」

朱玉郎道：「以貴寨上千兄弟再加上我們五人，若來一次突襲，不知能不能一舉殲滅天龍寨？」

陸老九眉毛一揚道：「一定可以！」

朱玉郎笑道：「好，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但所謂親兄弟明算帳，大家把臭話說在前面：滅了天龍寨後，陸寨主打算怎麼分帳？」

陸老九道：「天龍寨的所有財物，貴我二寨二一添作五。」

朱玉郎頷首道：「很公平。那麼如果奪得劍譜和寶劍，又該如何處理？」

陸老九道：「那就一方拿劍譜，一方拿寶劍好了。」

朱玉郎道：「誰拿劍譜誰拿寶劍？」

陸老九略一沉吟，笑道：「陸某人願讓大寨主先選擇，你要劍譜，我就取寶劍，你要寶劍，我就取劍譜，如何？」

朱玉郎表示高興道：「陸寨主這麼大方，倒教在下感到慚愧了！」

陸老九哈哈一笑道：「大寨主不必客氣，其實二物價值相等，差不到那裏去，何必計較呢！」

朱玉郎道：「萬一只找到劍譜或只找到寶劍！又如何處理？」

陸老九又沉吟了一下，道：「江湖上傳說朱滅魂那把寶劍價值在五萬兩銀子以上，至於那部劍譜……實在很難定出它的價錢，我看不如也視它為價值五萬兩銀子吧。」

朱玉郎道：「陸寨主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件東西，甲方拿東西，便給乙方兩萬五千兩銀子？」

陸老九道：「正是這個意思。」

朱玉郎道：「又如雙方都要東西而不要銀子呢？」

陸老九笑道：「陸某人仍願讓貴寨先選擇，你要東西，我便要銀子，你要銀子，我便要東西。」

朱玉郎道：「一言為定？」

陸老九道：「不錯！」

朱玉郎接着道：「進攻天龍寨，越快越好，咱們等下就出發，明天凌晨趕到天龍寨，攻他一個措手不及如何？」

陸老九興奮的一拍桌子大聲道：「正合我意！」

天龍地虎　各懷鬼胎

黎明將至，坐落在伏牛山西邊的天龍寨尚籠罩在黑茫茫的夜色中，一切顯得十分平靜。

天龍寨的形勢較地虎寨更為險惡，山寨的三面皆為峭壁懸崖，仰望百餘丈高，一般人根本無法攀登，只有山寨北面有羊腸小徑可通，但這一面設有擂石滾木，以

前曾有官兵來攻，均被擂石滾木擊潰。

這天凌晨，從山寨裏列隊走出幾十個持槍的小嘍囉，這隊小嘍囉在走出山寨大門之後，立即向四下分散——原來他們是守山的嘍囉，現在要去換班輪值。

當中兩個小嘍囉沿大門外的石級一路而下，進入對面的樹林中，一路來到守山的崗位附近，這時天尚未亮，林中仍是一片漆黑，其中一人便開口道：「喂，四脚蛇，鬬鷄眼，該你們去睡大覺啦！」

原在輪值守山的四脚蛇和鬬鷄眼沒有回答，也沒聽到脚步移動的聲音！

前來換班的兩個小嘍囉感覺有異，立刻停止前進，瞪起四顆眼珠子向前搜望，一面又開聲道：「四脚蛇，鬬鷄眼，難道你們睡着了不成？」

前面崗位上仍無動靜！

兩個小嘍囉對望一眼，開始發慌起來了。

甲道：「小梁，你看是怎麼回事？」

乙道：「哼，他們可能是偷偷溜下山去了！」

甲道：「他們敢？」

乙道：「四脚蛇跟我說了好幾次，說他看上了老河口一個寡婦；那小子色胆包天，沒有女人就活不下去，九成只怕是下山找那寡婦去了。」

甲道：「走，過去看看。」

兩人挺槍輕步而進，走到距離崗位的僅兩丈之處，一眼瞥見四脚蛇和鬬鷄眼各倚立在一株樹身上，手上的長槍也還在手上，一切似無異狀。

甲透了口氣，開聲罵道：「媽的頭！你們下次再開這個玩笑，老子就不接班，讓你們站到天亮！」

一邊說，一邊走過去。

臨近一看，才看出四脚蛇的心房釘着一支箭，長箭貫穿他的胸部，直射入樹身上，因此才沒有倒下去。

甲乙二人登時嚇得雙脚發軟，正要轉身拔腿，只聽「颼颼！」二响，胸口好像多了一件甚麼東西，低頭一看是箭時，視力已開始模糊，然後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隨即，人影幢幢出現，從林中深處閃出許多人來！

這羣人中，為首二人是朱玉郎和巨無霸，他們上前察視二嘍囉，見他們已斷了氣，巨無霸才開口笑道：「大烏鴉，現在可以下令攻山了吧？」

朱玉郎低聲道：「別急，等山寨裏起火，再鳴鼓而攻。」

巨無霸眼睛發光道：「不知陸寨主和三烏鴉五烏鴉得手了沒有？」

朱玉郎道：「山寨南面是峭壁，防守必疏，他們三人只要能夠神不知鬼不覺的潛入寨中，必可得手。」

他的推測沒錯，就在這個時候，插翅虎陸老九、三烏鴉矮冬瓜、五烏鴉瘦個子已攀上南面峭壁，打殺幾個守山的小嘍囉，神不知鬼不覺的潛入了天龍寨！

黎明之前，天色更黑，而且此時的天龍寨衆强盜都還在睡夢中，只有後面一些伙夫正在生火準備造飯，因此陸老九和三烏鴉五烏鴉進入天龍寨後，一路毫無阻碍就到了獨眼龍常一雄和他手下兩個大頭目睡覺的院子裏。

院子裏有一座二層樓房，獨眼龍常一雄睡在樓上，他的兩個大頭目睡在樓下，這兩個大頭目一叫「左將軍」一叫「右將軍」，實際上就是他常一雄的心腹侍衞，身手非常了得！

這時，院子前後各有一名小嘍囉手執長槍在來回巡守，陸老九和三烏鴉五烏鴉躲在暗處觀察了一會，三人一番交頭接耳之後，便有了收拾二嘍囉之策……

正在前面巡守的那個小嘍囉忽然聽到對面牆下似有响動，立刻挺槍上前察看，只見牆下有一個團團圓的東西，用黑布包着；他用槍撥了幾下，只覺那東西不軟也不硬，看不出是何物，於是放下長槍，蹲身下去，欲將黑布包解開來看個究竟。

不料雙手才觸黑布包，異變陡起，黑布包突然自動解開，變成一個人，次瞬間刀光一閃，小嘍囉的頭顱便「咚」的一聲落地了！

原來黑布包竟是矮冬瓜縮骨而成的！

他一刀砍下小嘍囉的首級，隨即恢復原形，將小嘍囉的屍體拖去暗處放下。

與此同時，陸老九也發出一把飛刀，打中那個在後面巡守的小嘍囉的咽喉，不聲不响就將小嘍囉幹掉了。

樓房中的常一雄和左右二將軍仍無所覺，還在那裏發出均匀的鼾聲。

陸老九和三烏鴉五烏鴉相視一笑，便一齊舉步進入樓房，陸老九和三烏鴉躡手躡足欺向左右二將軍的房間，五烏鴉瘦個子則輕步上樓，來到常一雄的臥房門外，舉手敲門。

「誰？」常一雄立刻驚醒過來。

瘦個子道：「啓稟寨主大事不好！」

常一雄一聽立刻下床，取了一件薄袍裹住那赤條條一絲不掛的身子，然後開門問道：「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哈啾！」

一個噴嚏打到他面上！

他正要怒斥，突然感到腦門一暈，眼前景物開始漂浮旋轉起來，就此暈倒在門口！

床上還有一個女人，她見常一雄倒地不起，嚇得連聲驚叫道：「怎麼攪的？怎麼攪的？」

雙手摟住一床棉被，掩住酥胸，慌成一團。

「噓！」瘦個子走過去，兩眼賊溜溜的盯着她看，輕笑道：「不要大聲叫！嘿嘿，妳這娘們長得不錯，是常一雄的壓寨夫人吧？」

那女人顫聲問答道：「搶來的！搶來的！」

這時，樓下傳來兩聲慘叫，瘦個子一聽就知陸老九和三烏鴉已經得手，便提高嗓門笑道：「好了，現在大聲說話不妨，妳說妳是常一雄從山下搶來的？」

那女人連連點頭，說道：「是的！是的！」

瘦個子道：「很好。」

他一脚踢開常一雄，將房門關上，立刻動手脫衣，幸好就在這時陸老九和三烏

鴉推門而入，他們一見瘦個子在脫衣服，不禁一怔道：「你幹甚麼？」

瘦個子一嘆而罷，道：「下次要進房，別忘了敲門！」

陸老九趨前一看常一雄，吃驚的問道：「你把他毒死了？」

瘦個子淡淡的答道：「是呀。」

陸老九扼腕道：「操之過急，操之過急！應該等拿到劍譜和寶劍後再下手才對呀！」

瘦個子往床邊一坐，伸手去捏那女人的下巴，含笑道：「一樣，劍譜和寶劍不會長翅膀，一定可在這寨中找到。」

陸老九道：「萬一他收藏在甚麼隱秘的地方，一時找不出來呢？」

瘦個子的手指在那女人的肩膀上爬行，笑嘻嘻道：「只要是藏在這天龍寨中，遲早一定可以找出來——三烏鴉，你可以去放火了！」

矮冬瓜笑應一聲，就從二樓的窗口飛了出去。

不一會，附近一間房子便起火燃燒起來。

隨之，山寨大門那邊傳來「咚！咚！咚！」三聲鼓响——

「殺啊！」

「殺啊！」

突然間，一片喊殺之聲似黃河決堤，迅速的淹入寨中！

直到此時，天龍寨的衆强盜才紛紛從睡夢中驚醒，他們還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時，地虎衆的上千强盜已破門而入，開始砍殺起來！

於是，慘叫哀號之聲似連珠炮般在各處响起，被殺的當然都是天龍寨的兄弟，他們倉卒應戰，那裏是地虎寨兄弟的對手，甚至有許多人雙脚還沒着地就已橫屍床上……

朱玉郎也跟着巨無霸殺入寨中，他當然不敢殺人，只跟在巨無霸身後大叫：「殺啊！殺啊！」亂叫一通。

巨無霸手中一柄鋼刀，殺人如切瓜，天龍寨的兄弟被他碰着即死，觸着便亡，不消一刻時，死在他刀下的就有一百多人之多！

這時候，天龍寨的兄弟才有較具規模的反擊，黑暗中只聽陣陣箭响，便有一排跟着一排的利箭如雨而至，射倒了不少地虎寨的兄弟！

朱玉郎正想找個地方躱避躱避，突然胸前「篤！」的一聲，中了一支箭，他嚇得大叫一聲：「我命休矣！」，仰身便倒，昏死過去。

巨無霸探出左手將一把攬起，右手揮舞鋼刀打掉射到身前的箭，一路奮勇上前，終於衝到樓房簷下。

他細視朱玉郎的胸口，剛才射中他的那支箭已不知掉在何處，而他的胸口也沒見冒出鮮血，想起他身上穿着一件蝟甲衣，便拍着他的面頰道：「大烏鴉！大烏鴉！你醒醒，你沒事嘛！」

朱玉郎悠悠醒轉，不過神智仍然有些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處，不覺呻吟道：「二烏鴉，我中了一支箭，我要死了。」

巨無霸笑道：「那裏，你沒事，你身上穿着那件蝟甲衣啊。」

朱玉郎一摸自己胸口，才知道自己果然沒事，精神頓時好轉，當即站起道：「這是甚麼地方？」

巨無霸抬頭望望樓房，道：「這好像就是常一雄睡覺的地方吧？」

朱玉郎忙說道：「走吧，咱們上去瞧瞧。」

兩人走入樓房，在樓下兩間房外發現兩具屍體，巨無霸認得是常一雄的左右二將，大喜道：「哈哈，好了！好了！天龍寨除了常一雄之外，已沒有甚麼扎手的人物了。」

兩人上到二樓，看見陸老九和五烏鴉坐在常一雄的房中，而躺在地板上的常一雄面部已呈紫黑，朱玉郎驚問其故，五烏鴉便將經過情形說出，最後笑道：「陸寨主斷定那部劍譜必藏在此樓，一直不肯離開，沒奈何，我只好在此陪他了。」他仍然一邊說話一邊調戲那女人，動作極之下流，那女人怕得要死，不敢抗拒。

朱玉郎忙喝道：「把手拿開，不得放肆！」

瘦個子反將那女人摟入懷中，笑道：「這娘們又白又嫩，我要帶回山寨！」

朱玉郎回對巨無霸道：「二烏鴉，聽令！」

巨無霸一躬身道：「是，大烏鴉請你吩咐好了！」

朱玉郎說道：「你替我在地上畫個圈圈。」

瘦個子吃了一驚，連忙將那女人推開，說道：「行了，行了，我不再放肆就是啦！」

朱玉郎微微一笑道：「你不該毒殺常一雄，應該先逼他交出劍譜。」

瘦個子道：「橫豎可以找到的，我……我去殺人，你們且在這兒歇歇吧。」

語畢，一溜烟似的走了。

陸老九道：「大寨主，咱們這就動手搜一搜如何？說不定那部劍譜就在這房中呢！」

朱玉郎點頭道：「好，大家一起動手吧。」

於是，三人開始在房中搜索，將所有的箱子一一打開，連床都倒翻過來，結果只找出許多珠寶，沒有找到劍譜。

所謂「常一雄殺害大俠朱滅魂，奪得劍譜」一事，原是朱玉郎編造出來哄騙陸老九的，所以此刻沒找到劍譜，朱玉郎並不感意外，這時便對陸老九說道：「陸寨主，假如你得到那部劍譜，你會把它藏在何處？」

陸老九道：「我會放在身上。」

朱玉郎道：「搜過他身上沒有？」

陸老九道：「搜過了。」

朱玉郎皺眉道：「不在他身上，也不在他房中，他會把它藏在何處呢：」

陸老九視綫盯上那女人，問道：「妳被常一雄擄上山多久了？」

那女人答道：「快三個月了。」

陸老九道：「妳老實回答我的問題，我便派人送妳回家——妳知不知道常一雄

殺害大俠朱滅魂這件事？」

那女人搖頭道：「我不知道，他從沒有提起。」

陸老九又問道：「曾經見過他拿出一部劍譜來看麼？」

那女人又搖頭道：「不曾。」

陸老九沉吟有頃，再問道：「常一雄日常居停之處，除了這座樓房之外，還有甚麼其他地方？」

那女人道：「沒有了，他自從將難女刦持上山，這兩三個月幾乎天天呆在這樓上。」

說到這裏，臉上一陣緋紅。

適於此時，無牙虎吳倫攬着天龍寨一名小頭目入房，他將那小頭目往地板上一拋，發出那漏氣的聲音道：「大哥，小弟逮到一個活的。」

陸老九問道：「外面情況怎樣？」

無牙虎笑道：「很好，常一雄的手下兄弟已死亡大半，剩下三四百人還在負隅頑抗。」

陸老九又問道：「我們的兄弟呢？」

無牙虎道：「傷亡甚輕。」

陸老九視綫移上那小頭目，面容微動道：「這小子好像有點面善，想不起從那裏見過他？」

無牙虎說道：「正是，他是天龍寨的小頭目叫馬雄，剛剛被小弟撞見，被小弟點了穴道。」

陸老九「唔」了一聲，上前一把抓起馬雄，喝道：「你要死還是要活？」

馬雄發現寨主已死，勇氣全消，慌忙道：「要活！要活！陸寨主請饒小的一條狗命，小的情願歸順陸寨主，爲陸寨主效命！」

陸老九冷笑道：「好，我答應你，不過你須老老實實告訴我一件事。」

馬雄道：「是，陸寨主請說，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陸老九道：「常一雄殺害大俠朱滅魂這件事，你知道吧？」

馬雄一呆道：「那有此事？」

陸老九重重摑了他一個耳光，厲叱道：「要說實話！」

馬雄的面頰立刻紅腫起來，戰戰兢兢道：「小的說的是實話呀！」

陸老九怒道：「江湖上到處在傳說常一雄殺了朱滅魂，奪得朱滅魂的劍譜和寶劍，這難道是假的？」

馬雄一臉莫名其妙道：「這……這是從何說起？小的根本不知此事，這一定是造謠中傷，蓄意陷害我們常寨主。」

陸老九道：「當眞沒有這件事？」

馬雄道：「沒有，絕對沒有，要是有的話，陸寨主可以殺了小的，小的死亦不敢有所抱怨！」

這句話相當有說服力，陸老九聽了信心不免有些動搖，轉顧朱玉郎道：「大寨主，你當眞聽到這種傳說麼？」

朱玉郎點頭道：「是的，不過……眼見是實，耳聽是虛，說不定傳言有誤。」

陸老九一掌推倒馬雄，甚感失望道：「哼，這豈非白忙了一場？」

朱玉郎道：「不，咱們把天龍寨破了，不但可得到許多許多的金銀財寶，而且伏牛山這塊地盤，從此便是貴我二盤之地，正所謂天下英雄，惟你陸寨主與我大烏鴉！」

陸老九不覺展顏道：「有道理！」

他靠近窗口往外看，但見天龍寨的兄弟已所剩無幾，各處屍體堆積如山，血流成渠，看情形整個天龍寨已爲自己手下所控制，心中自是欣喜，便向無牙虎道：「吳副寨主，你傳令下去：情勢一定之後，便將所有糧食財物集中起來。」

無牙虎領命而去。

未幾，矮冬瓜、大胖子和瘦個子一起回到樓上，他們滿身血跡，連臉上都濺滿了血，分明殺了不少人。

大胖子笑嘻嘻道：「我殺了一百多個，痛快痛快！」

朱玉郎道：「都解決了？」

大胖子道：「一個不剩！」

朱玉郎道：「這樣也好，所謂除惡務盡，亂民盜賊，死不足惜。」

陸老九訝異地說道：「大寨主何出此言？」

朱玉郎頓覺失言忙道：「沒甚麼，我的意思是要殺就殺個乾凈。」

瘦個子問道：「有沒有找到朱滅魂的劍譜和那把寶劍？」

陸老九道：「沒有，可能傳言不實，大俠朱滅魂之死，與常一雄無關。」

瘦個子道：「最好再仔細搜一搜，說不定藏在甚麼隱秘的地方呢？」

陸老九道：「當然還要再仔細搜索一遍；唉，剛才五寨主要是不毒死他，那事情就好辦了。」

瘦個子伸手一拍他肩膀，笑道：「好了，算我五烏鴉行事魯莽，陸寨主不要再抱怨好不好？」

這時天已大亮，從窗口望出去，在寨中來來往往的已都是地虎寨的兄弟，他們正在將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搬去聚義廳前的廣場，收集在一起。

陸老九單獨一人和五個「烏鴉」在一起，似覺不大安全，便道：「咱們還是下去吧。」

當先大步下樓。

巨無霸、矮冬瓜、大胖子跟着他後面走，瘦個子則伸手去拉那女人，笑道：「她跟着我吧。」

朱玉郎道：「不，她跟着我。」

瘦個子一怔道：「你……」

朱玉郎道：「我要這個女人！」

瘦個子翻着白眼道：「你要？」

朱玉郎點頭道：「是的，你們不是說過要搶一個標緻的姑娘給我尋樂麼？我看這個很不錯，我要她！」

瘦個子有些不高興，但不悅之色很快便消失，聳肩一笑道：「好，送給你。」

說罷，也下樓去了。

朱玉郎這才向那女人問道：「這位姑娘，妳貴姓芳名？何方人氏？」

那女人低首垂淚道：「難女姓丁，小名鶯鶯，是開封人氏，三個月前，難女與表兄途經山下，不幸遇上這帮強人，難女的表兄慘死刀下……」

語至此，已哽咽不能盡言。

朱玉郎道：「想回家麼？」

丁鶯鶯點頭道：「當然想啊。」

朱玉郎向她附耳說了幾句話，然後便帶她下樓，來到廣場上。

這時，廣場上已堆滿許多東西，包括百匹戰馬，三十多條牛，五十幾隻豬，大批糧食，還有幾十個箱子，箱內盛滿金銀珠寶。

矮冬瓜看見朱玉郎與丁鶯鶯一同到達，立刻迎上來，笑問道：「大烏鴉，你要這個女人麼？」

朱玉郎道：「是啊。」

矮冬瓜將他拉去一邊，低聲道：「情況有些不妙，剛才咱們應該在樓上把陸老九殺了才是。」

朱玉郎道：「別急，我的計劃是當着他的衆多部下前冷不防一刀把他砍了，這樣才能鎭住衆人，把他的部下整個接收過來。」

矮冬瓜回答道：「可是……你看看四周。」

朱玉郎舉目一望：但見陸老九的兄弟約有三百多人圍在廣場上，他倒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便問道：「有何不對？」

矮冬瓜道：「陸老九帶來了一千個兄弟，現只有三百多人在場，這不是透着古怪麼？」

朱玉郎經他一提醒，也想到陸老九可能另有安排，不由得眉頭一皺道：「這怎麼辦？」

矮冬瓜道：「你問我，我問誰？」

朱玉郎尋思半晌，才低聲道：「爲今之計，你們只有緊緊跟着陸老九一途，一發覺他有異動，立刻先下手把他殺了。」

矮冬瓜道：「我看也只有這麼個辦法了。」

說到此處，忽然一拍朱玉郎的肩膀，大笑道：「哈哈，你原說不好色，不想今天才見到一個女人就已這麼猴急？」

這話分明是說給陸老九聽的，目的是去陸老九心中的疑慮，因爲這時候陸老九正向他們兩人走過來。

陸老九走到他跟前，笑道：「大寨主，這些東西少說也值得十萬兩銀子，咱們雖然沒有得到那部劍譜和那把寶劍，總算也發了一筆橫財。」

朱玉郎也表示高興道：「可不是，總算不虛此——」

一言未畢，右手脈門突然一緊，跟着全身四肢便告痠軟！

原來，陸老九已經先動手，冷不防一把扣住他的右手脈門，拉着他縱開二三丈遠。

矮冬瓜大驚道：「陸老九，你這是幹甚麼的？」

巨無霸、大胖子、瘦個子一見朱玉郎落入陸老九之手，也大驚失色，便要上前搶救。

陸老九迅速將朱玉郎的右手扭轉到背後，左掌按上朱玉郎的背心，厲聲道：「別動，誰敢妄動，我就先殺了你們這個大烏鴉！」

四個「烏鴉」投鼠忌器，一時都呆住了，巨無霸連連頓足道：「不對，不對，他奶奶的剛才在樓上就應該下手殺了他才對。」

陸老九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看出你們存心不良，其實你們也太小看了我陸老九了，陸老九落草爲寇四十年，已經是綠林道上的老祖宗呢！」

巨無霸大聲罵道：「你奶奶的，老子跟你拚了！」

說着，掄刀欲上。

瘦個子急忙拉住他：「二烏鴉使不得，你抬頭看看！」

巨無霸抬頭一看，面色變了。

陸老九帶來一千人，此刻圍在廣場上的只有三百多，剛才矮冬瓜還在奇怪另外的六百多人怎麼不見影子，現在已不奇怪了。

那些人，現在紛紛在四周的屋頂上出現，個個手上一副弓箭，正搭箭拉弦，一

巨無霸一拳擊斃青面狼。

齊瞄準巨無霸、矮冬瓜、大胖子、瘦個子四人，準備一聲之下，萬箭齊發！

剛才，他們四人曾在「箭雨」的攻擊中衝殺了好一陣子，均未被射傷，現在他們會怕上這樣的陣仗麼？

答案是：怕！

因爲，常一雄的部下是在黑暗中發箭盲射，而且由於倉卒應戰，所召集的弓箭手並不多，因此他們都有能力應付，而此刻陸老九所佈的箭陣，人數多達六百以上，當中還有使用吹箭，雷公鑽，袖炮和鳥嘴銃等厲害暗器的，而且此刻天已大亮，視界清晰，一旦發動攻擊，其威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巨無霸四人一直遲遲不敢與天龍地虎二寨爲敵，怕的就是這種「人多勢衆」的局面。

不過，其中的瘦個子似乎胸有成竹，他制止巨無霸莽撞之後，便發出桀桀怪笑道：「陸老九，你想黑吃黑不成？」

陸老九冷笑道：「這不叫黑吃黑，這叫先下手爲強，因爲我知道你們打算殺死我陸老九，統吃天龍地虎二寨。」

瘦個子笑道：「你眞聰明。」

陸老九大笑說道：「我陸老九天生一對法眼，誰要在我面前作怪，只有自討沒趣。」

瘦個子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陸老九道：「第一：這天龍寨的全部財物，我全要！」

瘦個子道：「第二呢？」

陸老九道：「第二，你們即刻下山，從此不得再踏入伏牛山一步。」

瘦個子道：「要是不呢？」

陸老九面容一沉道：「要不，我先殺了你們這個大烏鴉，然後再收拾你們！」

瘦個子笑道：「我們大烏鴉不過是個文弱書生，你殺他何用？」

陸老九冷笑道：「文弱書生麼？」

瘦個子道：「是呀，他是我們從山下找來的人，我們雖然尊稱他爲大烏鴉，其實我們根本沒把他當作自己人。」

朱玉郎聽了這話，連忙接口道：「正是，陸寨主請你聽我說來，我本來是個讀書人，這回是被逼上梁山的，你殺了我，他們絕對不會傷心，所以你還是把我放了吧？」

陸老九冷哼一聲道：「昨天在壽宴上，我試出你功力不弱，你少在我面前裝孫子。」

朱玉郎叫道：「這是天大的冤枉，我根本沒練過武功怎麼說我功力不弱呀。」

陸老九那裏肯信，他緊緊扭住朱玉郎的右臂，左掌緊緊按在朱玉郎的背心靈台穴，隨時準備發出掌力將朱玉郎擊殺。

他見巨無霸四人沒有離去之意，眼睛一瞪，怒喝道：「你們走是不走？」

瘦個子笑道：「走就走，不過我猜你陸老九一定捨不得我們離去，只怕我們還沒有走到山下，你又會派人把我們追回來哩！」

陸老九道：「放屁！」

瘦個子便向巨無霸三人招招手道：「咱們走啊！」

當先舉步走去。

巨無霸不肯走，大聲道：「陸老九，你要天龍寨的所有財物，我們讓給你便是，但你得把我們大烏鴉放了才行！」

陸老九道：「等你們下了伏牛山後，我自會放他離去。」

巨無霸道：「要是你不放呢？」

陸老九道：「我說放就放。」

瘦個子催促道：「二烏鴉，陸老九不會騙人的，咱們快走吧！」

矮冬瓜也催道：「走啦，走啦！」

巨無霸猶豫了片刻，便向朱玉郎說道：「大烏鴉，你放心，陸老九若是不放你，我們會回來救你，陸老九若是殺了你，我們會把他們切成肉醬替你報仇！」

說罷，才跟在瘦個子、矮冬瓜和大胖子後面走去。

陸老九的打算是：只要他們四人肯乖乖的離去，便不發動「箭陣」攻擊他們，因爲他知道巨無霸四人各都有一身奇技，「箭陣」未必能殺死他們故也。

所以，看見他們走過廣場，他並未發出攻擊命令而任由他們離去。

×　　×　　×

四人走出天龍寨的大門，在順着山徑往下走的時候，巨無霸就開始埋怨起來，說不該貪生怕死，丟下大烏鴉不管等語。

瘦個子道：「你自信抵擋得住六百多人所佈成的箭陣？」

巨無霸說道：「抵擋不住，也得跟他們拚一拚，丟下大烏鴉不管，這件事若是被道上的朋友知道了，咱們四張臉往那裏擺？」

瘦個子道：「聽你口氣，好像把大烏鴉當作自己人看待了。」

巨無霸道：「當然啦，他學問好，腦筋靈活，何況咱們都對他磕了頭，他當然已是咱們自己人了。」

瘦個子道：「老三，你說呢？」

矮冬瓜道：「我也覺得讓他死在陸老九的掌下實在可惜，他還可以替咱們做許多事情的呢？」

瘦個子道：「老四，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大胖子道：「老三老四都說得對。」

瘦個子停步道：「既是如此，咱們停下來等他便了。」

大胖子道：「你認爲陸老九會釋放他下來麼？」

瘦個子搖頭道：「不會。」

大胖子一怔道：「既然不會，怎麼要等他下來？」

瘦個子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道：「我要等的人不是他，而是陸老九的部下。」

大胖子迷惑的追問道：「等陸老九的部下幹麼？」

瘦個子在山徑邊的石塊上坐下，微微一笑道：「告訴你，我五烏鴉雖然不識字，腦筋可也靈活得很。」

巨無霸橫他一眼道：「有話快說，少賣關子！」

瘦個子笑道：「剛才在那樓房上，你們記不記得我在陸老九肩上拍了一下？」

矮冬瓜大喜道：「難道你已在他身上做了手腳？」

瘦個子點頭道：「不錯。我用『五毒附骨針』在他肩上釘了一下，再過一會兒他體內的毒便會發作，那時他非反過來求我不可。」

大胖子聽了拍手大笑道：「妙啊，妙啊！」

瘦個子揚揚眉毛道：「就憑這一手，我夠不够資格做大烏鴉。」

大胖子道：「夠！夠！」

巨無霸道：「不夠！」

瘦個子道：「爲何不夠？」

巨無霸冷冷道：「因爲你不識字。」

瘦個子聽了快快然道：「不識字有甚麼關係，咱們大字不識一個，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巨無霸道：「不對，不識字的人，腦筋再怎麼靈活也鬪不過那些讀書人，你記不記得咱們那死去的大烏鴉說過的一個故事，他說漢高祖說過一句話，他說漢高祖說……他說漢高祖說……」

矮冬瓜道：「夫運籌策帷幄之中……下面一句話我記不得了。」

大胖子道：「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這意思是說……是說最厲害的還是讀書人！」

瘦個子冷笑道：「大烏鴉是讀書人，可是他現在一條小命捏在陸老九手中。」

巨無霸怒道：「老五，你少跟我抬槓，別忘了大烏鴉對咱們還很重要，有了他，咱們才能橫掃武林，稱雄天下！」

大胖子道：「二烏鴉說的也沒錯，我說老五，你若是不喜歡他，也等過一陣子再說吧。」

正說着，忽然山寨上面有一人飛也似的奔下來，一邊奔跑一邊大叫道：「烏鴉山寨的四位寨主請留步，我們陸寨主有請啊！」

瘦個子揚揚眉毛道：「你們看，一切都在我五烏鴉的計算之中！」

追下來的是陸老九麾下的一個小頭目，他跑到巨無霸四人跟前，很客氣的抱拳道：「四位寨主，敝寨陸寨主有請。」

瘦個子翻着白眼道：「幹甚麼？」

那小頭目道：「我們陸寨主請四位回去談談，大家再好好商量商量。」

瘦個子仰頭看天，摸着下巴的鬍子道：「事情已經解決了，還商量甚麼呀？」

那小頭目囁嚅道：「這個……因爲……因爲……」

瘦個子頓足而起道：「得了，回去告訴你們陸寨主，說我們認栽就是——兄弟們，咱們走吧！」

四人作勢要走，那小頭目慌得連連拱手道：「不不不，四位寨主千萬不要走，你們一走，我們陸寨主便死定了。」

瘦個子嘿嘿冷笑道：「怎麼說呢？」

那小頭目道：「是……是這樣的：我們陸寨主正被你們那位大烏鴉踩在腳下，他要小的來請你們回去，他說要是不請你們四位回去，就要一腳把我們陸寨主踩出油來。」

瘦個子一呆道：「嗄，我們大烏鴉把你們陸寨主踩在腳下？」

那小頭目道：「是呀！」

瘦個子又問道：「陸老九是不是中了毒？」

那小頭目道：「是的，你們那位大烏鴉眞厲害，他說一聲『倒！』，我們陸寨主眞個就軟倒在地。」

巨無霸大感奇怪道：「我們大烏鴉怎麼會說一聲『倒！』呢？」

那小頭目道：「是……是這樣的：你們四位走後，我們陸寨主便要動手把你們那位大烏鴉殺了，你們那位大烏鴉忽然說：『陸老九，你已中了我的七顛八倒之毒，還不趕快跪下來求饒！』——」

瘦個子又是一呆道：「甚麼是『七顛八倒之毒』？」

那小頭目道：「小的不知道，你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毒麼？」

瘦個子猛搔頭髮道：「奇怪！奇怪！後來怎樣？」

那小頭目道：「我們陸寨主聽他那麼一說，就趕快行功運氣，果然感覺有些不對勁，嚇得臉色都白了。你們那位大烏鴉哈哈大笑道：『倒！』，我們陸寨主果然就軟倒在地，你們那位大烏鴉就一腳踩上我們陸寨主的肚皮，要他立刻派人追下來請你們四位回去。」

巨無霸拍手大笑道：「妙啊！妙啊！妙啊！」

瘦個子皺緊眉頭道：「奇怪，陸老九明明中了我的『五毒附骨針』，怎麼會變成『七顛八倒之毒』呢？」

矮冬瓜笑道：「看樣子，我們大烏鴉也有他的一套，哈哈哈……」

那小頭目又連連拱手，請他們返回天龍寨，說陸老九只要能夠保住老命，別的都可商量云云。

瘦個子一句也沒聽入耳，只顧喃喃自語道：「七顛八倒之毒？我怎麼從沒聽說過這種毒藥？」

他是用毒的大行家，精通各種稀奇古怪的毒藥，其「毒噴嚏」更是武林一絕，自認在用毒方面無人能出其右，所以現在聽到這聞所未聞的「七顛八倒之毒」，心裏着實不自在。

巨無霸急着要看大烏鴉如何把陸老九踩在腳底下，便道：「走！走！咱們快去看看！」

於是，四人隨着小頭目趕回到天龍寨，步入聚義廳前的廣場，只見原先的「箭陣」已經撤除，所有的小嘍囉團團圍在廣場上。

五人穿過人牆，果見朱玉郎威風凜凜的站在場上，一隻右腳正踩着陸老九的肚皮，而陸老九好比一條垂死的毛蟲，在朱玉郎腳下掙扎蠕動，發出了陣陣痛苦的呻吟……

他的上千部下沒有一人敢上前搶救，顯然都被朱玉郎唬住了。

一眼望去，朱玉郎眞是勇若天神，萬軍懾服！

巨無霸見到這情形，眞是喜出望外，一個箭步趕過去，哈哈大笑道：「大烏鴉，你眞不含糊，是怎麼擺倒他的啊？」

朱玉郎外强中乾，看見他們趕了回來

，一顆懸得高高的心才一下落了下來，哈哈笑道：「沒甚麼，我只不過略施小術罷了。」

瘦個子走到他跟前，仔細的看過被他踩在脚下的陸老九，然後才抬頭問道：「大烏鴉，你會用毒?」

朱玉郎眉飛色舞道：「不錯，你老大是用毒的頂尖人物，你難道還不知道?」

瘦個子頗爲困惑道：「你用的是甚麼毒?」

朱玉郎道：「七顚八倒之毒!」

瘦個子追問道：「甚麼叫『七顚八倒之毒』?」

朱玉郎向他使了使眼色，大聲道：「所謂七顚八倒，即是說凡是中了我這七顚八倒之毒的人立刻全身無力，發冷發熱，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穩，七葷八素，七顚八倒，最後吐血而亡!」

被他踩在脚下的陸老九中的其實是瘦個子的「五毒附骨針」之毒，他此刻不僅只全身無力發冷發熱，而且全身骨頭痠痛無比；這種痛苦比死還難過，這時忍不住呻吟道：「大……大烏鴉，如今你這四位兄弟都回來了，請你趕快替我解毒吧!」

朱玉郎冷笑道：「替你解毒很簡單，可是解毒之後呢?」

陸老九「啊啊」的喘了幾口氣，才答道：「你替我解去體內之毒後，這……這場上的所有財物通通……通通歸你所有。」

朱玉郎大聲道：「絕不食言反悔?」

陸老九道：「不反悔，不反悔。」

朱玉郎提高嗓門對着場上的上千嘍囉道：「你們聽清楚了沒有?你們陸寨主同意將場上這許多財物送給我，對此你們有無異議?」

「颼!」

不知從哪裏射來了一支箭，正中他的胸口。

他又忘了自己身上穿着「蝟甲衣」，驚得慘叫一聲，仰身便倒——

不，就在將倒未倒之際，一旁的瘦個子適時出手扶住他，說道：「大烏鴉，你有一身刀槍不入的神功，小小一支箭如何傷得了你，別跟他們鬧着玩了。」

朱玉郎這才猛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着「蝟甲衣」，便哈哈笑了兩聲，拔下釘在胸口上的箭，一折爲二，往地上一扔，又大聲道：「誰還有異議?」

衆嘍囉以爲他當眞練有一身刀槍不入的神功，均被其神功所懾不敢再出手了。

朱玉郎走上兩步道：「既無異議，這場上的財物便全歸我大烏鴉所有了!」

只聽副寨主無牙虎在人叢裏大叫道：「你快替我們陸大哥解毒，解了毒之後，我們立刻就走!」

朱玉郎說道：「別着急，我還有話要說。」

全場鴉雀無聲，等着他說下去。

朱玉郎清了清喉嚨，揚聲道：「你們仔細聽着：場上這許多財物既已歸我所有，我便有權處理——無牙虎，你過來!」

無牙虎不敢過去。

朱玉郎道：「你過來呀!」

無牙虎這才走出人叢，却不敢走近去，遠遠站着道：「大寨主有何指教?」

朱玉郎道：「我且問你：你們陸寨主一向對待麾下兄弟如何?」

無牙虎道：「很好呀。」

朱玉郎道：「怎麼個好法?」

無牙虎一時答不上話。

朱玉郎追問道：「他可曾將搶刦來的財物平分給麾下兄弟?」

無牙虎道：「這個……」

朱玉郎道：「沒有?是不是?好，現在我告訴你：我要把場上這許多財物平分給你們地虎寨的所有兄弟，我們自己一介不取!」

衆嘍囉一聽這話，登時興奮起來了。

朱玉郎大聲道：「你們要不要?」

衆嘍囉齊聲道：「要啊!」

瘦個子上前扯扯他衣角，一臉不高興道：「大烏鴉，你攪甚麼鬼?」

朱玉郎擺擺手，示意他勿干涉，接着又向衆嘍囉說道：「場上這批財物，折算銀子大約是十萬兩，也就是說，你們每人最少可分得一百兩銀子。」衆嘍囉齊聲歡呼。

朱玉郎等歡呼過去之後，又道：「不過，我却有一個要求；你們分得財物之後，須得立刻下山，從此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不得再結夥搶刦爲非做歹，這一點你們答不答應?」

衆嘍囉紛紛議論起來。

瘦個子又扯扯他衣角，低聲道：「大烏鴉，這樣不對，陸老九這帮兄弟，我們打算照單全收呀!」

朱玉郎不予理會，大聲道：「各位：落草爲寇搶掠燒殺絕非長久之計，這行當使祖先蒙羞，使你們的子女抬不起頭!常言道：『敗子回頭金不換』，你們都還年輕，趁着這時候棄邪歸正尚不爲晚，要是執迷不悟，你們這位陸寨主便是榜樣!」

說到這裏，轉身用力的戟指伏在地上的陸老九。

巨無霸手起刀落，一刀砍下陸老九的首級，提在手上示威。

衆嘍囉怕了，齊聲道：「大寨主說得是，我等願意棄邪歸正，重新作人!」

於是，朱玉郎將無牙虎和幾個小頭目召到跟前，吩咐他們將全部財物分給衆嘍囉，並請巨無霸四人在場監督，他自己則因爲心頭跳得厲害，便避入聚義廳歇息。

丁鶯鶯正瑟縮在廳中一角，看見他入廳，連忙上前道：「你……你當眞願意救難女離開這裏麼?」

朱玉郎輕「噓」一聲道：「小聲一點，不要被我那四個同伴聽見!」

他在正中的一張虎背交椅上坐下，長長的透了一口氣，藉以平息心頭的狂跳。

剛才，他很担心自己的措施會激怒那四隻烏鴉，尤其他發現瘦個子滿面怒色，目中殺機隱透，心中眞怕他會突然出手殺了自己呢!

丁鶯鶯那裏知道他是「泥菩薩過江」的人物，覺得應該趁機巴結奉承一番才是，便往他身邊一靠，給他一個動人的微笑道：「大寨主，你眞了不起!」

朱玉郎一怔道：「是麼?」

丁鶯鶯一隻手慢慢地搭上他的肩頭，又給他了一個嫵媚的笑靨道：「是的，你是一位俠客，一位叱咤風雲的大英雄，難女……」

說到這裏，含羞帶笑的低下頭。

朱玉郎大感不自在，輕輕的把她的手拿開，道：「我是有婦之夫。」

丁鶯鶯好像沒聽見，跟着把一條腿挨上虎背交椅的把手，羞答答一笑道：「你好大方，爲甚麼把到手的那批財物分給那些小嘍囉?」

朱玉郎道：「我就希望他們放下屠刀，回家去做個規規矩矩的老百姓啊。」

丁鶯鶯道：「你至少應該留下一些，不能通通送給他們呀。」

朱玉郎歪頭看她，越看越覺得奇怪，問道：「丁姑娘，妳本是良家婦女，爲甚麼……」

丁鶯鶯忙道：「我是良家婦女呀!」

朱玉郎望望她跨在椅上的那條腿，嘿嘿笑道：「我見過良家婦女。」

丁鶯鶯機警的縮回那條腿，表情轉爲悲感道：「難女已身敗名裂，無顏回家見爹娘，所以……難女也不想回家了。」

朱玉郎訝然問道：「不回家，想去哪裏?」

丁鶯鶯道：「大寨主是難女的救命大恩人，難女情願爲婢爲奴服侍大寨主一輩子。」

朱玉郎吃了一驚，立刻站起，正色道：「不對，妳應該回家去。」

丁鶯鶯一愣道：「可是，你不是已當衆宣佈你要我麼?」

朱玉郎低聲道：「我是怕妳受到傷害，才那樣說的，我那四個同伴個個都如豺似狼——剛才在樓上我不是跟妳解釋過了嗎?」

丁鶯鶯低首道：「難女雖然已失身於陸老九，但是……大寨主若不嫌難女爲殘花敗柳，難女願意死心塌地……」

朱玉郎大起反感，一頓足走出聚義廳，去看衆嘍囉領取財物。

這時候，無牙虎和幾個小頭目已將衆嘍囉打發得差不多，只剩下最後幾十個小嘍囉和最後一些珠寶，他見朱玉郎到來便躬身請示道：「大寨主，我們幾個人跟隨陸老九好多年，一向也沒得到甚麼賞賜，在下不要沒關係，但這幾個小頭目……」

朱玉郎明白其意，揮揮手道：「也分給他們一些便了。」

「是!」

不久，最後幾十個小嘍囉和那幾個小頭目各領得一份財物，紛紛下山而去，只剩下一個無牙虎吳倫，他只希望保住性命，那敢提出甚麼要求，當即向朱玉郎拱手說道：「多謝大寨主不殺之恩，在下告辭了。」語畢，便要轉身離去。

朱玉郎冷冷道：「誰說我不殺你?」

無牙虎渾身一震，急忙回身錯掌護胸，又驚又怒道：「大寨主，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趕盡殺絕?」

朱玉郎又冷冷道：「我雖然沒有說不殺你，可是也不一定要殺你。」

無牙虎這才鬆了一口氣，拱手道：「大寨主還有何吩咐!」

朱玉郎瞥了陸老九的屍體一眼，緩緩道：「你們這位陸寨主是一隻非常狡猾的老狐狸，他原想利用我們幹掉常一雄之後，再收拾我五人，是不?」

無牙虎道：「他已死了，而在下也已服了你們，還說這些幹麼?」

朱玉郎道：「我的意思是陸老九這人城府極深，說不定朱滅魂就是他殺的，而那把滅魂寶劍和那部『滅魂三十六劍』譜就在他手上。」

無牙虎搖頭道：「沒有，這件事在下可以指天發誓，大俠朱滅魂之死與我們無干。」

朱玉郎冷笑道：「我不聽你指天發誓，我只要你老老實實的交出朱滅魂的遺物，這樣你才能活着走出這天龍寨?」

無牙虎大爲恐慌道：「這……朱滅魂之死確實與我們地虎寨無關，你要我怎麼交出他的遺物呀?」

朱玉郎突然神色一沉，喝道：「兄弟們，圍住他，別讓他跑了。」

巨無霸、矮冬瓜、大胖子、瘦個子身形一晃，已將無牙虎困在核心。

無牙虎面色遽變，顫聲道：「不……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瘦個子陰惻惻一笑道：「怕死，就趕快交出那兩樣東西。」

無牙虎急得幾乎掉下眼淚，哭喪着臉道：「唉，要我怎麼說呢?大俠朱滅魂眞的不是我們殺的，我們見都不曾見過他，我們與他八桿子打不上，我……我要怎麼說你們才肯相信?」

朱玉郎察言辨色，已看出他不是說謊，便道：「那你知道是誰殺了朱滅魂?」

無牙虎道：「不太清楚，風聞是被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人殺了。」

朱玉郎道：「朱滅魂死在何處?」

無牙虎道：「不知道，聽是聽說他死在這伏牛山，但這消息不大可靠。」

朱玉郎道：「怎說不大可靠?」

無牙虎道：「我們地虎寨在伏牛山佈有不少眼綫，要是朱大俠當眞死在伏牛山，我們一定會知道。」

朱玉郎沉吟一下，轉對巨無霸四人問道：「你們信不信他的話!」

巨無霸笑道：「你看他急得快要哭出來了，我想大概可信吧。」

朱玉郎便向無牙虎揮手道：「給你一條新生之路，去吧!」

無牙虎大喜，掉頭便走。

巨無霸忽然道：「慢着，這顆大珍珠送給你。」

無牙虎剛才看見他從箱子裏揀去一顆稀有的大珍珠，所以一聽他要把它送給自己，便信以爲眞，立刻再轉回身子——

結果，他沒見到那顆大珍珠，只見到一片刀光從眼前閃過的，項上人頭便告落地。

朱玉郎一呆道：「你幹麼殺他?」

巨無霸飛起一脚踢開無牙虎的屍身，笑道：「這傢伙不是好東西，今天不殺他，明天他作怪。」

大胖子接口道：「對!縱虎歸山，後

患無窮。」

矮冬瓜拍手大笑道：「痛快！痛快！一夜之間，天龍地虎就這麼通通完蛋了，伏牛山從此是咱們五烏鴉的天下啦！」

瘦個子對朱玉郎的措施深感不滿，這時便趨前責問道：「大烏鴉，你憑甚麼擅作主張將價值十萬兩的財物分給他們？」

朱玉郎道：「這有何不對？」

瘦個子道：「大大的不對。那批財物本該我們所得，我還打算將那帮小嘍囉全收過來，你却擅作主張，弄得我們人財兩空，你這是何居心呀。」

朱玉郎微微一笑道：「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第一，我用天龍寨這些財物遣散他們，咱們便可穩穩當當的佔領地虎寨的一切，第二：他們都是跟隨陸老九多年的兄弟，當中難免有少數幾個忠於陸老九的人，你想收他們爲已用，只怕有那麼一天會糊塗的死在床上。」

轉對巨無霸、矮冬瓜、大胖子三人道：「你們說我說的對不對？」

巨無霸連連點頭道：「對！對！有道理——老五，你少嚕嗦成不成！」

瘦個子道：「好，此事撇過一邊不談，但是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陸老九原是中了我的『五毒附骨針』之毒，結果怎麼變成中了你大烏鴉的甚麼『七顛八倒之毒』呢？」

朱玉郎笑道：「那是我胡謅的啊。」

瘦個子道：「怎麼說是胡謅的？」

朱玉郎道：「你們離開之後，陸老九原想殺我，但我發現他情況有些不對，面色陣陣泛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便嚇唬他說我已在他身上施了『七顛八倒之毒』，這無非是一種緩兵之計罷了，不想他果然中了你的『五毒附骨針』之毒，毒性正在體內發作，所以嚇得魂不附體，就反過來求我，我也就趁機一腳把他踩在地上，然後要他們派人把你們追回來。」

大胖子哈哈笑道：「好了！閒話少說，咱們若要佔領地虎寨，須得趕緊動身才成，否則寨中財寶一定會被那些嘍囉搶個精光。」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

朱玉郎說道：「老五，你還有疑問沒有？」

瘦個子聳聳肩道：「沒有了。」

朱玉郎道：「那麼，你和老三老四先動身趕去地虎寨，看守寨中財物，我和老二隨後慢行。」

瘦個子道：「爲甚麼不一起動身？」

朱玉郎道：「我沒本領，跑不快，那位丁姑娘也跑不快，若是一起趕路，到達地虎寨的時候，只怕所有的財物已被搶光了。」

巨無霸道：「正是，正是，大烏鴉說得對，老三老四老五，你們三人先趕去，我們三人隨後便到。」

矮冬瓜、大胖子和瘦個子亦覺有理，當即縱身便走，趕下山寨去了。

朱玉郎心中甚喜，暗忖道：「剩下這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巨無霸比較好對付，我朱玉郎脫險有望矣！」

巨無霸那裏知道他想逃走，看見矮冬瓜三人去後，便笑道：「大烏鴉，咱們也該動身了吧？」

朱玉郎說道：「別急，我肚子餓了，你去找些東西來吃，我去和那位丁姑娘談談。」

巨無霸應聲而去。

朱玉郎隨即轉入聚義廳，拉着丁鶯鶯躲入一間房中，低聲道：「丁姑娘，妳說妳家住開封？」

丁鶯鶯道：「是呀！」

朱玉郎道：「很好，我的家也在開封府附近，等下我送妳回去。」

丁鶯鶯大聲道：「我不回去！」

朱玉郎大驚道：「你小聲一點，妳幹麼嗓門這樣大？被我那同伴聽見了可乖乖不得了啊！」

丁鶯鶯以堅定的語氣道：「我寧死也不回去！」

朱玉郎道：「爲甚麼？」

丁鶯鶯道：「剛才已跟你說過了，我已身敗名裂，無顏回家見我父母？」

朱玉郎正容道：「妳錯了，妳被陸老九刦持上山，錯不在妳，妳雙親不會責怪妳的。」

丁鶯鶯忽然流下眼淚道：「女人以名節爲重，我被陸老九破了身子，而且在山寨一住三個月，你說我回去之後，要怎麼向父母和親友解釋？」

朱玉郎道：「錯不在妳。」

丁鶯鶯道：「當然錯不在我，可是誰還肯娶我這樣的女人？你肯麼？」

朱玉郎發窘道：「我是有婦之夫。」

丁鶯鶯道：「你是強盜頭兒，要幾個女人就可以有幾個女人，我情願一輩子跟着你，要是你不願意，那我就嫁給你的同伴，反正我丁鶯鶯跳到海裏也洗不清，我豁出去了。」

她越說越激動，最後簡直是在尖叫！

朱玉郎急得連連搖手，低聲道：「小聲一點！我是一番好意，妳——」

丁鶯鶯尖叫道：「謝啦，我自己知道我該怎麼辦，我是打定主意不回去的，要是你和你的同伴不要我，那也不要緊，我一頭撞死在這裏！」

朱玉郎見她態度堅決，心知再勸無益，便決定單獨逃走，當下說道：「好，妳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問問我那同伴，看他願不願娶妳。」

說罷，開門欲溜。

不料門一打開，却見巨無霸似一座黑塔般擋立在門口！他面上含着笑，手上端着一盤食物，一見房門打開，哈哈笑道：「大烏鴉，怎麼回事呀？」

朱玉郎呆了呆，才答道：「老二，我正想找你，這個女人你要不要？」

巨無霸笑道：「你不是說要她麼？」

朱玉郎搖頭道：「那是說着玩的，我……我覺得你人很不錯，要是你能善待她，我就把她讓給你。」

巨無霸大喜道：「好啊！」

朱玉郎道：「不過，要正正經經的娶她爲妻，不可像你那天說的玩過了一刀剁翻。」

巨無霸將食物遞給他，咧嘴嘿嘿笑道：「我知道！我知道！」

他順手將朱玉郎拉出房外，自已一腳跨了進去，上前一把摟住丁鶯鶯，大笑道：「小娘子，我來做妳的丈夫，咱們馬上成親。」

丁鶯鶯居然不害怕，只是不免有些害臊罷了。

朱玉郎叫道：「慢來！慢來！你們要做夫妻也等回到山寨再做，現在且來吃東西，老三老四老五正在等着咱們呢！」

他本可趁他們「成親」的時候逃之夭夭，但覺於心不安，所以放棄了。

一石四鳥　了却父仇

趕到地虎寨時，天已入暮，三人走進山寨，只見地上倒着幾具屍體，不問可知是從天龍寨跑回來的小嘍囉，他們企圖搶取寨中財物，結果全被矮冬瓜、大胖子和瘦個子三個人截殺了。

來到聚義廳前的廣場，果見矮冬瓜三人正在將幾十個箱子綁在馬背上，看樣子地虎寨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在那些箱子中。

他們看見朱玉郎三人到達，大胖子很高興的說道：「大烏鴉，這地虎寨的金銀珠寶比天龍寨還多，咱們得了這一票，十年也化不完啦！」

朱玉郎道：「很好，你們四人把這批財寶平分了，就從此洗手江湖，各自回鄉去安家立業。」

大胖子哈哈笑道：「我們四人都沒有家，我們的家就在烏鴉山寨。」

朱玉郎道：「你們得了這批金銀珠寶，從此不必再下山打家刦舍，好好在山寨過日子，而我也可以回家去了。」

大胖子說道：「不成，你還跟我們在一起。」

朱玉郎道：「你們還要我幹麼？」

大胖子忙說道：「你是我們的烏鴉頭呀！」

朱玉郎回對巨無霸要求道：「二烏鴉，你們已發了大財，何不放我回去？」

巨無霸搖頭道：「不成！不成！」

朱玉郎道：「爲甚麼？」

巨無霸道：「以後我們還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朱玉郎暗暗嘆了口氣，對自己的前途開始感到悲觀起來了。

這時，瘦個子已將最後一只箱子綁好，他走上前道：「好了，咱們這就動身，明天一早可到山寨。」

巨無霸道：「我們離開天龍寨之前，大烏鴉叫我在寨中放了一把火；這主意眞不錯，咱們把天龍地虎二寨放火燒個乾乾淨淨，從此伏牛山便是咱們五烏鴉的地盤了。」

矮冬瓜道：「好主意，我去放火。」

不久，一縷一縷的黑烟已經在山寨各處嬝嬝升空；巨無霸找來一匹馬給丁鶯鶯乘坐，五人便趕着十幾匹馱着箱子的馬離開地虎寨，趕返烏鴉山寨而來。

第二天早上回到烏鴉山寨，巨無霸四人將幾十箱財物安頓妥當，一場綠林火併到此便結束。

這一場黑吃黑，就連一向對朱玉郎疑神疑鬼的瘦個子也認爲朱玉郎功不可沒，所以他第一個表示願將搶到的財物分給朱玉郎，其價值約在五萬兩銀子以上。

朱玉郎道：「我可以拒絕麼？」

瘦個子詫異道：「你不要？」

朱玉郎道：「是的。」

瘦個子問道：「爲何不要？」

朱玉郎當然不便說那是不義之財一類的話，只說道：「我想回家。」

「回家幹麼？」

「我家還有高堂，還有一妻二子，他們都靠我過日子，我要是不回去，他們就非餓死不可。」

「這好辦，你把住址告訴我，我替你送一大箱金銀珠寶過去。」

「這個……」

「怎麼呢？」

「這樣不好。」

「怎麼不好？」

「這個……唉，你們已發了大財，我實在想不通你們還要留住我幹麼！」

「因爲我們還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你們還要我幹甚麼事情？」

「今天剛剛回到山寨，你也累了，且好好休息兩天再告訴你便了。」

×　×　×

過了三天，丁鶯鶯忽然在她房中懸樑自盡，等到大家發現時，早已香銷玉殞！

朱玉郎知道她自盡的原因，暗暗嗟嘆道：「可憐的丁姑娘，妳想得太天眞了，他們四人本是殘暴兇狠毫無人性的強盜，怎麼肯讓妳規規矩矩去做一個人的妻子！那天妳若肯與我一起逃下山去，今天也不致於落得這般淒慘的下場！」

這天，一旁觀看巨無霸四人埋葬丁鶯鶯的遺體，又使他想起父親來：「爹，您是不是眞的遇害了？果眞您已不幸遇害，您的遺體到底在何處？大家都說您死在伏牛山，可是天龍、地虎二寨的人和這四隻烏鴉都不知您的消息，如今我又身陷匪巢，您若有靈，請帮助您兒子早日逃離魔掌並尋得您的遺體吧！」

巨無霸四人掩埋好了丁鶯鶯的遺體，五人一起轉回山寨，其中的大胖子不停的唉聲嘆氣道：「可惜！可惜！早知她只要一個丈夫，咱們三人就不該霸王硬上弓，留着她帮咱們燒飯洗衣多好！」

瘦個子道：「別發牢騷了，沒有女人反而清靜一些，莫忘記咱們還有正事要辦呢。」

矮冬瓜道：「不錯，老五，咱們現在可以進行了吧？」

瘦個子看看巨無霸和大胖子，見他們都點頭表示同意，便起身道：「好，我去拿來。」他轉身入內，不久又從裏面回到廳上坐下，向朱玉郎笑道：「大烏鴉，我們四人已將你當作自家人看待，所以有些事情也不須要瞞着你了。」

朱玉郎知他有重要的話要說，不由得心弦一緊道：「是啊，雖說我一直想回家，不過這些天跟你們在一起，大家親如兄弟，想想也眞有意思。」

瘦個子說道：「我們是會讓你回家去

的。」

朱玉郎色喜道：「甚麼時候？」

瘦個子道：「快則半個月，遲則一個月，等你將這本冊子裏的東西教給我們學會之後……」

說到此處，已從懷中取出一冊羊皮書，遞到朱玉郎手上。

朱玉郎接過羊皮書時，腦門宛如挨了重重一棍，轟然一响，差點昏倒。

因爲，羊皮書的封面上有六個篆字，寫的是：「滅魂三十六劍」！

一點不錯，這是他父親的劍譜！

父親的劍譜怎會到了他們手上？

在這一瞬間，朱玉郎完全明白過來了，幸好他相當機警，一看見自己的雙手在發抖，立刻將劍譜放到膝蓋上，同時低下頭去翻閱劍譜，藉以掩遮自己慘白的一張臉。

巨無霸笑問道：「上面那幾個古裏古怪的字是不是『滅魂三十六劍』？」

朱玉郎微微點頭。

大胖子笑道：「大烏鴉，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朱玉郎又微微點頭。

巨無霸道：「現在我老實告訴你：大俠朱滅魂是被我們老五下毒幹掉的，他媽的他眞厲害，中了我們老五的毒後，竟還有力氣動手，我們五人聯手圍攻他，結果我們那位大烏鴉被他一劍穿心！」

大胖子接口道：「幸好那時毒已發作，否則我們四人只怕也逃不過刦數。」

瘦個子道：「他毒發斃命之後，我從他身上搜到這一冊東西，我知道這是他的『滅魂三十六劍』，可惜我們不識字，看不懂。」

矮冬瓜道：「我們那位已死去的大烏鴉看得懂，可惜他却死了，這就是我們需要另立一位大烏鴉的原因，我們要學朱滅魂的劍法。」

瘦個子道：「朱滅魂的劍法天下無敵，我們練成他的劍法後，就可打遍天下無敵手。」

巨無霸道：「這部『滅魂三十六劍』，我們四人研究了好多天，只看懂一些圖解，裏面的文字我們實在沒辦法對付；你學問好，一定看得懂，你一句一句唸給我們聽，我們合着圖解琢磨，八成可以把一套『滅魂三十六劍』練出來。」

矮冬瓜道：「大烏鴉，你說話呀！」

朱玉郎合上了劍譜，抬頭哈哈大笑起來。

巨無霸一怔道：「你笑甚麼？」

朱玉郎大笑道：「太好了！太好了！這正是大俠朱滅魂的劍譜，你們爲甚麼不早告訴我呀？」

巨無霸笑了笑道：「我原打算早幾天告訴你的，可是老五不同意，他說要先對你觀察一番……」

朱玉郎道：「大俠朱滅魂是位名滿天下的大劍客，不想竟死在你們手裏——詳細情形是怎麼樣？」

巨無霸道：「有一天，他忽然來到我們烏鴉山寨，怒斥我們不該姦殺婦女，我們知道他很厲害，不敢跟他動武，老五腦筋轉得快，趕緊低聲下氣向他賠罪，保證以後不再搶刦婦女，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好不容易才哄得他息去怒火。」

大胖子笑道：「然後我們便請他喝酒，他起初也不肯，還是我們那位大烏鴉口才好，鼓起三寸不爛之舌，最後才答應留下來跟我們喝幾杯。」

瘦個子眉毛一揚道：「他是個老江湖，我可不敢在酒裏下毒，我是等他對我們漸漸沒了戒心的時候，才冷不防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朱玉郎好像被拍了一下的是自己，心頭一沉道：「你使用『五毒附骨針』？」

瘦個子點頭道：「正是。」

朱玉郎問道：「他的屍體呢？」

瘦個子道：「埋掉了，就在丁鶯鶯葬身的右邊那塊地下。」

朱玉郎道：「好極了！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瘦個子道：「甚麼意思？」

朱玉郎指了指手上的劍譜道：「我雖是個讀書人，也常常聽人提起大俠朱滅魂這個八，有人說他那把滅魂寶劍是古時越王勾踐的八把寶劍之一，是價值連城的東西；至於這部『滅魂三十六劍』，據說也是許多武林人夢寐以求的武功，你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這兩件寶物，不正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麼！」

瘦個子道：「我們只得到這部劍譜，沒得到那把滅魂寶劍。」

朱玉郎道：「怎麼呢？」

瘦個子道：「他沒帶着那把滅魂寶劍，聽說他已好幾年不佩帶那把寶劍了。」

矮冬瓜接下道：「我已打聽出他有個兒子叫朱玉郎，那把寶劍必是在他兒子朱玉郎那裏，等咱們練成了『滅魂三十六劍』，便去找他兒子，一傢伙也將那把寶劍搶過來。」

朱玉郎點點頭道：「很好！很好！不過，你們要練成這『滅魂三十六劍』只怕不是一樁簡單的事，我剛才看了一段文字，發現文字非常深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明白的。」

瘦個子面色微變道：「你看不懂？」

朱玉郎哈哈笑道：「不是，我是說這裏面的文字非常深奧，幸好是我，換了旁人只怕要白瞪眼啦！」

瘦個子釋然一笑道：「你看得懂就好了。」

朱玉郎道：「我雖然看得懂，但由於文字含意極深，必得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的閱讀幾遍之後，才能解說給你們聽。」

瘦個子問道：「這要多久時間？」

朱玉郎又翻了翻劍譜，道：「最快也要半個月。」

瘦個子道：「這不要緊，我原估計也要這麼多天哩。」

朱玉郎道：「這樣好了，從明天開始，你們讓我在房中『閉關』半個月，這中間你們最好不要入房干擾，讓我單獨一人靜靜的參悟劍譜的文字，等我全部領悟之後，再一次傳授給你們。」

巨無霸聽了說道：「你說閉關，意思是……」

朱玉郎道：「在未完全領悟之前，我不出房一步，你們也別入房干擾。」

巨無霸道：「一定要這樣麼？」

朱玉郎道：「只有如此，才能參悟出劍譜的精義。」

大胖子道：「吃飯怎麼辦？」

朱玉郎道：「送去給我吃啊。」

巨無霸道：「我們可不可以偷看？」

朱玉郎微笑道：「最好不要偷看，我閉關研究劍譜，等於在孵蛋，你們一窺視，我只怕就孵不出小鷄來了。」

巨無霸覺得有意思，大笑道：「好！好！我不偷看便是，可是你一定要給我孵出小鷄來才成！」

朱玉郎道：「我還要一把劍。」

巨無霸一呆道：「幹甚麼？」

朱玉郎道：「這劍譜上是文字和圖解，我光看文字不演招式，如何能夠融會貫通？」

矮冬瓜道：「這樣一來，當你完全參悟之後，你豈不是也學會了『滅魂三十六劍』？」

朱玉郎道：「是的，那時你們再教我練內功，到時我也是一位劍客了。」

四隻烏鴉相視一眼，取得了默契，瘦個子便點頭笑道：「好，好，到時候我們一定教你內功！」

× × ×

次日，朱玉郎開始「閉關」苦研劍法，這一天他從早上看劍譜一直看到深夜二更，才熄燈就寢。

巨無霸四人看出他很賣力的在潛研劍法，心中十分高興，果然沒有去打擾他，除了一日三餐由大胖子送到房門口之外，均不走進房間一步，甚至四人在外面說話也盡量壓低聲音。

不過，他們也有安全措施，四人日夜輪流在房外看守監視，防朱玉郎逃走。其實這是多餘的顧慮，朱玉郎想都沒想到要逃走，他的的確確全神貫注於領悟「滅魂三十六劍」，幾至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

一天、兩天、三天……到了第六天深夜，他正在房中舞劍走步，揣摸劍譜中一招深奧難解的劍法時，發覺有人在後窗外窺視，他過去打開後窗一看，却又不見其人，以爲是四隻烏鴉中的一個，遂不放在心上。

七天、八天、九天……到了第十二天的晌午，他忽然提前「出關」了。

巨無霸四人均感意外，一齊圍上前問道：「都參悟出來了麼？」

朱玉郎一手拿着劍譜，一手握着長劍，表情凝重地道：「沒有，我碰到了一個難題……」一邊說，一邊往外走。

瘦個子急問道：「甚麼難題呀？」

朱玉郎沒有立刻回答，一直走到外面，仰天深深吸了口氣，才說道：「這滅魂三十六劍實在深奧難解，我這十二天日夜苦思琢磨，總算已悟出前面三十五招，可是第三十六招却怎麼想也想不明白……」

瘦個子道：「怎麼呢？」

朱玉郎道：「你們聽過『一石二鳥』這句成語沒有？」

瘦個子點頭道：「聽過的。」

朱玉郎道：「明白它的意思麼？」

瘦個子又點頭道：「明白。」

朱玉郎道：「那麼，你們聽過『一石四鳥』這句話沒有？」

瘦個子一怔道：「一石四鳥？」

朱玉郎道：「是啊！」

瘦個子道：「這倒沒有聽說過。」

朱玉郎道：「我也沒聽說過，一石二鳥的意思是一箭雙鵰，這一石四鳥……」

巨無霸道：「我明白！」

朱玉郎道：「你說說看。」

巨無霸道：「一石四鳥的意思就是你發出一顆石子同時打中了四隻鳥！」

朱玉郎微笑道：「不錯，正是這個意思，可是這劍譜上記載的第三十六招，我苦思終日也想不出它怎麼能發出一劍而可同時殺死四個人！」

瘦個子沉吟道：「一劍殺三人我知道辦得到，一刺一拖再一挑便成，但一劍同時殺死四個人，確實不容易——劍譜上沒有詳細的解說麼？」

朱玉郎道：「有，可是我演過幾十次仍不得要領，因此想到你們四人各有一身絕技，也許能夠帮我想出它的難處。」

瘦個子點點頭道：「嗯，我們四個人雖然都不擅用劍，但也不是完全不懂，你且把它使出來我們看看。」

朱玉郎道：「好，你們分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站好，我來試試看。」

四隻烏鴉便按四個方位在他前後左右站定身子。

朱玉郎道：「太遠了，再靠近些。」

四人再移近一步。

朱玉郎先將劍譜納入懷中，然後長劍直豎胸前，抱元守一，道：「我慢慢的出招，你們仔細的看——起先似是向前直刺。」說着，長劍慢慢向瘦個子平刺過去。

劍尖遞到瘦個子胸口數寸之處，一頓而止。

瘦個子面呈疑色，說道：「就是這樣麼？」

朱玉郎道：「不，下面還有變化！」

話聲中，長劍猛吐，一下就刺入瘦個子的心口！瘦個子先見他慢慢的出招，所以就不放在心上，而最大的原因是：他做夢也沒想到「大烏鴉」會眞幹，等到發覺情況不對時，數寸的距離已不容許他有閃避的機會——

「哎呀！」

一聲慘叫，心口登時湧出鮮血！

也就在這一刹那間，朱玉郎的長劍已然迅速往後一拖，劍光如虹一閃——

「啊！」

站在他身右的大胖子，圓鼓鼓的肚子上頓時裂開一個大傷口，大小腸一齊掛了下來！

緊接着，劍光再一閃！

站在他身後的矮冬瓜急忙斜肩躍開，不料仍未躲過，腦袋被利劍削下一大片，他那躍開的身子落地時，砰然一响，頓時撲地氣絕！

朱玉郎同時身形疾轉，長劍繼續向巨無霸挑去。

這一招四式他雖已練得滾瓜爛熟，此

刻眞正使用起來仍然未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最後一劍挑出時，已慢了一步，被巨無霸躱開了。

巨無霸雖然躱開了，但變生肘腋，一見三個同伴竟在一瞬間死在朱玉郎的劍下，不禁嚇得魂飛魄散，口中哇哇怪叫，倉皇倒退了好幾步。

他的一對眼睛瞪得銅鈴般大，以震驚和難以置信的表情望着朱玉郎，暴聲道：「大烏鴉！你……你這是幹甚麼！」

朱玉郎神情一片嚴峻，冷冷答道：「殺人！」

巨無霸怒吼道：「爲甚麼？」

朱玉郎道：「因爲我是朱玉郎！」

巨無霸面色大變道：「嗄？你是…」

朱玉郎道：「大俠朱滅魂的兒子，朱玉郎！」

巨無霸呆了半晌，才戟指他破口大罵道：「你奶奶的！你這小子騙得……騙得我們好慘！」

朱玉郎冷笑道：「不是我欺騙你們，而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巨無霸暴跳如雷大叫道：「我要殺了你！」他順手抓起旁邊一個石鎖，提起猛掄，瘋狂也似的上前猛砸猛掃！

朱玉郎運劍與他鬭了起來。

在房中「閉關」十二天，他已將父親的「滅魂三十六劍」揣摩了個十之七八，加上他原有內功基礎，所以此刻施展起劍法，倒也頗有可看之處。

巨無霸起初不免有些顧忌，後來發現他出招不甚老練，似無實戰經驗，於是胆氣一壯，手中的石鎖掄得更兇，步步進逼。他本有一身驚人的神力，五十斤重的一個石鎖在他手中簡直輕若無物，舞動間風聲呼呼，銳不可當！

朱玉郎知他力大無窮，故長劍極力避免與他的石鎖碰上，但沒有搏鬥經驗畢竟吃虧，來來往往跟他鬥了一會後——

「噹！」長劍終於被石鎖撞中，一股强猛的力道扯得他五指一鬆，長劍就這樣飛上空中去了。

巨無霸又連揮動石鎖，緊攻不放鬆。

朱玉郎赤手空拳更是不行，被逼得手忙脚亂，在後退的時候，一脚沒有踩穩，登時一跤摔倒在地。

「哈！」巨無霸一聲厲笑，手中石鎖一舉，便要對準他的頭部猛砸下去。但忽然間，他不動了。

好像是懸崖勒馬，高舉在頭下的石鎖就那樣停在空中，沒有砸下。

朱玉郎趁機滾開，急急爬起，一口氣跑出數十步，直到發覺對方沒有追上來，才停步回顧。一看，他呆了。

巨無霸還是那個姿勢不變，右手高舉着石鎖，表情一片猙獰，却站着不動，沒有追上來的意思。

朱玉郎以爲他動了惻隱之心，大爲欣喜道：「對了，老二，你實在沒有殺我的理由，老實說我對你也甚有好感，所以剛才……」說到這裏，忽爲之愕然，因爲就在這時，巨無霸的模樣開始起變化，那對凶睛漸漸無神，高舉着石鎖的右手慢慢往下沉，然後石鎖「碰！」的落地，又然後他的身子推金山倒玉樹般的向前一仆，蓬然彈起一片塵烟！

這時，朱玉郎才發現他的背心露出一截刀柄，他起初也沒看出那是一柄飛刀，待到趨前看清楚時，才嚇了一跳。敢情巨無霸並非惻隱心起，而是中了一柄飛刀。

那裏來的飛刀？朱玉郎立刻抬頭望去，這一望之下又使他嚇了一跳，駭然倒退好幾步道：「又是你？」

數丈之外，一株樹下站着一個人！

他，蒙面怪客是也！

在這一刻，朱玉郎有一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感覺，心中眞是氣憤，戟指蒙面怪客，破口大罵道：「你——你不是東西！你陰魂不散！太豈有此理了！」

幪面怪客緩步走過來笑道：「好小子，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剛才要不是我一把飛刀，你小子此刻還有命在？你不謝我救命之恩倒也罷了，怎麼反罵我啊？」

朱玉郎怒斥道：「卑鄙無恥，你故意等到這時候才現身，分明想揀現成的！」

幪面怪客道：「想揀甚麼現成的？」

朱玉郎鼻孔噴氣道：「你一定看見他們四人從地虎寨搶回許多財物，而你竟等到我殺了他們三人後才現身出來，這不是想揀現成的是甚麼！」

幪面怪客聽了這話，似乎很不高興，聲音一沉道：「小子，別門縫裏看人，我對這烏鴉山莊裏的一切財物都沒興趣！」

朱玉郎猜想他要的必是自己懷中的劍譜，不禁面色一變道：「那你要甚麼？」

幪面怪客嘿嘿笑道：「別怕！我知道那部『滅魂三十六劍』正在你身上，可是……嘿嘿！你以爲令尊那部劍譜是世間至寶麼？」他「呸！」了一聲，接着道：「告訴你，令尊那劍譜沒甚麼了不起，我現在看它不上眼啦！」

朱玉郎微微一怔道：「你不要了？」

幪面怪客道：「不要了！」

朱玉郎道：「不要財寶，不要劍譜，那你究竟要甚麼？」

幪面怪客道：「我甚麼都不要！」

朱玉郎大感奇怪道：「爲甚麼？」

幪面怪客道：「因我有了這東西！」

他探手入懷取出一册書，拿在手上揚了揚，樣子十分得意。

朱玉郎愕然道：「那是……」

幪面怪客用力的說道：「論語！那天從你家裏拿走的論語！嘿嘿，令尊那部劍譜頂多流傳個百把年就沒了，而這部論語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之久，我有了這部論語，還要那部劍譜幹麼！」

朱玉郎目瞪口呆。

幪面怪客又道：「我拿這部論語去請教一位老塾師，他倒熱心，從頭到尾跟我講解了一番，我才發現這部古書很有意思……」他隨便一翻，就唸起來：「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再翻另一頁唸道：「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朱玉郎哈哈大笑起來。

幪面怪客也縱聲大笑，就在大笑聲中，身形一騰，瞬即不見踪影。（全文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天地雙魔

功成身引退　漁光照萬象

洞庭湖畔，君山脚下，一座小小村莊，座落於山水環繞之鄉。

幾間茅屋，看上去稍嫌簡陋，但圍繞的松竹與清泉，在湖光山色中，天趣自然，清幽雅緻，超凡脫俗。

此處氣候溫和，風景如畫，更難得的是和平寧靜，當然是高人雅士隱居之鄉。

微風輕拂，花枝搖動，三兩顆晶瑩明潔的露珠在荷葉上滾動。

一位妙齡少女，站在花叢中，益發顯得清麗脫俗，艷絕人寰。

她那雙清澈明淨的眼睛，好像在眺望朦朧湖面的烟波，又好像注視那淡淡的遠山。

這少女雖未說什麼，却令人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她此時似乎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以她外表看，正是含苞待放的二八年華，怎會有此深沉的思維與神情！

像這樣的地方，一定不會是平常人！

果然，兩條身材高大的漢子，畢直衝過來，那氣勢還眞駭人。

看情況，他們要撞到少女身上，但是，兩名牛高馬大的漢子，見到少女，頓時撲地跪倒，露出畏懼神色，連大氣都不敢透一下。

少女仍然俏生生的佇立湖畔，微顰的雙眉仍未舒展，似乎並未覺察到兩名大漢的存在！

從外型上看，二人是個活張飛，應該毫無耐性，但此時却像小貓般馴服。

一名少女，怎會有如此懾服力，令人實在想不透！

過了老半天，二人偷偷對望一眼，憂形於色！

氣候溫和，惠風和暢，天地充滿着和祥，兩名大漢跪在地上，令得現場氣氛顯得特別僵硬！

二人似乎充滿了信心，不但毫無倦色，反而暗露喜色！

「你們有何要求！」少女終於開了金口。

「要求公道！」兩名大漢異口同聲說道。

「公道？」少女說時轉過頭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注視着兩名大漢。

少女眉頭微皺，示意大漢說下去。

「正是！」右邊大漢莊容道。

「連雲堡仗勢欺人，將我……」右邊大漢說時，一面激憤，似乎目中要噴出火來。

正在此時，嗖嗖嗖，五條人影疾射而至，身手敏捷，動作老練，一言不發，已將兩名大漢包圍住。

少女仍然站在湖邊，見五人聲勢洶洶，强橫已極，秀眉微皺，冷眼旁觀，仍未表示什麼！

事實上，這五人的身手，全是武功高强的健者，自然不會把一名嬌滴滴的少女放在心上，因此連正眼也不瞧一下，只是

全神貫注場中二人。

奇怪的是，場中二人絲毫不動聲色，誠心誠意跪在地上，對於五名殺手，根本未放在心上！

「你們兩個自裁了吧！」其中一名高瘦子哈哈道。

跪在地上右首大漢突然抬起頭來道：「余老大，你號稱厲鬼，聽我勸，帶領他們離開這裏，否則，只怕懊悔不及！」

「哈……」五人笑聲狂傲已極，顯然並未把大漢的勸告放在心上。

兩名大漢見五人神情，知道他們不會聽信，因此再不出聲，只是靜靜跪着。

「殺！」高瘦子厲鬼余祖德顯然不耐煩，怒吼一聲，喝令下手狙殺强敵！

霍霍霍，三柄刀虛砍幾下，勁力强橫，去勢快極，顯然是不可多得使刀聖手，他們弄出响聲，意在示威，並未眞個砍下去！

跪在地上的兩名大漢，絲毫未感到怯意，三柄刀的威脅性，並未令他們屈服！

這一來，五人頓時老羞成怒，决心給二人一個厲害，其中四人立刻望住高瘦子——厲鬼余祖德，詢問他的意思！

「嘿嘿嘿，」厲鬼余祖德嘿嘿冷笑道：「鐵獅何宗烈，瘋虎黃伯昭在江湖上，也算是號人物，竟然蠢到對抗我們連雲堡，如今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乖乖的跟我們走，否則，格殺勿論！」

跪在地上的兩名大漢，根本不予理會，靜靜的跪在地上不响！

厲鬼余祖德再也忍不住，左手一揮，示意手下殺人。

「殺！」三名刀手早已等得不耐煩，怒吼一聲，三柄刀像三道電光，疾往二人頭上砍去！

「嘿嘿嘿！」厲鬼余祖德發出快意的笑聲，等待着兩人頭顱落地。

看起來，二人只怕難逃斷頭之厄！

三名刀手，當然是手狠心黑的追命使者，並未因對方屈服稍有遲疑，刀勢勁道更足，颼颼颼，往二人頸上砍去！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

「噹！」的一聲輕响，三柄刀竟意外地給打歪了！

三名刀手遭此奇變，不由大驚，一齊後退三步，握刀護住全身，急睁眼搜索强敵，靜蕩蕩的，那有什麼敵人，江畔那名少女仍然面對風帆招展的洞庭湖，對於身後兇殺的場面並未在意！

五人直到此時，才感覺到不對頭！

像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全是飛魚帮的高手，以他們的性情，此時跪在地上，豈非令人難以置信！但此時二人誠心誠意跪着，一定是此處有非常高人！

厲鬼余祖德心忽疾轉，揚聲喝道：「我們五人奉連雲堡堡主之命，追殺强敵，不知何方高人在此，冒犯之處，連雲堡日後自會登門負荊請罪！」

靜蕩蕩的，沒有回答！

那名少女此時仍然在觀賞景色，並未回頭！

厲鬼余祖德大怒，目中殺氣暴射，喝道：「殺！」

三名刀手心內又何嘗不冒火，連雲堡稱雄江湖，又何曾怕過誰來，任他是什麼人，既敢冒犯連雲堡，今日也要同他拚過，强敵躲在暗處，不易找尋，只好出手狙殺場中二人，就可引敵出現！

此時含憤出手，一股强勁的殺氣自刀鋒衝出，已將地上二人罩住！

「嗤！」一顆石子破空射至，正好擊中刀背，頓時傳來股大力，刀手大驚，虎口幾乎破裂，手上刀總算沒有丢落，敵人手勁之强，可以想見一般！

「什麼人弄鬼，給我滾出來受死！」刀手大怒，忍不住喝罵起來！

「叱！」一條人影掠出，那種快法令人根本無法看清，刀手已給打了個大嘴巴，响聲極大，老遠都聽到！

「呀！」五人大驚，急睁眼看時，場中多了名少年，大約十五六歲模樣，含笑望住五人。

「你是什麼人？」厲鬼余祖德喝問。

「快滾，如果再糾纏不清，你們五人今天只怕要裁觔斗了！」少年笑道。

「給我殺！」厲鬼余祖德大怒，喝令手下出手。

「嘿嘿，讓我血手呼延清來會會你這小子！」一名黑胖子越衆而出，緩緩走出來。

說起血手呼延清，在江湖上，可說是人見人怕的大煞星，他做事一向不依常規，全憑自己的喜好，今日眼看一名小孩强橫伸手，他立即大怒，决心殺人！

厲鬼余祖德深明底細，心內大喜：這地方透着古怪，這小孩及江畔少女更透着古怪，平常殺人恐怕不管用，但血手呼延清，一身武功，橫行江湖，未逢敵手，由他出馬再好不過！

少年仍然若無其事站着，望着血手呼延清微笑。

自厲鬼余祖德以至三名刀手，此時全部注視場中，看這少年搗什麼鬼！

「小心啦！」血手呼延清自起步時就開始運功，十二步過後，玄陰血手功已調服妥當，出手就可取人性命，所以他故作大方，出言警告！

「祗管出手！」少年笑笑道。

這笑容充份表現出小孩子天眞性情，血手呼延清却感到莫大恥辱，他表面不動聲色，心內已大怒，不動聲色，右掌輕拍，一股無形勁氣破空射出，只要沾着點邊，立刻全身發紅，然後痲痹，一個對時才斷氣，任何人也救不了，可以說是極其霸道的奇門功夫！

小孩站立原地，紋風不動，望住血手呼延清，露出天眞無邪的笑容！

但是，血手呼延清連擊三掌，仍然未見絲毫功效，小孩那種令人討厭的笑容，毫未減色，反而愈來愈得意之狀！

不僅血手呼延清本人，厲鬼余祖德以及三名刀手，又何嘗不感到意外，這是從未有過的怪事！

「奇怪麼？」小孩笑問。

「你……你是什麼人的子弟？」厲鬼余祖德忍不住問。

「快走吧，否則，後悔無及！」少年笑道。

「殺！」厲鬼余祖德再也忍不住，怒吼一聲，身形像一枝箭往前疾竄，右手快如閃電，當胸抓去！

在場五人，全是連雲堡高手，像血手呼延清，也要聽命於厲鬼余祖德，可想而知，厲鬼余祖德必然有過人之能，他此時含憤而發，鬼爪功神機莫測，向不虛發，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余祖德信心十足，等待鬼爪成功！

說來太慢，鬼爪功全憑一個快字，根本連霎眼的功夫也沒有，鬼爪已抓上少年胸口。

這正是成功的霎那，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忍不住高聲歡呼起來！

「呀！」這聲音像鬼叫，悽厲而又哀長。

厲鬼余祖德左手五指全折，所流出來的血，呈墨綠色，甚至有股腥味，令人聞之作嘔。

少年仍然站立原地，毫無損傷！

這一來，令得三名刀手及血手呼延清大驚失色，今天所碰到的怪事，實在太過離奇，十拿九穩的奇功，現在也失去效用，對方只不過是名少年，要不是親眼看到，至死他們也不會相信！

「快滾，妖魔鬼怪，將我們這乾淨地方也弄髒了，眞倒霉！」少年皺眉道。

「好，有種的別逃走才好！」厲鬼余祖德知道今日技不如人，只有說幾句體面的話！便率衆而去。

「你們聽住，」少年喝道：「回去好好準備，三日後，我也領教一下連雲堡的狠處！」

「有胆的儘管來！」厲鬼余祖德說時，人已掠過十丈，聲音仍然像在耳旁。

「我叫陸潤泉，你們等着好啦！」少年說得很輕鬆，笑得很可愛，而厲鬼余祖德等五人，只怕難受到極點，而連雲堡橫行江湖，也只怕未曾吃過像今日的大虧。

跪在地上的二人，此時已喜形於色，連連叩首道：「多謝四少爺援手！」

「你們回去吧！」陸潤泉淡淡道。

「小的遵命！」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不敢違悖，因爲來時曾得高人吩咐，對於陸潤泉一家人，千萬不可以常理猜測，更不可在他們面前嚕嗦，所以二人立刻答應，微微一拱手，轉身離開。

飛魚帮與連雲堡比較，自然是相差太遠，江湖上人寧可名在身不在，連雲堡恃勢凌人，試想，飛魚帮如何能正面相抗，但第一代帮主曾經留下手令，如果遇上不可對抗之强敵，可往君山脚下求救，並指示詳細方法、地方。

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全是血性漢子，今日這種跪下求人，而且所求何人都不知道，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會做這種事，但帮主親自囑咐，爲了全帮兄弟性命，二人只好毅然担上重担，如今大功告成，自然高興極了！

「老何，看那位五少爺不過十四五歲年紀，如何不怕血手的奇門外功，你可看出端倪！」瘋虎黃伯昭問道。

「看情形，似乎這位小少爺已練成護身罡氣，三尺之內，呼延清的玄陰血手根本欺不近身，所以才不受影响，即使玄陰血手打中，如果內功火候深厚，內臟如鐵，想來也無妨害，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鐵獅何宗烈莊容道。

「無論如何，連雲堡只怕有他們頭痛的了！」瘋虎黃伯昭笑道。

「我們快回去報訊，讓大夥兒也好放下心頭大石！」鐵獅何宗烈說時，加快脚步趕路。

「哈哈……」

「想回去，很好，我送你們回老家去！」正是厲鬼余祖德，從暗處閃出來，擋住去路。

「你們……」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一見他們，心內微微一驚，隨鎮定下來，决心拚個明白。

「來來來，讓我來會會高人！」血手呼延清緩步走出，他存心要施展殺手，殲除强敵！

「好！」瘋虎黃伯昭說時，身形像一枝箭，雙掌當胸劈去，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招式！

「你……」血手呼延清猝不提防，連連倒退，本想喝罵對方犯規，轉念一想，自己何嘗不是如此，所以話到唇邊又縮回去，只是及時閃避，趁機出擊！

玄陰血手出手傷人，而且無可救藥；試想，平常江湖朋友誰不怕上三分；但瘋虎黃伯昭，天生不怕死的習性，正是血手呼延清的尅星，一時間令他無法還手，心內又驚又怒，而且當着許多人的面，叫他以後如何見人！

十五招過去，仍然未扭轉劣勢，橫行無忌的血手呼延清，只有逃命的份兒！

黃伯昭的瘋虎拳越來越暢順，而血手呼延清却愈打愈糟！

「你也有今天，惡賊拿命來！」瘋虎黃伯昭吼道。

砰砰砰，連環三拳，血手呼延清一個疏忽，人給打得飛了起來！

颼颼颼，三柄刀像電光，罩向瘋虎黃伯昭頭頂。

「看刀！」鐵獅何宗烈看得準確，全力出擊！

噹噹噹，三柄刀全給封住，像這樣後發先至，而且勁力强橫，可想而知，鐵獅何宗烈的刀上功夫，是極深火候，三名刀手自然明白這點，不由心內暗驚。

「哈哈，你們也玩刀，今天可以看看當今武林中使刀的聖手！」瘋虎黃伯昭此時已讓在一旁，大聲笑道。

四柄刀在場中展開極其猛烈的拚鬥。

突然，厲鬼余祖德望了呼延清一眼，然後若無其事望住場中。

血手呼延清陰損已極，如何不明惡鬼余祖德的意思，雖然表面不動聲色，暗中已有了計較！

「姓黃的，我們來玩玩如何！」厲鬼余祖德突然道。

「哈哈，今天我看還是算了吧，俺黃某人向來不喜歡打落水狗！」瘋虎黃伯昭笑着道。

正在這時，血手呼延清悄沒聲的，從背後打來，眼看瘋虎黃伯昭難逃厄運！

「呼！」鐵獅何宗烈看得明白，來不及出聲示警，無法之下，只好將手中刀擲出！

「砰！」這下出其不意，血手呼延清右臂中刀。

瘋虎黃伯昭回首看時，不由大怒，鐵拳當胸擊出，血手呼延清結結實實給打了

一拳！

「呀！」這一拳力道極大，血手呼延清當場吐血，顯然內臟受了極重創傷！

正在此時，鐵獅何宗烈連遇險招，三名刀手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合力進擊，刀勢愈急，攻勢綿綿，看來不出二十招，就可取去這位鐵獅子一條性命！

瘋虎黃伯昭定過神來，才看出同伴的危險，他沉吟半晌，急忙拾起那柄刀，奮力擲出，喝道：「看刀！」

三名刀手不知底細，以為瘋虎黃伯昭放暗器，急於後退幾步時，而刀已握在何宗烈手中！

「哈哈哈，你們繼續玩，別停下來，冷了場面！」瘋虎黃伯昭心情暢快，在一旁說風涼話。

厲鬼余祖德看到眼前實況，知道再打下去，只怕要全軍覆沒，當機立斷，喝道：「我們退！」

「想走，沒有那麼好的事！」瘋虎黃伯昭恨極這班人，奮力衝上攔截。

「讓他們走！」鐵獅何宗烈突然出聲勸阻。

瘋虎相當聽話，聞言退在一旁，五人倉皇逃竄，與來時不可一世情形，有天淵之別！

「看來連雲堡的末日到了！」鐵獅何宗烈笑道。

「走吧，帮主只怕等得不耐煩了！」瘋虎黃伯昭說時，趕緊往前掠去。

飛魚帮座落洞庭湖南岸，二人只不過走了半天，立即趕回總堂。

「快進去，帮主與許多兄弟在一起，大夥兒都急瘋了！」門口一名中年人見了二人，立即催促他們進去！

神鰲高天保坐在大廳上首，四位堂主列坐兩旁，其餘八位舵主坐在下首，每人面上神色嚴肅，想來又碰上什麼難題！

「見過帮主！」二人恭敬見禮。

「很好，你們此行功勞不小，坐！」神鰲高天保含笑道。

「帮主知道了麼？」鐵獅何宗烈奇怪道。

「連雲堡只怕在明日大舉進攻，暫時避戰還是奮起迎戰，各位兄弟還未決定，現在還在研究！」神鰲高天保簡單報告內情。

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

「看情形，連雲堡已經攻來了！」神鰲高天保沉聲道。

「我們和他們拚了！」在座之人，無不怒火塡膺，羣情洶湧，準備與強敵決一死戰。

「出去看看！」神鰲高天保說時，首先往外走去，也不見他擰腰作勢，人已行雲流水般滑出，去勢極快！

這位飛魚帮主一身武功，在江湖上雖然很少人知道底細，但許多內行人估計，神鰲高天保全力施展，相信與幾大門派的掌門人，不遑多讓！

今天，連雲堡強敵臨門，可以觀瞻一下他的絕學，十幾位飛魚帮的高手，一方面憤恨莫名，同時也希望自已帮主神功無敵，最好將連雲堡來犯的高手全都殲滅！

「啊呀……」

「殺……」

兵器相碰與雙方呼喝响成一片。

一出大門，衆人不由大怒。

連雲堡衆高手，正在作大屠殺，其中一名紅衣人，下手最殘酷，只不過霎眼時分，五名飛魚帮衆已經傷在其手下！

「地獄屠夫戴玄！」這聲音不大，但清晰送入在場每一人的耳朵深處。

「颼！」連雲堡衆高手都是識貨之人，有這樣深厚內功火候的高手，在江湖上不易見到，混亂中出手，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句話，立將場面鎭住！

神鰲高天保也不多言，定睛一掃全場，連雲堡此次進攻的高手，共有二十五人，其中有幾名絕頂高手，全是當今江湖上赫赫有名之士。

鬼眼焦平、禿鷹霍少庭、金刀南宮立及一手遮天楚青峯等人。

最令人矚目驚心的是十八個大漢，清一色的黑衫褲，腰插單刀，神情冷酷，排成一列，注視場中。

飛魚帮衆人暗暗叫一聲苦，這十八名煞星，在江湖上的確是聲名顯赫——黑獄十八魔，聽聽這名號，也够人胆寒的了！

「很好，你們來了！」神鰲高天保看清楚場面，首先開言道。

連雲堡衆殺手沒有人回答。

「現在講理由，似乎沒有必要，我們可以用武力解決，是羣毆還是一對一，你們可以提出意見！」神鰲高天保朗聲道。

「一對一！」地獄屠夫戴玄冷峻道。

「好，誰先出戰？」神鰲高天保詢問手下。

「我去！」竟有十二人一齊答應。

「何兄弟辛苦一趟吧！」神鰲高天保派鐵獅何宗烈首先出戰。

「是！」鐵獅何宗烈一面答應，一面走出場。

連雲堡的高手，不知是事先規定，還是自願式的，鬼眼焦平一言不發，硬綳綳走出來。

雙方高手立刻注視當場，大家全担憂自己的人安危。

「殺！」鬼眼焦平突起發難。身形像一枝箭射出，還未接觸，立刻四下遊走，身形幻起一片虛影，令人捉摸不定。

鐵獅何宗烈從未見過這種身法，合力施展，將全身要穴守住，首先穩住陣脚再說！

飛魚帮衆人大驚，驟時間碰到這種敵人，只怕不易招架！

五十招過去，鐵獅何宗烈經已捉襟見肘，不易招架，再過十招，只怕要傷在敵手！

飛魚帮衆人不由暗暗担心！

突然，神鰲高天保身形像一陣風衝出，砰砰兩聲，鬼眼焦平人已給打飛出去。

「吧！」一聲大响，鬼眼焦平已睡在地上，看情況眞個做鬼去了！

「講好的一對一，你怎可偸襲！」

「混帳！」

「講理的話，你們也不會侵犯飛魚帮，今天我們爲了自衞，只要有能力，什麼也不理了！」神鰲高天保淡淡道。

「好吧，人說飛魚帮主武功如何如何，今日正好領敎領敎！」地獄屠夫戴玄說

時，緩步上前。

渾身紅衣，令人看來份外刺眼，大夥兒都知道這煞星名副其實的心狠手辣，平素所殺的武林同道，不知有多少，當今江湖上，找他算帳的人太多太多，想不到他竟然投入連雲堡去，怪不得無法找到！

飛魚帮主昂然屹立，夷然不懼！

可是，帮中各位高手心內多少有點担憂，地獄屠夫橫行江湖，到現在爲止，還未失手過，可想而知，一身武功決非尋常可比！

地獄屠夫戴玄神色凝重，似乎也不敢輕視面前的神鰲高天保！

他那雙眼睛，充滿着陰狠寡絕的神色，盯着飛魚帮主，恨不得吃了他一般！

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衆人可不敢隨便放過，像他們這樣高手，不動則已，一動那將是石破天驚的霹靂行動，因此雙方高手全神注視，不敢放鬆！

嗖嗖嗖！從腰畔取出一樣奇形兵刄，迎風展處，一個活動的刀輪緩緩轉動！

沒有人認識這奇怪的兵刄，但是，像它主人一樣，外表是令人觸目心驚的血紅色！

「這是我自創的兵刄，稱之生死輪，它有許多變化，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你可要小心啦！」地獄屠夫戴玄聲音冷酷無情，令人聽來心寒。

神鰲高天保也不敢托大，解下腰牽，凝神待敵！

「殺！」地獄屠夫戴玄暴喝一聲，凌空飛起，生死輪同時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聲音。

神鰲高天保身形微矮，腰牽緩緩揮動，蓄勢待發，雙眼盯着對方，全神戒備！

生死輪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當頭擊下，威不可當，那種氣勢已懾人心魂，地獄屠夫戴玄逞兇武林，當眞有其不可輕侮的本錢！

神鰲高天保滑開三尺，避過正鋒，隨手一揮，那條毫不起眼的腰帶，像靈蛇般嗤嗤竄出，嗤嗤聲响穿過生死輪光芒中。

「殺！」這一聲喚叫，不亞於晴空霹靂，奪人心魂，地獄屠夫戴玄身形翻側，生死輪揮動，一片銀光飛起，舖天蓋地往神鰲高天保全身罩去！

「哎呀！」飛魚帮衆高手一齊驚叫起來。

「好傢伙！」神鰲高天保大喝一聲，身形點地橫掠五丈，那條腰帶舞得風雨不透，將千千萬萬的耀日銀光擋在一邊！

這下變化，令人根本無法看清，而且來勢太快，大夥兒簡直是眼花繚亂！

事情還不止於這樣就算了，神鰲高天保身形才站起，生死輪已又射出一片銀光，這次大家才看清楚，精光耀目的銀光，全是三寸來長的飛刀，機器控制下射出，勁道何等强，數量又那樣多，神鰲高天保武功再好，只怕也不能置身事外！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神鰲高天保縱聲長嘯，身形凌空躍起，去勢極快，已越至地獄屠夫戴玄頭頂，墨黑色的腰帶挾着强勁無匹的內家眞力，疾射下去，砰砰聲响，地獄屠夫戴玄頓時像斷了綫的風箏一樣，跌翻地面，掙扎了幾下，立即死去。

到這時候，大夥兒才看清楚，地獄屠夫戴玄的頭巳經打爛，令人看來心悸！

「好！」過了老半天，飛魚帮的人才轟然喝彩助威！

神鰲高天保這幾下所顯示的武功，大家有目共睹，果然深不可測！

像地獄屠夫戴玄這樣高手，前後只不過片刻光景，就死在飛魚帮主手下，其餘高手心內暗自打鼓，但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禿鷹霍少庭心念疾轉，突然大喝道：「大夥兒一齊上！」

飛魚帮衆高手見了，也紛紛衝出，準備一場大混戰。

神鰲高天保突然大喝一聲：「你們別動，看我今日殺盡羣醜！」

「帮主你……」鐵獅何宗烈想勸阻，但此時說話，只有擾亂心神，反爲不美，所以立時住口不言，只好注意戰場上的變化，相機援助！

二十幾名飛雲堡特級高手，像走馬燈一樣，圍住飛魚帮主，全力攻擊！

神鰲高天保夷然不懼，獨力對抗强敵，大展神威，展開前所未見的大戰！

混戰中，人影翻飛，亂成一片，連雲堡衆高手不敢放開手，怕害及自己人，而神鰲高天保却很方便，在場任何一個都是敵手，攻擊毫不留情！

但是，像禿鷹霍少庭及金刀南宮立等人，圍攻之下，又豈是好玩的！

突然，神鰲高天保長嘯一聲，「一鶴冲天」，畢直冲上了三丈有餘，雙掌疾拍，又升高兩丈五尺；一時間，敵我雙方完全不明白神鰲高天保的用意，全抬頭望住他的身形，注意變化！

嗤嗤嗤，一陣密如驟雨的箭枝，從四方八面射過來，連雲堡的衆高手，猝不提防，傷了很多人。

「拿命來！」神鰲高天保猛喝一聲，頭下脚上，有如流星墜地，其快無比，砰砰聲响，又有二人中掌。

「哎喲！」……只不過片刻間，連雲堡的高手只剩下六七個未受傷，但他們的鬪志經巳全部崩潰，所謂兵敗如山倒；相反的，神鰲高天保乘勝追擊，戰意如虹，下手更重更急，飛魚帮衆一旁喝彩助威，形勢越發有利，前後不過片刻時分，連雲堡來犯的高手只逃走了四人，其餘的非死即傷。

飛魚帮大獲全勝，可以說是帮主一人之功勞！

經此一戰，證明飛魚帮主智勇雙全，尤其是他在混戰中，飛身躍上半空，引開敵人注意力，預先伏下的弓箭手立刻放箭，出其不意，傷了敵方大部主力！

這一戰，飛魚帮未損一兵一卒，盡殲强敵，而且在衆人眼前演出；試想，大夥兒如何不死心塌地的拜服這位帮主！

「好！」

「帮主萬歲！」……

歡聲雷動，歷久不散，飛魚帮衆人互相擁抱，狂笑，光榮的勝利，的確值得鼓舞歡慶！

× × ×

慶功宴上，熱鬧非常！

「帮主，以你的武功，我們可以與連雲堡拚一拚，又何必求人！」瘋虎黃伯昭突然道。

神鰲高天保聽了這話，立刻收住笑容，神色凝重，用眼橫掃了在座各位兄弟一眼，莊容道：「各位兄弟，今日僥倖小勝，你可別以爲連雲堡不足畏懼，我們可以和他們硬拚，那是極端錯誤的想法！」

說到此處，神鰲高天保神色愈加凝重，抬首沉思，似乎想起什麼，又好像思索什麼，沉吟不語！

大夥兒也感到事態嚴重，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靜聽下文！

好半晌，神鰲高天保才回過神來，望了在座衆兄弟一眼道：「連雲堡崛起江湖，近年來橫行不法，像他們這次公開表示，要飛魚帮這塊基業，以前不知做了多少次，由於人家自知不能力敵，束手就擒，或有反抗，全遭殺戮，無一次僥倖，你們不妨想想，連雲堡的實力多强大！」

「今天他們還不是一樣大敗！」瘋虎黃伯昭插口道。

「嘿嘿，今日來的人，在江湖上來說，可以算得上是尖頂高手，在連雲堡來說，只怕算不了什麼！」神鰲高天保憂形於色道。

「這麼厲害！」鐵獅何宗烈衝口道，他心內實在有點不相信！

「兄弟！」神鰲高天保輕喚一聲，然後黯然道：「當今武林中的名門大派，他們知道連雲堡的不法行爲，爲何悶聲不响，容忍他們胡鬧下去！」

「這的確奇怪！」鐵獅何宗烈道。

「不奇怪，因爲他們見過連雲堡主的武功，知道無法硬碰，只好啞忍！」神鰲高天保緩緩道。

「有這麼厲害！」衆人異口同聲叫起來。

「各位兄弟，我身爲帮主，最大的責任，就是維護本帮的榮譽及全體兄弟的安全，許多地方必須要了解；否則，我會去求人帮忙麼！」神鰲高天保道。

「眞的，洞庭湖畔那青年男女到底是何來歷，他所施展的武功，的確深不可測，要不是親眼看到，他們怎樣也不會相信這是眞的！」鐵獅何宗烈道。

「碧波雙仙！」神鰲高天保喃喃自語，閉上雙目，似乎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大夥兒知道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所以很有耐性等着。

過了好半晌時刻，神鰲高天保才睜開眼來，無限感慨道：「這兩位異人，最小有七八十歲，由於天性喜歡山水，所以以碧波雙仙爲名，遊戲風塵，本帮恰巧也是靠水上生活，五十年前，上代老帮主恰巧在湖畔相識，談得投機，答應本帮，如有不可解之大危難，他們答應帮一次忙，必須二人到他們居處跪下相求！」

「原來如此！」鐵獅何宗烈及瘋虎黃伯昭這才明白原委，異口同聲說出了這句話！

突然，神鰲高天保莊容道：「一個時辰後，飛魚帮各兄弟全部到船上，三日後，我們再恢復活動！」

「是！」衆人立即答應，分頭準備。

神鰲高天保不愧爲一帮之主，他這樣決定相當聰明，連雲堡目空一切，頻頻失利，他們忍得下這口氣麼？再次侵犯，那就不是好玩的，只有在水上，他們再狠，也不容易與飛魚帮拚鬥！

× × ×

連雲堡屹立在古培塘地上，氣勢雄偉，就像主人的雄心壯志，處處表現出不凡之氣概！

三天，是碧波雙仙約定的時間。

不知連雲堡如何想法，但當日敗回報告詳情，陸潤泉所施展的武功，他們有目共見，可不是好玩的脚色，連雲堡如何應付，在外表上仍然看不出！

外表仍然平靜如故，毫無緊張氣氛！

吊橋放下，堡門大開，除了兩名普通壯漢看門外，並無特別高手防守！

十四五歲的少年，施施然走進連雲堡，神態從容，似乎在自己家裏毫無怯意！

走過吊橋，直往裏闖！

「喂，你是什麼人，來幹什麼？」一名莊丁問。

「找你們堡主！」少年答道。

「堡主？你找他有事？」莊丁奇怪問道。

「就是有事，還是趕快帶路吧！」少年含笑道。

「是是是，小的趙祿，這就帶路！」那名莊丁恭敬道。

少年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另一名莊丁却飛也似的往堡內趕去。

這少年正是碧波雙仙子之一的陸潤泉，他堂堂正正找上連雲堡，自然有把握。

兩名莊丁的態度，似乎不像是强横霸道的作風，這當然極有可能是他們在唱戲，今天只有走一步是一步，總要找個水落石出再說！

堡內男男女女以及老人小孩，來來往往，和平常莊稼人一樣，樸實無華，談笑甚歡！

走了相當長的路，所見的完全是平常人家，並無兇神惡煞的强梁人物！

陸潤泉越來越感到可怕，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心內警惕之意更甚！

連雲堡橫行江湖，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今天所見，與傳聞大不相同，看來這位堡主，必然是心智深沉，極不好對付的人物！

當然，江湖上中傷的事也有很多，像三日前飛魚帮的徬徨求救，血手呼延清等的追殺，今天却來這等模樣，連雲堡的確不簡單！

陸潤泉思潮起伏，詳細思索各方面的可能性！

「哈哈……那位朋友光臨寒地，老朽有失遠迎，恕罪恕罪！」一陣朗笑聲遠遠傳來。

陸潤泉循聲望去，三名老人從堡內走來，當先一人，滿面紅光，雙目神光充足，大約六十歲，左右兩名老者却像是讀書人，斯文秀氣的不像武林人！

「咦，這位小朋友，找老朽麼！」當先老者奇怪道。

「閣下就是連雲堡主吧！」陸潤泉爲了謹慎，只好小心證明一下。

「老夫正是路遠亭！」老者含笑道。

「很好，我今日來此，代表飛魚帮與堡主求情！」陸潤泉開門見山道。

「很好，老朽叨長七十歲，其它的沒有學到什麼，就是喜歡講理由，小朋友試

說你的意見！」連雲堡主道。

「本人斗胆，請貴堡撤消併吞飛魚帮之意圖！」陸潤泉莊容道。

「哈哈……」連雲堡主聽了之後，放聲狂笑。

這次似乎是示威，聲音貫足了內家眞力，內功修爲差點的人，只怕禁受不住，但陸潤泉只有等在一旁！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時分，笑聲倏停，連雲堡主路遠亭神色一整莊容道：「小朋友只怕未弄清楚眞相，飛魚帮恃强欺人，時常侵犯敝堡漁民，越界打魚，甚至時常搶掠本堡漁民收成，老夫只好請求飛魚帮主高抬貴手，給這些苦漁民一條生路！」

「既然堡主這樣說，我再去調查清楚再說！」陸潤泉不再多辯，因爲人家矢口不認，又無證人，根本就沒法子講，所以也就算了！

「東家，這位小朋友遠來是客，何妨到客廳說話，站在外地，似有慢客之嫌！」左首一名老者笑道。

「是是是，我眞胡塗，請！」連雲堡主路遠亭表情十足，往自己的額頭敲了一下。

「正要叨擾！」陸潤泉也懶得多說，依言跟着對方走。

談了些閑話，並未涉及飛魚帮之事，陸潤泉也介紹了自己姓名，那兩名老者，是讀書人，一名是守拙先生古奇，另一名是余昭德！

突然，守拙先生古奇笑道：「陸老弟，以老朽看，老弟武功已到了登峯造極境界，可否施展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

「古先生說笑了，幾手莊稼把式，入不了法眼，但連雲堡在江湖上，可以說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小可這點微米之技，算得了什麼？古人說，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我今日斗胆，獻醜玩一套拳，請三位指正指示！」陸潤泉轉念一想，施展絕技，叫他們不敢胡來，所以答應出手。

「我們到外面廣場如何？」連雲堡主問。

「不用，我這幾手拳法很簡單，大廳地方儘够了！」陸潤泉說時，一面往中間走去。

整個大廳，只有四人，所以很清靜，陸潤泉緩步走到中央地方，隨隨便便的，演了七個式子！

相當簡單，可以說簡單極了，陸潤泉演完後，立刻又回到原位，不發一言！

連雲堡主及那兩位，神色凝重，絲毫未見輕視之色。在他們看來，這幾下簡單手式，太不簡單了！

「好！好極了！」好半晌，連雲堡主路遠亭自言自語，冒出了這句話。

一陣沉悶的寧靜，橫亙在大廳中間。

好半晌，連雲堡主路遠亭思潮又從很遠地方回到現實場中，僵硬的臉上又湧現慣常的微笑，和氣問道：「老弟，外表看起來，你只有十五歲，但你這幾招功夫，却是天下武學精華，簡直集拳劍掌法之大成，而且火候老到，已到了歸眞反璞的極高境界，老朽實在想不透，老弟可否告訴其中眞相！」

「堡主說笑了，胡亂幾手把式，那有如此神奇，我更無從說起！」陸潤泉意在警敵，當然不願說出眞相，令到對方疑神疑鬼，不敢放手胡來，已經達到目的了！

「二位老夫子，你們可看出原委麼！」路遠亭無法之下，只好轉頭去問二位軍師。

那位古奇老先生首先開口道：「如果老朽沒有看錯，只怕陸小哥的年齡，比我們還要大得多，先頭還不敢確定，後來看了他顯示的武功，我才敢這樣確定！」

「不錯，古老說得對，武功的火候深淺那是假不了；而且這位朋友的皮膚隱約現出寶光，那是火候巳到登峯造極才有的現象，這最少要一甲子以上的精湛修爲，我想不會錯的了！」余德昭也補上幾句。

「這樣說來，閣下必然是當今武林中的前輩奇人，路某不敢失禮，請受一拜！」路遠亭說時，眞個拜下去！

左右兩位老夫子也跟着拜下去！

「這算甚麼！」陸潤泉跳在一旁，不願受這個大禮。

「前輩，連雲堡有莫大災難，請你老援手，救我們堡中成千上萬的老幼婦孺！」路遠亭簡直要哭了！

「你們看錯了，我根本無能爲力，而且武林中俠義之士很多，必不容奸邪存在！」陸潤泉莊容道。

「在下謹記！」路遠亭低頭道。

陸潤泉看到他那樣可憐模樣，心有不忍，同時連雲堡內所見，全是農夫及漁人，的的確確是正當老百姓，並不如傳聞所說，連雲堡强横霸道，仗勢凌人！

想到此處，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陸潤泉忍不住問道：「你們有甚麼困難，說來聽聽，看我有沒有法子解決！」

「江湖上的人甚麼手段都會用，爲名、爲利以及莫明其妙的仇恨，設計害人，多數武林同道不易分解眞假忠奸，因而挑起許多不必要的仇殺，本堡目前正受當今所謂名門大派的猜忌，他們正圖謀合力圍剿，試想，正面爲敵，本堡許多人要喪妻失子，老朽爲了此事，已有一月未睡，前輩想來有此教我！」路遠亭苦着臉道。

「嗯！」陸潤泉低頭沉吟，心底巳有了活動意思。

「前輩，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只希望平安，讓堡中的百姓能渡過太平日子，其它的甚麼榮譽，也不計較那許多！」路遠亭此時所說，那像是江湖上一方大豪，完全是爲了乞命的請求，而且是爲了農民及漁人的性命而已！

陸潤泉心內不忍，冲口應道：「我保證沒有人敢來騷擾連雲堡！」

「多謝前輩！」三人跪下來叩頭。

「站好說話，不須多禮！」陸潤泉右手微抬，一股大力托住三人。

「我們……」路遠亭正想說甚麼，突然見到陸潤泉手中一枚碧玉令符，立刻露出驚喜神色。

「雲台令！」三人驚叫。

「正是雲台令，我交給你們，九大門派來犯，只要出示令符，他們自會退回！」陸潤泉淡淡道。

「原來前輩是傳聞中的碧波雙仙，請受路某一拜！」路遠亭眞個拜下去！

兩名老學究也跟着拜下！

抬頭看時，陸潤泉人影巳杳！

路遠亭手裏拿着那枚雲台令，臉上露出得意神色，此時他仍然怕陸潤泉未走遠，把手一抬，隨即與二老走向大廳右側，在牆一按一摸，即出現道門戶，三人魚貫走入，來到道密室，仍然不敢大聲，商量了半天，才有了決定，這位連雲堡主立即揚聲叫道：「來人！」

「嗖！」一道人影似乎從空氣中冒出來，全身黑衣，連頭帶手都包在黑布裏，只露出兩隻眼睛！

「拿這雲台令，交給穆子游，到君山去一趟，如此如此！」路遠亭這時發施號令，一臉殺氣，與剛才的做作判若二人！

「是！」黑衣人答應得很簡單！

三人望住這黑衣人的背影，立刻露出得意的微笑。

「碧波雙仙，你們也有今日！」路遠亭喃喃自語，頗有得色！

「只怕飛魚帮一般人還不知道我們的用意，借他們的關係，引來碧波雙仙，我們預先安排一幕戲，果然中計，雲台令到手，才是我們連雲堡稱霸宇內的第一步！」路遠亭洋洋得意，頗有唯我獨尊之槪。

「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恭賀東翁！」二人握手道賀！

「哈哈……」得意的笑聲在空氣中迴蕩。

× × ×

一名斯文溫和的少年，懷內藏有雲台令，緩步走向君山脚下。

那名少女——碧波雙仙之一的陸潤琪，像往常一樣，停立在洞庭湖畔，眺望湖中遼闊的烟波！

少年在十丈開外，立刻停下步來，高聲叫道：「小的穆子游，奉飛魚帮主高天保之命，並持有陸前輩之雲台令，請仙子移駕到雁池山莊，商討大計！」

這位仙子聞言，秀眉微皺，一雙明如秋水的妙目，朝雲台令看了一眼，沒有說任何話，只淡淡道：「帶路！」

「是！」少年恭敬應了一聲，轉身走路。

原來雁池山莊是連雲堡的別業，風景秀麗，佈置亭園全是蘇杭一帶請來的高手，所以遠近知名，碧波雙仙也曾來過幾次，聞言即欣然赴會！

由此看來，連雲堡之路遠亭的爲人，實在深沉可怕，他每一步棋，都安排伏綫，爲了打擊碧波雙仙，甚至不惜重金，建下這座莊院，爲的就是今天！

穆子游引着碧波仙子走進雁池山莊，穿過一道假山，來到一座玲瓏脫俗的小樓上！

由始至終，碧波仙子陸潤琪未說過一句話，此時站在小樓上，情不自禁四下瀏覽，這座小樓建造得實在好，無論是形式結構，以及色彩的調和，全經過高人規劃，而且樓外風景，也是靈趣自然！

碧波雙仙平生最愛山水，所以才寄廬君山，早晚欣賞洞庭景色。

這座小樓無疑是一副精品，當然會引起這位天性愛美的仙子興趣！

她情不自禁留心觀賞！

「克察！」一聲輕响，引起碧波仙子的注意，回頭看時，不由大驚失色，四下窗戶全落下鐵栅，兒臂的粗細，憑人力，根本不容易打開！

「唉，人心太壞，江湖上的事，只要沾着點邊，就惹來麻煩！」碧波仙子到這時候，仍然是和和氣氣的說話，可見山水間的靈氣，已將她原有的粗暴氣化盡了！

「哈……今日得罪仙子，罪該萬死！」一名不可一世的老者，站在園中得意洋洋說道。

「你是甚麼人！」碧波仙子陸潤琪淡淡問道。

「在下路遠亭——連雲堡主是也！」

「我弟弟呢？」陸潤琪又問。

「不知道！」路遠亭笑道。

「我們無寃無仇，爲何要施鬼計暗算？」陸潤琪又問。

「嘿嘿，洞庭湖一帶人物，全在連雲堡監視中，碧波雙仙是武林中尖頂人物，我如何不注意！」路遠亭笑道。

「你準備怎樣做？」陸潤琪平靜地問道。

「很簡單，待我連雲堡併吞飛魚帮後，再處置你們兄妹二人！」路遠亭笑道。

「看來我們兄妹與飛魚帮上代關係，你也知道了！」陸潤琪本來閉上眼睛，這時又忍不住問上一句。

「當然嘛，在江湖上混，消息靈通，是生存的重要條件，尤其是令兄妹二人，無論是那方面，都是出類拔萃，連雲堡門下也有人，怎會認不出碧波雙仙！」路遠亭愈說愈得意。

這時候，碧波仙子陸潤琪還有何話說，默默坐下，閉上雙目，她實在不願見到世上如此醜陋的人，清明的山水，仍然洗不去這般人污穢的靈魂。

雁池山莊，空有外表，主人却是那樣卑鄙，蕭蕭西風嗚咽，似乎也有悲哀！

「好好休息，我們很快會再見！」路遠亭當然很忙，迅速離開去！

洞庭湖南岸有座白馬寺，雖不是很有名，但有位武當弟子，在江湖上却闖下極响亮的名號——九現雲龍袁子才，三湘一帶地方，簡直成了個一方之雄！

今天，他同往常一樣，帶領衆弟子在廣場上練功。

正在這時，穆子游大模大樣走進廣場，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態，立即引起許多人注意。

「什麼人，到此亂闖！」一名弟子喝道。

穆子游昂首望天，大聲喝道：「袁子才聽命！」

這一下將在場的人全唬住了，如此口吻，只有官府的人，或是武當掌門有身份的說。

「閣下何事相托，袁子才在此！」一名中年漢子越衆而出抱拳道。

「袁大哥，可有隱蔽一點的地方，小弟奉有密令，不可輕洩。」穆子游低聲說道。

「跟我來。」九現雲龍袁子才不敢怠慢，立即引穆子游到書房說話。

這地方很靜，不會有人騷擾，穆子游一言不發，從帳中取出雲台令，送到九現雲龍袁子才面前。

九現雲龍袁子才看得清楚後，撲地跪倒，激動道：「碧波雙仙於本派有恩，掌

門曾有嚴命，雲台令到處，本門弟子俯首聽令，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很好，武當弟子到底不同常人，限你即日前赴洞庭，全力殲殺飛魚帮匪徒。」穆子游厲聲道。

「是！」九現雲龍袁子才只好答應，心內實在奇怪，飛魚帮久處洞庭，安份守己，又不做什麼壞事，碧波雙仙又怎會下令殲殺他們。

穆子游似乎看出對方的心事，又道：「袁兄，你是內行人，請看仔細點，這柄雲台令可不是假的，其它不必說，碧波雙仙爲人處事，當今三大門派，當年受其大恩，他們還會做錯事麼？」

「是！」九現雲龍袁子才是個熱性漢子，聽了對方之言，頗有責怪之意，不禁出了身冷汗，連忙恭聲答應。

「如此，費心了。」穆子游說完，不待對方有反應，昂然走出來。

「十大弟子立刻行動，進攻飛魚帮，同時派人回武當報告！」九現雲龍袁子才儼然是位發施號令的統帥，調度有法，迅速準備妥善。

穆子游呢，拿着柄雲台令，又到另一指定地方去招兵買馬去了。

飛魚帮的主力全在水上，進可攻，退可守，神鰲高天保的調度確屬高明。

距離很近，十一人像陣風捲到湖邊，遙望飛魚帮主力在湖中船上，九現神龍袁子才喝道：「呔！飛魚帮的人，給俺滾過來回話。」

「什麼人！」這聲音蒼勁有力，內力充沛，正是神鰲高天保所發。

「九現雲龍袁子才，與十大弟子同來，向飛魚帮挑戰！」

「爲甚麼？」神鰲高天保怒道。

「不爲甚麼！」九現雲龍袁子才懶得多說。

「嗯！」神鰲高天保知道有古怪，此時無法解說，如果硬拚，與武當結下樑子，那也是後患無窮，進退兩難之間，令人眞個爲難。

「帮主，由我去會這位九現雲龍！」鐵獅何宗烈低聲道。

「只可纏戰，不能勝，更不能傷人。」神鰲高天保沉吟半晌，立刻低聲吩咐。

「遵命！」鐵獅何宗烈漫應一聲，雙脚疾蹬，人已冲霄升高三丈，雙臂一振，安穩站在岸邊。

「接我一掌！」九現雲龍袁子才空話不喜歡說，揮掌就劈。

「來得好！」鐵獅何宗烈得理不讓人，全力迎上。

「砰」的聲暴响，蹬蹬蹬，二人退五步，表面看來，竟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再來！」九現雲龍袁子才性情暴躁，打得性起，猛衝上前硬拚！

二人在湖邊大戰，打得天翻地覆，足足拚了兩個時辰，仍然不分勝負局面！

颼颼颼，二十幾名輕功絕佳之士如飛趕到，當頭一人像貌奇特，正是大江南北一帶的風雲人物，天目金剛史文重，還有一人也是遠近知名，白首靈猿勞奇，其餘二十三四人，全是武林中响噹噹的脚色！

他們蜂湧而來，一見鐵獅何宗烈及九現雲龍袁子才二人大戰，忍不住問：「老袁怎麼回事！」

這時，九現雲龍袁子才跳出圈子，宏聲道：「飛魚帮行爲不檢，危害同道，小弟奉一前輩之命，盡力殲殺！」

「好極了，我們又是奉命而來，同一陣綫之人，大夥兒散開來，圈住，別讓他們漏網！」天目金剛史文重武功聲望在這一羣人中算是最高，所以理所當然的由他發施號令。

飛魚帮衆人見了，心內無不奇怪，怎會有此怪事，只怕麻煩會相繼而來！

天目金剛史文重四下一望，已看到洞庭湖中船隊，飛魚帮中的智力高手，全集在船上，忍不住喝道：「高天保，你們攪甚麼名堂？」

「飛魚帮安份守己，今日只求自保！」神鰲高天保朗聲道。

「嘿嘿，大槪是東窗事發，觸犯衆怒，才躲起來吧！」天目金剛史文重冷冷笑道。

「史文重，你也是江湖上成名人物，頭腦也如此胡塗，我們飛魚帮十幾年來，安份守己，可有甚麼不法行動，你們今日誤信人言，與飛魚帮拚個兩敗俱傷，又何苦呢！」神鰲高天保道。

「別聽他胡說八道！」一羣人七嘴八舌叫道。

「高天保，今日三湘英雄，兩湖豪傑，到洞庭湖來拜望你老大，無論怎樣說，也應該露一手給大家觀觀，躲在船上總不是事呀！」天目金剛冷笑道。

「如果以武會友，高天保一定接下，今日各位受奸人愚弄，拚搏之下，只會招人笑話，飛魚帮不做這事！」神鰲高天保笑道。

「好，岸上還有一人，先將他開刀再說！」天目金剛史文重說時，已有七八人將鐵獅何宗烈圍住！

這時候，鐵獅何宗烈身陷重圍，交手時，還不能殺傷對方，就算有天大本領，只怕也無法逃出重圍，但他到底經過大風大浪之人，臨危不亂，全神戒備，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神鰲高天保見了，心內暗怒，立刻喝道：「史文重，你別不知好歹，飛魚帮一再說好話，只爲了息事寧人，並不是怕你們！」

「來呀，大夥兒等着你呢！」天目金剛史文重說時，立刻轉頭大喝道：「給我殺！」

「打！」那班人早已磨拳擦掌，等待得不耐煩，此時立即出手，全力進攻！

砰砰砰，鐵獅何宗烈全力阻攔，仍然中了三拳，雖然打中的不是要害，那滋味也够他受的了！

「殺！」幾人打得性起，怒吼連連，齊施殺手，眼看何宗烈越來越危險！

神鰲高天保再也忍不住，縱聲長嘯，身形陡然間拔高三丈，雙臂疾振，五丈餘寬的湖面，一掠而過，雙臂連拍，五人已給震開老遠，鐵獅何宗烈的圍困已解，餘人紛紛散開。

天目金剛史文重一見對方衝入重圍，銳不可當，心內不由大怒，猛喝一聲：「殺！」全身縱起，往前撲去，金剛掌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朝前打去！

神鰲高天保低叫道：「快走!」左掌往後拍去，空中立刻捲起柔和的微風，金剛掌力却不能輕越雷池半步!

「颼!」待衆人看清楚時，二人已回到船上，三湘兩湖的豪傑至此只有乾睜眼的份兒!

「高天保!」天目金剛史文重一招之下，吃了個小虧，狂怒之下，厲聲喝道：「你如是個英雄人物，與我決一死戰!」

「老史，我知道你是個直性漢子，今日多有得罪，請你給我幾日時候，待眞相大白，兄弟任你處置，只要史老大認爲我該殺，只管下手，我飛魚帮衆兄弟決不會干涉!」

「史兄，我們用火箭進攻!」白首靈猿勞奇低聲道。

「等等再說!」天目金剛史文重心內也感到不對，所以阻止採取激烈殺着。

「我們可以找尋船隻，從水面攻過去!」九現雲龍袁子才怒道。

「洞庭湖中，所有水上人家，誰不害怕飛魚帮，即使勉强找來，只怕爲數極少，根本管不了用!」白首靈猿勞奇道。

「再想想法子!」天日金剛史文重說道。

「用火箭，迫他們上岸就行了!」白首靈猿勞奇道。

「轟!」突然一聲震天價的爆炸聲，震撼了全場。

「哎喲!」「我的手呀!」……一陣慘痛的呼號聲在濃烟中高叫，更加上了恐怖!

「轟!」……

爆炸聲連續不斷響起!

颼颼颼，各人這時只好逃命去也，大夥兒施展輕功，全力逃開去。

「飛魚帮好毒的手段!」

「我們與他拚了!」……

怒吼聲紛紛響起，這時候，誰都認爲是飛魚帮所下的毒手!

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烟消雲散，已經有了十幾人倒在地上，雖未死去，却也夠觀的!

「奸賊，你好毒的手段!」……未受傷的人，全都怒發如狂，指着船上跳脚大罵。

神鰲高天保根本無話可說，但他心內更加痛苦，飛魚帮惹的麻煩愈大，衆兄弟也就危險愈大，連雲堡早已存心擴張，各種安排看得妥當，別人不容易看出來，到你看清楚，只怕已經懊悔莫及了!

「惡賊，我與你拚了!」許多人怒罵，有的脾氣暴躁，竟然縱身跳到水中，想游水過去，與飛魚帮拚命!

「你們給我站住!」天日金剛史文重喝道。

總有四五人，由於爆炸，將他們至親好友炸成殘廢或重傷，他們心底恨到極點，因此不顧一切，決心拚個同歸於盡，天日金剛史文重等人的話，誰也不理了!

「胡塗，混帳!」天日金剛史文重只有急得跳脚的份兒，他除非生了翅膀，或者可以救他們回來!

羣豪站在岸邊，睜着眼睛，望見水中載沉載浮的同伴，叫苦連天，却也無法可想。

「颼!」一條人影凌空掠出，去勢極快，水中五人全給拉起擲上岸。

那人手勁極强極巧，只不過幌眼功夫，五人全給安安穩穩送到乾地上，未受絲毫損傷!

羣豪還在眼花撩亂之際，事情已經過去!

此時，大夥兒一齊盯着水面，想看看那位高人，有此超凡絕頂輕功!

「咦!」大夥兒看清楚時，來人正展開登萍渡水輕功，在湖面走過來，像這樣絕頂輕功，今日親眼看到，怎不驚詫欲絕呢!

令人更驚異的是，來人只不過十來歲年紀，怎會有此數十年火候的輕功!

「颼!」少年掠過三丈水波，輕巧站在岸上，望住岸上羣豪，不發一言!

「你……閣下是……何方高人!」天目金剛史文重本想問「你是什麼人?」但對方所顯示的驚人武功，想來一定不是平常人，所以後面盡量說得客氣些!

「好叫你們知道，這位就是當今宇內輩份最尊，武功最高的碧波雙仙之一的老前輩!」神鰲高天保雄亮的聲音遠遠地傳來!

「老前輩……你……」天日金剛史文重一下子，還不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事實，這兩位傳聞中的神仙人物，雖然本門長老一再說過，到底未會見過，此時一下子要跪下叩頭，似是有點受不了!

「胡塗，你們幹什麼?」陸潤泉厲聲問。

「老前輩，是你叫我們來的呀!」天日金剛史文重苦着臉說道。

「什麼!」人影閃處，天日金剛史文重給提了起來，根本毫無閃避的餘地!

依理說，陸潤琪身材矮小，無法將史文重提起來，此時却事實給提起來，大家親目共見，這才相信面前的少年，的確是碧波雙仙之一的人物，大夥兒再也不敢怠慢，立即跪倒叫道：「見過老前輩!」

「統統給我站起來!」陸潤泉火氣很大，隨手一抛，史文重已經站好。

「我們是見了前輩雲台令所召，才趕來此處!」衆人異口同聲道。

「好混帳!」陸潤泉冲口而出，他知道給連雲堡主騙了，但在塲衆人不明底細，以爲他仍在罵面前的人，大夥兒只有瞪着眼睛，不敢出聲。

「我們全給連雲堡愚弄了!」好半晌，陸潤泉才說清楚。

「前輩，到底怎麼回事，請你說清楚點如何?」九現雲龍袁子才問道。

突然，白首靈猿勞奇右手疾揚，一顆血紅小丸子往陸潤泉身上打去。

「霹靂彈!」衆人叫起來。

「原來是你這賊子攪的鬼!」天日金剛史文重喝道，縱身飛起，直撲過去。

陸潤泉見霹靂彈打到，不敢怠慢，雙手環抱一搓一揉，血紅的小丸子滴溜溜在打轉，煞是好看!

大家都知道，陸潤泉此時正以陰柔掌力，將霹靂彈衝力消去，稍有一點硬勁，立即會引起爆炸，別說陸潤泉自己，只怕隣近諸人，也要給炸得粉身碎骨了!

另一方面，天目金剛史文重暴怒之下

，揮掌擊下，但白首靈猿勞奇根本不予理會，雙手一翻，左右雙掌，放着五六顆霹靂彈，只要不小心掉在地上那就不得了!

天目金剛史文重怒發如狂，此時也只有硬生生將胸中火氣捺一捺，硬生生將掌力移向一邊，轟隆隆，地面泥土給震開一道小坑!

「爲什麼這樣客氣!」白首靈猿勞奇笑得眞討厭，在塲之人沒有不恨得牙癢癢的!

「放他走，叫他回去報訊，三日後，我們一齊到連雲堡拜候!」陸潤泉冷冷說道。

那顆紅光燦爛的霹靂彈，給陸潤泉收下，立即趕來，下令放人!

「陸老兒，別太得意，你那位姊姊，尚在我們掌握之中，是生是死，全憑你一句話啦，今天失陪，再見!」白首靈猿勞奇那種得意話，幾乎把大夥兒氣昏了!

「告訴路遠亭，他對我姐姐稍有不敬，我會將連雲堡夷爲平地!」陸潤泉大聲喝道。

哈哈哈，一陣令人討厭的笑聲漸漸遠去!白首靈猿勞奇原來是奸細，當塲給他炸傷不少人，有的恐怕還會致命，趁這時候，救護傷者!

「高天保拜見前輩!」飛魚帮船隻靠上岸，這位帮主立刻上前拜見陸潤泉!

「罷了，起來吧!」陸潤泉心事重重，有點心不在焉!

「連雲堡到底做了何事!」神鰲高天保看出有問題，忍不住問出口。

「他騙取了我的雲台令符!」陸潤泉恨聲道。

「呀，那可危險呀!」神鰲高天保大驚，忍不住叫起來。

「是我一時失察，害得我姊姊給他們騙走，如今仍然是下落不明!」陸潤泉頹喪道。

「老前輩，我倒有一點意見!」神鰲高天保又道。

「說吧!」陸潤泉實在心煩，所以，也不客氣，只淡淡說了兩個字!

「第一步，請老前輩親筆寫幾封信，傳告當今武林中有名望的人，說明眞象，並派人四處調查碧波仙子下落，三日後，我們直搗連雲堡!」神鰲高天保侃侃而談，定下應該行動的步驟!

「對，帮主這意見很好!」衆人七嘴八舌道。

「分工合作，立即行動!」九現雲龍袁子才恨聲道。

在江湖上混的血性漢子，最恨人騙他；現在大家清楚今日之事，完全是連雲堡的鬼計，當塲還給白首靈猿勞奇爆傷很多人，他們如何不恨!

飛魚帮立刻變成主人，全帮兄弟立即動員，與高采烈招呼客人。

洞庭湖頓時熱鬧起來!

三日很快過去，在陸潤泉率領之下，衆人浩浩蕩蕩向連雲堡進發。

這次不像上回，吊橋高掛，堡內如臨大敵，四方八面戒備森嚴!

靜悄悄的，附近三里內，人影絕跡，連雲堡決心與武林朋友決一死戰!

總有一百五十人，站在連雲堡的對岸，望住那高聳堅固的城堡，大夥兒正在想法子渡過!

「路遠亭，給我滾出來!」天目金剛史文重首先忍不住，揚聲喝道。

「我正在等待諸位，有本領的可以進來呀!」正是連雲堡主路遠亭的聲音。

「由我帶頭，十五人一齊闖過去!」陸潤泉轉頭道，不待衆人反應，立刻騰身而起，掠過三丈開外的護莊河翻上牆頭。

颼颼颼，連珠箭集中目標射到。

但是，陸潤泉護身罡氣極强，周圍五尺刀槍不入，滿天箭雨紛紛掉下。

嗤嗤嗤，飛刀，甩手箭，金錢鏢，由四方八面打到，有幾個發暗器的人內勁極强，只聽到尖銳的破空聲不絕於耳!

「看我的!」陸潤泉雙手疾揚，滿空沙石往四方八面打，循聲打人，效果極好，「哎喲!」「哎喲!」之聲不絕!

以碧波雙仙這樣高手，全力施爲下，豈是尋常人可以望其項背，只這一下，攻來的箭雨頓時少了一半，陸潤泉又繼續來三次，箭手及施放暗器的人已消滅很多!

「上!」飛魚帮主高天保知道機不可失，輕喝一聲，當先騰身躍上城堡!

這次，箭手沒有發箭，二十幾人很快攻進連雲堡。

「果然不凡。」路遠亭笑吟吟的由堡內走出，三十幾人跟在後面。

白首靈猿勞奇赫然也在人羣中。

「雲台令交出來!」陸潤泉喝道。

「多謝你的賞賜!」路遠亭連連拱手，立即有一壯漢雙手奉着那柄雲台令，送到陸潤泉面前。

「慢來!」神鰲高天保大叫一聲，阻住陸潤泉，所有的人一齊露出奇怪神色，望住這位飛魚帮主。

「恐怕有毒!」高天保叫道。

「對，這種人什麼事都做得出，老前輩應該小心!」天目金剛史文重叫道。

「哈哈哈!」陸潤泉輕笑一聲，右手虛抓，那柄雲台令緩緩投入這位碧波雙仙之一的老前輩，他手中早已握着張絲綢手帕。

「你們不須麻煩，今日來得去不得，誰也走不了!」路遠亭笑吟吟道。

「老小子，吹牛倒是天下第一，今天來的是大江南北英雄，你連雲堡有多大氣候說這狂言!」天目金剛史文重大笑道。

路遠亭突然神色一整道：「碧波雙仙，在武林中也算是個人物，今天連雲堡可以和你打賭，三陣定輸贏，你可敢賭!」

像這樣狂妄之話，對碧波雙仙說，的確太過份，但連雲堡主，雄霸武林，他當然明瞭雙方實力，既敢這樣說，一定有他的把握。

連雲堡不知有什麼奇人異士，難道當今武林，還有高過碧波雙仙的高手?

「各位，你們不敢答應!」路遠亭笑道。

「我答應你!」陸潤泉莊容道。

「好，今天我服了碧波雙仙，果然不會叫人失望!」路遠亭得意道。

「廢話少說，有什麼法寶趕快拿出來吧!」神鰲高天保突然喝道。

「你們何必這樣性急尋死呢!」路遠亭那份得意神色，令人實在有點担心!

「哈哈哈，老朋友又見面了！」一陣笑聲响起，由後莊走出兩名形像怪異的老人。

「天地雙魔！」羣衆驚叫起來。

「哈……」二人笑聲揚溢着無限得意，望住陸潤泉，一句話不說。

說起這天地雙魔，數十年前，橫行宇內，手下不知殺害多少高手，後來却敗在碧波雙仙手中，今日又出現在連雲堡中，難怪連雲堡那樣大胆，有天地雙魔撐腰，還怕什麼人！

天地雙魔的長相，極端奇特，天魔趙克武，身形像一枝竹竿，又高又瘦，比平常人足足高了三尺，但地魔胡立偏偏又矮又胖，二人像貌是差點，但合併起來，却不是好玩的，雖未敢視天下無敵，相信贏得他們的高手，不會超出二人！

陸潤泉見是他們，臉上也露出凝重神色。

「來試試我們新練成功的天魔掌！」趙克武笑笑道。

「來吧！」陸潤泉只好硬起頭皮來回答。

「故人重逢，老二，得買力呀，別給在場的朋友笑話！」天魔趙克武搖搖擺擺走出來。

「我包他們滿意！」地魔胡立笑着答應。

陸潤泉緩步走入場中，準備與天地雙魔決戰！

本來，姊弟二人聯手作戰，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連雲堡施展鬼計，先將他們分開，分散其實力，借用天地雙魔之力去消滅雙仙。

「老小子，小心啦！」天魔趙克武故示大方，因為他看出陸潤泉心神不屬，當然會想起姐姐，這一提出來，反而更會騷擾思路！

人老成精，尤其像天地雙魔這樣人物，一生都在玩弄勾心鬥角之事，所以臨陣之際，自然會使用出來！

陸潤泉何嘗不明白這點，骨肉連心，怎能忘懷，如今面臨強敵，他只有暫時收攝心神，應付強敵！

蕭蕭西風，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敵我雙方高手，環立四周，大夥兒都很緊張，在場三人的勝負，關係到全體人的身家性命，如何不令人緊張呢！

「殺！」地魔胡立暴喝一聲，沒有人能形容那種快法，似乎是一團黑光球在滾動，在流竄，攻向下盤！

天魔趙克武配合着行動，身形拔高足足三丈高，又再盤旋上升二丈；這高度，正好籠罩住七丈方圓地區，任陸潤泉往那方閃避，都無法逃開！

這是二人苦練數十年的雙魔舞，專為碧波雙仙而發，施展開來，果然是威力無窮！

陸潤泉身形展開，在地面遊走不定！

「看我的！」天魔趙克武凌空下擊，銳不可當，地魔胡立猛攻，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發揮最大威力！

「砰！」陸潤泉雖然武功蓋世，如今也禁受不了，肩頭中了一掌，踉蹌後退，勉強站穩腳步！

「哈哈哈，天地雙魔今日可以揚眉吐氣，碧波雙仙命喪黃昏！」天魔趙克武大笑。

「呀！」羣衆驚叫起來。

「你姊姊不在，無法施展三陽啓泰神功，看來今天你是死定了！」地魔胡立得意道。

「我姊姊給你們害死了麼？」陸潤泉忍不住問道。

「沒那麼容易！」忽見一條窈窕的身形，由牆堡冉冉下降，正是碧波仙子陸潤琪。

「好！」羣豪掌聲雷動。

「姐姐，你……」陸潤泉歡喜得幾乎掉下眼淚來。

「待我們會過雙魔，回去慢慢再說吧！」碧波仙子陸潤琪最恨雙魔，所以不想說空話！

「再來試過！」這回輪到陸潤泉神氣，揚聲叫道。

「嘿嘿，數十年苦練，今天叫你知道厲害！」天魔趙克武恨聲道。

「出手吧！」碧波仙子懶得多說，立刻挑戰。

天地雙魔臉色陰沉，望住碧波仙子，目中露出怨恨之極神色。

碧波雙仙又是神色凝重，全神戒備望住對方。

「天魔舞！」二人同時發出怪叫聲。

場中羣豪，頓時緊張起來，正邪生死存亡之戰，轉瞬就要揭曉。

「颼！」人影翻飛，天地雙魔已發揮最大威力，繞着碧波雙仙遊走。

那等快法，要不是親眼看到，誰也不會相信，武功差一點的尚未可看出其中奧妙，但幾位眼光高明的，看出雙魔身形如電，雙手疾點，每一步中已點兩百餘下，尋窺碧波雙仙的全身空隙！

享譽武林的碧波雙仙，自然不是省油燈之流，二人站的位置極好，輕柔順暢的手式，配合得好，雖然如此，已將全身封閉得滴水不漏！

在場衆人暗嘆眼福不淺，這等尖頂高手，一方面發揮威猛無窮的攻勢；另一方面佈下極鞏固的防衛網，雙方攻守大戰，可說是前所未見的激烈戰鬥！

兩個時辰過去，雙魔攻勢似乎愈來愈強，碧波雙仙有點守不住勁！

衆人正在担心之際，碧波仙子突然長嘯一聲，陣中精光爆發，有如烈陽炸裂，強烈的光芒令人睜不開眼來。

「呀！」雙魔發出驚天動地的號叫，滿場人影疾收，碧波雙仙屹立場中，神色凝重，二人手中握着把小劍，劍尖鮮血緩緩滴下！

天地雙魔踉蹌退後，一屁股坐在地上，雙手雙腳五筋被挑斷，雖不至喪命，以後再不能以武功作惡了！

連雲堡的狂妄美夢，至此已經化為烟雲！

路遠亭神色懊喪，忍不問道：「你如何逃離雁池山莊，可否告訴我！」

「哈哈，」神鰲高天保笑着接口道。

「你秘密建造雁池山莊，飛魚帮有五名兄弟參與做工，後來查出是你所建，我就留下心，前三天陸前輩說出碧波仙子失踪，我就全力追查，待我們進攻連雲堡，雁池山莊防守必弱，只派了五名高手，就打開機關，這答覆你滿意麼！」

「唉！」路遠亭至此萬念俱灰，頹然坐下，閉目不語，已準備束手就擒！

「兄弟，我們走吧！」碧波仙子說時，緩步往外走去。

「兩位前輩！」衆人驚叫。

碧波雙仙身形極快消失在門口，他們似乎不喜歡這等江湖上的仇殺，更不喜歡這塵世的煩躁與阿諛，功成之際，立即遠揚！

大家似乎也感染了二人的高風亮節，由神鰲高天保帶頭，默默走出連雲堡！

和平的結束，比施展殺戮更有效，自今以後，相信連雲堡不敢再為非作歹，寬恕比殺戮好得多了，最少自己人不會有絲毫損傷，而且也消解了仇恨！

燦爛的陽光普照大地，衆人心頭也感到安寧！

「各位，到敝處喝幾杯！」神鰲高天保笑道。

「他媽的，喝幾杯，高老大也太小氣了，俺哥兒倆今後也跟你學打魚，不走啦！」天目金剛史文重叫起來。

「嘿嘿，」九現雲龍袁子才有氣無力道：「打魚的本領我是不屑去學啦；喝酒吃魚的本事嗎，已經有幾十年的深厚火候，不信可以比比看！」

「哈哈哈……」爽朗的笑聲遠遠傳出來！

「洞庭湖的魚很多，諸位儘管吃；飛魚帮自己有釀酒莊，大家放開肚子喝！」神鰲高天保興道。

「這樣說來，我們眞該謝謝路遠亭！」天目金剛史文重笑道。

「哈……」

（全文完）

背脊貼地的絕招

麥海雲

兩人相鬥，當然最好就是節節搶先，佔盡上風，有時無法打贏對方，反而給對方節節迫近，不妨施展另外一種招式，詐敗取勝，自己好像滑跌的樣子，向後傾跌，背脊壓地，手脚朝天，有如一個金元寶，假定不知其中奧妙的人，以為你眞的跌倒，搏命搶攻，飛奔過來，雙手向前一抓，打算撲在你的身上，那時你就可以用脚踢去，只係豎起一條右脚已經可以撐着對方的胸部，使他凌空飛越，很沉重的跌了一交，這是倒地穿心腿。另外一種敗中求勝的絕招，係以奔走姿勢誘惑對方追過來，然後出擊的，換言之，你向前奔走，聽到脚步聲，對方追近，忽然跌倒，而且好像跌傷的模樣，但却把左脚伸直，脚趾貼地，而且一雙手壓住地面，準備出擊，他以為你眞的跌倒，追近身邊，聽到脚步聲，你然後忽然站起，就用右脚踢出，跟住再踢左脚，踢出的係連環鴛鴦腿，他猝不及防，極有可能給你這兩脚撐倒。

另外一種招式亦係敗中求勝，詐作鬥不過對方的模樣，轉身奔走，只係走了兩步，忽然出擊，把左右兩手伸長，像車輪一般，向他展開猛烈攻勢，這種拳脚叫做橫拳，俗語說得好，橫拳打死老教頭，確有其事，因為橫拳向眼耳口鼻出擊，連續幾個橫拳打去，好像車輪一般，很難擋格，愈是退後，橫拳愈加容易追擊，因此碰着這種招式的人，無法解救，也會輸掉。

屬於敗中求勝的招式相當多，搏鬥之際，如果你發覺對方無緣無故的轉身，或者好像打敗逃走，實際上他却非戰敗，那就要認眞當心，再者，兩人相鬥，一個人跌了下來打滾，切勿走過去用脚踏他，他很容易就會乘機反攻，或者雙手捉住你踢出去的一條腿，使勁一拉，跟着施展撩陰手，即係海底撈月的一招，便有可能使你身受重傷。還有一點，假如你發覺對方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以為他受傷，却又懷疑他詐敗，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到他頭髮的後面，那時他一雙手以及一雙脚都無法向你攻擊，你準可以雙手抓住他的頭髮使勁一拉，他是否受傷，立刻有所反映，無法掩飾，再者，頭髮給人拉住，整個身體在地上滑動，而且係背脊壓地，拉了十多步，也會受傷的，那時被拉之人無法起脚踢出，除非武功特殊精湛，然後可以脊脊壓地踢出兩條腿來，這兩脚是倒後踢出的，稱做燕子穿簾，起碼有六七年苦練的脚法才能施展，不容易碰着這種高手的，就算有這麼厲害的一個高手，你扯住他的頭髮，使勁把他拉動，他驟然覺得頭暈眼花，失去控制，想踢起一脚也不容易。

綜合上述各點，你應該知道，一勝一敗，必然係分得十分清楚，才可以決定對方是否打輸，假如勝負難分之際，對方忽然轉身，或者向後飛奔，似乎打輸，却有可疑，那就切勿輕舉妄動。

搏鬥之際，急於求勝，有時有些人暗中帶着利刀，刀子放在襪管之內，如果他忽然出擊，可能一刀向你衝刺，那時你就非常兇險了，古語說得好，所謂「窮寇莫追」，確係至理名言。

中國功夫有些招式是倒地之後，再用特殊脚法取勝的，「較剪脚」是其中之一，似乎倒地之後，再用脚取勝，乃係武林中的一種邪門招式，因為武林裏面一向有三個戒條，打鬥之際，一忌退後，二忌轉身，三忌跌倒，怎能够希望跌倒之後取勝呢？故此，較剪脚列入邪門招式，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有時兩人相鬥，給對方絆倒，或者自行滑跌，亦未可料，並非存心跌倒而忽然跌倒的大有其人，故此懂得較剪脚有時會敗中求勝，死裏逃生。

較剪脚就是把左右兩脚以相反的招式互相剪動，有如剪刀的兩邊，一邊剪刀是沒用的，兩邊剪刀合攏，就可以發揮它的功用，紙張木料衣裳全可剪掉，較剪脚亦屬如此，跌倒之際，敵人走近，忽然出擊，左脚向他任何一條腿撥入，右脚則撐出，兩隻脚一撐一撥，受擊的一條腿就算沒有重傷，也不能站穩，假如跌倒的人能够以較剪脚使對方跌下來，他自己反而可以站起，那就佔盡優勢，只係用脚踢出，已經獲勝，故此，較剪脚乃係地趟門絕招之一，不能够把它看做邪門招式。（完）

保持世界第三位强國地位
法將大事發展核子軍備

亦雄·譯

為了保持世界第三大核子强國的地位，法國決定增加國防開支和擴充核子武器。目前，它軍備上的力量，是遠遠落在美國和蘇聯之後的，但却略勝英國一籌。

法國明年的軍費是一千二百三十二億法郎，這是一項破紀錄的國防預算，其中四分之一用作發展威力强大的氫彈彈頭，及將核子武裝潛艇隊和戰機更趨現代化。

在現有的戰術飛彈系統上，法國政府已經決定予以加强，並準備自製地對地核彈及發展中子彈。

一名法國參謀長說，如果兩年後蘇聯仍將SS二〇核彈部署在歐洲的話，中子彈將是法國對它的答覆。

戴斯登總統已經作出聲明，一九八二年或八三年是否生產中子彈的決定，主要視乎屆時歐洲的核子軍備情況。

法國國防部長在國會通過國防預算時表示，發展核子攻擊力量，仍是「各項優先考慮的因素之首」。

法國現正研究一種新式M四彈頭來裝備它的第六艘核動潛艇，預計可能在八五年完成。M四擁有六個彈頭，爆炸威力達十四萬噸，以代替目前使用的一米加噸的彈頭。

「我們已經開始發展第二代的M四飛彈了，」一位法國軍官說。「務求它的射程能够達七千公里，足與美國的三叉戟相比。」

在發展核子武器的預算中，包括了一項由幻影二〇〇〇戰機發射的新式空對地游弋飛彈。這種飛彈的設計，可以使轟炸機在擊中一百公里外的目標之後，能够由核戰區安全飛返基地。

一九八一年，法國的國防預算將佔它的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點八五，今年則為百分之三點六五。國防費自一九七五年開始已經逐年增加，當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點三，預料一九八二年將增至百分之四。這個增幅已經高於西德，但略少於英國。

遺憾的是，法國軍用油賬，却大大打擊了三軍的擴展。這筆費用，明年將增至四十億法郎，比今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因此，空軍飛行計劃，勢將劇減為四十二萬小時，遠低於所希望的五十萬零五千小時，使每一名駕駛員每月的飛行，局限於十五小時，這個水平則是西方接納的最低標準。

法國武裝部隊新總參謀長溫布里梅亞斯承認，空軍訓練已降至「危險水平」。

幻影二〇〇〇戰機的發展遲到阻滯，簡直就是意味着這種新式超級尖端戰機，無法短期內投入服役，必須延至一九八二年，同時，亦只能裝配上落伍的雷達，事實上，幻影二〇〇〇戰機是最需要裝上供空中作戰和空對地攻擊用的特別設計雷達的，但這目標顯然在五年內也難以實現。

海軍方面已限定每艘艦隻每年只在海上服役一百天，但却有新的艦隻補充，這包括了核動攻擊潛艇。

三艘法國SNA七二級核動潛艇已經給編上了名字了。它們就是「普羅旺斯」號，「伯勃德」號和「保爾各」號。「普羅旺斯」號的裝備已經完成，在今年七月七日已經下水，預料一九八二年尾，即可移交有關部隊。

SNA七二「普羅旺斯」號(PROVENCE)：

排水量：二三八五——二六七〇噸。

長度：七二·一〇米。

船幅：七·六米。

吃水：六·四〇米。

機械設備：核子反應堆，六四，三〇〇匹馬力。

武器裝備：四個魚雷發射管共一四門魚雷和SM三九導彈，水雷。

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已經決定建造兩艘核動航空母艦，希望在九十年代取代現時的三萬二千噸的「克里蒙梭」號及「福照」號。

法國現有的航空母艦，除上述兩艘外，還有一艘就是以巡洋艦改裝的直升飛機母艦「貞德」號。至於計劃建造核動推進垂直升降飛機母艦P七五，目前似乎言之尚早。

法國新C——七〇級巡洋艦的全面編排計劃，亦已公佈。這三艘新艦將會取代現役的導彈驅逐艦。它們的設計和ASW——七〇級大相逕庭。在設計上，它們的船身前中部，足以能容納那個標準導彈系統而沒有損害船的其他特徵為原則的。至於DRBJ一一雷達，則放在船的烟囱上，烟囱的出口已經隔離，並且減低了角度。武器的裝備非常廣泛，包括海戰各方面所用的武器。騰出地方給導彈系統的唯一損失是撤除了直升飛機的吊架，但降落甲板仍然保留，以供直升機升降之用。

C—七〇AA級巡洋艦：

排水量：三九〇〇噸。

長度：一三九米。

船幅：一四米。

吃水：五·五米。

機械設備：四個SEMT派爾士迪一八PA六BTC柴油機，共四二，五〇〇匹馬力。

武器裝備：四個MM三八或八個MM四〇導彈；兩門一〇〇MM大炮；兩門魚雷發射管和一〇門魚雷。

電子裝備：DRBJ一一，DRBV二六，DRBC三二〇和兩個SPG五一C雷達；DUBV二五感應器；SEN1T六；兩個SAGIA1E和兩個達蓋電子干擾系統。

法國國家飛機發動機研製公司又正在研究M五三——P二發動機，以替代「幻影二〇〇〇」目前採用的M五三——五發動機。這種新型發動機將具有改進的低壓壓氣機和它優良的渦輪冷却系統，由於一系列改進，基本推力可望由五·五噸提高到六·五噸，加力推力可望由九噸提高到一〇噸。此外，M五三——P二的重量估計，也將比M五三——五約小二三公斤。

關於法國的軍備現狀，據一九八〇年度出版的「軍事平衡」報導，法國現有的總兵力五十萬九千三百人，其中僱傭兵佔二十七萬四千五百人，兵役約一年。這批士兵正統名稱是「法蘭西共和國軍」，其最高指揮統帥是法國總統。在最受人注意的戰略核武器方面，有中距離彈道號彈兩個縱隊，共十八枚，潛艇彈道導彈六十四枚，各携帶一六枚M二〇飛彈的核導潛艇四艘，但現時已定製兩艘各可携帶一九枚M四飛彈的核動潛艇，另外又預算將現在裝設在中距離飛彈縱隊的SI二地對地飛彈改為S——三型。

法國海外派遣軍的實力：

西德（裝甲師團乘三）	三四，〇〇〇人
西柏林（輕機甲連隊乘一，機械化步兵連隊乘一）	二，〇〇〇人
乍得（步兵連隊）	一，八〇〇人
孔布提，哥迪波維爾，黎巴嫩（國連軍，工兵中隊，補給中隊）	六〇九人
聖尼哥爾	一，一七〇人
伽邦	四五〇人
法屬圭亞那，南印度洋，紐加利車尼亞，波利尼西亞	一九，〇〇〇人

打從一九七六年起，法國空軍便進行了大幅度的編製和裝備改革。這項改革將於一九八二年完成。按照這項計劃，法國（包括海陸空）的國防力量在西歐集團中將提高至驚人程度。可是，由於這批裝備的數量相當龐大，而法國軍火業的生產能力尚未能予以滿足，所以能否如期完成計劃，機會並不大。

預算在一九八二年完成改革的陸軍裝備：

AMX三〇戰車	三七四輛
AMX一〇RC戰鬥裝甲車	三五〇輛
AMX一〇PPC裝甲輸送車	七六二輛
VAB裝甲車	二，四七二輛
VAB對空裝甲車	三四五輛
AMX三〇羅蘭自走火箭	一八三枚
一五五毫米自動炮	一九〇門
一五五毫米牽引炮	一〇〇門
米蘭反坦克誘導飛彈	一，〇六二枚
霍特反坦克誘導飛彈	二三三枚
一二〇毫米迫擊炮	二八八門
五·五六毫米步鎗	二三六，〇〇〇挺
機械化步兵用車輛	一八二，〇〇〇輛
SA——三四一直昇機	一七一架

（取材自「航空週刊及太空技術」，「軍事平衡」。）

圖片說明：

A　法國海軍代表性航空母艦「克里孟梭號」，輪機推動十二萬六千四馬力，三萬二千噸，裝載飛機四十架，全長二六五呎，最高速度三二浬。

B　法人國引以為傲的「可畏」級核子動力SSBN導彈潛水艦一號艦「可畏」號。同級的六號艦「不屈」號正在加工建造中，預算一九八五年竣工。

C　C七零——AA（上圖）巡洋艦將會取代現時服役中的導彈驅逐艦，設備非常廣泛，包括海戰各方面所用的武器。SNA七二普羅理斯為最新型核子潛艇，本年七月已經下水，但要至一九八二年才能移交有關部隊。

德國人引以為傲的「可畏」級核子動力SSBN導彈潛艇「可畏」號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萬里雄風（上）

劍芒疾如電

鐵指文四

（一）

一個灰袍人，在一個嚴寒的下午，騎着一個在雪地上爬行着的大漢，來到了虎堡。

負責看守堡門的白臉老張，他的臉立刻由白色變成灰色，灰得就像是這個人的衣服一樣。

老張向來自誇胆子比別人特別大，但這畢竟只是自誇自讚而已。

到了現在，他已被嚇得魂不附體。

因爲他已經認出，在地上爬行着，給人當着牛一般騎着的紫面大漢，原來竟是威震北五省已十餘年的金衣堂主——環刀無敵向無羣。

向無羣是虎堡的常客。

這十餘年來，他一直都與虎堡堡主魯山君保持着很密切的往來。

他上次到虎堡的情景，白臉老張還記得很清楚。

那是今年的上元佳節，向無羣是在子夜時份，才坐在一輛開篷的金色馬車，左擁美人，右手高擧玉樽，帶着滿身酒氣，和十餘從僕艷婢而來。

他的人雖然長得粗壯，但是却很喜歡花。

上次他來的時候，那輛馬車堆滿着千嬌百媚的花，整輛車子看來就像是一個美麗的花球。

血霧瀰漫天

連站在老遠的白臉老張，都已嗅到陣陣醉人的香氣。

花也醉人，酒也醉人，他身旁的美女更是令人意蕩魂銷。

向無羣又怎能不醉？

但等到有個神秘的刺客忽然從車底冒出，反手一刀刺向向無羣咽喉的時候，白臉老張才總算是大開眼界。

向無羣的反應，簡直比艷陽天下的飛鷹還更清醒，迅捷。

他原本握着玉酒樽的手，彷彿在忽然間就變成了一種無堅不摧的厲害武器。

他把玉樽放在自己的頭上，接着以手爲刀，斜斜的劈在這刺客的右腕上。

一陣清脆的骨折聲響起，這刺客的右手算是完了。

向無羣冷笑，忽然駢伸五指，向這刺客的臉上抓去。

刺客急避，身子向後飛躍。

向無羣却已拿掉了他的刀，當刺客急退的時候，這把刀也有如電光般向他的胸膛上射去。

刺客無法避開。

世間上絕大多數可以稱爲「一流殺手」的人，也同樣無法避開。

所以，這刺客的下場只有一個字——死！

直到很久以後，白臉老張才知道，這刺客原來竟是江湖中聞名變色的「一刀斷魂」溫滅。

溫滅殺人，絕少失手。

他唯一失手的一次，是在十年前刺殺少林寺方丈寒一大師。

那一次，連寒一大師都幾乎死在他的刀下。

以武功而論，溫滅不及寒一。

但溫滅却處心積慮，在少林寺裏混了三年，才有機會發出那致命的一擊。

他這人最大的長處是能等。

爲了要殺一個人，他可以等三年，甚至十年，三十年，以至一輩子。

他後來沒有再去行刺寒一大師，是因爲聘請他的僱主，已經逝世。

像溫滅這種殺手，天下間是沒有幾人能避得開他的襲擊的。

但向無羣却能，而且在很輕鬆的情況下，用他的刀，把這可怕的殺手殺掉。

能够一擧手間就宰了溫滅的人，這人當然也相當可怕。

但現在，向無羣却像是一條牛般，給人騎着來到了虎堡！

這灰袍人是誰？

究竟是他瘋了，還是向無羣瘋了？

（二）

「虎嘯震中原」魯山君也不相信這是一件眞實的事。

他認識向無羣，更深切瞭解他的脾性和武功。

向無羣並不是永遠不敗之神，假如有人告訴他，向無羣敗了，他會相信。

但現在他手下向他報告的事，却令他無法相信。

他幾乎是像一陣急勁的北風，從堡中大廳裏，飛掠出堡外。

他終於看見了一件令他無法相信，而偏偏又是事實的怪事。

× × ×

魯山君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年，還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地方上，自己的弟子面前，露出如此吃驚的神色。

他是一個硬漢，從五歲到現在五十歲爲止，從來都不會遇事慌惶失措，呆若木鷄。

但現在，他簡直就像是遇見了世間上最奇怪，也最可怕的一件事。

他的背脊忽然感到一陣寒涼。

他身穿貂裘，本不該覺得寒冷，但他現在却感到渾身冰冷。

這種寒意，並不是來自嚴寒的北風，而是從他的心底裏散發出來。

驀地，他的目光盯在灰袍人的臉上。

這灰袍人一言不發，也在看着他。

魯山君吸了口氣，顎下有點灰白的鬍子在迎風飄蕩。

「在下魯山君，是這座小堡之主，」他抱拳一禮，緩緩地向灰袍人說道：「敢問這位仁兄，怎樣稱呼？」

灰袍人冷冷道：「你不配問。」

魯山君一怔，繼而冷笑道：「在下是本堡之主，若連我都不配問，只怕本堡之中已沒有任何人配問尊駕的名字了？」

灰袍人却搖頭。

魯山君目中寒芒暴射：「我不配問，誰配問？」

灰袍人慢慢的說：「周鐵民。」

魯山君一怔：「周鐵民？」轉目向身旁一個藍衫中年人問：「本堡之中，誰叫周鐵民？」

這藍衫中年叫范禪，是虎堡的總管。

范禪眉頭一皺：「本堡確有周鐵民其人存在，但他只是厨房裏的一個老雜役，而且向來體弱多病……」

魯山君臉色一變，目注灰袍人：「聽尊駕的口氣，似乎本堡主連區區一個老雜役都比不上。」

灰袍人說道：「是的，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范禪冷冷一笑，踏步上前：「在下是本堡總管，姓范名禪，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在下幻雲平。」

灰袍人目光一閃，淡淡地道：「我知道。」

范禪冷冷道：「尊駕連本堡主雜役的名字都這麼清楚，恐怕本堡主上下人等，你俱已瞭如指掌。」

灰袍人默然。

范禪向爬在地上的向無羣瞧了一眼，接道：「在下現在只想你別再侮辱向堂主，同時更要你說出，究竟是用甚麼法子暗算向堂主的！」

灰袍人冷冷一笑，忽然伸出手敲向無羣的腦袋：「我是不是曾經暗算過你？」

向無羣立刻用力的搖頭答道：「沒有，你沒有暗算我，是我甘心情願給你騎着走的。」

灰袍人瞧着范禪，道：「你聽見了沒有，我沒暗算他。」

范禪怒道：「你一定是用卑鄙的法子，威脅着向堂主！」

灰袍人沉吟着，又伸出手去敲向無羣的腦袋：「是我威脅着你嗎？」

「不！絕不是這樣的，」向無羣居然展顏一笑，「是我求你三天三夜，你才肯讓我爲你做牛做馬的。」

灰袍人大笑。

「范總管，你聽清楚了沒有？」

范禪吸了口氣，凜然道：「我不管這許多，總之，你現在不能再騎在向堂主的背上。」

灰袍人淡淡道：「你憑甚麼在我面前說這種話？」

范禪道：「不憑甚麼，就只憑在下的一雙手。」

灰袍人盯着他的手，緩緩道：「聽說你這一雙手，曾爲虎堡除去不少强敵。」

范禪冷冷道：「不錯，你若配稱『强敵』那麼將會是死在這雙手下的第二十七人。」

灰袍人擺了擺手，面上木無表情：「你最好別輕擧妄動，否則這雙手——」

范禪冷笑：「只要尊駕有本領，這雙手我是隨時可以給你卸下來的。」

他雙肩微動，已待出手。

向無羣却厲聲喝止：「住手，你是絕對接不下他一招的！」

范禪的臉色又是一變。

以金衣堂主向無羣的身份，喝令他「住手」，他本來無論如何都要乖乖住手的，否則非但不給向無羣面子，而且也會被堡主所責罵。

但此刻的情況，却是大不相同。

姑勿論向無羣爲了甚麼理由甘願被人

如此侮辱，他現在的形態，已是大大失了金衣堂主的身份。

但最令到范禪忿然的，是向無羣的第二句說話。

——「你是絕對接不下他一招的！」

這句說話，向無羣也許是一時着急而說出來，但在范禪耳中聽來，却是極不滋味。

把心一橫，冷笑道：「范某若連這位先生一招都接不下，也不必再在江湖上混了。」

說着，霍然從斜裏探出左手，急抓灰袍人右脇下要害。

他的出手不可謂不快。

但更快却還是灰袍人的手。

范禪急變招，手向下沉，改抓灰袍人的腰。

但他的手還沒有沉下，一道金光已急迅的劃過。

金光閃處，血影飛揚。

范禪的一隻左手竟然一出手就已給對方卸了下來。

范禪臉色慘變，但仍不服氣，右手一式三變，帶着一股勁風，急襲灰袍人的面門。

驀地，人影一花，魯山君已出手阻攔范禪。

「范禪，使不得！」

范禪切齒道：「屬下與他拚了！」

「拚了？」魯山君面色一寒，叱道：「你憑甚麼跟人家拚，再拚下去，可連這一隻手也保不住！」

他說的是實話，范禪也是明白的。

但他着實下不了場。

魯山君急呼白臉老張：「張勝，快扶總管入內！」

白臉老張急忙扶走范禪。

魯山君神色凝重，對灰袍人道：「尊駕此番來到敝堡，存心來找樑子？」

「我不是來找樑子，而是來找周鐵民的。」

「是否只要找到周鐵民，你就會馬上離開此地？」

「那個自然。」

「但范禪的手……」

「我可以賠法。」

「怎樣賠償？」

「每根指頭賠一兩。」

「那麼……是賠償五兩？」

「不錯，這已很公道。」灰袍人說着，隨手一拋，掏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

魯山君接過這五兩銀子，臉上的表情已完全僵硬。「尊駕這是太侮辱咱們的人了。」

爬在地上的向無羣忽然大聲叫道：「魯堡主，他要找的是周鐵民，只要把周鐵民交出來，甚麼事情都好辦！」

魯山君瞧着他，心頭不由一陣絞痛。

這本是他的朋友。

在江湖上，能成為魯山君的朋友的人並不多，而向無羣本是魯山君最欣賞的其中一個。

但現在，魯山君愛莫能助，而且根本不知道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大聲叫道：「魯騰。」

一個錦衣大漢立即走到他面前。

這人叫魯騰，是魯山君的侄兒。

「你帶厨房的周鐵民出來，有人要找他。」

魯騰領命，立刻回堡內去找周鐵民。

但他很快又回來。

魯山君沉聲喝道：「那周鐵民呢？」

魯騰的臉色有點鐵青，說道：「他死了。」

「死了？」魯山君怒道：「他怎會無緣無故死掉的？」

魯騰苦着臉，說：「他上吊。」

魯山君怒聲道：「為甚麼他要在這時候上吊？」

魯騰答不出。

他又不是周鐵民，而且對這個老頭兒的認識也不深，當然不知道周鐵民為甚麼在這時候上吊自殺。

灰袍人却在這時候淡淡的說：「我知道他為甚麼要自殺。」

魯山君問道：「你知道？那是為了甚麼？」

灰袍人淡淡道：「不為甚麼，因為他知道，我已來了。」

這就是他的答覆。

銀手老妖

（一）

周鐵民的屍體已被抬了出來。

灰袍人似是很仔細檢視過，然後才緩緩的接道：「不錯，他就是鐵指文四。」

魯山君一凜：「甚麼？周鐵民就是鐵指文四？」

灰袍人說道：「若不是文四，我也不會親自來到這裏找他，難道你以為我空閒得太無聊，要來找一個老雜役尋開心。」

魯山君怔住。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自己的堡壘中的一個老雜役，原來竟然是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鐵指文四。

魯山君在江湖上無疑已是個很有身份的人，但却仍然無法與文四相提並論。

早在二十年前，文四便已是中原鐵衞盟七大長老之一。

直到十年前，鐵衞盟毀了，盟主也不知去向，七大長老只餘下兩人，其中一個就是鐵指文四。

但不久，文四也失踪了。

誰也想不到，在十年後，文四竟然會藏身在虎堡之內。

× × ×

姑勿論文四以前是個怎樣的人，他現在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灰袍人看了很久，臉上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很好，這老賊終於畏罪自戕了。」

向無羣仍然在他胯下，聞言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灰袍人點點頭。

向無羣又在爬行。

灰袍人忽然道：「你爬得太慢，倒不如站起來，咱們一起走。」

向無羣居然用力的搖頭。「不！這樣不好，我爬快一點便是。」

魯山君忽然振臂大呼。

「向無羣，我實在是無法再忍受下去

，你站起來！」

向無羣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顧用力的在地上爬行。

魯山君突然撲前，向那灰袍人說道：「他有甚麼事對不起你？你要這樣子折磨他？」

灰袍人冷冷道：「這不是你的事，而且你就算要管也管不來！」

魯山君鬢眉皆豎，厲聲叫道：「嚴疾雨，我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如你，但你若還不肯放過他，我只好跟你拚了！」

「拚了？」灰袍人嘿嘿一笑：「你剛才不是在教訓范總管，問他憑甚麼來跟我拚？」

魯山君呆住。

灰袍人面色冰冷，慢慢的接道：「你現在既然已知道我就是嚴疾雨，該知道嚴某的脾氣，可不是好惹的。」

魯山君仍然攔阻他的去路：「只要你願意放過向堂主，甚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你。」

嚴疾雨冷冷一笑：「假如我想要你的腦袋呢？」

魯山君大聲道：「只要你眞正願意放過向堂主，魯某這顆已老的人頭，就算給你割下來作夜壺，却又何妨？」

嚴疾雨目光一閃：「如此說來，你倒是一條漢子。」

魯山君道：「敝堡雖然在江湖上沒有太响亮的名氣，但堡中上下，不論職位高低，全都是不怕死的好漢！」

嚴疾雨道：「這番說話好响亮。」

魯山君又在大聲叫道：「向無羣，你若還當我是你的朋友，你就馬上給我站起來。」

向無羣目中似已露出了痛苦之色。

他也忽然在地上嘶聲大叫：「魯堡主，你若還當我是個人，你就馬上回堡，咱們的事，你不該管，甚至以後連想都不必再想。」

魯山君楞住。

他實在不明白，向無羣何以甘願受此奇辱。

他站在那裏，兩腿似已被釘子牢牢的釘在地上。

向無羣又再爬行。

他漸漸爬遠，而且越爬越快。

他似已瘋狂，似已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瘋子。

但魯山君知道他沒有瘋。

向無羣仍然是向無羣，縱然他現在變成了這副樣子，魯山君仍然沒有改變以往對他的看法。

他知道，這件事其中一定存着某種秘密。

他回到堡中之後，忽然問堡中的副總管夏侯勇道：「寒星呢，怎麼整天都不見他？」

夏侯勇連忙去找寒星。

但找了大半天，還是找不着寒星。

沒有人知道寒星去了甚麼地方。

× × ×

寒星姓卓，二十三歲，是魯山君的關門弟子。

他天資聰穎，悟力過人，雖然在衆弟子之中，年紀最幼小，但却已盡得師父眞傳。

魯山君最疼愛的弟子，也就是卓寒星了。

但就在這一天，卓寒星忽然失踪了，連和他最合得來的副總管夏侯勇都不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二）

寒夜，雪花在飛舞，老鵬在一個小鎮的街頭上瑟縮。

老鵬是個乞丐，一個又年老又體弱多病的老乞丐。

他身上的破棉襖，實在抵禦不住這種嚴寒的天氣，所以，他想去找一瓶酒。

但他沒有銀子。

所以，他只好去借。

在這個小鎮，他唯一能借到銀子的地方，是黑鼠穴！

黑鼠穴是個和狗窩差不多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人，也就叫黑鼠。

黑鼠和老鵬都是窮光蛋，但黑鼠却往往會有些意外之財。

那些所謂意外之財，其實也就是不義之財。

原來黑鼠是個小偸。

老鵬知道他在昨天幹了一宗買賣，最少刮了好幾十兩銀子。

除非黑鼠又已在賭場上輸光，否則他一定肯借點錢給自己買酒。

黑鼠本來就不是個吝嗇的人，尤其是對老鵬，就更是大方得很。

老鵬已經六十多歲，而黑鼠還不够三十。

這一老一少在一起的時候，別人看來總是覺得他們很像一對父子。

× × ×

當老鵬找到黑鼠的時候，黑鼠正在蒙頭大睡。

老鵬敲了敲桌子。

「黑鼠！黑鼠！」

黑鼠掀開殘舊的棉被，睡眼惺忪的瞧了瞧來人，才「噢」的一聲說：「估道是誰，原來是老鵬，坐！坐！」

老鵬沒有坐。

這裏本來就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讓老鵬坐下來的。

他勉强一笑，開門見山就向黑鼠說：「我想借點銀子去打酒。」

黑鼠揉了揉眼睛，却「唉」的一聲嘆了一口氣。

老鵬一凜，心知不妙。

「黑鼠，你又輸光了？」

黑鼠點點頭，苦笑道：「我這人甚麼都很好，長相很好，幹買賣時的手段也很好，人緣更好，唯一最要命的，就是賭運不好。」

老鵬乾咳兩聲：「這才是他媽的最要命的事，這可慘了，連你都沒有銀子，今個兒晚上怎樣渡過？」

黑鼠道：「你是很挺得住窮的好漢，怎會為了幾兩銀子而發愁？其實憑你的功夫……」

「住口！」老鵬臉色陡地一沉，「這兩個字兒，你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唉，這本來是事實嘛……」

「黑鼠，你再提起這樁事，以後就再也看不見我了。」

「老鵬，你不是要自盡罷？」黑鼠眨了眨眼睛，忙道：「既然你不高興，我以後永遠不提就是。」

老鵬皺着眉：「你眞的又輸光了？」

黑鼠苦着臉，道：「老鵬，你瞧我像是那種有錢睡得着早覺的人麼？若不是巳輸得一窮二白，現在恐怕還在陸大頭的賭坊裏磨菇着。」

老鵬嘆了口氣，道：「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這一晚可難熬了。」

黑鼠道：「我還有點……」

老鵬目光倏地一亮：「是不是還有點錢？還是還有點酒？」

黑鼠搖搖頭：「兩樣都不是，是還有點肚疼。」

老鵬臉上陡地露出失望神色，嘆道：「我瞭解你這個人，每逢輸了錢後，總是會頭疼，肚子疼、鼻子疼、脚趾也疼。」

黑鼠想了想，却是甚麼辦法也想不出來。

突聽一人在門外淡淡笑道：「只要兩位不嫌棄在下，今天晚上，我倒願做個東道，請兩位到福華居喝個痛快。」

黑鼠，老鵬互望一眼，臉上都是一片狐疑之色。

只見門外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藍衫青年。

老鵬臉色微變瞪目道：「你是誰？」

藍衫青年抱拳微笑：「在下姓卓，名寒星。」

老鵬雙眉一緊：「我只是個老叫化，他却是個癟三，你爲何要請我們喝酒？」

藍衫青年忽然面色凝重起來，朗聲吟道：「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

老鵬聞言，目光一變，亦自接吟道：漠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

藍衫青年接道：「由來征戰地，還人有見不。」

老鵬聽到第二句，面色更嚴肅起來，搖手叫道：「年青人，你唸錯了，不是『還人有見不』，而是『不見有人還。』」

藍衫青年神情凝重：「『不見有人還』也就是『還人有見不』，這道理就等於兵即是賊，賊即是兵。」

老鵬點頭，目光如電般盯着這藍衫青年：「你叫卓……卓寒星？」

「在下正是卓寒星。」

「鐵指文四與你怎樣稱呼？」

「師徒。」

「師徒？」老鵬皺了皺眉，嘆道：「他早年曾立誓永遠不再收弟子，想不到現在他還是收了一個弟子。」

「你誤會了，」卓寒星搖搖頭，道：「他不是我的師父。」

老鵬怔住。「你剛才豈不是說，你和文四是師徒？」

「不錯，但誰是師父，誰是徒弟，你却掉轉了。」

「甚麼，掉轉了？」老鵬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冷然道：「難道是文四拜你爲師？」

卓寒星微微一笑，點頭。

老鵬「呸」的一聲：「年青人，這種謊話，可不有趣，而且也不高明。」

卓寒星淡淡道：「這並不是謊話，你不相信，那却是無話可說。」

老鵬瞳孔收縮，冷冷道：「在武林中，雖然不乏師父比徒弟年輕的先例，但常言道，還得要學無前後，達者爲師，除非你的本領，尤在文四之上。」

卓寒星搖搖頭：「這一點巳不可證實，而在下也不想在這種事上花費時間與功夫。」

老鵬冷冷一笑：「別的事情，我可以不聞不問，但你竟說自己是鐵指文四的師父，我這個老叫化可大不服氣。」

黑鼠揉了揉鼻子，也插口說：「我也一樣不服氣。」

卓寒星苦笑。

老鵬冷然道：「不管你是師父還是徒弟，也不管你是寒星還是月亮，你現在要證實自己的武功比鐵指文四更强不可。」

卓寒星吸了口氣，只得道：「要怎樣證實法？」

老鵬道：「很簡單，文四與我的本領，俱在伯仲之間，只要你能勝得過我這個老叫化，我就相信你確是文四的師父。」

卓寒星道：「這怎可以？」

老鵬怒道：「你以爲老叫化子是可以隨便給你哄騙的？你究竟是甚麼人？」

卓寒星道：「是虎堡堡主魯山君的關門弟子卓寒星。」

「呸！這是他娘的越說越不像話了，如此算來，文四豈不是要叫魯山君祖師爺了？」

卓寒星道：「那倒不是，在下的武功，其實與魯堡主沒多大的關係！」

「好混帳的一派胡言！」老鵬冷笑不迭，「你前言不對後語，放的儘是狗屁豬屁。」

卓寒星道：「關長老你是誤會了。」

「好小子，」老鵬冷笑：「既然知道老夫就是關血鵬，還敢大放厥詞，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說着，身形一幌，呼的劈出一掌。

雙方距離並不遠，這一掌的來勢又是快如閃電，卓寒星似巳無法閃避！

「砰！」

一聲沉實的異响，關血鵬這一掌巳擊在卓寒星的胸膛上。

這個叫老鵬的叫化子，原來竟然就是昔年鐵衞盟七大長老之一的「血靈神君」關血鵬。

關血鵬與鐵指文四是多年老友，卓寒星却自稱是文四的師父，這自然是令到關血鵬大不服氣的。

但關血鵬絕非想要了卓寒星的性命。

他這一出掌，只是施展一種特殊的手法。

這種手法很特別，只要一經拍在對方的身上，姆指和尾指即會擊中其要穴，剎那間即可令對方全身軟綿綿，連一點力道也提不起來。

當然，只有眞正的高手，才能够做到這一個地步。

關血鵬是高手。

他這一掌巳拍在卓寒星的胸膛上，而且姆指和尾指都巳分別擊中了他的膻中穴及氣海穴。

卓寒星中了這一掌，臉上却沒有半點驚詫的神色，仍然紋風不動的站在原處。

關血鵬面色一沉：「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巳能移位換穴。」

卓寒星道：「這只是雕虫小技，何足掛齒。」

他並非驕傲，而是在他來說，這的確並非難事。

但是，關血鵬却給他氣得連肺都要破了。

因爲即使是他自己，也未能做到這一個地步，但卓寒星却以「雕虫小技」四大字形容，又豈能不令到這位關長老爲之大動無名肝火？

「卓寒星，老夫不再手下留情了！」關血鵬巳動了眞怒，而且也知道這姓卓的年青人，果然絕非易與之輩。

但他還是絕不相信，卓寒星會比鐵指文四更强。

他更不相信文四會拜他爲師。

文四在七大長老中，向來性情孤僻冷傲，除非他瘋了，否則絕不會在這一把年紀的時候，還去拜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爲師。

這簡直是荒謬，不可置信的事。

除非卓寒星的本領，眞的遠比文四高明，那麼文四才會拜這年青人爲師父。

但這是絕不可能的。

卓寒星怎可能會比文四更厲害？

關血鵬不相信，除非連自己也敗在他的手上。

這時候，他巳决心要讓這姓卓的年青人吃點苦頭。

他身法一變，人如蓬轉，掌似漩渦，霎眼間便將卓寒星圈入一團凌厲巳極的狂飆中。

這一陣攻勢，自比昔才那一掌兇險得多。

但見卓寒星雙肩一沉，身形矯若游龍，關血鵬雖然攻勢有若排山倒海，但却始終無法傷得了他分毫。

關血鵬一凛，不再猶疑，抖擻精神，施展生平所學最得意的一套絕藝——大鵬散手。

「嗨！」他一聲叱喝，左足向前一跣，上半截身子，有如巨鳥般斜撲過來，右手虛幌三招，似有若無，但最後仍然由虛化實，直向卓寒星的臉龐搗了過去。

這幾下招式，看似平平無奇，實則暗藏無數妙着，可攻可守，非但招式險絕，在關血鵬手中施展出來，更是火候老到，堪稱巳達登峯造極之境。

他向卓寒星臉龐上攻過去的那一招，巳是十拿九穩，最少有了九分勝算。

然而，他的估計居然還是有了錯誤。

他很清楚自己這一着的威力，在「知己知彼」這句兵法至理名言中，上半闕他是百分之百完全瞭解的。

但對於卓寒星這個年青人的武功，他的估計就未免是錯了。

只見卓寒星身形風轉，關血鵬的出手雖然極快，但是卓寒星却更加快，也更刁鑽。

關血鵬的招式一下比一下緊密，然而對卓寒星却無法構成眞正的威脅。

兩人的身形有如閃電般快速，乍合又分。

關血鵬的目光銳利如鷹，但卓寒星却絲毫不爲所震懾。

他的目光甚至比關血鵬更鋒銳，更逼人。

關血鵬終於面色再變。

他突然一聲咆哮，雙掌激蕩起駭人的呼嘯聲，狂揮拍出。

連卓寒星的衣襪，頭髮，都爲之飛揚不巳。

但他的眼神，脚步仍然是那麼堅定。

他也揮掌，而且只以單掌對抗。

關血鵬運勁，掌力凝重如山，力足開碑裂石。

這巳是他最後能考驗卓寒星的一着。

這不但是在考驗卓寒星，也是在考驗着自己。

黑鼠站在一旁，不禁爲之看得目瞪口呆。

他是個小偷，也曾經一度失手。

那一次，他是在一間細小而發霉的客棧裏面，向一個帶着黑色包袱的漢子打主意。

他趁這漢子睡覺的時候，以極快速而且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盜去了那個黑包袱。

他沒看走眼。

這個黑色的包袱，裏面果然藏有不少銀両和金葉子。

但有一點他却是看錯了。

這個黑包袱的主人，原來竟是盜賊中的盜賊，也就是中原五大强盜之一的「殺人不眨眼」宋天方。

當他知道自己闖出大禍的時候，巳經遲了。

宋天方最少帶着十幾個面目猙獰，長相兇殘的大漢，在包圍着自己。

黑鼠求饒，但無效。

宋天方被江湖中人稱爲「殺人不眨眼」，他這個外號可也不是給人白叫的。

黑鼠這次可糟殃了。

他自忖必死。

然而，他沒有死，因爲在最危急的關頭，老鵬忽然出現。

但那時候，黑鼠仍然沒有抱着任何的希望。

他還大聲叫嚷，叫老鵬快點離開這裏，否則難免白賠一條老命。

但老鵬却微笑着，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他沒走多遠，一把大砍刀巳向他沒頭沒腦的劈了下來！

黑鼠以爲老鵬必然變成刀下鬼。

但結果是恰恰相反。

他連一丁點兒的事都沒有，但那個握着大砍刀向他沒頭沒腦劈下來的彪型大漢，却反而被自己的刀砍掉了腦袋。

這傢伙恐怕見到閻王的時候，還不知自己的刀是怎樣被人奪去，更不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被人砍掉了腦袋。

羣盜自然大怒，紛紛向着老鵬撲了過去。

黑鼠巳嚇得快要撒尿，心中暗暗爲老鵬担心。

但他的担心却是多餘的。

老鵬原來竟是個深藏不露的一流高手，那些强盜雖然人多勢衆，而且氣勢洶洶，但一拚之下，全然不是老鵬的對手。

最後，宋天方親自動手。

宋天方是羣盜之首，武功也是羣盜中最厲害一人。

但老鵰還是很輕鬆的，就把這强盜收拾下來。

若非親眼所見，黑鼠實在很難相信，這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竟然如此厲害！

然而，一山還是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這兩句話兒，可說是永遠錯不了的。

闞血鵬曾技壓羣盜，想不到這天晚上，竟然會栽在一個後生小子的手裏。

他和卓寒星這一拚，輸了。

他是輸的一敗塗地，也是輸的心服口服。

闞血鵬呆在那裏，怔怔的瞧着自己的雙掌。

卓寒星也有點難過。

當然，他並不是爲了自己而難過，而是爲了闞血鵬。

（三）

連黑鼠都沒有作聲，氣氛是沉默，而又是那麼尷尬的。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闞血鵬才長長的吐了口氣，說道：「我是老了！不中用了。」

卓寒星正想說些安慰他的說話，他又搖搖頭，說：「不！這不能作爲失敗的藉口。」

他忽然盤膝坐在地上，嘆道：「是敗了，就是敗了，就算老夫再年輕三十年，甚至再活三十年一直不斷勤練武功，仍然不是你的敵手。」

卓寒星沉聲道：「闞長老言重了。」

「不！這是事實，」闞血鵬盯着他，點頭道：「我現在已完全相信你的說話，以你這份驚人的身手來說，已足够成爲文四的師父有餘。」

卓寒星道：「在下成爲文長老的師父，其實也是一時誤會。」

闞血鵬道：「其中情形，卓公子能否見告？」

卓寒星道：「有一次，文長老喝醉了，硬要找在下欲比試武功。」

闞血鵬皺眉說道：「他絕少與年輕一輩比試武功，想來那一次他已醉得很是厲害。」

卓寒星點點頭。

「在下當然只得順着他，跟他玩了幾手，那知他却越玩越起勁，全力與在下週旋。」

闞血鵬道：「他敗了？」

卓寒星道：「不，他贏了！」

「這怎可能？」闞血鵬霍然站起，「憑你的武功，絕不該敗在他手下，除非你故意相讓。」

卓寒星並不否認。

闞血鵬點點頭，接着說：「不錯，一定是你故意相讓，後來又怎樣了？」

卓寒星道：「三天後的一個晚上，他忽然抓住在下。」

闞血鵬道：「是不是他又喝醉了，要再和你比個高低？」

卓寒星道：「這一次，他可沒有喝醉，而且頭腦比誰都更清醒。」

闞血鵬眉頭一皺。

「他既然沒有輸，爲甚麼還要再找你比拚？」

卓寒星道：「他說，他又想通了，三天前的比劃，在下是故意相讓的，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寧願敗在我手裏，然後拜我爲師，但決不能領受我這種情。」

闞血鵬頻頻點頭：「不錯，換上是老夫，也是這種想法。」

卓寒星道：「在下無奈，只好跟他眞正的較量一番！」

闞血鵬嘆了口氣，緩緩道：「以你的武功，眞正和他較量下來，自然是穩操勝劵。」

卓寒星道：「這一次在下不敢相讓，結果是勝了他。」

闞血鵬說道：「接着，他就要拜你爲師？」

卓寒星道：「不錯，在下初時堅決拒絕，但文長老却以死要脅。」

闞血鵬道：「所以你就成爲了文四的師父？」

「不錯。」

「這是文四的福氣。」

「但他已死了。」

「甚麼？」闞血鵬的瞳孔陡地睜大兩倍。

「文長老已經死了。」卓寒星黯然說：「他給了我一封信，要在下轉交給闞長老。」

闞血鵬從卓寒星的手裏接過一封信，立刻拆閱。

閱後，闞血鵬的手在顫抖，臉上已毫無血色。

「那惡賊……那惡賊畢竟還是再來了，他是要趕盡殺絕……」

卓寒星深深的吸了口氣。

「你是說銀手老妖端木絕？」

闞血鵬愣住：「你也知道端木絕其人的名字？」

卓寒星緩緩點頭，道：「是文長老把一切告訴我知道的。」

闞血鵬咬了咬牙：「除了銀手老妖，天下間又有誰能逼得文四自盡？」

卓寒星道：「但文四自盡，並不是給銀手老妖逼得走投無路的。」

闞血鵬驚問道：「不是銀手老妖又是誰？」

卓寒星沉聲道：「是嚴疾雨。」

他語聲略頓，又一字一字的說：「是灰鵬嚴疾雨逼死文四的！」

瘋狂大厮殺

（一）

灰鵬嚴疾雨，也就是那個騎着向無羣而來的灰袍人。

就在這一個嚴寒的晚上，嚴疾雨也來到了黑鼠穴。

× × ×

黑鼠穴本來只是一個小偸的家。

黑鼠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簡陋的地方，忽然間會同時來了這許多武林高手。

嚴疾雨彷彿是一具灰色的幽靈，忽然就站在卓寒星的背後。

卓寒星沒有動。

他沉默着！

闞血鵬也在沉默，黑鼠却在微微的發抖。

每個人都感到一股濃重的殺氣，從這個灰袍人的身上散發出來。

這種殺氣，甚至刑場上的劊子手，和劊子手手裏的刀斧更可怕。

「你就是魯山君的關門弟子寒星？」嚴疾雨首先問。

「正是！」

「你現在該已知道，我就是灰鵬嚴疾雨。」

「我知道。」

「魯山君雖然在江湖上薄有名聲，但他的武功，根本就連做你的徒孫也不如。」

「嚴先生，這種說話，未免是太過份了。」卓寒星臉色一沉，聲音也是一沉。

嚴疾雨淡淡道：「魯山君絕不是你眞正的師父，這就跟鴨子絕不會生出一隻駝鳥蛋的道理同樣顯淺。」

卓寒星道：「在下承認是另有一番際遇，所以才練就這一身武功。」

嚴疾雨道：「難道你不覺得，偸練別人的武功，是一件背叛師門的事？」

卓寒星冷冷一笑：「即使這算是背叛師門，也毋須閣下爲我担心。」

嚴疾雨冷冷道：「這個自然，只是，嚴某想知道，傳授你這一身驚人武功的高手，究竟是何方神聖？」

卓寒星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嚴疾雨道：「何以見得？」

卓寒星忽然從腰間拔出一把軟劍，霍然轉身，目注嚴疾雨的臉龐，道：「因爲你即將會變成一個死人！」

（二）

軟劍寒光四射，顯非凡品！

嚴疾雨淡淡一笑：「好一把寒霜軟劍，即使是魯山君，也不配用它。」

卓寒星冷冷的盯着他：「你已逼死了文長老，還要再殺闞長老，未免是咄咄逼人，太不留餘地。」

嚴疾雨道：「你若知道這兩個老賊以前曾幹過甚麼事，就不會怪責嚴某心狠手辣。」

卓寒星冷冷道：「我知道，他們曾經把中原魔教的追魂九使，全都廢掉武功，還刺瞎了他們所有的眼珠！」

嚴疾雨瞧着他，目光中忽然充滿怨毒之意：「你既然連這些事都知道，就不該偏幫着這兩人，爲虎作倀。」

「你錯了，」卓寒星冷冷笑道：「爲虎作倀的絕不是他們，而是閣下。」

嚴疾雨道：「中原魔教，是中原武林的救星，也只有銀手帝君一人，才可以把頹弱的中原武林壯大起來，對抗異域高手的侵犯！」

卓寒星冷冷道：「你這番說話，也許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嚴疾雨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此時此際，正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與其弄得身敗名裂，何不與本敎衷誠合作？」

卓寒星叱道：「身敗名裂四字，只有爾等狐羣狗黨之輩，才會用得着。」

嚴疾雨目光一寒：「既然善言相勸，充耳不聞，那麼嚴某只好用强了。」

卓寒星的軟劍已待出手，突見一人從角落暗處出現，大聲道：「嚴先生，讓向某來對付這不知死活的小子！」

卓寒星心頭一陣絞痛。

昔日威震北武林的金衣堂主向無羣，現在竟然甘心爲中原魔教賣命。

向無羣的改變，非獨使人惋惜，也使人爲之惱恨。

（三）

向無羣手執一桿鐵鎗，殺氣騰騰的向卓寒星衝了過來。

卓寒星厲聲道：「向堂主，你要清醒一點，別中了歹人的圈套！」

向無羣彷彿耳朵聾了。

他甚麼也沒有說，只是揮槍、挺進。

卓寒星還想再說兩句，但向無羣的槍已幾乎插進了他的咽喉。

卓寒星只能閃避。

突聽闞血鵬大喝道：「卓公子，讓我來對付這個混蛋！」

他在地上隨手檢起一根木棒，身形一展，怒射上前，攔住了向無羣。

向無羣也不理會攔阻着自己的是甚麼人，鐵槍招式一轉，疾刺闞血鵬！

在他刺出這一槍的時候，四週冒出了數十個頭紮黃巾，身穿白衣的大漢。

這地方本來就很狹小，忽然湧來了幾十個大漢，可說是把這裏擠的水洩不通。

黑鼠的臉色登時驟變。

他只是個小偸，雖然也曾練過點武功，但在這等場合裏，簡直就是一無用處。

卓寒星也看出了黑鼠處境形勢不妙，立刻叫道：「這位兄台，你立刻靠到牆角去。」

黑鼠立刻依言站靠牆角。

卓寒星以身掩護，怒道：「以多欺少，恐怕到最後還是要後悔莫及。」

嚴疾雨大笑。

「弟兄們，把他的舌頭一寸一寸的割下，且看到時誰才後悔。」

數十白衣大漢齊聲應和，數十件武器幾乎是在同時湧向卓寒星。

黑鼠連胆子都給嚇破了。

但卓寒星却還是很鎭定。

一把量天尺，兩支判官筆，還有一條鏈子槍，同時襲向卓寒星。

驀地，劍光一閃。

量天尺脫手跌下，握着兩把判官筆的一雙手給廢了，而那個用鍊子槍的大漢，更是連性命也不保。

三人一個倒下，餘下兩人急退。

又有兩大漢揮刀而來，神態兇狂暴戾已極。

黑鼠閉上了眼睛，不敢看。

他很快又聽到了一陣利器刺入咽喉時所發出的怪異聲音。

再睜眼一看，這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大漢，已倒臥在地上，滿臉都是驚駭錯愕的神色。

卓寒星一劍橫胸，殺氣嚴霜。

在這種情況下，他絕不能對敵人有半點的仁慈，否則，死在這裏的必然是他自己。

他一死，黑鼠當然再也活不下去。

這一羣人，本來就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煞星，雖然黑鼠在他們眼中看來，根本就不算是一號人物，但多殺個把人，在他們來說，是舉手之勞，而且也不需要經過半點的考慮。

俗語有云：「順手牽羊。」

「順手牽羊」的事，人人都不難幹得出來，而他們「順手殺人」，也是稀鬆平常的小事。

但卓寒星還沒倒下。

他就像是一堵牆，正在保護着黑鼠。

只要這堵牆不倒下，黑鼠還是很安全的。

（四）

惡漢們的攻勢是猛烈的，瘋狂的。

他們甚麼都不像，只像是一羣狂性大發的野獸。

但這情況並未能一直的維持下去。

因爲最貪功，最嗜殺的，都巳紛紛先後在卓寒星的劍下或死或傷。

他們畢竟還是有點理智的人。

就算他們眞的是一羣不通人性的野獸，但當他們目睹同伴一一倒下去之後，他們的獸性也自然會被震駭所掩蓋。

殺人，他們不會手軟。

但給人殺，他們的腿却全軟了，軟得不敢再上前。

因爲他們都知道，只要自己一上前，結果並不是自己能殺了人，而是白白的去送死。

世間上有趣的事情很多，他們爲甚麼要揀這種最沒趣的蠢事來做？

這羣大漢的戰意巳消失，其中兩人甚至巳拔足狂奔。

這兩人都是用鬼頭刀的好手，也不知有多少人的腦袋給他們砍個稀爛。

但他們沒走多遠。

其中一人忽覺右腕一陣痲痹，刀不見了。

接着，他猛然驚睹身旁和他一起奔走的伙伴，雖然還在奔走，但却巳不見了一顆人頭。

不見了人頭的身子還會跑，但當然再也沒法子跑得太遠了。

他大驚，跪下不敢動。

但他雙膝甫觸地面，項上人頭也同時滾落。

血珠如霧。

紅霧。

每個人的眼睛，都巳被這紅霧遮蓋，嚴疾雨的聲音同時响起，「誰不盡全力，誰就死！」

這是他的命令。

——非殺卓寒星不可的命令。

鐵盟衛復出

（一）

向無羣苦戰闗血鵬，雙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向無羣的右肩巳經被打碎，左邊臉頰也巳被打的不成人形，只像個潰爛了的西瓜。

但他沒死。

闗血鵬左腿中槍，右胸捱了沉重的一記虎尾蹬，一戰下來他巳兩番口吐鮮血。

兩人的身子都巳搖搖欲墮。

闗血鵬嘶聲叫道：「中原魔敎給了你甚麼好處，竟然連性命都不想要了。」

向無羣不理會他的說話，仍然不要命的一味狂攻。

嚴疾雨在那邊冷笑不巳：「向堂主是武林俊傑，他當然知道，誰才是武林的眞正主宰。」

闗血鵬怒道：「一派胡言，總有一天，你會自食惡果。」

嚴疾雨冷笑着，調遣了五人圍襲闗血鵬。

闗血鵬若非與向無羣拚得太盡，這五人豈是敵手？

但現在形勢巳變。

五人圍襲闗血鵬，三人傷，還有一人立斃在闗血鵬的掌下。

但一柄利斧，也巳在混亂中劈在闗血鵬的脖子上。

這一斧是絕對致命的，闗血鵬就死在這一斧之下。

卓寒星瞧得眼都紅了。

「鵬鵬，你一定會後悔的！」他嘶聲大叫。

嚴疾雨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臉上：說道「我現在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情，無論是誰要與本敎爲敵，結果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卓寒星揮軟劍，又傷兩人，同時罵道：「爾等衣冠禽獸，正在自掘墳墓。」

嚴疾雨大笑：「但你一定比我更早一點躺進墳墓裏。」

他的笑聲未巳，向無羣巳經仆倒在地上。

他還沒有死，但這一身傷勢也是非同小可。

嚴疾雨似乎絕不想這個人死，睹狀立刻扶起他，並給他服下了一顆烏溜溜的丹丸。

這時候，一輛輕巧的馬車，來到了鼠穴門外。

車廂竹簾低垂，趕車是個綠衣中年婦人。

車廂內傳出了一個清脆動人的聲音：「嚴護法，還不快把向堂主送回分舵？他傷的很重，絕不能留在這裏。」

向無羣的眼睛本來巳經闔上，但是當他聽見這人的聲音之後，頓時爲之興奮起來。

嚴疾雨眉頭一皺，說道：「但這姓卓的……」

話猶未了，車廂中人巳叱道：「姓卓的怎樣我不管，但向堂主若有甚麼閃失，這責任你是否担當得起？」

嚴疾雨臉色一變，忽然叫道：「咱們走！」

那些惡漢本巳無心戀戰，聞言之下，如獲大赦，紛紛急速的撤退。

黑鼠鬆了口氣。

他這一條小命，總算是給卓寒星保住了。

但老鵬呢？

「老鵬！」他驀然驚覺，這個曾經救他一命的大恩人，巳死在一把鋒利的斧頭下。

「卓公子！他……他死了！」黑鼠的情緒很激動，他緊握着卓寒星的手，「他巳死了，但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老人……」

「我……我知道……」卓寒星神色黯然。

黑鼠狂吼：「你一定要爲他報仇，只要你殺了那個惡賊，無論你要我幹甚麼事，我都一定答應。」

卓寒星目光一沉，道：「我一定會殺了嚴疾雨，爲闗長老報仇，但你現在就要答應我一件事。」

黑鼠道：「你說，只要我辦得到，一定答應。」

卓寒星瞧了他半晌，才緩緩地說道：「你聽我說，我要你冷靜下來，把闗長老埋葬。」

（二）

向無羣在馬車裏又再昏掉。

他不想在這時候昏迷。

但他若知道，當他昏迷的時候，自己是躺在端木婉秋懷中的話，那麼他一定會不在乎這一次的昏迷。

甚至是死在端木婉秋的懷中，在他來說，巳無憾事。

×　　×　　×

向無羣是個浪子。

在他未曾成爲金衣堂主之前，他是個浪子。

直到他巳成爲金衣堂主之後，在許多方面來說，他的生活習慣，也和以前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曾經深深的愛上過一個女人。

他毫不保留的付出了一切，甚至連不是自己所擁有的，也儘量想辦法去把它弄回來，然後全都堆在她的脚下。

他這樣做，並不要求甚麼，只欲搏她一粲。

當時，他不知道她的姓氏，只知道她的名字叫楓葉。

楓葉秋裏紅。

但這個叫楓葉的女人，却在他巳付出了一切之後，在一個殘秋的下午，悄悄的離開了他。

他幾乎瘋了。

金衣堂若不是有兩個精明能幹的副堂主，忠心耿耿的爲他撐住局面，恐怕金衣堂巳然在這段日子裏崩潰，毀滅。

江湖中的帮會鬥爭，本來就是無日無之。

羣龍無首，結果只會導致滅亡，徹底的滅亡。

但很幸運，金衣堂沒有崩倒，而且還勢力日益擴展。

但向無羣却失意。

他失意於情場。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門公子顏名揚住進名流大客棧後，即吩咐店伙準備酒菜、歌妓，因爲他今晚要邀宴友好聯歡敍舊。被邀的客人是：無眉公子張天俊，玉樹公子謝雨燕，黑笛公子孫如玉，多事公子高崚峯，以及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當夜幕低垂，紅燭高燒時，酒筵已開，歌妓，樂師均已到齊，可是侯門公子派出的五名書僮分頭去投送請柬回來時，只有一名書僮邀得無眉公子前來赴宴。侯門公子覺得事有蹊蹺，於是便逐一詢問其餘四個書僮。首先問及前往邀請玉樹公子的那個書僮，據回報玉樹公子曾和雙龍堡十八虎衞交過手，但不知勝負如何……

樓主封丞相　公子也稱爵

侯門公子道：「否則這應該怎麼樣說呢？」

無眉公子沉吟道：「事後我也想了很久，我覺得這裏面一定另有文章。」

小綠忽然於一旁插口道：「據說多事公子高崚峯公子當時也在場。」

侯門公子道：「誰告訴你的？」

小綠狡獪的笑了笑，道：「我是花了十兩銀子，向裏面一個老姑娘偷偷打聽得到的。」

好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這麼一點年紀，居然已學會了成人常用的手法。

侯門公子點點頭，說道：「這還說得過去。」

小橙像受了委屈似的叫道：「不行，小綠不走正路，公子應該處罰他，公子說過，有些事情，我們寧可……」

侯門公子揚手阻止小橙繼續說下去，表示這件事他會另行處理。

小綠扮了一個鬼臉，低聲道：「哼，不要臉，昨天輸了人家兩盤棋，今天就這個樣子，小氣鬼，喝涼水！」

侯門公子又望向小黃道：「你請的客人呢？」

小黃道：「黑笛公子孫如玉孫公子住的是本棧壽字五號上房，據說孫公子每天都會一個人去郊外山區中瀏覽風景，昨天也是一樣，但奇怪的是，孫公子昨天上午

出門之後，就一直沒有回客棧。」

侯門公子問道：「你沒有繼續追查下去？」

小黃道：「怎麼沒有？我一個下午，腿都跑酸了，方圓十多里的山區中，每一片叢林，每一個岩洞，我都搜索過了，要不是爲了找人，我至少可以逮到五六隻大兔子……」

小藍掩口吃吃道：「長耳朶、大門牙，自己像個兔子就時時刻刻想到兔子。」

侯門公子又轉問小青道：「你請的火種子唐少俠怎麼說？」

小青正想開口，眼光一瞥小黃，忽然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侯門公子寒臉道：「什麼事好笑？」

小青忍了又忍，低下頭去道：「他們不該笑小黃像個兔子……」

除了小黃、小紅、小橙、小藍、小紫，全忍不住笑出了聲。

小黃的長相並不難看，但如果仔細看看他那一對大耳朶，和兩顆稍稍凸出的大門牙，的確叫人無法不承認他實在像個兔寶寶。

侯門公子本來也想笑，但爲了有無眉公子這位佳賓在座，不得不故意板起面孔，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道：「都想討打了，是不是？」

笑聲一下全部停止了，侯門公子瞪着小青道：「快說！」

小青雙肩仍在微微晃動，兩眼望着地面道：「今天中午，有人看到唐少俠在鎮尾老胡兔肉店裏喝酒，但等小青趕去時，兔肉店已經關了門。」

侯門公子道：「以後呢？」

小青道：「以後小青又跑了好幾個地方，問了很多人，結果——」

小青攤開雙手，露出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氣。

侯門公子再度轉向無眉公子道：「天俊兄，這怎麼回事？這些傢伙，一個個都到那裏去了？」

無眉公子思索了片刻道：「謝雨燕跟高崚峯這對表兄弟，很可能跟萬人屠交手時受了傷，找地方養傷去了。」

他又想了一下，接着道：「孫如玉那小子，一向喜歡清靜。如果不是在山區中迷了路，或許已經離開了無名鎭，也不一定。」

侯門公子搖頭道：「不可能。」

無眉公子道：「爲什麼？」

侯門公子道：「照小青說起來，他今天一早出門，去的是郊外山區，顯然房飯錢還沒有結算。這位青年爲人一向一絲不苟，你想他會不跟櫃上招呼一聲，這樣一走了之？」

無眉公子抬頭同意這種說法。

孫如玉的確不是這種人。

侯門公子長長嘆了口氣，道：「至於找不到我們那位浪子之王，火種子唐家兄台，我則一點也不覺得意外，我們這位唐家仁兄，神龍見首不見尾，本來就不易捉摸……」

無眉公子輕輕哼了一聲道：「他小子今晚不敢露面，總算他小子還有幾分自知之明。」

侯門公子一怔道：「你們兩個最近鬧

得不愉快？」

無眉公子冷笑道：「也談不上什麼不愉快，你顏兄曉得的，我跟天俊生平最討厭的，就是一個人說話不算話！」

侯門公子道：「火種子唐漢會說話不算話？不會吧？」

院子裏忽然有人大笑接口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顏子也！至於那種背後說壞話的朋友以後看樣子還是少交的好。」

侯門公子神色一動，欣然起立道：「小子來了！」

× × ×

門簾掀起，一人跨檻而入，正是兩位名公子正在議論的火種子唐漢。

唐漢走進裏屋，如入無人之境。

他不理板着面孔的張天俊，也不理笑臉相迎的顏名揚，逕直走去酒席前，數點着菜色，每唸一道菜名，便喊一聲好。

然後，一雙眼珠子，便骨溜溜的瞅着「海靈」「曉晴」「雅芳」以及「嬌嬌」「萍萍」「江玲」等六名姑娘，上下瞄掃，嘻嘻傻笑，又是一連串的好，好，好！

無眉公子冷笑道：「哼！瞧瞧這副德性！」

侯門公子興冲冲的笑着道：「喂，老兄，替我這個客人留點面子好不好？看女孩子，那有這種看法的。等酒席撤了，你喜歡那一個，只須跟我提一聲就是了！」

無眉公子嘿了一聲道：「他呀？嘿嘿，六個全喜歡！」

唐漢扭過頭去，嘻嘻笑道：「不錯，你這位張大公子總算還有懂事的時候。」

無眉公子將唐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幾眼，轉向侯門公子道：「你瞧這小子瘋瘋顛顛的，是不是巳在別的地方喝醉了？」

唐漢今天的確喝得不少。

在老胡兔肉店裏，也喝的是「松香露」：跟生死大夫下棋，他喝的是「陳年白干」先後兩種酒，都是烈酒。

他今天喝下去的這兩種烈酒，若是勻成三份，都足以使一名普通酒鬼醉得不省人事。

但是，這位浪子之王如今看上去雖然已有了幾分酒意，但言談舉止之間，却似乎仍然清醒得很。

他這時也將無眉公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也斜着眼角道：「火種子喝醉了，你不高興？」

無眉公子道：「我爲什麼要高興？」

唐漢笑道：「你是我手下屢敗之將，今晚你願意放棄這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良機？」

無眉公子哼哼道：「乘人之危，勝之不武！」

唐漢笑道：「是嗎？是『勝之不武』還是『敗足蒙羞』？」

無眉公子氣得跳了起來道：「你小子若是一定要使激將法，那可是你小子自找的！」

唐漢微笑道：「當然，這滿屋子裏的人，都是最佳見證。」

無眉公子朝主人侯門公子顏名揚一甩下巴道：「入座，小顏。今晚你可以看我跟天俊怎麼擺佈這個臭小子！」

侯門公子大笑道：「好，好，聽說你們兩個賭酒，經常賭得天昏地暗，今晚我可要以目覩代耳聞，瞧個仔細。」

× × ×

酒席是張大圓桌。

唐漢吩咐「海靈」「曉晴」「雅芳」坐右邊，「嬌嬌」「萍萍」「江玲」坐左邊，他自己則坐在六個妞兒中間。

坐定後，也張開雙臂，分別將坐在左右身邊的「雅芳」和「江玲」緊緊摟住，然後望着坐在他對面的無眉公子和侯門公子，笑道：「你們是有身份的名公子跟我這個火種子不同，你們只能『君子動口不動手』。我浪子則不受限制，『既可動口，又可動手』，所以，我安排了這種坐法，尚請兩位公子多多包涵！」

無眉公子道：「你小子是喝酒來的？還是要貧咀來的？」

唐漢笑道：「張大公子只管賜教。」

無眉公子舉杯正擬作長鯨一吸，忽然神色一動，又將酒杯放了下來道：「關於風流娘子岑姑娘的下落，你小子上次怎麼說？」

唐漢笑道：「我說最遲到下個月初五，你一定可以見到這女人。」

無眉公子道：「當時你只說這些？」

唐漢笑道：「當時我還加了一句，說這女人說不定隨時都會在鎮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向你張大公子請安問好。」

無眉公子道：「結果呢？」

唐漢笑道：「我火種子永遠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責。當時我說的是『說不定』，不過，沒有關係，如果你張大公子等不了那麼久，這裏酒一喝完，我馬上就可以帶你去見她的人！」

無眉公子臉孔一沉道：「我有什麼等得等不得的？」

唐漢大笑道：「那就別提這些了，喝酒！」

「怎麼喝？」

「老規矩！」

「但你可別忘了，今晚是小顏請客，我們誰先喝醉了，都沒有惠帳的機會。」

「那就改照另一前例辦理。」

「我輸了，紋銀十萬兩，你輸了，隨時聽吩咐替我辦一件事嗎？」

「不錯！」

× × ×

這一頓盛宴維持的時間結果並不長！

因爲唐漢只跟無眉公子對乾了七八杯，便堅持要改變喝的方式，他認爲這樣喝下去，平淡而無意義，同時也很難馬上分出一個高下來。

無眉公子問他怎樣喝，才顯得不平淡而有意義？

他說，酒喝到最精彩的時候，應該躺下去喝，方能證明一個人的酒量是否高人一等。

爲了示範起見，他說完就端起一杯酒，很精彩的躺了下去。

只是，一躺下去，就不怎麼精彩了。

他把一杯酒完全澆在自己的鼻子上。

「看到沒有，呃？」他說：「酒就要……就要……這種喝法，一滴也不……不許溢出來，才是他媽的硬……硬……硬……硬功夫……」

然後，他便憑這種硬功夫，呼呼進入睡鄉。

× × ×

當夜，四更。

流螢明滅。

蛙鳴如鼓。

無名鎮上，一片死寂，似乎家家戶戶每一個人都已進入黑甜之鄉。

一條矯捷的身形，突如輕烟般，自名流大客棧後院掠出。

今夜月色雖佳，但這人穿的是一身銀白色夜行衣，只三五個起落，便完全溶入夜色之中。

× × ×

無奇不有樓，除了第七進院落，一間小書房中，尚透射出些許微弱的光亮之外，偌大一片莊院，全都烏燈黑火，不聞一絲聲息。

這間小書房雖然點了燈，但從高處望下去，若是稍不留神，仍然很難發覺下面書房中有人尚未入睡。

因爲這間書房深隱於一片竹林內，即使大白天，也很難發覺它的存在。

這裏是無奇不有樓重要禁地之一。

它是白大爺的書房。

× × ×

白大爺坐在書房中，伴着一燈如豆，桌上攤放着一本格式奇特的帳簿。

遠處傳來四更三點的梆子聲。

時辰快到了。

白大爺緩緩起立。他的時間，掌握得準確極了；他這邊剛剛站了起來，房外竹林中便傳來沙的一聲輕响。

白大爺道：「金星特使？」

門外答道：「武帝座下，金星七號武士，奉諭拜會白丞相。」

「請進！」

「謝白丞相。」

虛掩的書房門忽然無風自啓，一名銀衣人飄然而入。

進來的這位金星七號武士不是別人，正是一個更次之前，還在名流大客棧福字一號上房內，跟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擁美把酒歡敍的侯門公子顏名揚！

× × ×

這是一個異常奇特而神秘的約會。

武林五大名公子之一的侯門公子，會跟無奇不有樓的主人白大爺，在這個時候，以這種方式見面，已屬不可思議之至。

如果再有人親耳聽到他們適才見面時，彼此之間的稱呼，必然更是難以置信。

白大爺的身份是「丞相」？侯門公子顏名揚是「武帝」座下的「第七號金星武士」？

武帝是何許人？他座下像侯門公子這樣的金星武士又共有多少位？

帝王乃一國之主的尊稱，難道當今武林中，已出現一個由武人組成的小朝廷？

一般武林人物結黨自雄，多以門派帮會爲識別，而輕易不敢使用帝王這一類的字眼；如今這個以武帝爲首的組織，他們難道就不怕犯諱？

武帝其人，雖不可知，但像白大爺和侯門公子均屬武林中的一時俊彥，以他們的識見和智慧，又怎會躋身於這樣一個在職稱和制度上就巳顯得不太妥當的組織？

火種子唐漢獲傳大天心無相玄功，受命要對付的目標，難道就是這個以武帝爲首的秘密組織？

× × ×

在白大爺和侯門公子共同依靠的這個秘密組織裏，丞相雖是個具有無上權威的職位，但從白大爺對待侯門公子的禮遇上看來，金星武士這道職銜顯然亦極煊赫。

兩人互揖落座後，侯門公子道：「左右大將軍有否來向丞相報到？」

白大爺道：「來過了，微臣巳遵武帝旨意，吩咐他們帶領部從，暫時隱居省城，待命行事。」

侯門公子道：「天心門方面，始終未派人前來無名鎮？」

白大爺道：「到目前爲止，尚未發現任何可疑的迹象。」

侯門公子道：「目前無名鎮上有無應予監視或偵查的人物？」

白大爺道：「只有兩個。」

侯門公子道：「誰跟誰？」

白大爺道：「一個是火種子唐漢，一個是無眉公子張天俊！」

侯門公子道：「兩人巳對無奇不有樓起了疑心？」

白大爺道：「遲早難免。」

侯門公子道：「這兩個小子既然留着碍事，何不暗佈人手，設法除去？」

白大爺道：「這兩位弟台的文才武略均非泛泛之輩可比，在請准武帝旨意之前，微臣深恐弄巧成拙，不敢輕舉妄動。」

侯門公子思索了片刻，點頭道：「白丞相老成持重，此慮亦是。」

他想一下又道：「本爵停留無名鎮尚有一段時日，這兩人可交由本爵處理。」

白大爺道：「那就偏勞特使了！」

侯門公子道：「途中風聞，本月初五，火種子唐漢的師承武功秘密，巳以十五萬兩銀子成交，這樁交易的買主是誰？賣主又是誰？」

白大爺微微一笑道：「賣主是火種子唐漢本人，買主便是微臣。」

侯門公子先是一怔，接着不覺啞然失笑道：「你們倒都是有心人！」

白大爺道：「這是小子聰明的地方，這個月值十五萬兩銀子的秘密，下個月也許就一文不值了。」

侯門公子道：「依丞相看來，小子的師承武功秘密，眞的值得這許多銀子？」

白大爺道：「不值！」

侯門公子一楞道：「小子提供的是一套假資歷？」

白大爺道：「不假！」

侯門公子說道：「既然不假，爲何不值？」

白大爺道：「小子自稱藝出棋痴黑白老人門下，爲棋痴黑白老人的關門弟子，精擅十九路縱橫迷踪步法，長於輕功、暗器、易容、以及一套天機拳法，經查均屬實情……」

侯門公子道：「就憑上開秘密，十五萬兩銀子便巳花得不寃，丞相爲何仍不滿意？」

白大爺道：「這裏面另有曲折。」

侯門公子道：「哦？」

白大爺道：「多事公子高凌峯與燕京三鳳結怨，三鳳以天蠶衣情商本宮左右大將軍，原以生擒風流娘子爲交換條件，嗣

後又臨時變卦，改以多事公子爲目標，兩將軍派出的人手是該堡虎衞統領冷血殺手萬人屠……」

武帝的左右大將軍，原來就是雙龍堡的兩位老堡主：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

侯門公子道：「這件事本爵已派幾名小僮打聽過了，據說冷血殺手萬人屠失手的原因，是因爲當時玉樹公子謝雨燕也在場的關係。」

白大爺搖搖頭道：「玉樹公子謝雨燕並不是這件事的關鍵人物。」

侯門公子道：「哦？」

白大爺道：「謝雨燕一身功力喪失已久，最近雖藉藥物之助而告恢復，唯服藥伊始，元神尚虛，即令表兄弟倆併肩聯手，亦難抵抗冷血殺手萬人屠那套精猛的刀法。」

侯門公子道：「所以丞相認爲殺死萬人屠的人，決非這對表兄弟，而很可能另有其人？」

白大爺道：「是的。」

侯門公子道：「而這個從中插一手的人，丞相猜想極可能就是唐漢那小子？」

白大爺道：「不錯。」

侯門公子道：「因此丞相判斷小子出賣的師承武功秘密，並不是小子武學方面的全部秘密？」

白大爺道：「微臣之意，正是如此。如果小子的看家本領只是一套天機拳法，應不致於僅憑一掌之力便能置萬人屠於死地。」

侯門公子道：「小子應該清楚以不盡不實的秘密欺騙無奇不有樓，會有什麼後果。」

白大爺道：「問題是這小子實在太精明，要挑他的毛病，並不容易。」

侯門公子緩緩點頭道：「關於這一點，本爵可以慢慢想辦法來對付。」

他抬頭望着白大爺，接道：「出十萬兩銀收買風流娘子的人就是燕京三鳳？」

白大爺道：「是的。」

侯門公子微笑道：「聽說這三姐妹跟風流娘子並無私人仇恨，只爲了後者跟唐漢那小子太親熱，以致引起三姐妹的醋意，想藉此將風流娘子折辱一番？」

白大爺也笑了一下道：「很多人都這樣說，對唐漢害單相思的，據稱是三鳳中的玉鳳錢宛男。」

練功秘訣之四十八

石荸薺功

靈空子

此種功夫，專練大中食三指之捏勁，及臂部拎提之力，與龍爪拔山等功相彷彿，惟着力處，全在大中食三指，指面之上，而不及於指頂指側各部，南方武術界盛行此功，凡涉獵武術者莫不練之，以麻石鑿成圓椎形，上削下廣，略如孛（草頭・以下同）薺之狀，小者十餘片，最大者六七十斤底之對徑約七八寸，練者用大中食三指捏住其銳削之一端，捏時中食二指在外，大指在內，指尖皆向下，石孛薺之頂，約居中食二指之第三節，不可抵住手心，捏住後即向上提起，在入手之初，欲以三指豎提十餘斤之物，已屬極難之事，況此種石孛薺，由銳而廣，四周平削，毫無可以借力之處，其難固更甚也，故初時勢必不能應手提起，甚且略不動搖，非經過半年或一年之苦功不可，既能將石孛薺提起之後，又須練習持久，否則一提起，即放下，功勁亦至有限，宜環塲而走，先時數步即脫手，功夫漸深，則愈能持久，由數步而數十步，由數十步而數百步，以至於能手提石孛薺，繞塲走數十匝，亦不脫手，則可另易一較重之石孛薺，依法練之矣，但斤兩之增加，不宜驟多，每更換時，以加重三斤爲率，至多不得過五斤，蓋驟增多斤以後，行功上固屬發生極大之阻碍，且影響及於全身，甚至受傷，故練功宜漸進而忌驟等也，循序而進，至能以大中食三指，捏五六十斤之石孛薺。而任意提之持久，在一個時辰以上者，則功夫已登峯造極，用以捏人，立致重傷，即鋼鐵之板，一經其三指所捏，亦能應手洞穿，萬無一失，此種功夫，少則三年，多則五載，必可成就。



侯門公子道：「接這票交易的是何許人？」

白大爺說道：「一個你絕對想不到的人。」

侯門公子道：「誰？」

白大爺道：「黑笛公子孫如玉！」

侯門公子果然呆了一下，說道：「孫如玉？孫如玉會爲了十萬兩銀子幹這種事情？」

白大爺道：「當時微臣也甚感意外，但事實却是一點不假。」

侯門公子眼珠子轉動了幾下道：「丞相是否覺得這裏面另有蹊蹺？」

白大爺道：「微臣已暗中派人，正在查究這件事的眞象。因爲這樁交易誰接下了都不稀奇，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個小數目：只有這位黑笛公子，就是金額再加十倍，也應該沒有動心的理由。」

侯門公子道：「本爵昨晚到處找這小子不着，小子跑到那裏去了？」

白大爺道：「這幾天鎭上失踪的人，不止這小子一個，雙龍堡四虎衞也突然不見了。」

侯門公子面露疑色道：「會不會是天心門方面的人，已經混來了無名鎭？」

白大爺神色端凝，並沒有馬上回答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已是第二次被提出來，他剛才已經回答過一次了。

他第一次的回答是，到目前爲止，尚無天心門門下混來無名鎭的迹象。

他回答的是實情。

但是，這個問題第二次再被提出來，他就必須要重新攷慮攷慮了。

認爲冷血殺手萬人屠係死於火種子唐漢之手，只是他的一種猜測。

他一向並不是個多疑的人，因爲他知道多疑最易誤事。

如果萬人屠之死，只是單一的偶發事件，他未嘗不可作如是想。可是，像黑笛公子這樣一個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爲什麼會爲了十萬兩銀子，竟然出手擄掠風流娘子？

這位黑笛公子如今那裏去了？

風流娘子那女人又去了那裏？

最重要的，還有雙龍堡的四虎衞，爲何也忽然失去了踪影？

四虎衞江湖經驗老到，個個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今天無名鎭上，誰有這等大能耐，能將四虎衞人不知鬼不覺的一舉消滅於無形？

難道他能將目前這些不可理解的現象，一古腦兒統統推去火種子唐漢頭上？

侯門公子帶着深思之色，又接着道：「無奇不有樓經營了將近三年，先後完成百餘件奇奇怪怪的交易，不僅營利收入可觀，爲本宮奠定了經濟基礎，對江湖上各門各派武功的優劣，以及個人的隱私和恩怨，也大部份瞭如指掌，這對本宮統一武林的大業，極其重要。只是，長此以往，本爵担心——」

白大爺當然明白這位金星特使担心的是什麼。

這時不禁輕輕嘆了口氣，道：「特使所慮極是，無奇不有樓設立的用意，無論如何掩飾，也瞞不了那些有心人。」

他停頓了一下，微微蹙額道：「微臣

甚至懷疑，有人也許早就瞧透無奇不有樓的秘密，只是故意裝聾作啞，緘口未予拆穿。」

侯門公子道：「爲的是好進一步追查無奇不有樓幕後的主腦人物？」

白大爺道：「不錯。」

侯門公子道：「就像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這些無聊的傢伙？」

白大爺道：「還有一個金滿堂。」

侯門公子道：「就是那個山西太原大馬場的主人花槍金滿堂？」

白大爺道：「是的。」

侯門公子道：「這個姓金的有那點可疑？」

白大爺道：「這姓金的已經來了三個多月，從未插手任何一項交易；終日不是醉仙樓喝酒，便是黃金賭坊賭錢。微臣不信無名鎭上的黃金賭坊和醉仙樓會比太原的這一類去處更能引人入勝。」

侯門公子道：「此君除吃喝玩樂之外，私底下有無其他尋常的舉動？」

白大爺道：「沒有。這也正是令人迷惑不解之處，一個妻妾如雲，有着龐大事業的大富豪，何以竟會如此糟塌自己寶貴的時光？」

侯門公子道：「丞相懷疑他在無名鎭上也許有所等待？」

白大爺道：「此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解釋。」

侯門公子微微一笑道：「我們幾位護國公對太原那座舉世聞名的大馬場極感興趣，此君若有意與本宮爲敵，那倒是求之不得。」

遠處鷄鳴聲急，窗戶上也漸漸泛起一片淡白！

侯門公子起身道：「天亮後行動不便，本爵告辭了。」

白大爺合起桌上那本帳簿道：「這是近三個月無奇不有樓交易的詳細記載，請特使轉呈總宮查核。」

他神色一動，似有所思，又說道：「飛刀帮四堂主於名流大客棧中滯留不去，亦似是有所圖謀，特使有暇，不妨稍予留意。」

侯門公子道：「金星武士，尚有多位不日抵鎭，這些小枝節，丞相請放心。」

（未完）

一指紅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七劍莊與公孫世家在霍山決戰，七劍莊的四莊主葉楚材正被公孫世家的獨臂陰魔打得險象環生。這時，該莊六莊主方旋偕同白衣刀客突然而至，白衣刀客即將陰魔打死，救了葉楚材，其餘公孫世家的人立時潰退。方旋乃爲白衣刀客引見大莊主童巨臣等人，由於童巨臣出言不愼，以致引起白衣刀客反感，悄然離開。方旋因與白衣刀客有約，同赴關外，於是便尾隨追踪而去。到了大郭鎭，不期與七莊主唐星及禽嘉年相遇，得悉白衣刀客被公孫世家擄去。三人便一同前去救援，果然追上，三人同心合力始把白衣刀客救出，由是對方旋頓生情意……

同遊白馬寺

追查玖陀僧

方旋道：「就算是吧，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如非萬不得已，最好不要傷害別人的性命。」

獨孤嬋一嘆道：「我何嘗願意傷人性命，但別人容不得我，那有甚麼法子？」

她沒有說錯，以眼前的江湖形勢來說，武林各派的確容她不得。

她見方旋不說話，淡淡一笑，接道：「不要担這些心，我會盡量忍耐的。」

方旋道：「今後呢？何去何從？」

獨孤嬋道：「去舟山。」

方旋問道：「去舟山？報復擄妳的仇恨？」

獨孤嬋道：「你要這麼說我也不反對，不過你想一想，我跟舟山素不相識，他們爲甚麼要擄我？」

方旋略作沉吟道：「我想只有一種可能。」

獨孤嬋道：「哦，說說看。」

方旋道：「妳不是一直在向使刀的找碴麼？舟山掌門也是使刀的，霸刀樊橋名列當代九大名刀之一，他擄妳也許就爲了這個。」

獨孤嬋道：「這個的確可能，不過還有一點我不明白，公孫世家跟我有過節，抓到了我爲甚麼不殺？還要千里迢迢的往舟山送。」

方旋道：「我也不知道，也許公孫世家不敢殺妳。」

獨孤嬋道：「那會有這種事，其中可能別有蹊蹺，所以我要去舟山瞧瞧。」

方旋眉峯一皺道：「嬋嬋，妳想到了沒有？此去舟山，將發生何等的後果？」

獨孤嬋道：「甚麼後果？」

方旋說道：「咱們人單勢孤，很難與整個舟山爲敵，最後必然迫妳使出師門絕藝……」

獨孤嬋撇撇嘴道：「那麼他們就知道我是魔道遺孽了，哼，你以爲他們現在還不知道我是誰？別顧慮的那麼多，方旋，要來的終歸會來的。」

方旋道：「好，咱們明早就趕往膠州

灣僱船，時間不早了，歇息吧。」

翌晨他們離開高密，直奔膠州灣，第二天夜色闌珊之際，他們才趕到港口的碼頭。

到舟山的船隻不少，搭便船並不困難，當晚他們就在船上渡夜，待一覺醒來，已經置身於海天蒼茫之中了。

經過幾天海上生活，終於平安的抵達舟山，船家將他們送到岸邊，立即揚帆而去。

方旋目送逐漸遠去的船隻道：「奇怪，舟山不算太小，這兒爲何如此荒涼？」

獨孤嬋道：「不錯，舟山是一個海島，對外交通全靠船隻，爲甚麼一艘船都沒有？」

方旋道：「快，咱們到高處瞧瞧。」

他們爬上山頂，流目向四週一瞥，不由面色大變。

敢情這是一個很小的孤島，不要說船了，連一戶居民也沒有。

獨孤嬋大怒道：「該死的船家，他弄錯地方了。」

方旋一嘆道：「他沒有錯，是咱們錯了。」

獨孤嬋道：「咱們怎麼錯了？」

方旋一嘆道：「咱們這麼大搖大擺的前往舟山，霸刀樊橋豈能叫咱們如願！」

獨孤嬋忙問道：「你說咱們是中了計算？」

方旋道：「我想是的。」

獨孤嬋張目四望，但見水天相接，除了茫茫大海，任什麼都瞧看不到，不由恨得咬碎銀牙道：「姓樊的好狠，他想餓死咱們。」

方旋道：「天無絕人之路，乘天還沒黑，咱們到四處瞧瞧。」

獨孤嬋道：「瞧甚麼？站在這裏不一眼都可瞧遍。」

方旋道：「不，咱們要找幾種東西，站在這裏是瞧不到的。」

獨孤嬋道：「找甚麼？」

方旋道：「咱們無法離開這個孤島，就必須設法生存下去，生存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食物，咱們找找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獨孤嬋道：「好吧。」

小島不大，約莫兩里方圓，島的構成以岩石爲多，山石佔絕大部份，土地少得十分可憐。

而且全島找不出一株樹木，連鳥獸蛇虫都沒有，那裏來的食物。

獨孤嬋道：「這是一個絕地，看來咱們要餓死在這裏了。」

方旋道：「不，咱們還沒有絕望。」

獨孤嬋道：「還 有絕望？地上不生，還能有甚麼法子？」

方旋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上不生，咱們可以到水裏找。」

獨孤嬋道：「不錯，有水必然有魚，可是咱們既沒有網，也沒有鉤，有魚也弄不上來呀。」

方旋道：「那不要緊，只要有魚，就算用石子砸也能砸幾條起來，咱們再找找有沒有水。」

獨孤嬋道：「你這人怎麼啦？靠着汪洋大海還怕沒有水喝！」

方旋道：「看來妳是不懂得海了，海水之中有很高的鹽份，越喝越渴，是不能喝的，咱們必須在島上找到淡水。」

獨孤嬋道：「這果然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敢情海水是不能喝的，啊，方旋，你瞧海邊那些石頭！」

方旋道：「退潮了，咱們快去瞧瞧，可能會找到一些海產。」

他牽着獨孤嬋奔向退潮之處，教她在石縫中尋找海生動植物，並告訴她潮漲的原因。

當黑幕罩臨之際，他們已有不少收獲，今晚及明天不至挨餓了。

山上沒有樹木，却有枯籐及野草，烤食海產沒有問題，塡飽肚皮之後，再找一個避風之處，這一夜就這麼渡過去了。

次日他們找到了淡水，也尋到一個可供居住的山洞，這樣的生活，當然十分艱苦，却可以生存下去。

十天之後，他們的情緒忽然發生了變化，孤獨和絕望，在他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危機。

首先是交談減少了，除了打魚趕海，誰都不願意多說一句。

後來獨孤嬋連打魚趕海都不願做了，方旋拿吃的給她她就吃，不拿給她她也不要。

這樣的情形又拖延了約二十多天，當另一個黑夜降臨之際，獨孤嬋再也忍不住了。

「方旋……」

「嗯……」

「拔劍！」

「做什麼？嬋嬋。」

「我要跟你鬥鬥。」

「跟我鬥鬥？爲甚麼？」

「不爲甚麼，快拔劍。」

「不，我不是妳的對手。」

「你怕死？」

「隨妳怎麼說，我就是不跟妳鬥。」

「胆小鬼，儒夫……」

語音甫落，呼的一掌拍了出來。

這位姑奶奶可不是鬧着玩的，這一掌不只是急如閃電，力道之强也足以裂石開碑。

方旋大吃一驚，立即彈身旁躍，險堪堪的避過一掌，但脚步還沒有立穩，一片掌影又巳壓體而至。

他不願跟獨孤嬋拚鬥，也知道鬥她不過，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得再度閃避。

但獨孤嬋絕不放鬆，一掌接着一掌，不使他有喘息的機會。

她的武功比他高，輕功自然也較他高明，拚既不可，逃也不太容易。

最後終於被她追上了，噗的一聲，她那隻纖纖玉掌巳經印上了方旋的背脊。

在一聲悶哼的同時，方旋飛了出去，還算好，他是摔在草地上，如果碰到山石，他這條命就算報銷了。

其實就這樣巳經够他受的了，在落地之後便接連噴出兩口鮮血，眼前一黑，神智就陷於模糊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醒來了，眼前一片漆黑，任甚麼都無法瞧到，不過他感覺自已是睡在山洞之內，身旁還有一個軀體。

「這怎麼可能呢？」

他內心在狂跳着，思想却在排除這種感覺。

只不過這一感覺極端強烈，他雖是極度的否認，却無法推翻這一事實。

為甚麼她會這樣？莫非她是在贖罪？

劍眉一挑，方旋冷冷哼了一聲，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怎能接受桑間濮上之行？

只是這一哼，却驚動了他身旁的那位人兒。

「方旋，你醒了？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哼，妳不是有意却將我打成重傷，如果有意，我豈不要碎屍萬段了？」

「這……其實你應該負責……」

「哦，我不懂妳的意思。」

「咳，方旋，你為甚麼不肯多用一點腦筋？想想看，咱們在荒島的生活是如何的苦悶，你是男人，你却不想一個改善的法子。」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島上甚麼都沒有，怎麼能夠改善？」

「那也不見得，鄉下人粗菜淡飯，他們還不是過得很快樂？」

「這……」

方旋明白了，却發出一聲嘆息

獨孤嬋道：「怎麼，我說的不對？」

方旋道：「妳沒有錯，這是我的疏忽，我原先只是尊敬妳，所以……」

獨孤嬋撇撇嘴道：「所以你就忘記我是一個女人了，而且，咱們如果始終無法離開這座孤島，你不想讓咱們的生命延續下去？」

方旋道：「嬋嬋，我……」

獨孤嬋幽幽道：「方旋，我不是聖人，也不是淫娃，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而已。」

方旋道：「我知道……」

獨孤嬋道：「你同意我的看法？」

方旋道：「妳的看法沒有錯，不過咱們並未絕望，也許有一天會有船來……」

獨孤嬋道：「那要等到那一天？如果等白了頭還沒有船來呢？」

方旋微微一笑道：「那就叫咱們的兒子繼續等下去。」

獨孤嬋粉頰一紅道：「原來你這麼壞，我不來了。」

方旋是一個方正的君子，跟女人說俏皮話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不過一對血氣方剛的孤男寡女，不這樣就無法調和彼此的情緒，往往就很難相處下去了，他體會了這些，因而接納了獨孤嬋

此後獨孤嬋日日以內力代他療傷，十天之後，他的傷勢已經痊癒，於是他們舉行了一個最簡單的儀式，完成了關睢第一章

現在孤島成了安樂窩　他們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在長日無事之中，除了到海中打魚，就是練習武功，半年之後，方旋不只是將師門追風三十六式練得出神入化，也習會了獨孤嬋的獨門絕藝「一指紅」，「飄紅綾」，及「九宮步」，惟一沒有學的是「誅魂鼓」，因為只有一面鼓，學會了也沒有用，而且此項武功十分殘忍，他不願意學習。

× × ×

天有不測風雲，在孤島上對天候更為敏感。

這天傍晚時分，孤島已在狂風暴雨籠罩之下，好像要被巨浪吞噬一般。

當曙光重現之際，風雨終於停止了，怒吼的海浪也恢復一片寧靜。

他們推開封洞的石塊，手牽着手奔向海灘，獨孤嬋忽然歡呼一聲道：「方旋，你瞧，船……」

那的確是一條船，可能是昨晚的狂風巨浪將它送上海灘的，他們加快脚步，奔到船隻附近，只是向那兒投下一瞥，就難過的低下頭去。

這是一艘雙桅烏篷海船，但已支離破碎，漏洞百出，如果他們要用這條船離開孤島，只怕很難如願。

不過他們的難過，並不是為了這個。

因為海灘之上，除了這艘破船，還有不少什物，及幾具屍體。

巨浪覆舟，喪生海隅，這幾具屍體的遭遇比方旋夫婦還要悽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見到這般悽慘的景象，他們自然要難過了。

「方旋，瞧瞧他們還有沒有活的。」

「好的。」

躺在沙灘上的，一共是三男二女，屍體已經冰冷，那裏還有活命？

最後方旋夫婦將他們埋掉，總算做了一點好事。

海灘上的東西，成了無主之物，有吃的，有穿的，對方旋夫婦來說，比拾到黃金還要高興。

其實方旋最高興的是拾到一隻工具箱，它可以用來修補破船，給他們帶來無窮的希望。

此後他們夫婦整天的在沙灘上敲敲打打，經過四五天的努力，這艘破船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他們告別了孤島，一帆長風，逕向南方駛去。

兩天之後，他們到達瀚州，這也是一個海島，只不過島上住有居民，而且還有街市。

他們在酒館裏好好的吃了一頓，再向店小二打聽舟山，敢情舟山本島距離此地只有半天的航程，只是時間已晚，要去也得明天再說。

不過店小二却給他們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叫他們到碼頭問問，那兒每天都有去舟山的船隻，先定好了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他們接受了店小二的提議，聯袂走向碼頭。

這兒的船隻很多，當得是檣帆林立，究竟那一條船去舟山，說不得只好從頭問起。

接連問了三條，沒有一條是去舟山的，待他們正與第四條的船老大交談之際，第五條船忽然有人落了水，噗通，噗通的一連掉下去幾個。

這就怪了，船隻靠在碼頭，無風無浪，怎會有人落水。

就算有人偶爾不小心失了足，也不會一連掉下去幾個。

在第一個噗通之聲傳來，方旋與獨孤

嬋的目光已經被他們吸引過去，及舉目一瞥之下，這雙夫婦的面色同時一變。

獨孤嬋道：「是將咱們騙上孤島的船家？」

方旋道：「不錯，正是他們。」

獨孤嬋道：「可惜被他們逃了。」

方旋道：「這不要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相信這兒的船家必然都認識他們。」

獨孤嬋道：「有道理，喂，船家，適才那幾個跳水的你可認識？」

這位船家是一位約莫五十上下的瘦老頭，他面無表情的搖頭道：「不認識。」

獨孤嬋又問道：「這條船是由那兒來的？」

船家道：「不知道。」

方旋道：「瞧見他們跳水的人很多，咱們再到別處問問。」

的確有很多瞧到那些人跳水，他們也問了不只十條船，回答的只有六個字，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認識」。

此等情形，使得獨孤嬋大為氣惱，如非方旋一再相勸，她非出手傷人不可。

不讓她傷人她可就怨上了方旋，柳眉一挑，櫻唇一撇道：「瞧你婆婆媽媽的，不給他們一點厲害，他們如何肯說？」

方旋道：「不要強人所難，嬋嬋，這般人都是安善良民，如逼迫他們說了會給他們帶來殺身之禍，咱們又豈能安心！」

獨孤嬋道：「那怎麼辦？」

方旋道：「我想他們必然與霸刀樊橋有關，咱們只要到舟山找樊橋就成，何必找這般人的晦氣？」

獨孤嬋道：「好吧。」

於是他倆再逐條船隻詢問，結果大出意外，竟然沒有一條是去舟山的。

獨孤嬋撇着嘴道：「看你還悲天憫人麼？現在總該聽我的了吧？」

方旋道：「不，嬋嬋，他們也許真的不知道，何況咱們自己有船，只要問明了方位，還怕到不了舟山？」

方旋語音甫落，忽然有人接口道：「那敢情好，老花子身無分文，正好搭搭便船。」

方旋扭頭一瞥，說話的原來是神丐邢無害。

獨孤嬋哼了一聲道：「我還以為你失踪了呢，這會由那兒鑽出來的？」

老花子道：「要飯的浪跡江湖，那兒有人施捨就到那兒，不過妳姑奶奶的吩咐，老花子並沒有忘記。」

獨孤嬋道：「哦，你快說。」

老花子道：「別忙，姑奶奶，老花子兩天沒有好好的吃一頓了，不吃飽那有精神說話。」

獨孤嬋撇撇嘴道：「我看你精神很好嘛，廢話說了一大堆。」

方旋不願使老花子難堪，微微一笑接道：「走，老哥哥，我請客。」

他們回到街上找了一家館子，方旋夫婦雖然是吃過了，還是陪着老花子喝了幾杯。

幾杯老酒下了肚，老花子打開了話匣子。

「姑奶奶！老花子幾乎跑斷了兩條腿，妳說這頓酒該不該吃？」

「那要看有沒有成績了，否則跑斷了腿只是活該！」

「當然，老花子跑遍了長江大河，還去了一次關外，怎能沒有成績？」

「那你就說吧。」

「天下武林，使用那等長刀的只有三個，一是斷水刀獨孤建，一個是東瀛和尚玖陀，另一個就是令尊范大俠，令尊的遇害，以獨孤建的嫌疑最重。」

獨孤嬋面色一變，她那雙明如秋月的眸子忽然射出兩縷淩厲的殺光。

老花子當然不知道獨孤建就是她的父親，否則他如何敢說。

瞧到她的目光，老花子嚇得連打兩個寒噤，說道：「姑奶奶，老花子說錯了甚麼？」

獨孤嬋面色一霽道：「你沒有說錯，只不過你憑甚麼說獨孤建嫌疑最重？」

老花子道：「獨孤建曾在關外開設馬場，後來又將馬場讓給鐵劍先生，老花子遇到了鐵劍，因而知道了一點鮮為人知的秘密。」

獨孤嬋道：「甚麼秘密？」

老花子說道：「獨孤建的刀尖斷了一截。」

獨孤嬋心頭一震，面色變得十分難看，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方旋道：「單憑這一點，還不足證明獨孤前輩就是兇嫌，此事咱們還得多方求證。」

老花子道：「這話不錯。」

獨孤嬋道：「老哥哥可知道獨孤前輩現在何處？」

老花子道：「這就不知道了，聽說他離開關外之後，已然封刀歸隱，究竟隱在何處，沒有人知道他的踪跡。」

方旋說道：「咱們必須找他，但也不必急在一時，還是先解決了舟山的事再說吧。」

獨孤嬋對老花子道：「老哥哥，你可知道舟山的方位？」

老花子道：「每一個船家都知道，咱們只要花點銀子，別的就不必管了。」

獨孤嬋櫻唇一撇道：「這個我當然明白，只是咱們花銀子也僱不到船，那就只有靠自己了。」

老花子道：「那也不要緊，你們不是有船麼？」

獨孤嬋道：「有一條破船，勉强可以使用。」

老花子道：「有船就好辦，咱們天一亮出海，晌午就可到達舟山了。」

老花子沒有說錯，次日晌午時分，他們果然抵達了舟山。

舟山又名定海，是玉盤洋外羣島中最大的一個。

他們登岸之後，先在酒館飽餐了一頓，飯後準備去找霸刀樊橋作個了斷。

獨孤嬋道：「老哥哥，可知道樊橋住在那裏？」

老花子道：「知道，不過老花子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獨孤嬋道：「該說的你就說，不該說的你就不說。」

聽語氣似乎不善，老花子不由一怔。

方旋道：「你說吧，老哥哥，說錯了

咱們不會怪你的。」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還是男人的胸襟寬大，那麼老花子就說了。」

老花子人老成精，他已經瞧出方旋與獨孤嬋之間，關係極不平凡，否則他絕不敢如此說話。

而且他也是在試探獨孤嬋的反應，如果方旋果眞受到尊重，他就可設法與霸刀樊橋挽救一刲。

獨孤嬋是一個女人，而且已爲人婦，無論怎樣她總得聽丈夫的話，以丈夫的意志爲主，因而她沒有不快，神色上也沒有半點變化。

老花子微微一笑，道：「姑奶奶可以殺盡天下使刀的，只有樊橋殺不得。」

獨孤嬋哼道：「哦，是樊橋的武功太高，勢力太大，殺了他咱們就走不出舟山了？」

老花子道：「不，是因爲樊橋是一個窮人，他還養活着千百條生命。」

獨孤嬋撇撇嘴道：「好一個瞞天大謊，一個窮人居然能養活千百條生命，只怕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

老花子道：「這却是半分不假的事實，妳如果去問別人，別人也會這麼告訴妳的。」

方旋道：「我想其中必有道理，老哥哥請說。」

老花子接着道：「在舟山，樊橋擁有十多個農莊，近百條漁船，當得是日進斗金……」

獨孤嬋哼了一聲道：「你不是說他是一個窮人麼？怎麼說話顚顚倒倒的！」

老花子道：「妳聽我說，姑奶奶，他有農莊和船隊是沒有錯，但這些收入他全部拿來救濟災難和貧民，有時入不敷出，他還得向附近各省的大戶去募化，所以他經年在貧困之中，時時在爲別人打算，他自己呢，一襲布衣，粗菜淡飯，過着最低級的窮人生活。」

獨孤嬋一呆道：「老哥哥，這話可是眞的？」

老花子道：「這是事實，有口皆碑，老花子不敢說謊。」

獨孤嬋道：「這我就不懂了，他既然是一個仁聲遠播的長者，爲甚麼兩度要置我於死地？」

老花子道：「我想其中必然另有誤會，咱們不妨要他對咱們作一個交待。」

獨孤嬋道：「好，他如是不能作一個滿意的交待，那就怪不得我了。」

方旋道：「不要衝動，嬋嬋，待咱們見到霸刀樊橋再說。」

方旋語音甫落，一名衣着樸素，長像渾厚的少年忽然進入酒館，流目四週一瞥，然後向方旋等走來。

雙拳一抱，渾厚少年向老花子一禮道：「小侄花門參見祁伯伯。」

老花子啊了一聲道：「花賢侄來得正好，老花子替你介紹兩位朋友。」

語音一頓，隨即指着方旋道：「這兩位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

花門不待老花子說下去，就已接口道：「小侄知道，五莊主英風動四海，花門幸會，這位想必是白衣刀客吧，龍章風姿，果然不是凡人。」

獨孤嬋只是淡淡一笑，方旋雙拳一抱道：「不敢當，花兄請坐。」

花門道：「不了，小弟奉義父之命，特來恭迎俠駕，兩位如果沒有別的事，咱們這就走吧。」

獨孤嬋道：「好，花兄請帶路。」

花門沒有帶路，却向老花子道：「祁伯伯！你老前頭走吧。」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好，老花子給你們帶路。」

他們向北走，在一座山嶺之下，散落着一些低矮的平房，其中一幢就是霸刀樊橋的居處。

樊橋是一個四十出頭，五十不到魁梧大漢，一臉絡腮鬍子，配合他那威猛的長相，的確具有一方霸主的風範。

只是他的衣着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一身土布短衣，加上布襪布鞋，活生生是一個土老兒。

遠遠瞧到老花子，他就快步迎了上來，以一雙粗糙的大手與老花子把握着，豪放的歡喜之聲把附近的鳥兒也驚了起來。

老花子當即介紹方旋夫婦道：「山主，這兩位是方旋及白衣刀客。」

樊橋抱拳一拱道：「果然是人間蛟龍，幸會。」

獨孤嬋冷冷道：「蛟龍，嘿嘿，閣下兩次向咱們暗下毒手，是將咱們當做狗熊了，咱們今天拜訪貴山，是希望閣下能給咱們一個交待。」

樊橋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少俠，你沒有弄錯吧？」

獨孤嬋冷哼一聲，一片凌厲的殺機，由她的粉頰之上放射而出，她那利刃似的目光向樊橋身後一瞥道：「有沒有弄錯，你何不問問尊夫人？」

賽梨花江凝情及西門長春兩人，原是跟隨在樊橋身後的，當獨孤嬋來到之後他們就面現愧懼之色，幾乎不敢抬頭仰視。

此時西門長春忽然奔到樊橋的身前，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稟義父，是長春的錯，孩兒願意領受懲罰。」

樊橋怒道：「你做了些甚麼？說。」

西門長春道：「孩兒先用蒙藥將白衣刀客迷倒，在押返舟山的途中，白衣刀客被方五莊主所救，後來他們由膠州灣搭船，要來舟山尋仇，孩兒再買通船家，將他們誘往大戢山，估不到又被他們逃脫。」

樊橋雙目暴睜，絡腮鬍子不停的顫抖，顯得惱怒已極，半晌，他忽然大喝一聲道：「以卑鄙的手段害人，家法不許，天理難容，本山主留你不得！」

突然，一脚飛出，踢中西門長春的前胸。

樊橋身爲一方霸主，功力之高，在江湖上頗爲少見，這一脚踢中前胸，西門長春如何還有命在？

在西門長春被踢飛的同時，樊橋的身後忽然響起了一聲慘呼：「山主！你……好狠……」

悲嚎的是賽梨花江凝情，西門長春的慘死，使她痛不欲生。

霸刀樊橋冷冷說道：「夫人！他犯了家法，違背了天理，我這樣處置是情非得已。」

江凝情道：「白衣刀客橫行江湖，濫

殺無辜，只要是使刀的他都不會放過，咱們對付他是爲江湖除害，也是爲了你的安全，你不問是非，就將長春一脚踢死，如此絕情寡義，豈不叫人心寒！」

她語音甫落，忽然由袖中掣出一柄短刀，刀尖一轉，逕向她自己的胸口扎去。

沒有人想到她會自裁，事情發生的實在太過突然了，連距離她最近的樊橋也有鞭長莫及之感。

但一條虹影，急如驚雷，一閃之間，已經將江凝情手中的那把短刀擊得飛了起來。

此時樊橋已然摟着江凝情的柳腰，他來不及安慰他的妻子，神色上已是一片驚詫。

他當然瞧出了那縷虹影的來歷，却想不到這項蓋代武學會出現在白衣刀客的身上。

當年岷山之會，樊橋的師門無人參與，一指紅仇踪滿武林，却與他絲毫無關。

因此他定了一下神，冷冷道：「多謝，花門，替爲父送客。」

身形一轉，扶着江凝情緩緩走去。

老花子道：「兩位，老花子要在此地稍作盤桓，不能跟你們同行了。」

方旋道：「老哥哥請。」

方旋夫婦相偕返回市區，獨孤嬋却一直未發一言，她那張宜嗔宜喜的粉頰陰沉沉的，顯得十分懊惱。

方旋勸慰道：「不要後悔，嬋嬋，咱們並沒有做錯。」

獨孤嬋道：「這件事的確錯不在我，不過我曾經濫殺無辜，樊夫人這樣對我也不算錯。」

方旋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咱們今後只要多積一點善功也就是了。」

在市區，他們找了一個客棧住下，由於獨孤嬋的心情不佳，他們雖是要了一些酒菜，却只有在那兒喝悶酒了。

半晌，方旋咳了一聲道：「嬋嬋—」

「嗯…」

「今後……」

「找我爹。」

「到那兒去找？」

「白馬寺。」

「找玖陀和尚？」

「嗯，聽說他在白馬寺掛錫。」

「好吧！」

×　×　×

由杭州出發，經於潛，越天目山到蕪湖，是最近的一條道路。

方旋夫婦經過幾天跋涉，在一個傍晚時分，他們終於趕到了蕪湖，此地百物輻輳，商業十分發達，但他們並沒有多作耽擱，次日一早就渡過長江逕向合肥奔去。

由合肥經商城北上，再沿關洛大道直奔洛陽。

×　×　×

白馬寺是漢明帝時所建，經歷代修繕及擴建，這座古老的寺廟，依然金碧輝煌，氣象萬千。

白馬寺附近有三種行業最爲繁榮，那就是香燭店，旅邸，及飲食業。

這天晌午時分，萬象客棧住進來兩位客人，他們是一男一女，都在二十上下的年紀。

他們要了一間上房，略洗征塵，就到食堂進食。

「小二，替咱們配幾樣菜，再來一壺酒。」

「好的，公子是要葷菜還是素菜？」

「這……」

店小二這一問，要菜的公子竟然爲之一怔。

在別的地方，店小二絕對不會這麼詢問客人，不過這兒是白馬寺。

到白馬寺來的旅客，多半是進香的，進香的自然應該吃素。

就算是過路的，既然要去白馬寺瞻仰，也不應該吃葷，所謂祭如在，這是對佛祖的一點敬意。

店小二不知道這對男女要不要去白馬寺，但他們既已定下房間，多半會去瞧瞧，不管怎樣他必須有這一問。

少年公子只是怔了一下，立即明瞭店小二的心意，回個頭來對坐在身旁的白衣女郎道：「嬋嬋，待會去不去白馬寺？」

原來這一對少年男女，正是方旋與獨孤嬋。

由於他們已經結爲夫婦，女爲悅己者容，因而獨孤嬋回復了女人的裝扮。

方旋問她去不去白馬寺，她點頭道：「去，名勝古刹，怎能不去瞻仰一下。」

方旋道：「那咱們就吃素菜吧，小二，配幾樣素菜，酒不必來了。」

店小二道：「好的，馬上就來。」

飯後，他們買了一些香燭，一逕來到白馬寺，名寺古刹，畢竟不同凡俗，在那莊嚴穆肅，香烟繚繞的氣氛之中，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有一股虔敬的感覺。

他們自頭殿開始上香，直到大雄寶殿，就已花去半個時辰。

白馬寺僧侶近千，殿宇無數，如果每一殿宇都去上香，時間只怕有點不够，因而他們在大雄寶殿禮佛之後，就不想到別處去上香了。

獨孤嬋拜罷佛祖之後，悄聲對方旋道：「你去打聽一下玖陀和尚。」

方旋點點頭，轉身向一個照顧香火的和尚道：「請問小師父法號怎樣稱呼？」

管香火的和尚道：「小僧心戒，施主有什麼吩咐？」

方旋道：「吩咐不敢，在下想向小師父打聽一個出家人。」

心戒和尚道：「施主打聽誰？」

方旋道：「玖陀和尚，聽說他在貴寺掛錫。」

心戒和尚的神色微微一變，道：「他……咳……」

此時神座之後，忽然傳出一聲佛號，一名年約四旬，身材瘦長的和尚走了出來，心戒向這位和尚行了一個禮，逕自轉身離去。

瘦和尚向方旋夫婦打量一眼，然後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貧僧百忍，是敝寺的知客，兩位施主有甚麼指教？」

方旋道：「不敢，在下只是想打聽一個人。」

百忍和尚道：「施主找誰？」

方旋道：「玖陀大師。」

百忍和尚道：「施主找他？」

方旋道：「是的。」

百忍和尚道：「玖陀師兄來自東瀛，施主該不是跟他有舊吧？」

方旋道：「愚夫婦跟玖陀大師的確素不相識，只是慕名求見而已。」

百忍和尚淡淡道：「原來如此，可惜施主來得不巧，玖陀師兄月前就已雲遊去了，施主如無別事，貧僧告退。」

不待方旋表示甚麼，百忍和尚已經招呼別的香客去了。

方旋呆了一呆，說道：「咱們來得太遲了……」

獨孤嬋道：「也許當眞遲了，不過名寺古刹，平時很難見到，咱們既然來到，就應該開開眼界。」

方旋道：「說的也是。」

他們由大雄寶殿的右側門轉出，剛剛走出幾步，一聲佛號又由身後傳來。

獨孤嬋沒有回頭瞧看，却撇撇嘴道：「寃魂不散，他又跟上來了。」

方旋也知道來人是知客百忍和尚，但他不便說甚麼，因爲來人已經到了他們身後。

百忍和尚再度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是初來敝寺吧？」

方旋道；「不錯，咱們久慕貴寺盛名，所以專誠前來瞻仰。」

這一來百忍和尚的話匣子就打開了，他從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東來開始，講述白馬寺的由來，以及歷經刦難與盛衰，及歷代修繕之事。

這位知客不只是口若懸河，對歷史典故的知識也頗爲豐碩，再要介紹各殿宇的歷史及神佛，就算讓他再說個三天三夜，只怕也說它不完。

獨孤嬋不願再聽，但人家是一番好意，總不能將人家攆走，那麼要擺脫他除了離開白馬寺，實在沒有別的法子。

謝過這位熱心的知客，他們回到了客棧，獨孤嬋將身子往末上一拋，哼了一聲道：「眞煩死人了，那有這樣的知客？」

方旋道：「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嘛，只是太過熱心一點。」

獨孤嬋道：「你認爲他是熱心？我却不是這般想法。」

方旋道：「哦，妳是甚麼想法？」

獨孤嬋道：「你怎麼不用點腦筋？上香的人那麼多，達官貴人多的是，他爲甚麼偏偏對咱們熱心？」

方旋啊了一聲道：「妳是說他在監視咱們？」

獨孤嬋撇撇嘴道：「總算被你想出來了，你還瞧出了甚麼？」

方旋搖搖頭道：「沒有。」

獨孤嬋一哼道：「你們男人的腦袋都是木頭做的，怎麼一點也不管用？」

方旋說道：「這有甚麼希罕？古人就說過，巧妻嫁個笨丈夫，誰叫妳那麼聰明的？」

獨孤嬋說道：「不跟你胡扯，我就是不相信你瞧不出咱們跟心戒和尚交談的情形。」

方旋絕不呆笨，而且聰明絕頂，只不過他不喜歡表現，也是想逗逗獨孤嬋使她高興。

此時他不便再裝了，面色一肅道：「嬋嬋，知客百忍的確有問題，他先阻止心戒和尚說話，再一路監視咱們，他必然是一個問題人物，只是我有點不解，玖陀和尚跟咱無怨無仇，咱們就算找到他也不會把他怎樣，他爲甚麼要如此神秘？」

獨孤嬋道：「你看是不是跟我以前的行爲有關，他怕我找他比刀。」

方旋道：「找人比刀的是白衣刀客，以往沒有人認出妳是女的，現在他如何能夠知道？」

獨孤嬋道：「不，咱們已經露出破綻，你忘記咱們在舟山折服霸刀了，當時既是有你一份，他們爲甚麼不能由這一點推測？」

方旋道：「這話倒是不錯，妳說今後咱們如何進行？」

獨孤嬋一吁道：「原先我只是想瞧瞧玖陀和尚的刀，現在……」

方旋道：「現在怎樣？」

獨孤嬋道：「現在他既是如此神秘，咱們就要追根究底，查它一個明白。」

方旋道：「這件事的確有些蹊蹺，如果說他怕死，他應該知道左手神刀，刀王樂善，以及霸刀樊橋等人，妳並沒有殺害他們，要不……」

獨孤嬋道：「要不怎樣？」

方旋道：「要不他當眞雲遊去了，或是有甚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獨孤嬋道：「如果他是雲遊去了，百忍和尚爲甚麼不讓心戒和尚說？我看玖陀一定藏在寺中。」

方旋略作沉吟道：「就算玖陀藏在寺中，咱們也無可奈何，白馬寺的殿宇那麼多，叫咱們如何找法？」

獨孤嬋道：「這沒有甚麼，給他們一點狠的，不怕他們不交出玖陀！」

方旋道：「這個不行，白馬寺是名寺，名噪宇內，譽滿八荒，咱們不能夠這麼做的。」

獨孤嬋道：「這個……有了，咱們就對百忍下手。」

方旋道：「百忍和尚必然知道玖陀的一切，對他下手沒有錯，只不過白馬寺僧侶近千，香客更是川流不息，在這等環境之下擒人，只怕不太容易！」

獨孤嬋道：「這就要看你的了，你總不能叫我去抓一個野和尚吧？」

方旋哈哈一笑道：「這個當然，交給我辦就是。」

晚餐之後，他們再去白馬寺，此時還有不少香客，只是比白天少了許多。

他們由頭殿找起，就是找不到那位知客，幾乎找遍全寺，連那位心戒和尚也沒有瞧到。

乘興而去，敗興而返，獨孤嬋鱉了一肚皮的悶氣，在返回客棧的途中，她就忍不住叫了起來。

「方旋，你說，咱們要找誰誰就不見，那有這樣的怪事？」

「別急，嬋嬋，也許他們有事出去了，咱們明天再去瞧瞧。」

次日吃過早餐，他們再度來到白馬寺，情形跟昨晚一樣，遍找百忍心戒不着。問，也是一樣，隨便問那一個和尚，回答的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獨孤嬋原是生有幾分野性的，雖然已爲人婦，弄急了眼，野性同樣會像火山一

般的爆發。

現在她就忍不住了，因爲白馬寺的和尚幾乎每一個都對她含有敵意！

「方旋，咱們闖方丈室……」

她要闖方丈室，並不徵求方旋的同意，只是說了一聲，回頭就闖進大雄寶殿。

在大雄寶殿他們沒有遇到攔截，待進入後院，情形就大爲不同了。

後院有假山荷池，涼亭水榭，間雜着一些奇花異卉，不只令人塵俗皆消，也有一種美不勝收的感覺。

只不過那些山石草木之間，似乎隱藏着無比的殺機，這座看似平靜的後院，氣氛的肅殺，竟然使人有點喘不過氣來。

獨孤嬋柳眉一挑，冷冷道：「好一個肅殺的所在，大和尚口唸彌陀，原來都是口是心非！」

她語音甫落，一名身材高大，年約六旬的和尚，由一株大樹之後轉出，他身後還跟八名身着勁裝，懷抱戒刀的青年僧侶，一起攔住獨孤嬋的去路。

大和尚向獨孤嬋瞥了一眼，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吧，女施主，老僧會給妳一個公平審判的。」

獨孤嬋哦了一聲道：「大和尚原來還兼有官府的差事，請問，你要審判我，究竟是什麼罪名？」

大和尚道：「女施主身爲魔道，濫殺無辜，老僧身在佛門，自有平魔衞道的責任。」

獨孤嬋撇撇嘴道：「好一個平魔衞道，看來咱們不必說廢話了，划下道來吧，大和尚。」

此時大和尚身後的八名青年和尚，立即以迅捷無比的速度，將獨孤嬋及方旋圍了起來，雙方劍拔弩張，一場血戰將一觸即發。

方旋搖搖手道：「且慢，大師可否聽在下一言？」

大和尚道：「施主是誰？」

方旋道：「在下方旋，是七劍莊的五莊主。」

大和尚道：「七劍莊名滿武林，方施主爲甚麼自甘墜落！」

方旋面色一沉道：「大師身在佛門，應該心存慈悲，却不道不問是非，一意苛責於人，在下倒有些大惑不解。」

大和尚道：「難道這位女施主不是魔道？」

方旋道：「甚麼叫魔道？她做了甚麼危害江湖之事？」

大和尚道：「她殺了不少人，老僧沒有寃枉她吧？」

方旋道：「自衞殺人，以及比武傷人，也犯了武林之忌？」

大和尚一怔道：「這個……咳，她身負魔道武功，這總該不會錯吧？」

方旋冷冷道：「那是大師錯了，武功用之於正則正，用之於邪則邪，佛門也常有不肖之徒，莫非佛門也是魔道？」

大和尚喧聲佛號道：「施主好犀利的口舌，請問兩位前來敝寺有何見敎？」

方旋道：「聽說玖陀大師在貴寺掛錫，咱們要找他却不得要領，因而想求見貴方丈。」

大和尚道：「老僧普渡，正是敝寺的方丈，玖陀師兄的確曾經在敝寺掛錫，但他離開敝寺將近二個月了，如今雲遊何處，老僧不得而知。」

方旋雙拳一抱道：「既是如此，咱們就此告辭。」

普渡大師道：「兩位施主好走，請恕老僧不送。」

方旋夫婦辭出白馬寺，這次前來又是一個失意。

回到客房之後，方旋詢問道：「嬋嬋怎麼辦？」

獨孤嬋道：「住在這兒。」

方旋道：「玖陀不在白馬寺，住在這兒做甚麼？」

獨孤嬋道：「看戲，一場好戲就要上演了。」

方旋道：「哦，看誰唱戲？」

獨孤嬋道：「咱們，咱們就是戲裏的主角。」

方旋道：「嬋嬋，妳瞧出了甚麼？」

獨孤嬋撇撇嘴道：「你還是這麼粗心大意，竟然瞧不出這洛陽地面已然風雲際會。」

方旋啊了一聲道：「不錯，街上好像多了一些橫眉豎眼的人物。」

獨孤嬋哼了一聲道：「何止街上，咱們這家客棧之中也多了一些香客。」

方旋道：「這也沒甚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不見得就要對付咱們。」

獨孤嬋一嘆道：「魔道遺孽，連和尚都要審判，你如果認爲那些人不是對付咱們，你就大錯特錯了。」

方旋道：「嬋嬋，妳當眞要等別人來找咱們？」

獨孤嬋道：「你認爲躲得過麼？」

方旋道：「如果有人存心找碴，的確很難躲過，不過我有一點意見，希望妳能採納！」

獨孤嬋道：「什麼意見？你說。」

方旋道：「我並不反對妳傷人，但上天有好生之德，除非萬不得已，出手應該保留幾分。」

獨孤嬋道：「這就是你的意見？」

方旋道：「是的，還有一點，北邊有個鎭集名叫平樂，我想搬到那兒去住。」

獨孤嬋道：「我同意以後不隨便傷人，但爲甚麼要搬到平樂鎭去？」

方旋道：「平樂鎭距官道較遠，住在那裏會清靜一點。」

獨孤嬋道：「好吧。」

平樂鎭緊靠山麓，山上有漢章帝陵及明帝陵，風光明媚，比住在白馬寺附近的確好得多了。

到白馬寺來的香客，除了進香禮佛，多半還會遊覽名勝，平樂鎭隣邊就有兩個帝王陵寢，以及歷代名人的佳城，在遊覽者來說，住在此地應該較爲理想。

那麼他們遷地爲良的目的並未達到，此地旅客之多絕對不會少於白馬寺附近。

瞧到這等情形，方旋與獨孤嬋都有點後悔，在住進客棧之後，獨孤嬋就忍不住了。

「方旋，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我這個主意的確不好，不過我還想出一個主意。」

「哦……」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盧令·圖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的七修劍破了司徒猛的化血刀，殺了司徒猛，救回秦冰一命。秦冰感恩之餘，便請杜鐵池到她的洞府小敍，兩人談論有關仙、道的事，秦冰始知杜鐵池與崑崙七子頗有淵源，於是便將一隻翠玉鐲，托與杜鐵池，轉給七子中的藍仙子。杜鐵池別過秦玉，出了洞府，驀見一女道童上前招呼，邀他前往與兩位女全眞相敍，杜鐵池見來人並無惡意，便欣然隨往，到達一處山峯，女道童着他在此稍候，隨即告辭他去。不久，即見藍仙子與崔仙子含笑而來，寒暄既罷，崔仙子便自辭退，藍仙子乃請杜鐵池同至她的仙居作客……

心切報子仇　施展化身法

藍宛瑩見他駐足不去，也停下脚步，一面笑道：「我方才說到的那個洗星老人，確是生性怪異得很，自從他遷居洗星堡以來，由於爲人孤癖高傲，知交零落，雖對我七人尚能保持着一定來往，却唯獨跟方三哥一個人要好！三哥本人也是怪脾氣，兩個人算得上是氣味相投，倒也是無獨有偶！」

杜鐵池點點頭道：「有關洗星老人事，我曾由徐道兄處聽知一些，他日有便，但願有幸能一瞻此老風采！」

藍宛瑩道：「這個機會應該是有的——這樣吧，我正有事要去洗星堡一趟，今天晚了，明天午夜我去你處接你一道前往便了！」

杜鐵池甚是高興的點頭道好，只是他突然又想到了正逢坐關之期，只怕不便遠行——

他心中自有所念及，却已爲藍宛瑩洞悉入微的自側面發覺——

微微一笑道：「道友此番坐關，與一般所謂之坐關略有不同，偶而散散心未嘗不好，一切有我作主，你不必多慮！」

聽她這麼說，杜鐵池倒是放心了。

原來杜鐵池後嶺關室坐關，乃是受命於七子之首「銀眉子」李鐵民的善意關照，銀眉子得道極早，以其年齒幾與七修眞人相當，雖承其不棄以同輩相稱，杜鐵池心裏實在視其如師，不肯稍有違背！現在既有藍仙子出面担當，也就不必再多所顧慮了。

——他久聞崑崙七子乃當今輩份最高的出道長者，平素閉門自修，與一般同道極少往還，想不到一旦接近之後，才知道他們爲人和諧易處，並不如傳說之甚！

此時，夜幕深垂，難得藍仙子有此清興——

杜鐵池之所以期期不便出口者，即秦冰託交之事，難得藍仙子此刻興緻頗高，即使此事有所冒犯，諒來也不會對自已有所發作。

這麼一想，方待借題先刺探一下對方對秦冰此人的評語感受如何！

無如心方動念，未及出口，藍仙子已笑道：「我們到後園看看去吧！」

一面說，率先前行！

杜鐵池只得把臨時到嘴的話又吞向肚裏，當下隨着她步入後庭——

穿越過一道紫籐花盛開的拱架，鼻子裏立刻聞到了一陣陣的沁人心肺的淡淡清香！

即見一片碧荷散延畝許，時當冬令，按說當非生荷之期，只是仙家妙能，却是常能化非爲是，去腐朽而神奇，不能以人世常規而論——

眼前這一片碧荷，却已是正當花開之期，油油碧葉間以香蕚挺挺，飄送着郁郁清芬——

妙在這一池碧荷之間，流動飛行着點點紅綠星光，更似有一面淡淡青紗，將整個荷池籠罩其間！

杜鐵池看到這裏，心裏不禁暗自有些奇怪！

藍宛瑩遂道：「道友可曾聞出這些香味有異尋常麼?」

經她這麼一提，杜鐵池才覺出果然香味有些奇怪！

一般荷香雖是清淡無異，只是此番清香之中却間雜有一些甜甜的感覺，想必就是所謂的「玉荷香實」了！

遂見藍仙子玉手輕揮之處，由其袖內倏地飛出了一團栲栲大小的銀色珠光！

這團珠光，一經出手，立時光華大盛，轉得一轉已來到了荷池之上，頓時將一池碧荷照耀得清澈可數！——

杜鐵池這才注意到，敢情在那些高聳的巨大荷葉之下，繫結着一枚枚粉紅色的果子，其狀正如同方才崔仙子所携！

妙在這些果實，俱都由一根紅色透明的軟莖所串連着，像是發自水底，却寄生於羣荷之間！

藍宛瑩道：「這種玉荷香實最是嬌嫩，自我由東海移植此處，不知費了多少心血，請教了多少高明人士，才養活了，也只是三株而已，每三年才結實一次，三株所得只不過百十來個，實在是寶貝得很，你的運氣不錯，正趕上今年結實之期，要是再晚來幾天，保不住崔三姐把話一傳出去，各個洞府都來討要，可就剩不下來的了！」

一面說，遂即帶領着杜鐵池就着池濱一張玉几邊上坐下來，那几上置有一疊銀盤，更有一個小小玉鐘！

藍仙子信手拿起一枚長長玉籤，輕輕在鐘上敲了一下，其聲清脆而優越！

鐘聲未歇，即聽得「咭呱！」一聲，一條白影，自空中投落下來，待將到眼前之際，就空折了一個觔斗，四平八穩的輕輕落下來！却落在一面玉鼓之上！

杜鐵池不明原委，起先見狀，由不住吃了一驚，待到那物什落完之後，才看清了竟是一隻通體白毛的靈猴！那頭小小白猿，全身上下約莫有三尺高矮。一雙紅似瑪瑙的眼珠子。滴溜溜的現塲一陣快轉之後，遂即一手覆頂一手按地，向着藍仙子伏下身來！

藍宛瑩笑道：「今晚貴客上門，你去挑兩個好的摘下來，摘時要小心，不要傷了莖，否則來年可就結不出來了！」

那猿兒早已通靈，聆聽之下連連點頭，嘴裏吱吱有聲的應着，遂即一躍而起，就勢接住了藍仙子拋出的一枚銀盤，再接着一個翻躍，翩若驚鴻的已向着荷池之內躍下！

就在牠身子將下未落之間，藍仙子手掐靈訣向外一展，已收起了籠罩在整個荷池之外的那一襲淡淡紗光！那猴兒乃得從容無阻的落身於衆荷之間！

當眞是好身手！

只見那白猿足下方自在荷面上一踏，整個身子快若白箭也似的嗖地射出，緊接着單掌外延，已攀住了一根高出的荷莖，瞬息間又隱身於碧荷之間！

藍宛瑩道：「吃這種玉荷香實，一定要用銀器盛着，否則很難到口，入土即化，尋常人不知道採擷方法，也是妄費心機，所以我才特別訓練了這隻猴兒，有牠動手倒省了我不少手脚！」

說話間，即聽得「咭呱！」一聲猿啼，已自池中躍起，緊接着眼前風力嗖然，那頭小白猿已落身玉案之上！

只見牠雙手捧着的銀盤裏，已多了兩枚荷實，看來大小與先前崔仙子所携回者一般無二！

那猴兒想係知道爲誰所摘，當下雙手托盤，來到了杜鐵池面前，擧盤呈上！

藍仙子笑道：「算你精靈！」遂向杜鐵池道：「你就接過來吧！」

咀裏說着，隨即遞過來一根細長的銀管，道：「輕輕插進去一吸就好了！」

杜鐵池道了謝，把那根小小銀管向着盤中玉荷香實上輕輕一插即深入其內！就咀一吸只覺得一股清涼蜜液，吸了滿咀，迫不及待的向腹中嚥下，更覺得通體順暢，說不出的舒服！

藍仙子道：「這種玉荷香實，功能補元氣增智慧，對於我們修道的人最是有益，只是不能多吃，一次吃上兩個就足足可以了！」

杜鐵池這時已吃盡一枚，敢情那看來碩大的果實，其實却是一包湯汁，收盡之後僅餘外皮及內裏一核而已！

——他遂即把下餘一個送向對方道：「前輩請用！」

藍宛瑩搖搖手笑道：「不要客氣，我已經吃得够多了，機會難得，你就快吃下去吧！」

杜鐵池也就不再推辭，把第二個也吃了下去，當眞是餘味滿腮，遍體生溫！

那猴兒眼巴巴的接過了銀盤，却把一雙紅紅的眼睛看向藍宛瑩！似乎在期待着甚麼！

藍宛瑩笑道：「饞咀的東西，賞給你了！」

那猴兒喜得咭呱怪叫了一聲，倏地飛身自去！

藍宛瑩道：「剩下的兩只果核裏，其中的核仁酸甜可口，吃下去對眼睛很好，倒是便宜了這隻猴子！」

杜鐵池其實一直在等待機會，爲秦冰辦事，只是他也知道這類事冒失不得，否則一經唐突，連帶着可使得自己這張臉也掛不住！

心中微微轉念，遂即道：「前輩可曾

聽過雷姑婆這個人麼？」

藍宛瑩明眸微側道：「那個雷姑婆？你說的是南海烟雨峯的那個老婆子？」

杜鐵池道：「對了，就是這個人！」

「我認識她！」藍宛瑩笑道：「不過論不上甚麼深交，道友，你忽然提起她又爲了甚麼？」

杜鐵池道：「前輩有所不知……」說來輕輕嘆息一聲，苦笑道：「說來都怪我一時多事，惹下的大禍！」

藍仙子「諱莫如深」的看着他，點點頭道：「是怎麼回事？」

杜鐵池苦笑道：「是我靜居無聊，一時多事，管了一件閒事，却不知惹下了禍端！」

當下，遂把他插手秦冰之事原原本本說了出來，只是暫時隱下了秦冰託交翠環之事！

在他整個訴說過程裏，「飛花仙子」藍宛瑩臉上絲毫不着表情，直到他說完了，他仍然不發一言！

杜鐵池心裏可就難免覺得納悶兒！弄不清她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

「這件事你確實不該管……」藍宛瑩一雙眼睛注視着他：「再說，伏虎上人司徒猛雖然不是什麼正道中人，可是到底罪不及死……杜道友今一時不察，竟然傷了他的性命……這可就……」

杜鐵池嘆息一聲道：「我一時收手不及，若非那位秦前輩臨時阻攔，只怕連他元神也保不住！」

藍宛瑩冷冷一笑道：「這件事錯在秦冰，杜道友你若不是爲了救他，怎麼會惹下這樁禍事？哼哼，怎麼說起來，他也不能脫了關係！」

杜鐵池聆聽之下，他心裏不禁爲之一動！

——他原意秦冰既以故人稱呼她，又以翠鐲相授，料必二人交非泛泛，這時一聽她說話口氣，冷漠如斯，非但不像是對付故人神態，反倒似對秦冰頗有不能諒解之處，誠是令人不解了。

這麼一來，杜鐵池更不便貿然提起翠鐲之事了。

但藍宛瑩遂即又恢復到原有的和藹神色。

她微微一笑，看着杜鐵池道：「這件事——我們七個其實大槪的也已測知，說來也是命中注定，過此一刦之後，道友才得大有發展，眼前倒也用不着憂慮！船到橋頭自然直，且放寬心，靜待此事的發展吧！」

杜鐵池一驚道：「原來七位前輩，早已測知……」

藍宛瑩微微一笑道：「那倒也不盡然，我們只知道你會應上這步刦難，至於事情的本末細節發展，却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太上天招』了！」

杜鐵池喟然嘆道：「前輩這麼說來，就連那日百花教落難之事，也是命中注定的了？」

「當然！」藍宛瑩一笑道：「你既問起，我也就無妨告訴你……你這一次原該有百日之困，只是我七人生怕你道力未復元之前，挺受不住，中了魔法，所以研究了一下，不待你百日期滿即先行出手，把你由百花教內救出——」

微微停了一下，她接下去道：「我們雖知道你並未眞的應了百日之困，這才想到要你闢室後嶺，坐關百日不問外事——我們的意思，一來西崑崙地處遙遠，正邪各道鮮有來往，再一方面即使你過去無心開罪了某一方面，對方有心尋仇，可是礙着我七人的面子，也不敢上門滋事，却是萬萬沒有料到，這一切雖然都沒有算錯，錯在你竟然插手管了別人的閒事，依然未能逃過這一步刦難！」

說到這裏，她忍不住嘆了口氣，搖頭笑道：「人算不如天算，看來你應該是有此一難了！」

杜鐵池苦笑道：「既是在刦難逃，我也就不再爲此憂慮，只是有關此事的未來對應之策，還要請前輩指示迷津才好！」

藍宛瑩搖搖頭道：「很難說……我如果爲你事先一步步都安排好，雖然以我能力並非不可，可是對你却沒有益處，說不定更生別故——也罷！」

說到這裏她臉上帶出了一片笑靨——

「我自從三百年前無心動了塵念，險些遭了大刦，這三百年來，一直在閉門思過之中，從來也沒有插手管過一件閒事……今日竟能與你盤桓竟夕，也算是有些緣份，既然聞知你事，眞要是不聞不問，未免不盡情理，再說令師七修前輩，當年與我頗有成全之誼，這就越發令我對你不能不與聞問了！」

一面說，只見她探手袖內，眼前紅光一亮，即見他手中已多了一封錦函——

「我這裏有偈言一件，必要時你再拆開一看便知！」

言罷玉手輕送，那封錦函遂即化爲一片紅光，直向杜鐵池面前射到。

杜鐵池手掐靈訣，向上一揚，已接在手中，遂即道謝收好身上！

藍宛瑩道：「這件事我既插手，到時只怕脫不了干係，說來也是事有湊巧，我七人原都到了打關之時，偏偏大哥算出昔年一件舊事，要我前去料理，這件事既是非我不可，我也只有暫時退出關期，此刻說起來算得上未七人當中唯一的一個閒人，要放在從前，只怕是分不出時間管你的閒事了！」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心情略釋！

蓋因爲崑崙七子當今輩份極尊，法力無邊，自己之事，即使只得「飛花仙子」藍宛瑩一人插手相助，也是未可期遇的大幸！

藍宛瑩微笑的注視着他，含有幾許神秘的道：「杜道友切莫以爲有我從旁相助就可掉以輕心，須知道這件事關係你未來至爲重要，一步走錯了，後悔莫及，大主意還是決定在你，我也只能酌量情形從旁出力，切不可心存倚賴，否則就糟了！」

杜鐵池想不到又爲她看透了心中所想，不覺面上一紅！

藍宛瑩似乎胸有成竹，只是事情未發之前不願說破，當遂即又問了一些有關杜鐵池靜中參悟功課之事！杜鐵池實不隱瞞，一一見告。

藍宛瑩靜靜不發一言——

待到杜鐵池敍說略告一段落之後，藍宛瑩才幽幽一嘆，含笑點頭道：「道友靈

根深厚，這一次靜中深悟，所得極多，七修道統畢竟高明，不同於一般，道友他日成就實可預卜，可喜可賀——」

又道：「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明乎這個道理，也就知道此番所加諸之一切，誠屬意料中事了！天已不早，道友大槪也該進行晚課了吧！」

一面說遂自位上站起！

杜鐵池心中念及秦冰託交翠鐲之事，生怕錯過了今夜，難再有如此良機！

心念一動，即爲藍宛瑩有所測知。

——即見這位得道甚久，道法高絕，不可一世的仙子，忽然現出了一番靦覥神態！

輕輕一嘆，只見她鳳目輕瞌，遂即向着杜鐵池微微點頭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此事與你無關——」

話聲微頓，臉上帶出了一抹酡紅，吶吶道：「你可是有什麼東西要給我麼？」

聽她這麼一說，杜鐵池總算鬆了一口氣！

「前輩明鑒！」杜鐵池期期的道：「今日臨行之時，那位秦冰前輩，曾要我將一隻翠鐲交與前輩——」

一面說，遂由身上取出鐲子，雙手送上！

藍仙子一雙蛾眉，微微挑了一下，臉上神色微現羞怒，冷冷笑了一聲！

——她只是冷眼看向杜鐵池手中翠鐲，却並不伸手接過來，也沒有更拿回來的意思！

杜鐵池手托翠鐲，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一時倒實在感覺爲起難來！

「就煩杜道友原物退還——」說了這幾個字，即見一片紅潮驀地飛紅了她的臉！

「請你轉告他，就說不必如此，哼哼……我如果眞如他所想……又焉能容他處身彼處百年之久……」

冷笑了一聲，臉上情不自禁的又現出了一片鬱鬱，想不到成就如她者，亦未能全脫情緒之干擾！更遑論其他一般了。

「哼——杜道友……煩請你再轉告訴他……就說我與他一番舊情早已結束——雖然這樣，我也並非對他漠不關心……哼……這件事他應該心裏有數！」

說到這裏，目光不自禁的向着杜鐵池手中翠鐶瞟了一眼：「照說這隻鐶子，我是應該收回來的。我只是担心他日後怕還有用，哼！」

一聲冷笑之後，情不由衷的又現出了一番淡淡離情！」

「就煩道友你交還給他，就說他日我自會前去索取，叫他不必掛心！」

杜鐵池點點頭道：「前輩放心，這些話我當會便中轉告，如無別的事我這就告辭了！」

藍宛瑩道：「你第一次來，怕路還不太熟，我送你一程吧！」

杜鐵池道：「不敢勞駕！」

藍宛瑩笑道：「方便得很！」

一面說遂自袖內取出一片像是樹葉般地物什，交與杜鐵池道：「這面『青靈舫』，還是早年師門所賜之物，我已無什用處，道友法力未曾完全恢復以前，留在身邊倒也方便，就算我送給道友的一件非薄禮物吧！」

杜鐵池知道客氣無用，也就道謝收下，一面請教用法！

藍仙子微笑道：「這件法寶，方便之處就在於使用簡單，用前你只須心念某地，手指『萬』字靈訣向地上一摔即可！」

當下遂即傳了萬字靈訣的手法。

杜鐵池再三道謝，再看手上的「青靈舫」，不過是薄薄一片玉器，作樹葉狀，上面雕刻着一些古篆，形式奇古，知非常物！

當時再向對方告辭，遂即照藍仙子所授，單手掐萬字靈訣，心念洞府，把手中青靈舫向地上一摔，登時間青光大盛，眼前亮了一亮，現出丈許長短一艘碧舫。

藍宛瑩笑指舫上，示意他登上去。

杜鐵池點頭答謝，一足方登，只覺得足下吸力甚强，青光一捲，整個身子已進入舟內。

——緊接着已被這艘寶舟載動得騰空而起，霹靂一聲，已來到後山洞府！

由於兩處地方間隔至短，不過交睫的當兒已到了地頭，青光再閃，杜鐵池才發現已立足洞前——那載動自己來此的青色光舟，却已回復原來形態，不過是三四寸長短的小小一截，浮在眼前。

杜鐵池探手取回，收藏身上。

正當他舉步待向洞內行進，眼前紅光乍閃，現出一個蓬髮巨體的高大漢子，正是徐雷。

杜鐵池嚇了一跳，奇怪的道：「原來是你！」

徐雷抱了一下拳，喚了一聲「恩兄」，才道：「恩兄你這是上那裏去了？我在這附近找了你老半天！」

杜鐵池點頭道：「我們進去再說。」

當下施展手法，開了門前禁制，二人遂即進入。

徐雷進門，遂即頓足嘆息道：「恩兄你不聽我好言相勸，這一次禍可是惹的不輕！」

杜鐵池苦笑道：「怎麼！你都已知道了？」

徐雷冷笑道：「我那能不知道？唉！恩兄你總是凡事爲人着想，忘了自己！」

杜鐵池原已心裏不是味兒，却想不到他還自一旁奚落，由於這個徐雷與他前數生皆有淵源，說話大可無忌！

當下冷笑道：「想不到你也怪我，莫非要我見死不救麼？哼！」

徐雷攤了一下眉，吶吶道：「那倒也不是，只是這麼一來，豈不是恩兄你自己惹上了大痳煩？」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杜鐵池冷笑一聲道：「看來活該我命當如此！」

徐雷頓了一下道：「我當初原思插手，助恩兄一臂之力，只是却得七子中的譚老前輩傳聲相告，要我千萬不得插手其間……只是怎麼也沒有想到，恩兄竟會以飛劍取了那人的性命，這個樑子可就結得大了！」

杜鐵池看了他一眼，搖搖頭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徐雷見他如此，也就不欲多說，遂即問到此行何去，杜鐵池乃把無意蒙藍仙子見召，前往會唔，以及賜食「玉荷香實」

，見贈「青靈舫」各節道出，只是却未把秦冰託交翠鐲之事本末道出！

聽完了之後，徐雷似乎才爲之大大鬆了口氣，面現喜色道：「這就好了，既然此事有藍仙子出面相助，情形就另當別論了！」

杜鐵池搖搖頭道：「話雖如此，藍仙子却也說此事全在我自己當機立斷，她也只能在必要時從旁協助，看來是在刧難逃了！」

徐雷道：「恩兄洪福齊天，一些邪魔外道料必也只能給你一時之困，終必無害，此一災難過後，往後必多佳境矣！」

說着又嘆息一聲，苦笑道：「我原想在恩兄坐關之期，能爲你略盡防守之職，一來得七位前輩告誡，囑我萬萬不可，果眞我一旦插手，非但與恩兄本身無益，更恐加重其害，這個道理即使七位前輩不說，我也明白，再一方面七子中的譚悟譚眞人，自今日午時起，便將要面關獨思，七日之內最忌外魔，他與我當年多少曾有過一些淵源，這一次特別要我爲他護戒七日，此事關係重大，承其見邀，我也只得勉力報效，是以特來向恩兄說明，七日之後，當再來看望你了！」

杜鐵池點點頭，忽然想起一事，乃將原訂與藍仙子明晚共訪「洗星堡」洗星老人一事道出！

徐雷聆聽之下大爲驚異道：「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據我所知這個人怪癖得很，生平有一大忌即是絕不與生人見面，藍仙子與他定交在先，偶有交往不足爲奇，何以又拉上了恩兄一同共往，豈非有些奇怪？」

杜鐵池聽他這麼一說，一時也深感奇怪！

徐雷想了想道：「這且不去說他，藍仙子既然見邀，料必其間含有深意，說不定恩兄此去還會有所受益也未可知！」

杜鐵池道：「這個洗星老人，素行如何？」

徐雷道：「論及此老輩份，却是較諸崑崙七子不差，只是爲人怪異，個性極傲，我想大概除了崑崙七子之外，他目無餘子，據說此老早年出身魔教，中年以後因仇家太多連番吃了幾次大虧，才又棄邪歸正，在百蠻山闢室修煉，這其間因爲緣份的關係，正好結識了前輩散仙星雲子，星雲子彼時飛昇在即，由於所練道統怪異，未有理想傳人，一經與他結識，盤問之下，二人非但性情近似，即以當時洗星老人所練之道法而論，亦頗多近似之處，星雲子大喜之下，乃在飛昇之前，將其道統傳授了他！」

停了一下，徐雷才微笑着接下去道：「自此以後洗星老人才遷居洗星堡，繼承了星雲子的道統，他那洗星老人的綽號，也是在他移居洗星堡以後才取得的！」

杜鐵池點點頭道：「這眞是一段不平凡的遭遇，你可知他這洗星堡目下勢力如何？」

「勢力很大！」徐雷道：「他自己雖然早已不問外事，可是手下四大弟子，却是廣收門徒，現在外面洗星堡的名頭很大，由於他們道法獨樹一格，而本門法規有異一般正派，動輒傷人，取人性命，是以大家敬鬼神而遠之，很少敢與招惹！」

杜鐵池點點頭，對於這個洗星老人總算明白了一個大概，依他性情這類人物原是不欲結交的，只是既然已經答應了藍仙子，却似不便反悔，只是心中不解的是何以藍仙子要邀上自己這個生人共同前往？

徐雷見他沉思不語，遂即微微一笑道：「藍仙子法力無邊，未卜先知，她既然邀約恩兄共同前往拜訪，其中一定別有用意，恩兄先不要多疑，到時候也就會知道了！」

杜鐵池點點頭沒說什麼！

徐雷站起來道：「時候差不多了，我該走了！」

杜鐵池想起藍仙子退還翠鐲之事，似乎也應該過去向秦冰作一個交代，當下同着徐雷一同步出洞外！

徐雷怔了一下道：「恩兄這麼晚還要出去？」

杜鐵池手指對峯道：「有件事要去面稟那位前輩！」

徐雷聆聽之下，不禁又爲之呆了一呆，點頭道：「不是恩兄提起，我幾乎忘了……恩兄說的可是那個地底怪人秦冰？」

杜鐵池奇道：「原來你也知道！」

徐雷點頭道：「有關此人的一切，改日再向恩兄細說……這位前輩確實也可以稱得上是天地間一個怪人，恩兄此刻在道力未曾恢復之前，與此人結交，却是要小心一二……」

杜鐵池不解道：「爲什麼？莫非……莫非他……？」

徐雷搖搖頭，輕嘆一聲道：「我與恩兄關係不同，說話也就未免直了一點……恩兄爲了他遭此大故，未來傷害尚在不知，却是不宜再多管他的閒事，以免陷得太深！」

杜鐵池微笑道：「你不必多慮，這一點我自是心裏有數！」

徐雷聽他這麼說，似乎想要說些什麼，只是話到唇邊却又臨時忍住。點點頭道：「珍重！」大手略擧，空中紅光乍閃，人已無踪！

杜鐵池行法關閉了自己洞門，這才駕遁光來至對崖，身子方自落向石林，耳邊上已响起了秦冰聲音道：「杜小友來了麼？請進！」

說話間一蓬光華已自地底發出，像是一陣光雨般直向杜鐵池身上洒落過來，緊接着就空一捲，俟到杜鐵池發覺時，此身已來自地穴之內，

眼前寒氣襲人，

秦冰雖然仍是狀如從前平睡在那塊白玉石板之上，只是看上去神色顯然較諸昨天要好多了！

「剛才小友出去了？」秦冰臉上顯現着一抹凄涼，那雙眸子裏含蓄着無比的期待！

杜鐵池道：「前輩所託之事，我正愁無能接近，湊巧藍仙子約見，總算見着她了！」

秦冰忽然睜大了眼睛：「你可曾將東西交給了她？」

杜鐵池鼻子裏輕哼一聲道：「前輩所託不敢忘懷，只是藍仙子拒絕接受，我也只好原物奉還了！」

一面說取出翠鐲，雙手奉上！

秦冰遲滯了一下，並沒有立刻去接過來。

「這又……爲了什麼？」

「請恕後輩直說！」杜鐵池道：「藍仙子以爲這只翠鐲日後還有用處，要前輩暫時保留，不必急於歸還！」

秦冰聆聽之下，那張頗稱俊秀的臉上，顯現出一絲苦澀的笑——

「這又何必？」

接着他又發出了一聲嘆息，喃喃的道：「藕既已斷，何必絲連？……何必！何必！」

杜鐵池遂即自行將這只翠鐲放置在他頭邊，秦冰又嘆息一聲，遂即閉目不言！

少頃之後，他才又緩緩的睜開眼睛，向着杜鐵池微微點了一下頭道：「謝謝你，小友……她還說了些什麼？」

杜鐵池道：「藍仙子要我轉告前輩，雖然你二人情緣已盡，但是她對你却非漠不關心……」

「哼哼……」聽到這裏，秦冰情不自禁的自鼻子裏發出了一串冷笑，那張原來就顯得蒼白的臉，看上去更白了！

「她總算還有良心……」

咀裏這麼說着，臉上更白，顯現出一副無可奈何模樣，顯然「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亦惘然！」在長久冰封了的感情深處，已難再滋生什麼了。

杜鐵池在他身邊的一張玉鼓上坐了下來。自從初初一見他——秦冰時，杜鐵池即對他產生有某種程度的好感，也說不出是爲什麼，「同情」只是一部份的原因，倒是他那種特有的氣質影响了他，人有時候並不需要對一個人有深刻的瞭解，或是說太多的話，却能够於無形之中獲得對方的好感！

秦冰對杜鐵池的影响就是這樣的！

一個人在地底深層，冰封的斗室內，蟄伏呻吟百年之久，除了强烈的求生意志之外，總還應該有一些別的力量吧？

每一回，當杜鐵池注意到他那張蒼白而失血的臉，注意到他前額間那一道深陷的紋路，注意到他那雙俊秀之外更多憂鬱、痴情的眼睛之時，杜鐵池便會對他情不自禁的傾生出一些好感！想到要更深刻一層去瞭解他，去帮助他！

雖然他根本還不明白，對方秦冰與「飛花仙子」藍宛瑩之間的離情別緒；絕裾之因，只是在下意識的感覺裏，他却認爲藍宛瑩以目前的這種態度來對待秦冰，似乎有些過份了。

若非是秦冰冗長的一聲嘆息，杜鐵池仍然還在深思之中！

二人目光接觸之下，秦冰苦澀的臉上綻出了一點微笑，停了一下，他才吶吶的道：「我們總算有緣份，能够在這裏見面，更何況你對我有救命之恩……我原是可以帮助你在功力復元方面多盡些力，只是目前情形……唉！你也看見了……」

說到這裏，他徐徐的閉上了眸子，嘆息一聲道：「……我的罪還沒有受完……這樣子眞不知還要繼續多久？……」

杜鐵池安慰他道：「前輩還是想開一點，這種事急也無用，我想解鈴還需繫鈴人，何不在寒谷二老身上設法，他們既然妄以『化屍光』傷人，當然也知道解救之法……」

秦冰黯然苦笑道：「話是不錯，可是此事却萬萬行不通！行不通！」

「爲什麼？」杜鐵池冷笑道：「這件事前輩自然無需出面，可以由第三者上門與他們理論！」

「萬萬施不得……施不得！」

秦冰忽然睜大了眼睛，十分愼重的道：「小友——你切記，這件事千萬莽撞不得……這麼一來，只怕救不了我反倒害了我了！」

杜鐵池見他說得如此愼重，倒是不便再堅持了。

秦冰長嘆一聲道：「杜小友……你目前道法功力尚在混沌未開之間，待到你一切復元之後，便可知道這些人的一切過往行徑，本末細節，就這兩個老怪物來說，那是千萬不能招惹的……」

杜鐵池見他對於寒谷二老竟然怕到如此地步，心裏未免不忿，轉念一想，這兩個老怪物必然是厲害之極的人物，似乎可以斷言了。

地室裏氣温至低，自四面襲來的空氣，透人骨髓，以杜鐵池的那等功力之人，竟然也有些吃受不住！

秦冰似乎也看出來，忽似想起來道：「我竟然忘了告訴你，每日亥時前後，是這裏寒氣最重的時候，回去吧，中了寒毒却是大大不妙！」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也就不再逗留，想一想自己晚課時間已到，又當坐關之日，確是不應荒廢，當下遂即告辭，秦冰在睡榻上手勢微伸，白光捲處，已將杜鐵池帶出地室之外！

× × ×

杜鐵池在洞室裏靜靜地打了一回坐，接着練習吐納內功——

一股白森森的劍炁，由他咀裏吐出來，又吸進去！如此反覆吞吐，直到整個洞室俱都冷森森的劍炁所充滿，然後再化爲兩道粗細約如拇指般的白光，緩緩由他鼻孔裏吸進去直到滿室白光全然消失爲止！

至此，杜鐵池才睜開眼睛，完成了一天最重要的「練劍洗髓」工作！

每一回練完這陣吐納功夫，他都會感覺到異常的舒泰，彷彿全身上下每一個汗毛孔都爲之張開來。

洞外月光如銀——

西崑崙山在月色的點綴之下，看上去宛若一個清裝淡抹的少女，只是覺得那種脫俗靜態的美！

杜鐵池緩緩站起來，步出洞外！

他所處身的這座山峯，地當崑崙後山，雖屬於崑崙七子盤據之所，嚴格說來其中仍有隔離——一道迂迴盤伸的流水，劃出了其中的界壔！

杜鐵池只要在這個一定的範圍之內活動，都不至觸犯禁制。

他信步走向坡下，陣陣花香隨風飄送過來。

——那是一種崑崙後山獨有的異花——「雪蘭」，小小的花莖色作純紅，每一株都約有尺許高下，疏疏遍開嶺上，銜破白雪展開蓓蕾，一本五蕊，色作鵝黃，散播而出的陣陣清香，仍有若無，間以寒風

沁人心肺，一經沾染，無限心曠神怡。

杜鐵池深深吸一口氣，自從閉關以來，從來還不會像今夜這樣心情開朗過！

明月高懸，景緻如畫——

他不禁想到了久別的瑩瑩，雖然他知道梁瑩瑩就在崑崙七子處作客，可是直到如今却還不曾與她見過一面，也不知她確切住處！

此時此刻，若能與她見上一面，談些別後離情，該是多麼稱心之事。

事情竟然巧妙到如此地步！

杜鐵池腦子裏方自念到梁瑩瑩這個人，眼睛裏竟然現出了對方的人影！

身上披着一襲百雀白羽短披，下身是一件蘋果綠色八幅風裙，秀髮披散着宛若畫中仙子。

她那麼遠遠的站立在一座雪丘上，正自含笑向這邊微微點頭。

雖然隔得那麼遠，却依稀可見她美麗的笑靨，只是那麼驚鴻一瞥，却又返身自去。

杜鐵池心中有一種意外的驚喜，不假思索的忙自縱身過去。

眼看着梁瑩瑩美妙的姿體一面反手相招，足下却快速的向前奔馳着。

一追一馳，轉瞬之間已越過了另一座峯頭。

杜鐵池心中一動，站住了脚尖，喚了一聲：「瑩瑩——」

前面的梁瑩瑩聞聲回頭，向着他比了個手勢，又指了一下另一面，像示意他到另一個地方去！

杜鐵池暗忖道：是了，必是有碍於這裏禁制太多，她不能隨意進出，才特意約自己外出一會。

既然在坐關之期，自不能輕離洞府。

轉念再想，瑩瑩既現身邀晤，必有原因，好在進出七子仙山口訣自己都已熟悉，暫時離開一下料也無妨。

思念之間，即見遠處瑩瑩已化爲一道青光，衝霄直起！杜鐵池也就不顧多想，緊跟着駕起遁光，自後疾追上去。

前行的那道青光，速度極快，杜鐵池自然不甘示弱亦加催速，自後疾追下去。

一馳一追，瞬息之間，已是百十里之外。

杜鐵池急促遁光，想要追上她，倒要問個明白，偏偏前行的青色劍光其勢極快，以自己功力如非全速催馳，簡直難以跟上，心裏由不住大是驚喜，誠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月餘不見，瑩瑩功力居然精進如此，却是沒有想到的事情！

劍遁奔速奇快，須臾之間，又已是百十里之外。

天色即將黎明，東方微微現出一絲魚肚白色！

青、白二色劍光過處，映照得百十丈內外光同白晝——身下似乎已來到了一片叢生峻嶺。

杜鐵池正自警覺到離開太遠，前行的那道青光却忽然接下了劍遁，直向足下叢嶺間墜下去！

青白兩道光華下落之處，直把遠遠叢林，映照得十分清晰，忽然閃得一閃，光華盡失，二人已落身嶺上。

杜鐵池收回遁光，打量着落身之處，只覺得林子裏滿生着參天古樹，濃林密密衍生，掩遮得天上星月無光，空氣清冽，却迷漫着茫茫一片霧氣！

使他奇怪的是，前行的梁瑩瑩自遁光一墜之後即行無踪。

杜鐵池心裏未免有些納悶——

此刻的他，自不能與以往相提並論，雖說是他如此道法功力未能全部恢復，有個兩三成已非同小可。

杜鐵池定了一下神，運用目光四下略爲打量一番，由於他視力異常，雖然面前迷漫着一片濃霧，光度昏黯，却無碍他的視覺。

眼前是一片佔地甚大的樹林，極可能是一片歷來罕見人跡的原始森林，排列在眼前遠近樹木，粗可合抱，地上滿是陳年纍集的樹葉，行走其上，像是踩在一層厚厚的軟墊之上。

杜鐵池一面運用目光四下裏仔細的觀察，足下緩緩前進，却是看不見瑩瑩站在那裏。

略定之後，杜鐵池由手指尖上發出了一道劍光，頓時眼前大爲光亮。

踐踏着軟軟的一層腐葉，前進了數十丈，彷彿感覺出越入越深，幾有抬頭不見雲月之勢！

忽然，杜鐵池覺出了不妙！

似乎是說不通的一件事，梁瑩瑩何以會好好的把自己帶來這裏，自己却又隱身不見，顯然有悖情理。

杜鐵池心裏想着，遂即運用玄功，傳聲四方，呼喚了兩聲。

聲音在古森裏幾經迴蕩，歷久不歇！

良久，良久，聲音才自消逝，依然不見梁瑩瑩的回音！

杜鐵池心中詫異，收回了劍炁，正待駕起遁光，低飛繞林一週察看一個究竟！

就在這時，眼角瞟處，無意間却爲他發現了一些異態，似有一幢閃爍的火光，起自前面右側！

——那裏地勢偏低，只能見隱約散出的火光，却不見現場情景！

杜鐵池心裏一笑，暗忖着可能是瑩瑩鬧的玄虛，遂即快步上前！

眼前火光益盛！

敢情是有人在那裏生了一大堆野火，火勢很猛，噴出了尺把長的火苗子。

在此即將來到黎明之前，氣溫很低，山林之內，尤其陰森，有那夜宿之人，生上一堆野火借以取暖，也是合乎情理之事！

使杜鐵池感到吃驚的是火堆旁邊的一個人！

一個長髮的女人！

——却不是梁瑩瑩！

瑩瑩雖然也留着長髮，但那是黑而細的秀髮！

這個人的長髮，却不是黑色的，是白的！

一樣的長可及腰，給人的感覺却並沒有美感！

杜鐵池所能看到的，只是這個人的背影。

一件黑色繡有八卦圖案的道袍，襯着背後的白髮，在火光熊熊裏，給人予無比

陰森的感覺。

杜鐵池遠遠的站住了脚步，正自思忖着如何應付，忽見一個窕窈的影子由側面林中姍姍步出，一經觸目，杜鐵池立刻便認出了正是梁瑩瑩！

她似乎並沒有看見遠遠的向自己注視的杜鐵池，一經現身，遂即向着白髮道媼坐處走過去！

杜鐵池情不自禁的脚下移動，也跟了過去——

梁瑩瑩一直走到了白髮道媼對面坐下來，杜鐵池忙即跟過去——熊熊火光映照着四週，形成了一個十數丈見方的明顯範圍，在此範圍內的一切看得格外清晰，與火光不及之處，形成了黑亮兩個極爲明顯的界限！

杜鐵池心裏不勝迷惑，實在難以瞭解梁瑩瑩怎麼會現身這裏？

其實以杜鐵池今日道力，在初見瑩瑩現身之時，只須略加思索，即能看出對方虛實眞假，只可惜他到底經驗不深，萬萬不會料到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其中竟然包藏了詭詐。

杜鐵池一步步向着瑩瑩所現身之火光處接近——忽然他覺出身上有一種異樣的感觸，彷彿身上一熱，此身已在在火光範圍之內。

與此同時，那個現身在火焰之旁的梁瑩瑩，竟然驀地消逝無踪。

同時之間，杜鐵池只覺得渾身一緊，彷彿被一種無名的勁道緊緊的吸住，再看對方那堆熊熊烈火，此刻竟然已變成了綠色！整個火光範圍之內，顯現着一種碧森森的可怖氣氛。

杜鐵池忽然覺出不妙，忙即抽身，無如在那個火光所形成的範圍之內，敢情有極大的吸力，所顯示的情形是只許前進，不能後退。

這一驚，由不住使得杜鐵池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這才發覺自己一時大意，看來敢情又着了人家的道兒。只是對方這個白髮道媼又是何人，何以弄此玄虛，却要問個清楚！

想到這裏，杜鐵池一面站住脚步，冷笑一聲道：「妳是什麼人？何故引我來此？方才所見的那位梁姑娘又在那裏？」

白髮道媼依然是背向着這邊！

聆聽之下，却由她嘴裏發出了一陣冷森森的笑聲！

依然是背向着杜鐵池！

「你要見梁姑娘麼——？」她用着那種慢吞吞的聲音答道：「很好——你且看來——」

話聲一頓，即見她抬起了一隻手，用看來像是鳥爪也似的手指，在頭上搔了一下——

霍地一蓬光華，直由她天庭處向外噴出！

妙在這蓬光一經着地，登時幻成了一個體態婀娜的佳人！

先是一片淡淡的人影，漸漸地變得清晰！

就在杜鐵池定目注視之下，眼看着這一片幻影，漸漸變得成爲一個實實在在的人！

最奇怪的是，這個變幻出來的佳人，那張臉上的奇妙變化，在一刹那經過數種不同變化之後，這張臉漸漸的定了型態，最後變成了梁瑩瑩！

杜鐵池先是一驚，立刻他就明白了！

對方這個白髮老媼，敢情是施展一種「三屍化身」的法力，由其本身元神分出一股，幻化成梁瑩瑩模樣，杜鐵池一時不察，竟被她誘到了這裏來！

很顯然的，對方是碍於崑崙七子的威望，不欲招惹，才會生此詭計。

「無知小狗，你可看見了？這就是你夢裏的情人！」

一面說，眼看着那個酷似瑩瑩的化身，忽然間又化實爲虛，最後成爲一幢白濛濛的光華，驀地收進了對方老媼頂門內！

至此，那個白髮老媼才緩緩的回過身來。

——一張白中帶紅的長臉，上面刻劃着重重地幾條紋路，三角眼，勾鼻，一眼看過去就知道是一個極不好說話的人物！

——這張臉已可說得上是奇醜了，却在那張本已奇醜的臉上，加上了一塊更令人望之生畏的青記，上面還生着一層茸茸黑毛！杜鐵池乍看之下，幾乎爲之嚇了一跳！却爲他猛然想到了一個人！

一時他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道：「妳是雷姑婆？」

對方那個白髮老媼忽然爲之一楞，緊接着冷冷一笑道：「不錯，難得你還認識我！」

杜鐵池心裏不由暗忖着不妙，敢情雷姑婆是「伏虎上人」司徒猛親生之母，司徒猛既然死在杜鐵池手裏，那麼眼前雷姑婆的忽然出現，其來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麼一想，杜鐵池焉得不爲之暗中驚心！

雷姑婆自從一回過身子，即怒睜着一雙三角眼，死死的盯着對方身上！

「小狗——我只問你，我兒司徒猛到底與你有何仇恨？你竟然取他性命？」

杜鐵池聽她連番口出不遜，原想發作，然而到底對方身遭「喪子之痛」，也就怪不得她了。

雷姑婆桀桀怪笑了兩聲，恨聲道：「我諒你也是無話可說，要對你說，我兒原神已對我一五一十細說清楚，你這小狗依賴崑崙山七個老東西爲靠山，竟然目空一切，胆敢如此胡作胡爲，今天我就把你拿住，倒要看看他七人再能如何袒護你？」

杜鐵池自她一現身，即知難免一戰，惟知道自己法寶厲害，非死萬不得已，決計不先行出手！

雷姑婆語聲一輟，即見她滿臉暴戾表情，咀唇連連蠕動，像是在唸着什麼咒語，一面探出一隻瘦手，就東南西北各個不同方向連連抓動不已。怪在她手指每一抓動之下，該個方向即隱隱現出雷鳴之聲！顯然她是將本身法力與自然之天籟結合一起，一旦施展開來，自然威力無匹！

杜鐵池鎭定如恒，冷冷笑道：「雷姑婆，你子之死雖然事出意外，但追其因，到底咎由自取了，哼哼，妳枉自修練有年，竟然不察本末，只聽憑妳子元神一面之詞，便來行兇，更不該以詭異伎倆誘我來此，妳以爲如此便能瞞過崑崙七位前輩道友？眞正是在作夢！」

（未完）

崧勤池劍客傳

探禁宮初逢崆峒劍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少林寺主持朝元召見俗家弟子白雲、黃梅，當兩人進入方丈室謁見時，他們的師兄本無一身戎裝從裏面而走出。原來本無早年入京爲官，任職錦衣衛統領，乘便維護忠良遺裔楊雲表，如今因流寇蠭起，京城危急，乃回少林寺求助。於是朝元即命白雲、黃梅隨本無兼程進京，保護一人離開京師，蓋此人關係漢族興亡。三人領命，隨即動身。究竟此人是誰？請續看下文。當國事日非之際，吳三桂鎮守山海關，拱衛北塞，以防滿清入寇，及聞報京畿攻陷，帝自縊殉國，乃即回師，豈料途中又聞報愛妾陳圓圓爲賊擄去，一氣之下，登時昏厥……

且說吳三桂聽見家人稟告，說他的如夫人陳圓圓給李自成刦進宮中，列充下陳，一怒非同小可。當下咬牙切齒，即日設了崇禎帝的靈位，令全體軍士穿孝，親自向南遙奠，又召集諸將歃血爲盟，誓滅李闖，爲崇禎報仇。他的部下將官見他早晚之間，態度不同，有點莫名其妙。吳三桂已下令全軍縞服，晝夜兼程，大軍直向燕京推進。

那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奉了太后懿旨，要他乘明朝危亂之際率兵攻入中原。多爾袞見吳三桂回書拒絕清兵入關，大罵吳三桂不中抬舉，即日和謀士范文程，降將洪承疇商議，即日率領精兵十萬，輕騎八千，直薄寧遠，探子把這消息飛報吳三桂軍中，吳三桂和衆將都惶急起來，因爲李自成在北京，聽到吳三桂反覆無常，不禁大怒，統率大軍二十萬，親自出征，又命明朝降將唐通領二萬精兵，繞到山海關，夾擊吳三桂。正是前有闖賊，後有清兵，背腹受敵，想起愛姬陳圓圓，熱血沸騰，可是三軍都震於清兵的威力，一時面面相覷。

正在彷徨無計當中，李自成派了一個將兵帶書到來，限他三天之內投降，否則便把他的父親吳襄和家人一齊梟首示衆。吳三桂怒道：「李自成奪了我的陳圓圓，若是好好的送回來，還有話可說。」使者連聲安慰道：「吳將軍不用掛心，闖王定必答應將軍的要求。」

原來這一趟是李自成緩兵之計，他知道滿清乘亂興兵，怕吳三桂開關迎進，山海關一失，京畿便無險可守，所以派使者前來探聽虛實，等到自己大軍調到，那時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把吳三桂擊破，佔了山海關，再和清兵對陣。這是李巖所獻各個擊破之計，其實吳三桂的老父吳襄已給李自成一怒之下殺了，陳圓圓也留在宮裏，李自成幾次想逼她就範，都給陳圓圓誓死反抗，撞壁跳樓，鬧個不休，李自成日久商量出兵應戰，也無心顧着美色，但又給陳圓圓的美色所迷，不忍將她殺却，因此才得保存貞節。

吳三桂打發使者走後，連忙下令回師山海關，限即夜到達。衆將紛紛到來問是什麼原故？

吳三桂道：「闖賊這番分明是緩兵之計，他若有心勸降，爲什麼不把陳夫人送返？分明想我暫時緊守山海關，讓他調兵應戰罷了，如今明朝江山已倒，滿清攝政王一向對我敬重，大勢所趨，洪承疇已降給滿清，獲得高官厚祿，今天我借清兵勢力把闖賊消滅，將來最多割地爲酬，也勝過大好山河落在流寇之手。」

諸將忙道：「將軍還是想清楚才好，俗語說得好，引狠入室，易請難送，况且滿洲謀取中原已久，清兵入關之後，就難把他們驅走了。」

吳三桂心裏只是念着陳圓圓，如何肯聽衆將相勸，當下惱道：「本帥主意已決，汝等不必多言。」這一晚大軍回師，乘夜進發，火光前後相接，遠看就像火龍一般。

黑夜裏一陣馬蹄聲，後面馳來兩騎人馬，各兵士以爲李自成又派人投書，怎知來的是兩個中年漢子，儒巾素服，說有事趕來拜見吳三桂。

這時吳三桂前後包圍着五十名盔甲鮮明的親隨侍衛，聽了立刻派副將問明來歷，一面仍策馬前行。

一會，副將回報，說來人有機密事稟告。

吳三桂只得停馬等候，片刻間，各親隨讓開一條路，兩旁守衛着，火光中走進二人，暖帶輕袍，舉止瀟洒，步履凝重，眉宇間英氣隱現，知道都是身懷絕技之人，但看落有點面善！

二人長揖不拜，口裏道：「少林居士

白雲黃梅，有事謁見吳將軍。」

吳三桂微覺一楞，問道：「兩位高士未知有何見教？」面上似有點不耐煩。

那二人聽了，上前低聲道：「吳將軍怕認不得貧僧了，前年將軍派五台山喇嘛到關外吊唁皇太極，那時態經略着我們混在喇嘛之中，探察清兵虛實，曾和吳將軍作過一夕談，今天我們奉了朝元長老之命前來，要助將軍一臂。」

吳三桂這才記起往事，怪不得似曾相識，當下問道：「如今闖賊佔了京師，清兵逼近山海關，兩位有何高見？」

二人答道：「將軍繫國家安危，闖賊已把將軍一家殺了，將軍不信，再過兩天，李自成便會把首級送來軍前，如今將軍欲借兵靖亂，這計劃無異把江山奉贈給滿洲人，還望將軍三思之。」

吳三桂有點不悅道：「你們是修道之人，那裏曉得國家大計，本帥自有主見，不必方外人借箸了。」拂袖上馬。

二人忙道：「難道將軍不想救出陳夫人？」

吳三桂勒馬問道：「兩位有何辦法，不妨說出！」

二人低聲道：「將軍如能和我們相約，明天不要和多爾袞商請借兵，讓我二人把陳夫人送到麾下，那時將軍可把全部精兵從水路撤退山東，讓清兵闖賊直接交鋒，他們總有十天八天相持，將軍乘虛繞道老河口攻入河北，拊京畿之背，江南不少勤王義師，聽將軍調動。豈不勝過引清兵入關，受制異族。」

二人一番話說得吳三桂心旌搖動，他是將門之子，統兵多年，覺得這計劃果然上着。須知吳三桂要借清兵，九分爲着要得回陳圓圓，如今給二人一語道中心竅，連忙回顧諸將道：「快把兩位居士的馬帶來，讓我們路上談下去。」當下白雲黃梅上馬和吳三桂並轡前進，三桂又道：「本部精兵不下二萬人，從水路撤退，未知有無船隻？」

二人回道：「將軍放心，如今秦皇島外，各處逃避匪軍徵用的船舶，雲集港內，目前又是吹東北風，一天一夜便可渡過渤海，入到山東了。」

計議一番，吳三桂已是意動。二人又道：「事不宜遲，我們今夜要趕回京去，替將軍把陳夫人取出。」

大家說好了，吳三桂約過如把陳圓圓救出，他便依計行事。

原來白雲黃梅二人，隨本無離開嵩山，趕到北京，城破已是三日。他們化裝逃難的人，混回京中，本無訪尋楊雲表的踪跡，四無下落。白雲黃梅花了幾天時間，才打聽到譚民祜已携女兒青青入京，正要和楊雲表成婚，便遇到賊兵圍城，譚民祜帶女兒逃出城時，給賊衝散，二人都失了下落。

白雲、黃梅又查探陳圓圓已給李闖擄進宮中，心裏一急，二人一連兩夜換過夜行衣偷進皇城，但見守衛森嚴，宮裏住滿了賊將，一時無法探出陳圓圓關在那裏。剛巧本無從城外回來，知道吳三桂已發兵，却又臨時折回山海關，料他十九引清兵入關，所以忽忽趕來，要把吳三桂的計劃打破。

本故事說了這麼多的稗史，完全是要把當日環境說出，以後才引起許多曲折離奇的武俠事蹟。這一晚，白雲梅趕到北京城外，換過衣服，展起游牆貼壁輕功，偷越城牆，沿途躲開守卒耳目，一會已到了紫禁城神武門外。

他們從西北角攀進，遠望壽安宮前，許多守衛賊兵圍在燈籠底下擲骰子；二人再翻過禮仁殿，前面就是永壽宮，地在養心殿後，這處守卒披掛整齊，盔甲鮮明，防衛比別處宮殿嚴密，料想李自成劉宗敏等賊可能在內居住。

忽然面前一條黑影一起一落的竄來，身材高大，脚下輕功仍帶點聲音，未曾練過履地無聲的本領。這人穿的也是夜行衣，腰懸短劍，對宮裏道路似是十分熟悉，一忽兒已走到面前。白雲黃梅展起夜視一看，來的是個廿餘歲的少年，眉宇顯得十分英俊，行動瀟洒。暗想這個不會是闖賊的黨羽，看他的舉動，可能是同路中人。那少年未察看有人躲着，展起飛簷越脊小提縱，向後樓有燈光的高閣奔去。

白雲梅向黃梅打過手勢，前後縱起，脚下施展「踏雪無痕」飛行本領，釘在少年身後。二人都是少林派裏的高手，夜行本領比少年高出許多，一路跟踪，如影隨形，瞬已到了後樓，燈光射出，閣內似有女人的影子；樓前一度廻廊石砌，站着帶甲武士。只見少年低身一伏，繞到閣後，擰身上到樹梢，看看左右沒人，脚下一勢「喜鵲過枝」，躍到樓外欄杆伏着。白雲黃梅二人，注視他的一舉一動，眼前影子一閃，少年已側身進閣去了。

二人暗地一楞，樓內婦女都是賊兵擄回來關起的，少年忘是好胆子，萬一給人發覺，他怎能脫身逃出？或者他是李自成手下劍客，乘夜出去探消息的。二人竄到暗處躲着，遠望那裏的守衛，有些倚身柱子打盹兒，其餘的也圍着風燈說笑。

白雲低聲道：「闖賊今天怕到山海關督戰去了，只不知剛才的是什麼人？」

黃梅道：「看他舉動，怕會是同道中人呢，這人對宮裏道路這樣熟悉，定有多少來歷，讓我跟踪上前，看他來這裏幹麼的。」白雲附耳說句「小心！」黃梅立刻提氣歛胸，身子貼壁，輕輕一縱，已到了樓欄之外。他從窗隙窺進，樓裏盡是艷粧婦女，每間房子都有宮監和老宮人守着。

他移步到了那少年隱身附近，看到一間耳廂，簷楹之下，剛有一扇水窗打開，兩旁是百葉窗，彷彿看出兩個人影，一個正是剛才的少年。黃梅不禁納罕，連忙攀登水窗一望，果然看見那少年站在室裏，面前一個少女伏着暗泣。

這女子一臉憂愁，幽幽地道：「雲哥，我深恐連累了你，今夜就算跟你逃出，也怕不能混出城去的。」

那少年忿忿應道：「闖賊明知你是譚民祜的女兒，你爹昔日救過他，也一樣把你擄進宮來，眞說得是人面獸心。」

女子連忙掩他的口道：「雲哥不要高聲，這裏耳目衆多，還是等我爹明天進宮來，見了闖王或者會把我放出未定。」

少年又道：「我千辛萬苦偷進宮來，你却不允跟我逃走，我怎能眼看你落在闖賊手裏，不如在妹妹跟前一死。」說到這

裏，拔出短劍在手，作勢向喉頭刺落。

黃梅在外看了，知道少年不過拿死來要挾罷了。女子果然一驚，撲身上前，使命挽着他的手，哭道：「哥哥不要這樣！我跟你離開便了，可是闖王手下奇人劍客不少，哥哥須得小心。」說話間室門呀的推開，走進來一個老媽子。

少年立刻提劍擋在女子前面，那女子挽着他的手臂道：「雲哥不可動手，她就是我乳娘金氏，這次幸得她跟在身旁，闖王也怕我自尋短見，才准她隨同進宮。」

老媽子走上前低聲道：「小姐不要高聲，外面兩個公公還沒睡下，剛才你們說的，老身都聽見了，今夜小姐千萬不可逃走！」

少年聽了，面上當堂變色，斥道：「你這老糊塗！直是不知好歹，難道要你家小姐作了闖賊的妃嬪，你才覺得安心？」

老媽子給他一罵，並不動氣，悄悄答道：「楊公子，闖王今夜不在宮裏，明天我家老爺就要進宮，接小姐回去了，這一天的担子就包保在老身的肩上，若是公子定要今夜帶小姐逃走，那麼我家老爺的性命，眼看就會保不得。」她把眼望着那女子，像在等她打消逃走的主意。

少年聽了老媽子的一番話，低下頭細想，廂裏沉默起來，外間傳來脚步聲响，老媽子突把少年向帳後一推，跟着便見兩個宮監走進來，看了二人一眼道：「時候不早了，姥姥服侍貴人歇息罷！」其中一個看見水窗打開，正待上前掀開帷幔，拉動水窗的繩子，霎時間外面吹來一陣風，砰的一响把窗子闔上，那宮監才轉身出室，臨行又回過頭來吩咐道：「一會宋先鋒會來巡夜的，你們小心一點，早些熄燈安歇！」

剛才的一陣風，是黃梅在外打出的掌風，他見少年躲在帷後，所以把窗子閉上，免讓那太監發現了少年躲着。這時少年復閃身走出，一口吹滅燭火，和女子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一會，百葉窗推開，一條黑影穿窗竄出，黃梅知道少年走了，飛身縱下牆角，白雲走過來問他看見什麼？

黃梅低聲道：「來的原來是楊雲表，他是崇禎御前侍衞，本無師兄要找他，我們快些跟下去，向他打探一下陳夫人的下落。」

宮裏响了三鼓，少年急縱之間，面前竄出兩條黑影，衣帶飄風，急的斜裏一伏，拉出佩劍，作勢相待。兩條黑影子左右分開。低聲道：「楊公子，我們是合字綫上朋友，有話要說。」

這兩人正是白雲黃梅。楊雲表還未放心，橫劍當胸，暗喝一聲：「不要走近來！是合字的，快些亮出照子來！」白雲應道：「我們是嵩山朝元長老的門下，這番和本無師兄一起來京，正要訪尋公子的下落，估不到今夜在此相逢。」

楊雲表打量二人一眼，把劍放下，看看這裏正是乾清宮外甬道，兩旁古樹參天。便道：「請兩位到那邊說話。」飛身下了廊廡，白雲二人跟着到了樹下，大家在石壇前重新敘過來歷。

楊雲表道：「原來是兩位居士，前者常聽本無大師提及，景仰已久，未知兩位這次來京，有何見教？」

白雲黃梅於是把此行任務略說一遍。又道：「家師早已料到吳三桂會借滿洲兵入關，因此命弟等來京，相機行事，今天弟等已和吳三桂約定，答應他把陳圓圓救出，公子熟知宮裏情形，定會探悉闖賊把她禁在那裏。」

楊雲表道：「闖賊早就把吳三桂之父親吳襄和家人抓起，後來見了陳夫人，垂涎她的美色，如今禁在東北角的鍾粹宮裏小弟熟知宮中要道，可以帶兩位前往。」

白雲二人大喜，他們知道楊雲表久住明宮，許多太監宮人他都認識，李自成攻陷京師，許多宮人被逼從賊，但還暗中把消息傳給楊雲表。

白雲黃梅隨在楊雲表身後，蛇行鼠伏前進，忽然又繞到東面走，二人有點詫異，問他爲什麼放着捷徑不走？

楊雲表道：「兩位不知，這處去鍾粹宮，要經過齋宮，那裏住了闖賊最寵信的一個軍師，是無極劍派裏的高手，聽說他有幾個門徒隨在身旁，都有一手本領，小弟怕遇到了他，誤了兩位的事，所以帶兩位繞道別行。」

二人聽了暗地一驚，問道：「公子說的是不是朱衣道人傅青主？他爲什麼會跟隨闖賊呢？」楊雲表道：「說來話長了，他奉着親娘在陝北土窰避亂，給賊將擄得，闖賊知他懷有上乘武功，還懂得符籙禁方，替人治病，着手成春，因此迎進幕裏，作他神仙一般供奉。」

白雲二人道：「原來如此，眞的可惜！」說話間已繞道走過齋宮，前面就是鍾粹宮的殿閣。

白雲向楊雲表道謝，又道：「公子明天還有事要幹，我們的事不敢勞煩公子，就此告別。」

楊雲表道：「祝兩位此去成功，在下還打算到齋宮窺探一下。」

二人愕然道：「公子剛才正說傅青主不可招惹，怎麼又投進虎口？」

楊雲表道：「在下要看看他是個怎樣了得的人，宮裏幾條秘道我都熟悉，不會給他發覺的。」

白雲叮囑一聲小心，楊雲表轉身便走，這時候宮裏守衞都偷懶躲開，所以三人如入無人之境。

鍾粹宮是太后住的地方，白雲黃梅飛身上屋，一望樓上黃幔低垂，射出燈光。

二人來到樓外，黃梅躲在柱後把風，白雲雙足一點，身形拔起，攀着蓮花格子，一勢「倒吊金鈎」，從五色玻璃窗窺落，樓裏站着兩名帶劍武士，幾個老宮人伏在一角打盹兒。後邊還有一所房子，門扇鎖上，關防十分嚴密，料這裏就是禁着陳圓圓的地方。

白雲看看閣外是個飄樓，室裏有門通出，他向黃梅打個手勢，懷裏取出一塊問路石，拍的一響打在玻璃門外。樓內喝了一聲，一個武士持劍走出，黃梅閃身躍出，在他腦後一按，當堂點了穴道，那武士翻身便倒。其餘一個見同伴許久沒應聲，探身出來一望，瞥見黃梅的影子，立刻提劍衝出，口裏要高聲喊賊，白雲從上撲到，手裏七首一撼，守衞喊聲未出，咽喉已給七首貫進。二人把屍體移過一旁，直撲

入室。那幾個宮監看到明晃晃的利刃，已嚇的全身軟瘓。白雲喝道：「要命的就不要聲張！」黃梅跟着衝到房外，運出掌功，把門鎖削落，破門逕入，看到陳圓圓和兩個侍婢關在室裏，已是慌作一團。黃梅把七首插到腰間，作禮道：「夫人勿驚，我們奉了平西伯之命前來救出夫人，請即更衣！」陳圓圓自給李自成擄進禁宮，身上藏有利剪，李自成每次要侵犯她，都以死相拒，因此還保得貞節。

道士在室內羽扇一搖，一股風吹來。

陳圓圓聽了，喜從天降，又見黃梅是個俠士打扮，欣然問道：「好漢是吳將軍派來的嗎？難得你們冒險到來。」忙進幃後披上外衣。

黃梅道：「陳夫人，事急從權，在下也不避嫌疑了，請夫人跨在我的背上。」白雲進來催着快走，陳圓圓便由得黃梅將她背起，離開鍾粹宮。

夜裏兩條影子向宮牆飛走，沿途幸未遇到守衞的阻攔，忽見遠處火光亮起，鑼聲齊鳴，幾條黑影迎面追來。

白雲二人暗驚，陳圓圓在背上顫聲道：「兩位壯士，這如何是好？」二人展起輕功，向低處急竄。白雲運出夜視望去，走在前的竟是楊雲表，不覺駭道：「楊公子走風了！」當下着黃梅把陳圓圓背着先走，白雲停下來，走在暗處，打算助楊雲表一臂。

二人的影子移動，箭矢飛蝗般射出。黃梅揮動軟劍，遠看像一團光影，倏起倏落，箭矢射到，紛紛都給他撥落。守護城牆的武士，見了立刻撲過來，黃梅知道自己不能混戰下去，脚下加緊，劍光滾動。賊兵衝到，刀劍橫飛，人頭墮地。黃梅早已來一勢「白鶴冲霄」，越過宮牆，飛身落到民房之上，等到大隊武士趕到時，二人的影子已經消失。

話分兩頭，楊雲表爲何失風，被人追趕？他本來曉得朱衣道人傅青主的本領，但恃着自己熟悉官中秘道，立心窺探一下賊兵情形。這一所齋宮，往日魏忠賢得勢時，曾把崆峒派道士供奉宮裏，築了幾條地道和別處大殿相通。

再說這個朱衣道人，原來姓名叫做傅山，出生陽曲縣，別號青竹，自小過目成誦，好研究玄門秘籍，後來得到了無極派的眞傳，苦學十年，練就精湛的劍法，崇禎幾次聘他，沒有出來。自從跟隨李自成到處流竄，得到一個國師的封號，地位僅次於丞相金星，賊將劉宗敏等人。那時候，江湖裏有幾個名兒響亮的人，叫作什麼「二聖三雄」，二聖就是朱衣道人傅青主和一個綽號魔火劍的朱半仙，這兩人都是武林一派高手，和當時黃河以南的三雄，統稱「二聖三雄」，許多鏢師聽到他們的名字，便震驚起來，因爲這幾個人都有一手絕頂本領，平日橫行江湖裏，出手毒辣，不少鏢頭倒在他們的手裏。傅青主給李自成迎到幕下，隨在身旁的有兩個門徒，一個叫「八臂靈猿」趙三槐，一個叫「赤面哪吒」李元貴，跟他練技也有多年，趙三槐精於一手無極掌，脚下高來高去，來得神出鬼沒，李元貴使一對五行輪，出手就是四路連環招：擋、拍、輪、遮，平常習武的人，擋不上三招幾式，便要撒手敗陣下來。

楊雲表是個武將出身，平日熟讀兵書，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但說到江湖人的本領，像暗器發射，還未十分精通。當他摸進齋宮，殿裏靜悄悄的沒有人影，玻璃燈照得光亮。他再踏進後殿，便嗅到室裏一陣沉香氣味送出，暗料到這裏就是傅青主的靜室。

他在天階上躲了片刻，便聽到來了雜沓的脚步聲，急得躲身花砌下面。天階旁的月門打開，來了五六個人，前頭二個宮女，持着宮燈照路，後隨幾名宮婦，挾着一個年輕女子，還有兩個面目猙獰的漢子，一個佩劍，一個插着一對五行輪。那女子啼啼哭哭地在處掙扎，佩劍的漢子在後罵道：「你這臭蹄子好不識相，國師爺看中了妳，才召妳到宮來服侍，還不快些抹乾眼淚，要是激怒了國師爺，那時妳便知道苦處了。」幾個健婦連扯帶推，走進旁的室裏去了。

楊雲表怒氣塡胸，暗想：「傅青主也是個淫賊，眞是同流合污，把良家婦女擄進宮來取樂。」他本想立刻離開，但念到這女子不知是甚麼人，瞥見靜室後有一度通風窗子，他便上前一窺。雲床上坐着一個穿着朱紅八卦道袍的道士，年紀未過四十，頭戴綸巾，手持羽扇。這時室門推開，剛才兩個漢子一起走進來，躬身稟道：「國師爺，那個燒丹的女子帶來了。」道

士唔了一聲，羽扇同時一搖，忽然直着鼻子，像嗅到甚麼似的。

口裏自言自語的道：「忒大的胆子！」衣袖一揚，他手裏的羽扇同時向身後搧出。楊雲表伏在窗外，驟覺一陣風吹來，夾着一些東西，吸進鼻裏一股辛辣的味兒，嗅了十分難受。當下一驚竄起，隱約聽到傅青主在室內喝道：「把他抓下來！」他知道自己走了風，連忙縱身上瓦，後面人影晃動，跟着有人大喝：「奸細那裏走！」楊雲表暗叫一聲：「不好了！妖道果然厲害！」脚下加緊，向黑暗處急逃。

他一面狂奔，回首瞧去，追來的一共三人，一個手持五行輪，一個提着腰刀，另一個身材矮小，頭上梳了鴉角髻的漢子，手裏一雙撥風刀察察生風，一起趕來。楊雲表暗驚，這使撥風刀的聽說是李自成部下的一員悍將名叫宋孩兒，刀法有名的快，賊將都稱他作「快三刀」。

當下怕給他們認得盧山眞面目，明天譚民祐來到，便會給賊將抓起來追問。原來楊雲表未過門的妻子譚青青，就是龍駒寨主譚民祐的女兒，昔年李自成走投無路，領着十八騎路經龍駒寨，得到譚民祐收留。這次譚青青父女二人在昌平失散，青青雖然練過一手武技，究是女流之輩，終落到李自成手上，譚民祐知道女兒擄進宮，便和楊雲表約定，明天趕到京來見李自成，要求把女兒領出。楊雲表心裏暗驚，就是怕賊將認出他的面目。

半空中颼的風過，像長空飛雁，楊雲表正走之間，一頭大鷹子盤旋下攫。他把劍向空一揮，那頭大鷹子立刻驚起。脚下慢了一下，宋孩兒已經撲到，兩張撥風刀左右張開，衝着他旋風般劈落。楊雲表回身揮出一劍，中鋒直戳，把撥風刀格着卸開。跟看沉臂轉身，一劍橫削。

宋孩兒左刀招上，右刀察的攔腰急剹，楊雲表不敢纏鬥下去，輕輕縱起，閃過來勢。隨施一記「夜叉探海」，劍鋒下點，乘着宋孩兒後退之際，他便乘機縱起，一竄開丈餘。冷不防頭上颼的衝下那頭大鷹，張開利嘴在他手背上一啄，這鷹子的嘴鑲了鋼尖，楊雲表叫出一聲，痛得持劍不牢，鬆手跌了落地。

這時候，赤面哪吒李元貴舉起一雙五行輪，迎風劈到，宋孩兒也縱身阻在面前，身子一低，把撥風刀從下掃來。楊雲表前後受敵，只有使出混身解數，把連環鴛鴦拐腿疾向宋孩兒打出，雙臂一分，左臂護胸，右掌撩空托去，剛好迎着五行輪，展開擒拿手裏的切削掌，閃電般在李元貴寸關上削落。兩個敵人在刹那間給他連消帶打，借勢還招，連忙中途撤手，向側縱開。楊雲表險裏避過一招，正待躍出圈子，那知黑暗裏來了一雙怪手，一晃便到，這是八臂靈猿趙三槐的絕技，掌法來得無影無形，楊雲表閃身避過他的一掌，可是第二掌又到，肩膊給趙三槐抓着，順勢一摔，楊雲表馬步動搖，李元貴的五行輪又在眼前滾到，眼看頭顱就要打拆。

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驟來一度光影，疾如電火，五行輪碰着立即震開，八臂靈猿抓着楊雲表的手，也給人一點，當堂痛得縮手。人影出現目前，來的是個全身夜行衣的劍客，劍光如虹影盪出，殺退三個賊將，救了楊雲表。

宋孩兒三人那肯罷休，一聲叱喝，三種兵器一齊衝上，來人揮動手中軟劍，一手牽着楊雲表，劍光如鍊繞空，在三人頭上穿過，一陣風已飛上殿脊。三個賊將要追時，黑暗裏來了幾點光影，八臂靈猿叫出一聲「有暗器！」三人急得伏低，只聽嘶嘶風响，一連串葉子鏢襲來，等到三人竄起追趕，面前兩條人影已越過宮牆了。

刦美人俠士遭强敵

第二朝，天才發亮，東直門已是兵車轔轔，賊騎風馳電掣，絡繹道上。原來昨夜李自成和吳三桂打了一仗，各有傷亡。忽然探子飛報，滿洲興兵二十萬，由多爾衮率領，前鋒已繞道來到永平。李自成聽了大驚，乘夜帶領部將趕回京畿，商議徵調大軍。這時李自成軍中，有紅娘子營，全是精通武技的賣解婦女和繩妓組成，有神兵營，紅刀子，後者是左道旁門之士，江湖裏奇人怪客，聚在一起，各有一種絕技，李自成賜他們每人一張刀或劍，柄上髹了紅漆，作為一種特殊的記號。李自成每攻一處城鎮，便派紅刀子先行混進，作為內應，因此他所到之處，都有這些紅刀的怪客跟隨，其中也有些是武林高手，和江湖裏亡命之徒，來頭却不算小。

晨光照射東直門外，城廂守卒，頭上裹着紅布，加上一頂竹笠。城門兩旁佈下木馬，往來行人走過，都給守卒搜查盤問，肆意毆打，人們都像是大禍臨頭，戰兢地走過。

城裏來了一輛牛車，車上蓋了竹篷，輪子破敗不堪，走起來一高一低地像是蹩了脚。駕車的是個中年人，一臉鬍子，雙目却暗藏英氣，神氣內聚，守兵喝了一聲，牛車停下，一個兵官上前拿大刀挑開破毡子，看到車裏躺着個黃臉婦人，身上蓋一張千瘡百孔的破棉被，旁邊坐的漢子，風帽蓋得低低，連面貌都遮了一半。

兵官叱喝一聲：「快下車來！」

駕車的漢子立刻過來作揖道：「爺爺，車裏是小人的弟婦，她病得很重啊！這個侍候她的是小人的兄弟，求老爺放我們出城去吧！」

那兵官沒有抬頭瞧他，只是拿長刀在車裏亂翻，看見車旁一隻小筐，盛着幾隻鷄子，連忙喝問這是什麼？車上漢子撥開鷄子，露出兩錠碎銀，也有二三兩重。

他遞到兵官面前道：「爺爺，城內大夫都逃光了，小人才帶她出城看病，莊稼人沒有什麼好孝敬的，這裏一筐鷄子，求爺爺收下來。」

那兵官早已看到筐裏雪白的銀子，還想掀開破絮一看，忽然一種臭氣衝出，連忙縮手，接過小筐，拿刀背一敲車座道：「快走！」駕車的漢子如獲大赦一般，趕着牛兒，顛簸着出了城門。

牛車裏的兩個漢子，就是白雲黃梅二人，他們要把陳圓圓偷渡出關，幸而賄通了守城兵官，出了東直門。陳圓圓面上塗的是黃梔水，宮裝未卸，如果破絮揭開，她便會給兵官看出了行藏。來到半途，路旁茅舍閃出一人，身穿藍布大衣，黑帽子，白雲認得是楊雲表，當下各自會意。

前面就是來往站頭，兩旁設了食店，牛車停下，白雲二人下車吃着油條，楊雲表走近來，看看左右沒人，低聲道：「前面棗林下已備了馬匹，小弟剛才接到消息，說吳三桂已派人往見多爾衮，看來兄等一番苦心，已是白費了。」

軟鋼劍被衝得搖擺不定。

白雲駭道：「眞的有此事？吳三桂和我等約過，他怎麼一時變了主意？」

楊雲表道：「小弟早就知他是個反覆小人，所以勸兄等不要上他的當。」

楊雲表今早化裝出了城，替白雲二人預備快馬上路。當下白雲問他找到了本無大師沒有？楊雲表答道：「小弟已見着他，今午家岳乘車到此，大家約定到時迎接了。」

白雲二人賀道：「令岳譚大人抵京，想譚小姐即日可以釋出，不過吾兄最好不要露面，免教闖賊生疑。」大家說了一遍，約過後會，便各走開。

白雲二人把牛車驅進棗林，果然看到一間守夜人的茅屋，轉過屋後，拴着三匹駿馬，轡鞍皆備，又推開茅屋的門，內裏放着男女衣物，脂粉一應俱全，喜的楊雲表做事週到。回頭問陳圓圓能否乘馬，圓圓是個江湖賣唱女出身，早就由南至北，那得不曉，她見了現成放着女子的衣服，忙的披在身上，掩蓋了宮裝，還要調脂抹粉，白雲黃梅幾番催促，才肯上馬。牛車由得棄在路旁，圓圓心急早日見到三桂，揮起鞭絲，向前進發。

這也是合該滿清當興，倘白雲二人當天把陳圓圓送到山海關前，吳三桂或者會改變了主意，依照白雲貢獻的計策，和李自成暫時妥協，把清兵賺進關內，截斷糧道，前後夾擊，然後讓李自成回京稱帝，分化賊將勢力，等他們起了內訌，那時暗約南部勤王義師，興兵討賊，這一來歷史可能改變未定。那知白雲把陳圓圓送到半途，又遇到了波折。

原來李自成回京，知道走脫了陳圓圓，當下怒不可遏，他這番回來要興動大軍，傾巢出擊，即令降將唐通帶領二萬人出寧遠，監視清兵舉動，又召朱衣道人到來，起了一課，占出陳圓圓投身北方，立刻飛馬軍前紅刀子，即日截緝陳圓圓回京。

那「紅刀子」上文已經說過，內中不少江湖奇人，武林怪客；驛站飛馬限期八百里加緊投遞李自成的手令，紅刀子隊的頭領是一名崆峒劍客，渾號水烟劍單齊雲，聽說昨夜禁宮來了武林高手，暗想朱衣道人手下兩個弟子，八臂靈猿和赤面哪吒的本領也不弱，竟然給刺客突圍逃脫，料來的本領定是非凡。

想了立刻召集紅刀子裏幾個出色的人物到來商議，這些都是江湖的黑道居多，最兇悍的是黑夜叉，女魔王，九頭鳥，草上飛，商議當中，黑夜叉道：「我師叔紅雲和尚前幾天來了碣石山，他見張獻忠暴戾過人，有意來謁我們主公的，怎奈這幾天闖王軍事不利，沒機會相見。」

單齊雲喜道：「副頭領沒提起，我幾乎忘記了，如果紅雲和尚答應相助，任是什麼武林高手到來，也要給我們抓起。」即派草上飛前往路上釘梢子，一面和黑夜叉往碣石山見紅雲。

紅雲和尚是天南外道的外功高手，掌功獨到，這一派武林人很少在北方出現。神宗時楊應龍連結苗兵，在川黔起義，曾得到天南派相助，後來楊應龍消滅，天南派裏幾個首要也被通緝，遁到雲南邊境。紅雲和尚是下一代弟子，他的掌風可以把一幅磚牆吹倒，最出色的是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刀槍劍戟，碰到他的手掌即時折斷，所以水烟劍單齊雲聽到黑夜叉道及，便要找他相助一臂。

白雲黃梅保護着陳圓圓，如飛就道，過了中午，忽見山坡呼的一响，驚起一羣烏鴉，在上空呱呱地叫。陳圓圓呸的一聲，跟着說一句吉祥的話。那烏鴉傳說叫聲不祥，可是白雲黃梅一見，便知有人伏着，連忙揮鞭疾馳。樹林裏跟着人影一閃，向前路溜去了。

白雲對黃梅道：「師弟，這人怕是釘我們梢子的，讓我走在前頭開路。」

黃梅道：「剛才的影子輕功來得快捷，師哥提防有人暗算！」

說話間轉入一處山溝，前路一陣馬蹄聲响，來了一男一女，男的紫棠臉皮，身穿直裰短衣，紅帶束腰，隨身一口佩劍；那女的年過三十，濃眉巨目，皮膚黑得發光，窄袖長裙，也佩一口劍子，二人的劍把都紮上紅絲，一看便知來頭古怪。

那漢子察一响拉劍在手，拱手道：「陳夫人有請，在下奉了吳將軍之命，來迎夫人。」陳圓圓初時眞的以爲吳三桂派人相接，正待跨馬上前。

白雲巳揮鞭攔着道：「且慢！兩位奉了吳將軍之命前來，可有憑證帶來？」

漢子笑道：「吳將軍盼待夫人心急，雖無信物帶來，却有手書在此。」向懷裏掏出一片紙兒。

陳圓圓又要上前接取，白雲忙道：「待我拿來呈上夫人。」

前面女子大聲喝道：「你這厮是誰？這樣無禮！」白雲不應，伸手向漢子接書，兩馬挨近，漢子突然把手書向白雲拋出，夾着兩點光影，直奔面門，距離太近，嗤的一响便到。

幸而白雲早就有備，目不少瞬，他的手正在伸出，立刻迎上一接，一刹那他的五個指頭，中間夾着兩枚三角鏢。這電光火石的一息間，漢子的劍流星般發出，從馬上剁過來，後面的黑女子也在鞍上喝出一聲，全身縱起，半空一翻，在陳圓圓馬前衝落。白雲拔劍不及，眼看他們兩人來得太兇，連忙把身一側，兩枚三角小鏢順勢回射，那漢子估不到白雲身手如此敏捷，一接一放，三角鏢直向胸膛打來，急的半途撤招，沉劍下撥，剛把小鏢揀落，白雲巳得機拉出身畔軟鋼劍，迎風一幌，立即展開，把漢子第二劍迎着，馬上交手起來。

一筆難書兩頭之事，適才女子縱身下撲陳圓圓，黃梅在後，早巳飛身躍出，迎着女子一掌，要把她摔開。這個久經大敵的黑夜叉，本待躍到陳圓圓馬上，挾制奔逃，眼前一影一晃，忙的半空挺腰，一記「推門迎客」，左臂一沉，硬接黃梅一掌，右手拉出劍來，雙掌蓬的一震，黃梅掌勁勝她一籌，驀地把她震落地上，黑夜叉彎腰一劍，「馬前覆水」，劍波掃出，陳圓圓乘坐的馬，當堂戳去前蹄，狂叫一聲躍起，把陳圓圓拋落馬下。

黃梅見了一驚，搶身一帶，剛挽着陳圓圓的手臂拉過身旁，黑夜叉劍隨身走，青霜直刺，颼的直搗過來。黃梅要給她一點厲害，也把軟鋼劍抽出，這劍用精鋼百煉而成，繞在身上，舒捲自如。當下迎風吐出，如盤蛇出洞，劍鋒直射，鏜的一响把黑夜叉的劍彈開，手肘微覺一震，連忙運劍揮出，掃向陳圓圓，這一勢只是佯攻，黃梅側身跨步，斜裏急擋，黑夜叉巳是半路變招，轉身施一記「王母拂袖」，風一般剁到黃梅雙足。

黃梅劍才撤出，收回不及，要待竄起，黑夜叉的劍又會傷到陳圓圓，好在少林子弟，善解劍招，當下左掌如電發出，拿鐵指穿牆手法，直攫黑夜叉雙目，雙方各施劍招，黑夜叉如不後竄，她的劍就算剁到黃梅，自己雙目也就當堂被挖出了。

只見她全身後仰，一個倒翻觔斗縱起，黃梅解去一着，提劍撥出，黑夜叉乘倒翻的當兒，劍隨身轉，拍的一响迎着來劍，瞬眼間她巳縱到那漢子身旁去了。

白雲和水烟劍單齊雲接了幾個回合，覺得單齊雲的劍溜轉非常，變化奇妙，雙方都在快刺快戳，劍鋒碰得噹噹發聲。單齊雲是崆峒派門下八俊之一，他十八歲離開了蒼耳子，出來闖江湖，那時海盜鄭芝龍，正橫行沿海一帶，單齊雲聽說芝龍芝虎兄弟二人，得到蓬萊三島一位劍士傳授劍法，千軍萬馬中，如入無人之境，明朝水師，幾次敗在他們兄弟手裏。於是去到泉州，訪見鄭芝龍，湊巧這時西南沿海巨盜顏振泉死了，這顏振泉渾號海龍王，所有北起渤海南至崖門，七百多個無人管轄的荒島，給大小股海賊佔領的都奉他爲王，芝龍兄弟是海龍王顏振泉的左右先鋒。

單齊雲來到之日，羣盜在馬公島禱天擇帥，設起香案，案上放着一包米，單齊雲覺得詫異，混在盜衆中細看，只見一個前額剃光，腦後結了小髻，外貌像個道士的人，拿出一柄短劍插進米上，這人服裝奇異，足穿木屐，單齊雲心想：「這個不是東瀛的民族嗎？」想念之間，那道士宣佈如果誰人能夠當下拜禱，令到米包內的劍躍出來的，便是海上之王。羣盜果然相繼下拜，那劍動也不動，輪到鄭芝龍，口裏稟告一番，俯身下跪，說也奇怪，米包內的短劍突然躍出，落在他的背後，羣盜立刻高呼，擁護芝龍繼任海龍王地位，當了沿海盜魁。單齊雲知道內有古怪，這晚羣盜在馬公島飲至興高彩烈，齊雲突入鄭芝龍帳裏，他們兄弟和那穿了闊袍的人，正席地飲酒，見齊雲面貌陌生，喝問是誰。

齊雲道：「頭領不要多問，在下遠道到來，素聞東瀛『新陰派』劍法，世間稀有，特來一會。」

那闊袍的人一躍而起，察的拔出身畔長劍，答道：「小生就是新陰派井上家的二郎，你是要來一試私下裏的寶刀？」

齊雲見他自稱小生，又說私下裏的名詞，知道他就是傳授鄭芝龍劍法的人。當下神色鎭定，應道：「原來閣下就是蓬萊劍法高手，多有失敬，今天閣下替鄭頭領佈得好妙計，這東西就換來一個海上霸王。」他說話時，拿手背向帳門掛着的鐵甲一敲，鏘的一響，鄭芝龍面上有點變色，原來他的外甲用磁鐵打造，因此把米包內的短劍吸起，那些海盜平日迷信鬼神，如何懂得這些物理常識。井上二郎怒道：「你要和鄭元帥作對嗎？誰個差你來的？」手裏刀就要揮出。鄭芝龍忙攔着道：「先生且勿動氣，我看他不會是海上同行，讓他道出海底來，再作計較。」

單齊雲笑道：「還是鄭頭領識相，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崆峒門下單齊雲就是我，這番特來領教井上先生的一手劍法。」芝龍道：「貴派中人，和我們素無過節，河水不犯井水，這番到來，端的有何用意？」

單齊雲道：「小可初闖江湖，覺得黃河南北各派劍術，都是門戶嚴謹，不但難窺堂奧，就算約他們琢磨，也不輕易把本門絕技施出。細想東瀛劍法，傳到中土的還是很少，因此有意到來，和二郎交換劍法，創出一門新的劍技，使武林人耳目一新。」那井上二郎平日喜歡別人對他誇獎，又見單齊雲來頭不小，便躬身道：「原來閣下是上國高手，私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適才冒犯，尚祈勿怪。」鄭芝龍也見他窺破了今天假局，怕傳揚出外，各盜魁各懷異心，於是相迎入座，洗盞再酌。

單齊雲和新陰派井上二郎日久琢磨，

把崆峒本門劍法拿來相比，各有妙着，半年間創出一手水烟劍，這劍法如烟波浩瀚，滾滾而來，又似海上濃霧，使人迷眩，察不出虛實。直至今日，日本劍派裏還流傳兩種劍法，雲火劍和水烟劍，現代武術名作家五味蓮也齋就著有專講這兩種劍的書，暢銷幾十萬本。

閒話休提：且說白雲和單齊雲劍來劍去，各把本門絕技施出，大家都未揣摩得對方劍路，只是煞着來招，封閉門前，怎知黑夜叉半空一個觔斗，撇開黃梅突然下縱，劍光如虹影掠空，彎着剁下。

白雲聽風辨器，身形乍閃，劍波展開，煞着黑夜叉衝下來的一劍，滲出內勁一彈，乘勢後縱，黑夜叉來不及撤招，劍鋒給彈到單齊雲面前，雙劍接在一起，迸出火花，單齊雲急忙後竄，白雲早巳翻手回刺，「雲中取月」，劍走偏鋒，一股銳利劍風點到黑夜叉咽喉，這一劍快得驚人，眼看她巳無法閃躲，單齊雲又剛竄身後退，救援不及。刹那間不知那裏飛下一團東西，疾如皮球，流星般飛到黑夜叉跟前，撻的一下把白雲的劍擋着，又準又勁，直把軟劍撞開半尺，黑夜叉得了空兒，擰身斜閃，那飛下來的東西就此救了她的性命。這時，黃梅正保護着陳圓圓，瞥見一團東西飛到白雲面前，滾落地上，細看時却是一枚山橘，也有小皮球那麼大，正在驚奇，山崖上跟着起了一陣風，沙石捲起，黃梅覺得不對，連忙一揮衣袖，帶起勁風，讓沙礫打不到陳圓圓。眨眼間一個高大頭陀在風沙裏出現，身穿玄色袈裟，迎風招展，像大鵬下降。

黃梅暗吃一驚，看風勢來得這麼勁，料來的不會是個平凡之輩。連忙把手裏劍展開，勁透劍鋒攔門護體。那頭陀落地一滾，巳到了他和圓圓的面前，張口一噴，十二顆鐵丸連珠般打出。

黃梅那敢怠慢，軟劍一揮，劍波震動，一下子把十二顆鐵丸擋落地上，可是他的手肘巳感到有點酸痳，暗驚這頭陀丹田氣多麼厲害。就在這時，頭陀身形一晃，巳繞到陳圓圓身旁，陳圓圓驚叫一聲。黃梅看見頭陀身形古怪，急得劍從下戮，力掃頭陀的下門，那頭陀並不閃躲，只見他影子一擺，袈裟散開，拂着黃梅的劍，橐橐發聲，如剁在皮革之上。黃梅欺身搶上，施一記「松下彈箏」，劍鋒穿梭般削戳，但都給陀頭的袈裟擋着。說時遲，陳圓圓巳驚得當堂暈下，頭陀僧袍袖一搭，立刻繞着她的纖腰，挾起圓圓一齊縱起。

黃梅一時怒火上衝，熱血沸騰，顧不得生死，驀地竄起，半空發劍，直刺頭陀的背影，劍鋒相距咫尺，那頭陀挾着陳圓圓，輕烟一般逃竄，即時回身打出一掌。這一掌是天南派有名的「推雲掌法」，迅若奔雷，黃梅驟覺一股掌風襲來，他的軟劍即時被衝得搖擺不定，去勢巳緩，無法接近，原來他的軟鋼劍全靠內勁控制，柔中帶勁，紅雲和尚練了幾十年掌功，巳是爐火純青，外功修養勝他一籌，兼且集中全身氣力發出這一拳，因此把黃梅的劍勢煞着。這電火一閃的刹那，紅雲巳縱開尋丈之外，身形又再拔起，瞬巳失了踪跡。

白雲正在力鬥二人，看了大驚，連忙虛扎一劍，拋開單齊雲黑夜叉，飛身追趕紅雲。忽然一聲哨子，兩邊山崖躍出十餘個漢子，全是紅帶束腰，一起撲過來。白雲黃梅不免暗驚，看那些人手裏所持刀劍，把手全都綵上紅漆，有些紮了紅綢，立刻想到來的是李闖手下的「紅刀子」，他們各有一手絕技。暗念剛才力鬥單齊雲和黑女賊，兀自取勝不得，如今又來了多人，力戰下去，定會吃虧，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當下一聲「風緊！」和黃梅飛身上馬，向原路奔逃，那隊紅刀子也不追趕。白雲黃梅都是少林派裏的高手，爲什麼會鬥不過紅雲和尚？就因他們練功日子還淺，鬥起外勁來便給紅雲壓倒。這是習武人免不了的階段，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他們二人經此挫折，便回去苦練武功，幾十年後，他們兩人都是少林一代宗師，傳授了幾個有名的弟子，都是後話不表。

當下二人落魄奔馳，想起功敗垂成，又怕路上遇到賊兵，八個馬蹄衝破塵頭，瞬息數十里，不覺來到先前遇到楊雲表的地方。白雲一想：「楊家哥兒不知還在此處否？」二人走了大半天，這時又飢又渴，希望棗林的茅屋裏貯有冷水解渴。於是勒轉馬頭，向棗林走去。

林裏忽傳來一陣琴音，錚琮如高山流水，他們雖不是知音人，却聽來十分悅耳。黃梅道：「奇了，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那裏還有高人雅士，有此閒情逸興來此鼓琴？」下馬找去，林裏一條淺溪，水淸見底，游魚出沒。沿流走了十餘丈，兩岸架着板橋，一個少年書生，盤膝橋上鼓琴。這書生雍容閒靜，儀表出塵，身上儒巾素服，白襪布鞋，穿的非常雅潔，聽到二人的脚步聲，頭也不抬，只是全神撫着他的古琴，五指不停地撥弄，琴音急如驟雨，聽得二人屏息起來。一會兒，琴聲發出風雷急變，如置身驚濤駭浪之中，忽然琴韻又是一轉，變爲徵調，少年把琴絃一拍，嘆道：「氣運如此，奈何？」抬頭見了二人，絕不驚訝，淡然道：「令師朝元長老一番心血，巳是付諸流水了。」

白雲黃梅駭得定了形，看這文士年紀未過三十，却能一語道破自己的心事，難道世間眞的有神仙？又怕的李自成暗中派來相試的，一時不敢答話。儒生抱琴起立，蹀過板橋，回顧二人道：「楊公子是個奇人，他如今大禍臨頭。兩位趕回京裏去吧！」白雲二人更驚，忍不住追問道：「先生出語驚人，請示尊號？」那文士笑道：「世外之人，早巳淡忘姓氏，兩位將來自會知道。」

白雲見他舉止溫文，不像是李自成的黨羽，忙作禮道：「適才先生說楊公子有難，未知消息從何而來，先生能否見示？」文士答：「兩位即速回京，便知端倪。」說了返身向棗林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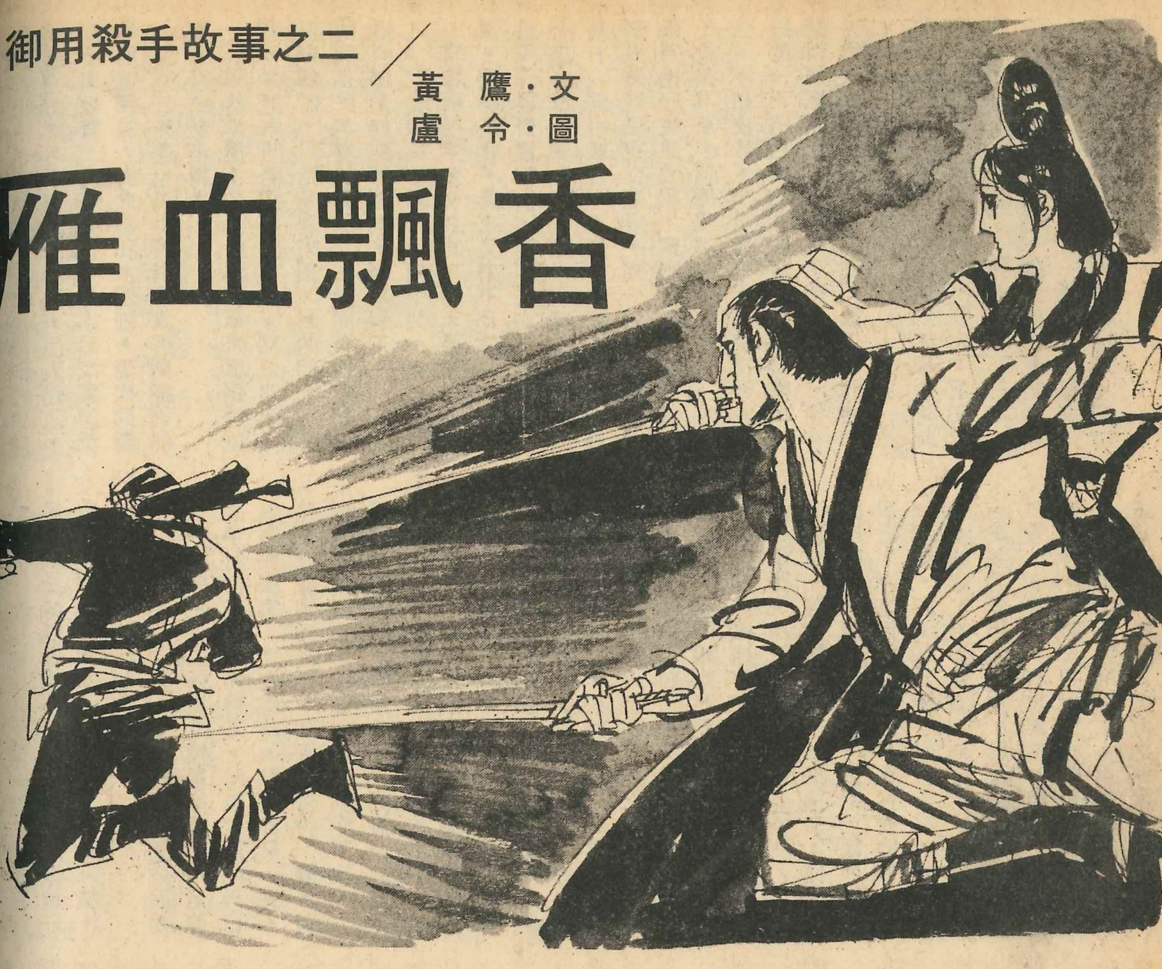
白雲二人又驚又疑，黃梅道：「這書生是個狂人便了，信他則甚？」白雲道：「看他舉動，或是高人隱士之流，我們且跟踪一看。」急步入到林間，那文士巳失了影子，二人不禁納罕。大家在溪裏喝點水，商量去處。白雲道：「我們如今巳失掉了陳夫人，就算往見吳三桂，反會給他疑心，不如逕返京城，看看楊公子是否出了事。」又復上馬登程，乘日暮之前趕進城去。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盧令・圖

雁血飄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藉故結識伍秋雁，並經伍鳳樓同意，乃偕同常護花回到自己的莊院，並且帶着常護在莊內到處參觀。常護花原是奉命來探查這座莊院的秘密的，因此正中下懷。伍秋雁一面陪着常護花觀賞莊內的景色，同時一面纏着常護花講述有關天地會的事。這一天，兩人在池塘中的水榭上歇脚，常護花便跟伍秋雁評述天地會的來歷以及該會種種惡行。伍秋雁聽了，感到非常驚奇，她懷疑常護花說的是否屬實，但常護花乃叫她自己到京師查問百姓，便知眞假！他又把托歡王子被擄的事補述一遍，包括他到這莊院來的原因，也毫不保留的說出……

深宵探佛堂　夜戰八盲女

常護花也看出秋雁善良的本性，覺得現在跟秋雁說清楚，反而更加好。

秋雁呆呆的聽着，到常護花說完了，仍然呆在那裏。

常護花等了一會，緩緩接道：「現在你明白了，我是當今天子陛下的殺手，受命於龍飛相公。」

秋雁忽問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劍客，怎肯做這種工作？」

常護花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天地會若是陰謀得逞，與異族瓜分中土，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你應該明白。」

秋雁點頭，又問道：「你說的都是事實了？」

常護花道：「我沒有欺騙你的必要，雖然……」

秋雁道：「你方才是假意輸給我的？藉以接近我，進入這地方，是不是？」

常護花道：「輸倒是也有些大意，但要接近你找機會進來這裏，也是事實。」

秋雁道：「這算不算是欺騙？」

常護花道：「現在我既然坦白說出來，當然就不算了。」

秋雁一咬唇。「你難道不怕我叫人將你抓起來？」

常護花淡然一笑。「我進來這地方之前，早就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秋雁道：「那麼，你知道我現在在想甚麼？」

常護花道：「也許就是要叫人將我抓起來。」

秋雁道：「若是這樣想早就叫了，等不到現在。」

常護花道：「那是要請我離開？」

秋雁點頭。「我是眞的這樣想，因爲我絕不相信我爹爹是那種人。」

常護花道：「要妳突然接受這種事實，無疑是很困難，可是，你知道有這種事便成。」

秋雁道：「我不明白你的話。」

常護花歎了一口氣。「我所以告訴你這些，只是因爲即使今天我不說，事情也

有揭發的一天，到時候，對你的打擊更大，只怕你未必能够接受，早一些知道了，心裏有準備，總會好一些。」

秋雁冷笑。「聽你這樣說，還是爲了我好呢。」

常護花道：「告訴你這件事，無疑是殘忍一些，但這是事實。」

秋雁咬着嘴唇道：「我是怎也不相信我爹爹是你說的那種人。」

常護花道：「怎樣也好，反正事情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白。」

秋雁立即嚷起來。「不許你傷害我爹。」

常護花輕歎一聲。「大家站在敵對的立場，不是他傷害我，就是我傷害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秋雁脫口道：「連我爹爹退出也不能麼？」

常護花道：「到了他這個地位，就是他願意退出，其他的人也不會讓他退出，而他當然亦不會退出的，除非……」

「你們能够保障我爹爹的安全？」

常護花道：「這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他能够得到天地會答應他的好處。」

秋雁又問：「那你們爲甚麼不給我爹爹？」

常護花道：「當然是因爲那實在太過份，若是每一個人都同樣提出要求，都要答應，又還有甚麼國法可言？」

秋雁沉默了下去，常護花接道：「令尊若是眞的肯退出，交還托歡，將功贖罪，皇上相信也不會追究他所犯的錯失，看來也只能够做到這樣了。」

秋雁盯着常護花，道：「我還是將你請走的好。」

常護花道：「這其實並沒有關係，莊院周圍都已被嚴密監視，亦有命令下來，必要時可以採取任何行動，托歡進來容易，要離開可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秋雁冷哼一聲。「那你還混進來幹什麼？」

常護花道：「目的只是在將托歡安全救出來，此人一死，韃靼必定出兵南侵，迫得太急了，天地會也必然出此下策。」

秋雁道：「聽你的口氣，好像肯定托歡眞的就藏在這座莊院之內。」

常護花道：「之前我仍在試探，看到冷冰如才完全肯定。」

秋雁搖頭道：「我可看不見有什麼人給送進來，也沒有見過什麼韃靼王子。」

常護花道：「他們本來就是一直在隱瞞着，不讓你知道。」

秋雁緩緩道：「這個地方雖然很寬闊，要找遍也不是難事，找到了那個托歡，你帶他離開，就當作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成不成？」

常護花還未答覆，秋雁已又道：「我是怎也不相信我爹爹那麼壞的了，除非找到了……」她沒有說下去，事實他的信心已經動搖。

常護花沉吟着道：「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將托歡找出來，解除因爲托歡失踪引起的危機，這樣好不好？你助我搜遍這座莊院，托歡若是在這座莊院，找到了，人交給我帶回去覆命，你去勸服你爹爹，希望他能够退出，這件事也就罷了。」

秋雁反問：「你能够作主？」

常護花道：「上頭一直是抱着一個宗旨，寧可多一個朋友也不願意多一個敵人，若是有需要，我們甚至傾全力相助。」

秋雁又問道：「若是找不到，又根本沒有這種事？」

常護花道：「這還不簡單，我除了立即離開，還給你們賠罪。」

秋雁道：「那有這樣簡單，我要你答應我幾個條件。」

「你說好了。」常護花毫不在乎的樣子。

秋雁沒有說，常護花說得那麼肯定，她的自信又弱了三分。

常護花等了一會才道：「我要怎樣才能够留在這兒？」

秋雁道：「只要我讓你留下，你便能留下，我爹爹方面不會理會的。」

常護花笑笑。「令尊現在相信已經在動腦筋，看怎樣將我趕走了。」

秋雁揚眉道：「在還未找到證據之前，你最好不要胡亂猜度。」

常護花無言點頭，他實在希望秋雁眞的能够說服伍鳳樓。

當然這種可能他也知道並不高，只是盡心盡力去做就是了。

秋雁隨即道：「我們現在開始。」站起身，盯了常護花一眼，移步往外走。

常護花跟了上去，想想又問道：「這兩天莊院內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沒有——」秋雁搖頭道：「平日我最喜歡到處跑，可是就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妥。」

常護花欲言又止，秋雁冷笑道：「你心中一定又在罵我爹爹狡猾。」

常護花確有此意，聞言苦笑，秋雁也沒有說什麼，領着常護花走向內院。

一路過處，景色優美，甚多人工裝飾，只是配合得又甚爲自然，人工的味道並不太重，常護花每一處都沒有錯過，非常小心，可是始終都沒有任何的發現。

秋雁惟一可惜的就是，始終沒有看見常護花露出失望的神色。

一個時辰下來，仍無所得，常護花好像一些也不在乎，秋雁冷睨着他，心裏甚是疑惑。

兩人都沒有說什麼，一直到了後院，來到一座亭子之前，常護花才問：「你可是累了？」

秋雁冷應道：「你若是累了，不妨到亭子裏歇一歇，沒有人不許。」

常護花道：「我們江湖人，走路是常事，沒有這麼容易疲倦。」

秋雁冷笑道：「我也不見得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吃不了這個苦。」

常護花笑笑。「我們之間的敵意似乎越來越重了，這不是一件好事。」

秋雁道：「怎樣也好，你要就將人找出來，否則有你好瞧的。」

常護花轉問道：「我們走到現在，大概也差不多的了。」

「還遠呢？」秋雁冷笑。「這座莊院我們現在才走了五分一的地方。」

常護花一聲歎息。「這座莊院的寬闊倒是還在我意料之外。」

「我爹爹說過，天下間，這樣大的莊

院，絕不會有十座。」

「好像這樣精緻的莊院，只怕絕不出三座。」常護花轉問：「要建造一座這樣的莊院，當然要耗費很大的人力物力。」

「比起你那座萬花山莊……」

「萬花山莊不及這座莊院的十一。」

秋雁笑起來。「你到底自認比不上的了。」

常護花道：「老早我便已說比不上，萬花山莊惟一自豪的，只是花而已。」說着舉步走進那座亭子內。

秋雁不覺跟了進去，常護花忽然問道：「你在這兒這麼久了，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什麼事？」秋雁詫異地反問。

常護花道：「這座莊院的人工修飾實在多了一些，驟看不覺得，細看之後總覺得不太眞實。」

秋雁眨着眼睛。「什麼不太眞實？你以爲你是在做夢？」隨手摘了一片樹葉，遞到常護花面前。

常護花伸手接下，在一張石櫈坐下來。「這是眞的樹葉，你以爲我看不出？」一頓又道：「我說的不太眞實乃是指天然的東西太少。」

秋雁皺眉道：「你到底在說什麼。」

常護花完全明白秋雁的感受，她住在這座莊院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什麼都已習慣，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簡單的說，這座莊院完全是人工刻意建造出來的。」常護花接道：「你每天都外出射獵，應該知道莊院內外有很大的分別。」

「這是人住的地方，當然是人工刻意建造出來。」秋雁冷冷的一笑。「而出了莊院——」

「你會看到好些參天古樹，而且有些形態奇美得很，在這座莊院開闢建造的時候，這片地面上相信也有不少那種很好看的樹。」

秋雁冷笑道：「我爹爹可不一定像你那麼想。」

常護花道：「令尊很喜歡射獵，這一點相信你是絕不會否認的。」

秋雁不由點頭道：「否則我也不會養成射獵的興趣。」

「喜歡射獵的人，通常也喜歡眞山眞水，喜歡一切自然的東西，事實上，在進入莊院之後好一段路，仍然是保留着很多奇形怪狀的樹木，與人工點綴融合在一起，也配合得恰到好處，絲毫不損天然之美與山水之眞，可是再進，便完全不同了，被人工的裝飾完全取代，拿寫畫來譬喻，此前是畫家的神來之筆，之後却變了畫匠的模摹之作，格調完全不統一，成就相差得實在太大。」

秋雁皺眉道：「你到底要說什麼？」

常護花道：「我只是奇怪，到底什麼原因不能容許天然的樹木存在這附近。」

「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常護花沒有回答，目光落在旁邊一個池塘上，接道：「又譬如這個池塘，周圍以至池底都砌上精巧的石子，雖然因此而更加清徹，又植上蓮花，却總是覺得一些生氣也沒有。」

「胡說——」秋雁鼻哼一聲。

常護花淡然笑道：「人工的裝飾太多，總會令人有一種錯覺，活的東西也以爲是人工弄出來。」

秋雁冷笑道：「你來得不是時候，否則，滿塘蓮花盡開，飛鳥往還，看你還有沒有這種感覺。」

常護花道：「看來你還是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是說這個池塘，附近的景物完全都不像是天然有的。」秋雁又哼了一聲。「我倒是不明白有那一個池塘不是這樣子。」

常護花道：「一般人家的池塘都盡量利用天然的景物，務求自然。」

秋雁道：「這才顯得我們家裏這口池塘的與衆不同。」

常護花道：「我却是在想，會不會這口池塘所以弄得這樣堅實，完全是恐怕池塘中的水會滲下去？」

秋雁一怔。「你在說什麼滲下去？」

常護花道：「池塘中的水，這個池塘這麼大，又有溪水相連，其實是不用担心池塘中的水會乾涸，用不着弄得這麼堅實的。」

秋雁道：「你說清楚，池塘中的水滲到什麼地方去？」

「地下密室。」常護花一字一頓。

秋雁一怔。「你是說這莊院之下闢有密室？」

「不錯。」常護花道：「只有這樣解釋的了。」

秋雁想想，又道：「胡說八道。」

常護花道：「樹木的根對密室構成障礙，將之完全弄去，是理所當然的事。」

秋雁怔怔的聽着，常護花接道：「一路走來你也看清楚的了，整座莊院都包圍在參天古樹中，而莊院的第一進亦留下不少古樹來，可是這中心一帶，却是連一株較大的樹都沒有，都是花木。」

秋雁只是聽，常護花又道：「以令尊心思的精巧縝密，愛好大自然，又怎會看不出這其中不協調？又怎會這樣擺設？」

秋雁道：「我爹爹……」

常護花接道：「以我所知，這座莊院的建築，完全是在秘密中進行，到莊院完成之後，將路闢出來附近的人才知道有這幢莊院。」

秋雁沒有作聲。

常護花又道：「所以這座莊院若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地方，他不會這樣建築。」

秋雁欲言又止 常護花繼續道：「你是這座莊院的人，可是一直都無發現。」

「我沒有說謊——」秋雁叫出來。

常護花道：「這是說，令尊連你也瞞着，站在他的立場，却是無可厚非。」

秋雁道：「這座莊院有那兒我沒有去過？有什麼秘密能夠瞞得過我？」

常護花道：「你平日只是在地面上走動，地下……」

秋雁冷笑道：「想不到你是這麼狡猾的一個人，地面上沒有發現，說到地底下來了，怎麼你又不說到天上去，那豈非更簡單？」

常護花道：「找不到了，你才這樣責怪我成不成？」

「你要怎樣找？將整塊地面掘起來？」

成——」秋雁應得倒爽快。「只要你有本領將地面弄回原狀。」

常護花道：「我就是要這樣做，你答應，令尊也不會答應。」

秋雁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常護花道：「有地下密室就一定有出入的地方，這座莊院你既然那麼熟悉，當然知道有那個地方是令尊特別關注，等閒不准人進入？」

秋雁道：「這可就多了，我爹爹在打坐唸經的時候，誰也不許去騷擾，動腦筋的時候也是，至於藏放財寶的地方，當然也是了。」

「令尊在那兒打坐唸經。」

「佛堂，裏頭供奉着我家的祖先，除了重九清明及祖先生辰死忌之日，那地方都給關上。」

「那麼動腦筋？」

「是在書齋內。」

常護花道：「藏放財寶的地方我不問了，否則不難就會被看成一個賊。」

秋雁也沒有說，只是看着常護花，忽然道：「我大槪是瘋了，才第一次見面，竟然告訴你這許多事情。」

常護花微喟。「那是因爲你世故未深，也因爲你實在太善良，老實說，我也覺得有些兒難過。」

秋雁道：「因爲好像你這樣的一個男子漢，竟然在打一個既世故未深，又善良的女孩子的主意？」

常護花道：「所以很多不應該跟你說的，現在我也跟你說了。」

秋雁怔怔的看着常護花，道：「你不像在說謊。」

常護花道：「事實沒有。」

「我本該維護我爹爹的，可是我沒有，爹爹要是知道，準會氣過半死。」秋雁垂下頭。

常護花道：「令尊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不太清楚，但能夠建造一座這樣的莊院，可見得他的魄力，那他若是甘心爲惡，便應該將你也教成一個惡人，否則便應該將你遠遠送走。」

秋雁道：「那又怎樣了？」

「可見得他的本性，其實是善良的，也許是什麼原因，迫使他不能不做這些壞事。」

「會不會是天地會的人抓住我爹爹什麼弱點？」

常護花反而問道：「你爹爹有什麼弱點？」

「他是很果斷的一個人，惟一能夠左右他的，相信就只有我了。」秋雁搖頭。「可是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也從未有人要對我怎樣。」

常護花沉吟不語，秋雁喃喃着接道：「不成，一會兒我得去問清楚。」

常護花沒有表示意見，秋雁目光一轉，問：「你說好不好？」

「相信他是會給你一個答覆的。」常護花淡然一笑。「然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相信就是殺掉我。」

秋雁道：「那你最好現在離開了。」

常護花道：「在未得到任何綫索之前，我就是被趕出去，也會走回來。」

秋雁道：「想不到你這個人是這麼固執的。」

「這不是固執，是責任。」

秋雁又搖頭。「反正我是說不過你的，你是不是要到那兒走一趟。」

「令尊的書齋。」

「好，我拚着責罵，現在與你走一趟。」秋雁一咬唇。「可是你得答應我，處理這件事，一定要公平，不能够……」

常護花道：「令尊與我並無任何仇怨，我只是奉命行事。」

「若是你能够帮忙我的地方，我一定會願意帮忙我的，是不是？」秋雁殷切的望着常護花。

「一定會的——」常護花應得也很肯定。

秋雁長身而起。「那我現在與你到書齋去。」

常護花搖頭。「我若與你家裏的人正面衝突，那是給藉口令尊將我趕出去。」

「那你打算怎樣？」

常護花道：「夜間進去，你只要告訴我那是在什麼地方便可以。」

秋雁盯着常護花。「那若是給發現了，你知道將會有什麼結果？」

常護花道：「只要小心一些。」

秋雁沒有再說什麼，一聲歎息，無限感慨。

× × ×

這一天在常護花來說，覺得特別長，秋雁越合作，他的心情便越沉重，秋雁打的是什麼主意，他當然很明白，可是伍鳳樓到了這個地步，是不是只消三言兩語便能够令他改變主意？莫說他，就是龍飛相信也不敢置信。

秋雁到現在仍然是一廂情願，也因此常護花更感爲難。

伍鳳樓並沒有反對常護花留下來，而且給他安排了一個很精緻的院落。

常護花想得到伍鳳樓可能已有了應付的辦法，對周圍的情形更小心，秋雁却因此反而更認爲她爹爹絕不是常護花所說的那種人。

但她却也不以爲常護花說謊，那聽來，事實也不像說謊。

她也不懂得掩飾，常護花差不多整天與她走在一起，也明顯的發覺她就像是變了另一個人，以伍鳳樓目光的銳利，當然也不會發現不到，可是他仍然讓常護花留下，那除了他準備在莊院內解決這件事，相信沒有其他解釋了。

秋雁並沒有想到那許多，反而因爲伍鳳樓這樣做而感到難過，她本來就是一個柔順的女孩子，現在却協助一個才相識的人來對付自己的父親。

常護花也沒有說，第一他知道伍鳳樓決定了要做的事，秋雁未必能够左右，第二他實在不想再加重秋雁的精神負担。

他知道伍鳳樓已經作好了安排，只等他闖進去，那就是將他殺掉也總算有一個堂皇的理由，秋雁問起來也不用太費心解釋。

婢僕招呼得相當周到，送來的晚膳不比任何一間館子爲差，常護花沒有問是那一個的主意，抑或這座莊院招呼客人一向如此。

用過晚膳，夜幕亦已低垂。

常護花推門外出，在院子周圍打了一個轉，並沒有任何發現，連一個婢僕也沒有遇上，却不知怎的，他竟有一種被監視的感覺。

再打一個轉，他終於發覺院子當中，一座假山內隱約有呼吸聲傳出來。

然後，他又發現幾個可以藏人的地方，他沒有逗留，也沒推開來一看究竟，若無其事的走過，走回房間內。

那到底是有秘道相通還是只在地面上設有暗門，與地下並無關係，他不能肯定，他仍然決定往書齋那邊走一趟。

將門掩上，他隨即就將被子拿來，在極短的時間將之捲成一個人模樣，跟着將衣衫脫下，裏頭赫然已穿上一襲緊身夜行衣。

他接將衣衫罩在被子上，再將之往椅上一放，推到燈旁，燈光將他的影子照在窗紙上，這影子却已被被子弄成的假人代替。

那影子就像是在桌旁看着什麼，常護花安排好了，身形接往上拔起來，一隻大蜘蛛也似掛在一條橫樑上，接將橫樑上的承塵推開，竄了進去。

他再以迅速的動作，用劍將幾片瓦片取下，看見可容身子穿過，身子一弓，便一條蛇也似竄了出去，整個身子旋即貼在屋脊的暗影中。

方才打了那兩個轉，他已經知道該往那兒離開，急風一起，枝葉一動，他的身子便掠上了屋旁的一株丹桂樹上。

丹桂飄香，常護花亦隨香飄出，伍鳳樓安排給他的院落是接近圍牆附近，才有那麼高的樹，幸好常護花的記性一向還不錯，並不難找到正確的方向，而因爲接近圍牆，才有那麼高的樹方便他掩飾身形。

他隨即往前掠去，藉着樹木的掩護掠出了老遠，轉往莊內深入。

伍鳳樓的人不錯在常護花那座院落的周圍監視着，常護花却在掠出了那座院落之後才改向內深入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可是他並不太在乎，常護花若是連他那些手下也瞞不過，才令他失望。

這時候他正在書齋內，不是動腦筋，所以秋雁要見他立即就如願以償，而且他一面笑容，反倒是秋雁，眞有不知道如何開口的感覺。

伍鳳樓也不催促，只是笑望着秋雁。

× × ×

冷風吹透窗紗，伍鳳樓也彷彿給吹冷，秋雁看着，不知怎的竟然有一種心寒的感覺。

她終於開口。「那個常護花，今天對女兒說了很多關於天地會的事情。」

伍鳳樓意料之中，笑笑問：「他當然是說，天地會是一個很壞的組織。」

秋雁點頭道：「女兒今夜到來，是要問爹爹幾件事，也希望爹爹不要再瞞騙女兒。」

伍鳳樓沉吟道：「有些事本該早就告訴你的，現在說，大槪也還不太遲。」

秋雁立即問：「爹其實早就知道有天地會的存在。」

伍鳳樓點頭。「而且爹還是天地會的一份子，在天地會中身居高位。」

秋雁雖然常護花有話在先，這下聽得說，仍然不由得一怔。

伍鳳樓接道：「那其實並不是一件壞事。」

秋雁一咬唇。「天地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伍鳳樓道：「在龍飛常護花來說，是一個很壞的組織，敵對的雙方，難免各都會添增許多不必要的憎恨與惡言。」

秋雁又問道：「天地會的目的可是要傾覆天下？」

「這是最主要的目的。」伍鳳樓沒有隱瞞，神態也異常的鎭定。

秋雁道：「爹應該知道，這是怎樣的一條大罪。」

伍鳳樓道：「你也應該知道，爹爲了朝廷，鞠躬盡瘁，可是朝廷非獨不顧念這一點，而且還讓龍飛處處與爹作對。」

秋雁道：「也許爹的行事，是有許多不對的地方。」

伍鳳樓不怒反笑。「爹的話你也不信，反而信那個常護花，那爹還有什麼話好說？」

秋雁想一想，道：「爹大槪也不會否認，天地會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伍鳳樓道：「政治這兩個字，原就是不擇手段的意思，爲了達到目的，無論做出什麼事，都是値得原諒的。」

秋雁呆望着伍鳳樓，道：「天下原是太平無事，爲什麼要……」

伍鳳樓道：「那是表面的太平，實則並不是那樣子，到處都是怨聲載道。」

秋雁搖頭道：「女兒從沒有到外面走，到底一般百姓是怎樣感受，女兒也不會清楚。」

伍鳳樓道：「有一件事，你總會明白，天下若是眞的太平，國泰民安，根本也不會出現天地會，也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了。」

「常大哥可不是這樣說。」秋雁這句話出口，也有些後悔。

伍鳳樓有些傷感的道：「你寧可相信一個才認識的人，也不信爹爹？」

秋雁垂下頭，伍鳳樓輕歎一聲，接道：「一件事的是與非，又豈是片言可以說盡。」

秋雁道：「可是這一次，你們刦去了韃靼王子托歡……」

伍鳳樓道：「這是一種手段，爹才說過，政治原就是不擇手段的一種工作。」

秋雁道：「可是爹有沒有想到，這樣做，有什麼結果？」

伍鳳樓道：「韃靼將會乘此機會擧兵，而我們裏應外合，就不難一擧而取得天下。」

「那天下的百姓不是要……」

伍鳳樓截口接道：「爲了要達到目的，既然不擇手段，當然不用理會那許多的了。」

秋雁吃驚的望着伍鳳樓。「那許多性命……」

伍鳳樓道：「那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次變亂，總難免有這樣損傷。」

秋雁道：「那事後，韃靼又將會如何呢？」

伍鳳樓沉吟道：「當然得讓他們留下來。」

「那是說：天下豈非要一分爲二？」秋雁更吃驚。

伍鳳樓道：「這只是暫時的情形，大局一定，我們就會有辦法將他們攆走。」

秋雁道：「我們幾經艱苦，才將元朝蒙古人趕出中原，恢復漢人的天下，現在却……」

伍鳳樓一怔。「你怎會知道這些。」

秋雁道：「女兒雖然足不出戶，却從書本上看到不少事情。」

伍鳳樓緩緩道：「蒙古人其實也沒什麼不好，想當年成吉思汗縱橫天下……」

秋雁搖頭道：「女兒只記得爹爹曾經說過，一切要以天下百姓爲重，要忠君愛國。」

伍鳳樓沉吟着道：「此一時，彼一時，當今天子昏庸無道，天下百姓，怨聲載道。」

秋雁截道：「爹最好不要欺騙女兒，這些事；女兒只要外出一問，便有一個清楚明白。」

伍鳳樓怔住，秋雁接道：「也有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爹爹多年來辛苦得到的聲名，難道就甘心毀於一旦？」

伍鳳樓喃喃道：「看來我實在應該禁止姓常的跟你走在一起。」

秋雁道：「爹爹其實要變成這樣壞，應該一早就對女兒說明白，好讓女兒一切都信服順從，否則，爹爹即使成功了，女兒除非不知道，否則也一樣難受。」

伍鳳樓沉默了下去。

秋雁接道：「爹爹若是認爲這一切作爲是對的，那就只有對女兒這件事是錯的了。」

伍鳳樓無言頷首。「不錯，這些事應該一早就跟你說清楚，反正都要說的，也反正你一定會知道。」

秋雁接道：「爹爹現在才坦白說出來，女兒也很高興，最低限度，女兒仍然有說話的機會。」

伍鳳樓笑笑。「可惜你現在就是怎樣說，也沒有用的了，事情到這個地步，已經是無可補救。」

秋雁道：「爹可以退出。」

「到了爹這個地位，就是爹要退出，也不可能了。」

秋雁道：「這只要看爹爹的決心，常護花說過，他們可以帮助爹爹解決一切的問題。」

伍鳳樓道：「我不是懷疑他們的能力，誠意……」

「那爹還考慮什麼？」秋雁面上露出了喜色。

「他也不會欺騙你，只是……」伍鳳樓又笑笑。「你們未免太輕視天地會的能力。」

秋雁道：「天地會又能够怎樣？總不成……」

伍鳳樓道：「我若是退出，大槪不出三天，一個頭只怕要搬家的了。」

秋雁吃一驚，仍然道：「可是，常護花……」

伍鳳樓笑道：「他們若是眞的如此好本領，天地會也根本不會發展到這地步。」一頓又道：「何況，爹到現在也沒有準備改變主意。」

秋雁聽到這句話，一顆心不由發涼，伍鳳樓接道：「事成之後，爹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享不盡富貴榮華！」

秋雁歎息。「爹現在不是已經很富有了麼？」

伍鳳樓目光一轉。「建築這座莊院的費用大都是由天地會支付，爹不是你看的那麼富有。」

「可是這又有什麼要緊？」

「你是女孩子，當然不會明白。」伍鳳樓悠然接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財，也不可一日無勢。」

秋雁搖頭道：「女兒只是想知道，爹的決定是否絕不會改變？」

伍鳳樓肯定的道：「絕不會。」

秋雁又接問道：「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

伍鳳樓點頭。「你是一個好女兒，爹也不以爲你會讓爹太難堪。」

秋雁垂下頭，道：「女兒也只是要爹知道，不管這件事成功的機會有多少，女兒始終都不會贊成。」

伍鳳樓苦笑。「想不到常護花的說話竟然如此有力。」

秋雁道：「有力的只是道理，即使女兒今天沒是遇上他，日後知道，也是一樣的。」

伍鳳樓接問：「那你有什麼打算？」

秋雁道：「沒有，女兒雖然總不能坐視不管，但也不想帮着別人對付自己的父親。」

伍鳳樓接問：「却仍是帮了，否則常護花今夜也不能够留在這地方。」

秋雁頭垂得更低，忽然問：「托歡是不是眞的在這裏？」

伍鳳樓道：「不錯。」

「女兒却是什麼也不知道。」秋雁接又問道：「托歡是給囚在莊院的地下密室內？」

伍鳳樓道：「是常護花告訴你這座莊院有地下密室？」

秋雁道：「他說這座莊院的中心與外圍不甚統一，中心一帶人工裝飾太多，除了爲方便開闢地下室之外，別無原因。」

伍鳳樓笑笑。「這個人非常聰明，可惜越聰明的人越短命。」

秋雁一驚，伍鳳樓接問：「常護花跟着一定向你打聽，爹平日大多會留在什麼地方，這座莊院有什麼地方嚴禁出入。」

秋雁不禁點頭，伍鳳樓接問：「你都告訴他了？」

秋雁又點頭，伍鳳樓笑道：「那他今夜當然一定會闖進佛堂一看究竟。」

秋雁脫口道：「他只是要到書齋！」

伍鳳樓肯定道：「佛堂——」

秋雁皺眉道：「他是算準了我一定會有意無意的說出來，可是爹又怎能够肯定他不會到來書齋？」

伍鳳樓道：「因爲爹今夜就留在書齋這兒，不準備離開。」

秋雁接問道：「地下密室的出入口不是在佛堂裏？」

「那兒不錯有一個出口，只走在他找到之前，他那條命只怕已丢定了。」

秋雁道：「佛堂那邊已設下埋伏？」

伍鳳樓道：「致命的埋伏，我看他能够活命的機會只怕不大。」

秋雁脫口道：「爹，這……」

伍鳳樓道：「沒有人能够阻止這件事，就是爹也不能够。」

秋雁道：「怎會的？」

「就是要阻止，現在也來不及的了。」伍鳳樓坐了下去。

秋雁倒退了一步。「女兒要到那邊去看看。」

伍鳳樓沒有作聲，也沒有任何表示，秋雁轉身舉步，奔出去。

聽着脚步聲消失，伍鳳樓才發出一聲歎息，一陣失落的感覺同時襲上心頭。

他們父女相依爲命，秋雁儘管刁蠻，可也一向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從來都不敢太違背他的意思，衹有這一次。

到現在他仍然沒有考慮做這件事是否正確，却知道現在他就是要退出，也沒有可能。

他還看過不少辦事不力的天地會衆，也知道天地會怎樣處置叛徒，只要一想起，便不禁由心底寒出來。

最矛盾的是，他既然深信天地會的所爲正確，却是瞞着秋雁這件事，若是他一早就將事情告訴秋雁，又那會有現在這個麻煩。

這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根本就知道，天地會的所爲不好，所以才會不讓秋雁知道。

這樣做到底是對是錯，連他也不太清楚。

若是他存心爲惡，效忠天地會，他便應該告訴秋雁一切。

難道他根本就沒有效忠天地會的決心？所以替天地會效力，只是出於一種報復的心理？

夜風吹急，伍鳳樓的心緒也彷彿更亂了。

× × ×

常護花這時候果然已來到了佛堂附近，那距離書齋也並不太遠。

他的確原是打算到書齋走一趟的，但到來書齋的時候，正好看見秋雁走進書齋內。

這等如告訴她，伍鳳樓是在書齋內，以伍鳳樓的習慣，今夜當然也不會離開書齋的了。

他原就要仔細擬好應變的計劃，再給秋雁那麼說，心情自不免更亂，也自不免更要詳細的考慮一下。

常護花所以立即轉往佛堂，行動迅速而小心，繞着佛堂三轉，已找到七處暗樁，也找到了一處破綻，在第三個轉之後，以最迅速的動作竄進了一處暗角，然後循着擬好的路綫，爬上了屋脊。

跟着他倒掠下來，從簷角暗影滑下，竄進了一角窗檽之上，再用一根三折的鐵針，弄開了那道窗檽，然後在風吹枝葉掩映的刹那，越窗而入。

一入他即以雙掌先着地，却用雙脚將窗戶關起來，一些聲響也沒有發出。

佛堂內一片寂靜，也只有正中吊下來的一盞長明燈冷然散發着光芒，常護花進入的那個窗戶却是在暗影中。

他以雙掌按地，迅速往前移動，竄入了一條柱子後面，當然沒有亦發出絲毫的聲響。

柱子之前是一道珠簾，透過珠簾往內望去，就只見烟飄縹緲，燈光淒迷，並沒有人在。

常護花身子隨即蹲下，耳貼着地面細聽，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

傾聽了一會，他的身子才彈起來，以最迅速的動作檢視了周圍的柱子牆壁一遍，也是一些收穫也沒有。

他沒有立即掀開珠簾進去，靜立在簾邊傾耳細聽，足有半盞茶之久，才向前移動。

珠簾長幾及地，常護花小心的挑開了七條珠串，一閃而入，將珠串小心放下。

他的手迅速而穩定，那些珠串竟然絲毫聲響也沒有發出來，可是他怎也想不到每一條珠串都連着一條銅綫，經由承塵上的銅管，再由柱子中空的部位接到地下密室裏的一個個銅鈴。

在常護花挑開珠串同時，銅鈴亦被牽動，「叮叮」的發出一陣聲響。

常護花的動作異常敏捷輕靈，可是銅綫銅鈴的裝置却是異常精巧，只要一動珠串，便被牽動。

常護花聽不到鈴聲，即使他伏在地上，也一樣聽不到。

恭候在銅鈴旁邊的人都聽得很清楚，立即出動，同時牽動了其他幾個示警的銅鈴。

常護花完全聽不到，也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經在危險中，繼續往前走，來到了佛壇之前。

佛壇上供奉着一具檀木觀音，彫刻精細，寶相莊嚴。

常護花在佛壇之前停下，四顧仍絲毫無任何異動，也看不到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可是不知何故，心裏陡然生出了一陣不安的感覺。

每當危機迫近的時候，他就會生出這種感覺來，他的身子同時猛一動，掠上了佛壇之上。

與之同時，那盞長明燈逐漸暗下來，終於熄去。

一陣輕微的軋軋聲接從兩旁響起來，衣袂聲接響，常護花雖然看不到，傾耳細聽，却聽到衣袂聲一下緊接一下，一數之下，佛堂中已從地下冒出了八個人。

常護花一陣迷惑，他實在不明白那些人怎會這樣走出來。

燈火的熄滅與那八個人的出現，若是一些關係也沒有，未免太巧，若是有，那八個人在燈火熄滅之後才出來，無論已否知道他在佛堂內，都顯得有些怪異。

常護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靜候在一旁。

「軋軋」聲又起，那不用說暗門又關起來，常護花傾耳細聽，算準了暗門所在，他的鼻子同時嗅到了一陣淡淡的梔子花香味。

——那莫非都是女人？一個念頭才閃過，梔子花的香味已近了很多，衣袂聲雖然不太响，但仍然聽得到，那八個人正在向佛壇這邊迫近。

——難道他們已經知道我躲在這裏，

常護花的手已移到劍柄上，還未握下，八

下急動的破空之聲已然响起來，一股股銳風竟然是向他刺到。

那絕不是暗器，常護花判斷得出，但又是什麼兵器？這可就猜不透，他也不及想，銳風已迫近，分從不同的方向刺來。

常護花身形一動，疾往上掠去，掠上那座觀音的肩頭。

衣袂聲接响，那八個人亦往上拔起來，銳風緊追向常護花刺到。

常護花身形暴長，半空中一個翻滾，疾往外掠去，在燈滅之前，他已經穩記這座佛堂的結構，這一掠正好蕩在一條橫樑上。

破空聲緊接劃空飛來，常護花不等那八個人掠到身形已變，從樑上落下，迅速的改變了幾個位置，可是那八個人仍然準確的追來。

常護花身形第七次變動，衣衫已然給刺穿了幾處，若非他反應敏銳，身手矯活，早已傷在那八個人的兵器下。

那八個人的身手雖然沒有他的敏捷，但反應却是非常敏銳，無論常護花退到那兒，他們都能够立即找到去，黑暗對他們竟好像一些影响也沒有。

常護花眼睛一向很好，可是在這種漆黑如墨的環境下，却是什麼也看不到，只是憑聽覺知道那八個人從什麼方向襲來，那八個人的聽覺顯然在他之上。

一想到聽覺，常護花心頭立時靈光一現。

有什麼人用不着燈光照明，全憑聽覺殺人？

——瞎子！常護花心念再一轉，身形又展開，迅速七個變化。

這七個變化下來，他根本已找不住方向，可是他並不在乎，身形一翻，頭下脚上，雙手先着地，只以雙手拇指按着地面，隨即迅速的一旁移開。

幾下「嗤嗤嗤」的破空聲也就在他落下的地方响起來，常護花立時肯定，那八個人的確不能够在黑暗中視物，只是憑聽覺知道他的所在。

只有瞎子才有那麼好的聽覺。

常護花心念轉動，連呼吸都閉上，也就倒豎着身子，以雙手拇食指移動。

他移動得並不快，那八個人却沒有再向他襲擊，顯然不知道他去了那兒。

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嗯」的一聲，那八個人脚步移動，聚在一起，破空聲突响，手中兵器從八個不同的方向刺出，離開常護花却甚遠。

衣袂聲接响，那八個人滴溜溜一轉，手中兵器又刺了出去。

這一次離開常護花更遠，他們顯然在找尋常護花所在，常護花趁嗤嗤聲响換過呼吸，接又往前移動。

那八個人繼續旋轉，兵器不停刺出，在找尋常護花，兵器刺在東西上，發出聲响，那是珠簾聲响，那是銅鈴聲响，常護花分辨得出，也就憑此弄清楚自己到底在那一個方向，他的思想也沒有停下來，在珠簾聲响中，悄然雙脚落下，左手隨即探懷取出了一個火摺子。

那八個人繼續找下去，方向一變，向常護花這邊迫近。

常護花的身形終於拔起來，半空中火摺子剔着，身形正好落在佛壇之前，燃着了壇前的兩盞油燈。

那八個人緊接向他撲過來，火光下常護花看得清楚，赫然是八個女人。

那八個女人年紀不一，全都一身白衣，手中拿着長幾及一丈，錐子也似的一枝細鐵煉成的長棒。

八個人毫不例外，全都瞪着眼，眼瞳却是乳白色，絲毫生氣也沒有。

那八枝尖銳的長棒接向常護花刺到，常護花左手抓着火摺子，右手拔劍，跳躍騰挪，閃開了七枝長棒的襲擊，劍接一棒，身形一欺，到了那個女人面前，那個女人長棒被封在外門，急忙倒退。

常護花如影隨形，幾枝向他刺來的長棒都趕不上他的身形，再一探，劍柄撞上那個女人的穴道。

那個女人悶哼一聲，倒了下去，常護花劍一引一挑，她握着的長棒亦脫手，橫飛向追來的七個女人。

七個女人的長棒立時都襲向那條長棒，「叮叮叮」一陣亂响，那條長棒被擊得疾飛了起來。

常護花乘機欺入，劍掌齊施，劍挑飛了三枝長棒，左掌一連封住了兩個女人的穴道，劍接一翻，柄又封住了另一個女人的穴道。

剩下四個女人顯然都大吃一驚，一齊暴退，隨即一字橫開。

常護花即時又頭下脚上，以雙手支地，倒豎起來。

四個女人面上立時又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一個個側着腦袋。

常護花緩緩向前移動。

四個女人身形突然一轉，東南西北各立一方，四枝長棒同時疾刺了出去，她們其實並不知道常護花人在什麼地方，這一棒只是一試虛實。

常護花人在長棒未及的範圍內，却在棒刺出同時，身形一弓，疾向前射出。

當前那個女人立時覺察，回棒知道已不及，驚呼急退，却正撞在後面那個女人背上。

常護花立即掠到，以劍柄點倒了那個女人，兩脚雙飛，接將左右兩個女人踢飛，貼地接一滾，已然將前面那個女人的穴道封上。

被踢飛出去的兩個女人一滾即躍起來，在躍起來的那刹那，長棒已然從脅下刺出。

常護花左手抄起了一支長棒往右迎去，封開了那邊那個女人的長棒，身形接欺進。

那個女人的反應也很敏銳，左掌立即切出，常護花偏身閃開，左手長棒仍然控制住那個女人的長棒，在那個女人回棒之前，劍柄已然撞在她的穴道上。

剩下的一個女人不進反退，伏地一滾，滾過的地面，立時出現了一道暗門，那個女人再滾回來，已然滾進了那道暗門之內。

常護花左手長棒立時脫手飛出，那個女人方待將暗門關上，長棒已飛至，她的反應仍敏銳，手及時縮回，常護花人劍立至。

（未完）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超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章日明在路上見到大批警力人員追捕兩名年青刦匪，但始終追不到，章日明便見義勇爲，飛上高空，以高速度飛行，截獲了兩名刦匪，交與警方法辦，他與警方人員一起回到警局。這宗刦案由洪警司親自處理，隨行的阿蘭，這時靈機一觸，便徵得洪警司的同意，單獨和這兩名刦匪相談。原來阿蘭想從這兩名刦匪的口中，套出銷贜——黃金脫手的地點，以便查出洪發父子的行踪，從而拘捕歸案。豈料兩名刦匪狡猾非常，堅不吐實，阿蘭於是改用「利而誘之」的計策，願以章日明日前刦得金石銀行的黃金二八分賬，雙方正在討價還價……

秘密煉金場　內裏有乾坤

二名刦匪這時才焦急地說：「朋友，你的條件我們答允啦，請守約！」

阿蘭會意地說：「耐性一點，等機會吧。」

離開那間房，在走廊上的時候，章日明忍不住問阿蘭：「我們眞的又去做犯法的事麼？」

阿蘭道：「見過了警司再說。」

進入警司辦公室時，他們不禁呆住了一陣，洪警司正在看電視。

電視機竟然反映出隣房的情形，但那間房已是空無一人。

原來剛才阿蘭與二名刦匪所講的一言一語，全給這裏偸聽到了，自然也看得一清二楚。

洪警司面色很難看。

阿蘭和章日明在他面前坐了下來。

洪警司把電視機關了。

「對不起。」阿蘭道：「我們只是哄哄他們而已！」

洪警司道：「我讓章日明暫時獲得自由，要負上極大的責任，如果因此而增加警方的麻煩，我這場賭博似乎犯不着。」

阿蘭也知道洪警司相信她，才讓章日明戴罪去立功。所以她說：「警司，你別生氣，我可以用另一種方法查出秘密煉金場之所在。」

洪警司指指枱頭一些物件：「這是二名犯人身上搜到的東西，說不定有你們需要的。」

放在透明膠袋裏的東西之中，是銀包，日記小册子以及紙巾等物。

洪警司也知道阿蘭的需要，取出了一本小册子，翻出了一些電話和地址。

洪警司道：「你可以抄下這裏的地址，說不定大有所獲，何必再犯法？」

阿蘭也眞的抄下了小册子裏所記下的地址和電話！

洪警司雖然生氣，却未留難他們。

阿蘭於是帶着章日明離開了警局！豈料就在他們離開警局之後，發覺又有人尾隨而來。

當初他們以爲又是警探，但是，當他們轉入一條橫街時，那車子迅速越過他們，停在路旁，車上立刻跳出了四名彪形大漢，樣子兇狠得很。

爲首二名大漢亮了刀，道：「乖乖的跟我們回去，否則你們都會後悔！」

章日明望望阿蘭。

阿蘭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其中一名最接近他們的大漢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總之跟我回去，有你好處。」

章日明道：「如果我說不呢？」

那大漢打量了他一遍，道：「我當然知道你是誰，你是刀槍不入的超人吧？」

「旣然你已經知道了，又何必用刀子來嚇我？」章日明反問道。

那大漢說：「據我所知，你只是刀槍不入，並非連炸藥也炸不死的，何況還有你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是普通女流一個而已，你能保護自己，却未必能保護她。因此，如果我是你，我仍然會乖乖的走一次。」

章日明心裏暗想：這傢伙說得也有道理。

他問阿蘭：「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阿蘭道：「他們當然不會是警方人員，警探只會用槍，不會用刀。」

章日明又問道：「我們如何開罪了他們？」

阿蘭想了想，咬咬下唇，道：「無論如何，這一次我怕你無力保護我，不如我們束手就擒吧。」

那大漢洋洋自得，故意避開一旁，讓後面兩名大漢走前兩步。

那二名大漢手裏均持有一些物件，章日明和阿蘭都可以看得清楚，是兩個鐵砂製成的土製炸彈。他們都嚴陣以待，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章日明低聲對阿蘭說：「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又想利用我。」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蘭担心地說：「我們不如跟他們回去一次吧！」

「好吧，」章日明伸手過去，將阿蘭攔腰摟住，狀至親熱。

這情形在四名大漢的眼中還沒有甚麼，但在阿蘭的心裏却有些異樣的感覺！因爲他們從未試過如此親熱，何況祇有她感覺得到，章日明摟得她很緊！

那四名大漢分別讓開了一條路，讓章日明和阿蘭二人走上他們停在路邊的汽車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章日明突然有如「馬失前蹄」似的，雙膝一屈，雙手一緊，轉眼之間已見兩條人影摟作一團，冲天而起，有如火箭，離開了地面！

四名大漢頓覺手足無措，要阻止固然阻止不了，想擲土製炸彈又怕炸死自己！

章日明出其不意的把阿蘭抱着凌空飛去，令到阿蘭也爲之大吃一驚！因爲阿蘭事前一點兒也沒有心理上的準備。換上任何人這情形都會愕然！

事實上章日明也沒有機會向她提出任何警告，因爲當時他們站得十分接近那四名不速之客。假如讓對方知道些兒蛛絲馬跡，章日明的行動就會失敗！

然而現在，他們已在一幢二十多層高的大廈天台之上。街上那四名歹徒連望也望不到他們的影子，自然也威脅不了他們了。

章日明把阿蘭放下來，匆匆對她說：「你在這裏等我，我很快就會回來……」

章日明的話也沒有說完，已凌空飛去，迅速俯衝而下，直落街上。

但是，那輛房車已經開到了街口，車上的四名大漢見到計劃失敗，惟有急急撤退！

十字路口亮了黃燈，眼看着將轉爲紅燈，但四名大漢的車子仍然一衝而過。

也是剛衝過了街口，車頂驀地「轟隆」一聲，彷彿有重物墮下，車內四人同時吃了一驚！也不約而同地仰首上望，可惜什麼都看不見，只是感覺到車頂似乎下陷了一些而已！

「一定是超人回來了，快些把車速加到最快！」爲首一名大漢吩咐駕車的司機說。

司機自然也明白，只要把車子開至最快，車頂平滑，人在其上，自難穩定，只要對方失去了平衡，就可能被摔下來！

但是，司機一邊開車之際，一邊却聽到了一陣陣清脆的敲擊聲。

車裏的人都可以清楚看見，前面擋風玻璃出現兩隻手掌！其中一隻正用手指攀住車頂邊緣，而另一隻則握拳敲打擋風玻璃。

一陣清脆的玻璃破碎聲，擋風玻璃出現了無數的裂痕，車內各人無不震驚。

那班大漢的頭目吩咐司機：「緊急煞車！」

「索」地一聲！

車子朝住馬路旁邊狂衝，隨即煞掣。

一條人影果然自車頂滑下，他正是超人章日明。

眼看章日明在「頓失重心」的情況下就要衝前跌向地上，司機也不用頭目吩咐亦知道應該立刻再開車撞向超人的身上。

車子煞掣之後再狂衝向前，車內的人都前仆後仰，東歪西倒！根本無法保持平衡！但是司機却管不了這許多，但求將超人撞到粉身碎骨。

就以當時的情形看，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都難逃一死，因爲那輛載着四名大漢的車子開得極快，狂衝而至之勢，身手更快的人，也會來不及逃避。

但是，章日明並非一般普通人，而是超人，他的身手以及感覺官能，都超乎一般常人，只見他屈膝一旋，一條人影已見凌空飛去！

那輛車子撲了一個空，由於開得太快，差些兒撞向路旁。車裏的人就像見了鬼一樣，個個口呆目瞪，他們甚至有些還以爲把超人撞死了。

因爲車速太快，司機只好順勢將車子開過十字路口，坐在後面的人，急忙回頭張望，竟然見不到馬路上留下任何屍體或血漬，也就是說剛才根本未有人被撞死。

回頭張望的人還未把視綫收回，突然看見一條黑影出現在視綫之內，落在車後！那黑影子正是章日明。

目睹的人急忙叫司機加速開車走，豈料車子却越開越慢，終於停了下來。

各人回頭細看，原來是章日明在後面

伸出雙手把車子扯住。

司機又驚又急，無奈開足馬力，車子依舊無法開動。

車內四人大驚失色，只因爲他們從未見過氣力如此驚人的大力士。

於是有人搶先逃落車去。

就在這刹那間，章日明雙手一鬆，車子竟然有如離絃之箭，往前狂衝。

車子本來正被司機開足馬力，無奈只是被超人從後拉住，如今超人放手，司機事前絕未想到，那情形就好像射箭一樣，絃滿了，拉盡一放，箭自然往前勁射！

「轟隆」一聲！

那輛車子就像箭一般勁射而出！直撞向路旁另一輛無人汽車，迅速變成兩堆爛鐵。

被困在車內的司機和另一名大漢，當堂傷重死去！

至於另外二名大漢，正是坐在車後，搶先跳落車去的人，章日明也是因爲看見他們想逃，才把車子放開，讓車子像箭一般往前狂射而去！

章日明沒有再去理會那輛汽車，去追那在逃的二名大漢！他們朝住同一方向逃走！

突然有人回過頭來，章日明這時候也是剛好追上了。

驀地刀光一閃，一把利刀在章日明的胸前疾刺而來！章日明根本也來不及閃避，眼看就要穿心而過。

「錚」一聲！刀子竟然好像刺向甲板一樣，立即折斷爲兩半。

章日明伸手抓住那大漢的手腕，痛得那傢伙連聲慘叫不已！

留在那大漢手中的半截刀，迅速墮在地上。

章日明把他的手扭向背後，痛得那傢伙涙水直淌。

這時候，街口那邊傳來一陣陣步聲。章日明以爲是對方的同黨，豈料回頭一看，却是阿蘭。

阿蘭被章日明帶到天台上面去之後，仍然十分担心章日明的安全。她立刻乘電梯落到街上，到處找尋章日明之所在。現在她看見這情形，也沒有去追踪另一名在逃的歹徒，就帶着章日明和那名歹徒匆匆離開現場。

× × ×

又是一幢二十多層高的天台之上。

章日明故意把那名被抓住的歹徒帶到這裏來，阿蘭當然也明白了他的用心。

「告訴我，爲什麼你們要襲擊我？」章日明問那名被他抓住的歹徒。

「因爲你破壞了我們的行動。」歹徒說，「我們的弟兄們本來已刧得了一批金飾！」

章日明道：「事前我並不知道你的弟兄原來是我的行家。現在我想問你一件事，答得出，算你幸運，答不出，我就會把你由這兒扔下去！」

那歹徒沿住天台欄杆下望，雙足也嚇到發軟。

阿蘭在旁加把咀道：「如果你由此下墮，人家只當你跳樓自殺而已！」

章日明又說：「你們是屬於一個專刧金舖的集團，這點我是已知道了。但是，每次你們得手後，那些金飾如何脫手？」

「當然有人收購。」歹徒說。

「據你的弟兄講，收購的人，有自己的煉金工場！他們可以把鑄有商號標記的金飾，熔成金條，再偸運往外地去。」章日明道：「現在我就是要知道此等秘密地方之所在。」

歹徒支吾着說：「我不知道有這種地方，也許我們的首領才知道。」

阿蘭望望章日明。

章日明於是又問那歹徒：「誰是你們的首領？」

「嗯——他——」歹徒眨着雙眼，欲言又止！

章日明一手抓住他的衣襟，另一隻握住他的大腿，迅速把他高舉過頭！嚇得那歹徒連聲求饒！

章日明道：「你沒有抉擇之餘地，說了出來就放你，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

阿蘭道：「其實你說了也對你們沒有影响，因爲我們有一批金磚求脫手，就是摸不着門路。」

歹徒終於哭喪着臉：「好好好，請你放我下來，我再告訴你吧！」

章日明把那名歹徒放下來，那傢伙已嚇得冷汗直冒！

阿蘭催促着道：「快告訴我們，秘密煉金場在那裏？我們已沒有時間再跟你胡扯！」

那歹徒說道：「我告訴你也可以，只求你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否則他們會處死我。」

阿蘭道：「我連你什麼名字還不知道，怎會向他們提及？不過你的意思我已非常明白，你放心好了。」

於是那歹徒就說出了一個地址。

阿蘭反問歹徒有沒有紙筆，因爲她担心忘記了。歹徒說：「很易找的，那條橫街街口轉出來，有間茶樓。不過我先聲明一句，那兒天台並非公用的，自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去。」

章日明早已把歹徒所講的地址記憶下來，所以他叫阿蘭放心，不必用紙筆去記了。他只担心地址是假的。於是他警告那歹徒說：「你仍然不可以走，你要帶我們一齊去找。如果我發覺你說謊，我會將你撕開兩半。」

歹徒苦着臉道：「放心好了，就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你面前說謊。跟我走吧！我只可以帶你們到那兒附近，最多等你證明並未說謊，你才放我走好嗎？」

章日明望望阿蘭。

阿蘭點點頭。

× × ×

西區一條橫街，轉出街口果然有一間廣東式的茶樓。

從那歹徒的大方，已可以看得出他不敢胡扯，所以那歹徒要走，阿蘭也就讓他走，但章日明硬要留住他。

章日明站在路旁，仰望上去。

那是一幢只有十一層高的大厦。根據那歹徒的口供，那秘密煉金場就在大厦的十一樓，但十二樓的天台，也是他們的自置物業。因此，他們自蓋了非法建築物，那工場也就變得很大。

章日明回頭問那歹徒：「你叫什麼名

字？」

那歹徒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我已經帶你們來了，你們又反悔不肯放我走，現在又——」

章日明道：「放心，我們對你並無惡意。但是，經此一役後，相信你以後的出路也成問題。因爲你的同黨們以後未必再相信你了。所以你不如澈底帮我們一次，我們會給你一點好處，讓你改過自新，另圖別業，豈非樂得乾淨麼？」

歹徒想了想，問道：「你想我怎樣帮你？」

章日明道：「你先答應了，我再慢慢告訴你。」

歹徒想想，終於點頭道：「我怎樣帮你都可以，反正我們這種人已是爛命一條，但回頭他們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一定要有代價才可以。」

章日明已逐漸明白到，像眼前這歹徒他們只不過是亡命之徒一名，爲的不過是錢。

於是他就對那名歹徒說：「你想要一些什麼代價？鈔票還是黃金？」

「黃金雖然可以保値，但我懶得找地方脫手，而且，我幫完你之後，就會逃到外地躲一陣，所以你還是給我十萬元現金吧！」那歹徒道。

章日明心裏想：這傢伙眞大想頭。不過他還是點頭答應了。

阿蘭雖然一直在旁，却故意不作聲，她要看看章日明的做法。

就憑過去的印象，阿蘭一直都覺得章日明的思想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說是頭腦簡單，否則他又怎會被壞人利用？

不過在另一方面，阿蘭也知道章日明並非我們地球上的人類，而是來自外星球的生物，自然對我們這個社會不大熟悉。

經過一連串的考驗和磨練之後，阿蘭眼見章日明已經逐漸成熟了。

現在她又看見章日明指揮若定，教導着那名歹徒如何和阿蘭首先到那秘密煉金場去。

× × ×

按過了門鈴，立刻就有人問出來：「誰？」

「我是阿水，岑水啊！」那名歹徒對住門眼說。

門開了，但還有鐵閘。

一個中年人隔住閘門的鐵花，一邊招呼着歹徒岑水，一邊打量着他身邊的阿蘭：「她是誰？」

岑水道：「她是大哥成叫我帶來的，她有一批貨想脫手。」

大哥成就是岑水的首領。所以那中年人毫不考慮，便將鐵閘開啓。

阿蘭進去之後，首先四下裏打量了一遍！

表面上看來，這兒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客廳也只是一般中上家庭的陳設而已。但是那幾間閉上了門的房間，就顯然有問題了。

有一間房門突然打開，裏面走出兩個人，爲首一個年約四十，戴着金絲眼鏡，穿的竟然是唐裝衣服。跟在他後面的一名大漢，却是虎背熊腰，雙目炯炯生光，令人望而生畏，毫無疑問，後者必然是前者的保鏢！

「蔡伯。」岑水很敬畏那個穿唐裝衣服的人似的。

剛才開門讓他們進來的中年人，立刻走到蔡伯身邊竊竊私語，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阿蘭就憑眼前所見，已感覺得到，這兒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地方。

例如剛才那個穿上唐裝衣服的人，由房間裏出來時，房門亦隨即關閉，好像裏面有什麼秘密，不能讓人看見一樣。

同時那個保鏢的兇相，也够嚇人；假如他去當演員的話，做歹角根本亦無須化裝。

阿蘭正在左張右望之際，那個叫蔡伯的人已經在招呼她了：「你有些什麼好貨色？」

「有一批金磚。」阿蘭瞪住蔡伯，「你可有興趣？」

「金磚？」蔡伯的反應非常古怪！「小姐，你不是開玩笑吧？」

「爲什麼你會以爲我開玩笑？」

「你怎麼可能會得到金磚？」

「你似乎不懂行規！」阿蘭說，「你收貨而已，何必追究來源？」

蔡伯怔了一怔！

他面部的表情變化多端。

蔡伯隨即又陪上了笑臉：「好！我不追究你貨品的來源。那麼，請將你携來的貨辦，先讓我鑑定一下！這也是行規之一，你可知道？」

這一次輪到阿蘭呆住了！

「哈哈哈……。」蔡伯突然縱聲大笑。

阿蘭不但感到尷尬，也莫名其妙，甚至包括在場的其他人等，例如他身後的保鏢，以及開門給阿蘭入來的中年人，還有與阿蘭同來的岑水等人在內，也都爲之驚奇萬分。

「你笑什麼？」阿蘭生氣地說，「你以爲只有你這裏一個收貨站麼？假如你沒有興趣，我們拉倒算了，何必取笑我？」

「我問你來源，你說不出；我要貨辦，你也交不出。」蔡伯道，「由此證明，你並非行內人。」

「管他什麼行內行外，反正我你只爲了錢。」阿蘭又說：「至於貨辦，你以爲是金條麼，金磚太重，絕不易帶。」

「小姐，別再裝蒜了，不如讓我說穿了，免得你再浪費時間去轉彎抹角。」蔡伯突然間面色一沉，「你並非爲了出貨，只不過想廝煩而已！」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心裏也應該有數！」蔡伯手一揮，背後那個保鏢立即衝前。

阿蘭急急倒退了幾步！她正想由梯間走去，不知怎的，背後竟然又出現了另一名大漢。

二名大漢前後夾攻，阿蘭極力掙扎，那個叫蔡伯的人，站在一旁，袖手旁觀。

阿蘭在東奔西竄之中，突然飛起一脚，把一名大漢嚇得退縮向後，阿蘭雖然踢了個空，但目的却達到了，於是急急往通向天台的梯間竄去！

把阿蘭帶到這兒來的岑水，正被蔡伯諸多質問，他似乎沒有再去理會阿蘭，好

像明知阿蘭逃不了似的，岑水惟有解釋。

阿蘭本來已竄上了半條樓梯，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天台上面又衝下了另一名大漢，於是阿蘭再度處於險境，因爲後面二名大漢，此刻正追了上來，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阿蘭在這種情況下，明知不敵，却不甘心，所以三名大漢捉住她，她仍在亂抓亂叫！

三名大漢之中有人警告道：「你再吵，我把你扔落街上去。」

阿蘭突然停止了一切動作，三名大漢和蔡伯他們也都以爲被阿蘭嚇倒了，所以既不抓也不叫。

怎知道就在這時候，天台上有人叫道：「不好了，這兒起火啦！」

一個男子的叫聲十分刺耳，而且很突然。

各人同時吃了一驚。

蔡伯神色緊張地問：「還有誰在天台上面？」

剛由天台奔下，攔住阿蘭去路的大漢說：「沒有人啊！」

此語一出，各人更感愕然。

既然沒有人，那麼剛才又是誰在上面大叫火警呢？於是二名大漢首先拿出刀棒，雙雙衝了上去！其他人亦尾隨其後。

這時候，屋子裏其他房內的人，也紛紛聞聲出視，刹那間變得非常熱鬧。

二名取過刀棒衝上天台的大漢，當然是懷疑有陌生人混了入來，才會找出武器拿在手中。

他們登上了天台，果然見不到一點點火光，更不可能是火警。

但是四下裏張望，也見不到有人。那麼，剛才發出尖銳叫聲的，又是誰？難道是鬼？

正當二名大漢分持刀棒，在自行加蓋的天台屋內展開搜索之際，其他人又未上到之前，突然有一個人影自一處門後飛竄而出，來勢急似星火，手持利刀的一名大漢急忙揮刀相向。

但是無奈對方的出手比他更快，「錚」的一聲，大漢手腕被制住，利刀立即墮地。

自門後撲出的並非別人，正是超人章日明。

原來是他故意讓阿蘭去分散這班人的視綫，他自己却縱身飛登那幢大廈的天台，進行了一連串的搜索，希望知道一些綫索。

這時候他還來不及轉身，那名手持長棒的大漢已自他身後撲來，長棒迎頭揮擊，「卜」一聲！章日明來不及迴避，當堂被打個正着；但是章日明並未因此受傷，長棒反而折斷爲兩半，嚇得那大漢登時呆住了一陣。

章日明當時正抓住持刀大漢的手腕，雖然那把利刀已被擊墮在地上，章日明却沒有把他輕輕放過。

梯間一陣雜亂步聲傳出，蔡伯率領了大批手下衝了上來。

這兒雖然原是天台，但却給人加建了，用鋅鐵蓋搭成一個秘密工場。

章日明剛發現了一些綫索和證據，就聽到樓下阿蘭故意揚聲高叫；他於是知道她有危險，所以才用計救她。

現在看來形勢對他們十分不妙！蔡伯的手下固然多，阿蘭又被二名大漢制住。

但是，章日明並沒有理會他們是否佔有優勢，只知道這一次他們並未找錯目標，所以當他看見一股人來勢洶洶時，立刻順手一推，被他抓住的一名大漢，就有如斷綫風箏一樣，飛跌出去。

首當其衝的數名大漢，立刻擠跌在一起！

阿蘭見有機可乘，乘勢掙脫身邊的大漢，揮拳踢腿，竟然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最低限度她令到部份打手分了心，於是章日明憑着他的超人身手，在混亂中衝了過來。

蔡伯這一邊雖然人多勢衆，但是他們絕對不是章日明的對手。

章日明不但身手敏捷，更有不可思議的銅皮鐵骨，就單憑着這種天賦的超人本領，便足以面對任何强敵，何況他渾身是勁，身手靈活，那班打手除非不被他擊中，否則必然痛得入心；相反，他們無論用拳脚或棍棒擊向超人，超人却若無其事。

蔡伯雖然沒有加入戰團，他和岑水猷在一旁，也看得口呆目瞪。

蔡伯看看不對勁，轉身就想乘住混亂中溜到樓下去！突然有一條人影，掠過所有人的頭頂，也越過了蔡伯，落在他的前面！

蔡伯定神一看，又是超人！當堂嚇得渾身發軟，聲聲求饒！

蔡伯被章日明一手抓住，其他企圖衝過來的大漢，不敢亂動。

章日明道：「叫你的人都退向下一層樓去吧，我有話跟你說。」

蔡伯在猶豫！

章日明突然把他高高舉起，嚇得蔡伯急急叫道：「別這樣，我依你說話去做就是。」

連阿蘭也不明白，到底章日明用意何在。

蔡伯把各人喝退，刹那間，天台加蓋的鐵皮屋之內，只得三個人，就是蔡伯，章日明和阿蘭。

章日明問蔡伯：「你一定聽過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的名字吧？」

蔡伯支吾以對：「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章日明又生氣：「你敢再說謊，我把你由這兒摔下去！你想想後果會怎樣？」

「嗯——」蔡伯仍然說：「我眞的不知道你所講的究竟是什麼人。」

章日明押着他進入一間房，裏面有個夾萬，但已經打開了。

夾萬裏面有些東西用紙包裹着，章日明把它拿了出來，赫然是一塊金磚。

蔡伯當堂面色大變。

章日明道：「這可是洪發父子賣給你的？」

蔡伯無可奈何，惟有點點頭。

章日明冷冷地說：「除非你能帶我去找着他們，否則你惟有坐牢。」

蔡伯道：「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現在何處。不過我可以將實情告訴你，就是我只能購得幾塊金磚，他們堅持要現金，所以我只好叫他們去找其他行家。」

阿蘭恍然大悟，說道：「怪不得你不信我手上也有金磚，果然是洪氏父子來找過你。」

蔡伯苦笑一下：「眞對不起，我們過去從不認識，你又怎可以怪我？」

「坦白告訴你，洪氏父子起我們尾注！」阿蘭故意對蔡伯扯了一個大謊：「他們用掉我們二人，企圖獨吞。你一定也知道，沒有超人的力量，如何能闖進警衞森嚴的金石銀行保險庫去？」

蔡伯點點頭，表示同意阿蘭所講的。

章日明道：「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一定放過你。否則，我惟有把你交給警方了。」

蔡伯想了想，道：「據我所知，他們手上擁有金磚數目太多，一時尙難脫手。讓我先向行家查一查，希望可以帮得你們吧！」

於是蔡伯帶了阿蘭和章日明到下一層樓去。

當他們三個人到了梯間時，蔡伯一班手下個個手持刀棒戒備，只是沒有蔡伯的命令，沒有人敢動手。

蔡伯喝退各人，因爲他明知這是超人，即使集中各人力量，恐怕亦難以取勝。所以他索性表現得十分合作，以免觸怒對方。

進入一間房，那是蔡伯的辦公室，阿蘭從旁監視下，蔡伯於是致電他的行家，追查洪發父子二人的下落。

至於超人章日明，由於他看見對方懷有敵意，故此獨自屹立蔡伯辦公室門前，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而事實上眼前所有人都曾經目睹過超人的身手，還有誰敢傷他？

電話講過了。

蔡伯放下聽筒之後就對阿蘭道：「我不想長期與你們爲敵，但是如果我徹底帮了你們，進一步將洪發父子抓到的話，你們將會怎樣做？」

阿蘭道：「你想我們報答你？」

「不！只想你們放我一馬，你也明白，我們這種生意是非法的。」

「本來不成問題，可惜你收購的金磚却是證物。」

「我倒有個建議。」

「假如你眞能替我們找到洪發父子二人，而你的辦法又不太過份，我們之間義氣搏義氣，我會接納你的。」

蔡伯於是說道：「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你們這麼辛苦當然也要有個交代，總之找到了洪發父子之後，我收購的金磚固然交出來給你們拿去做證物，而且還有人證，替你們作證。但是不會是我，只是個替死鬼。這樣大家總算有了個交代吧。」

阿蘭心裏想：警方已窮九牛二虎之力仍無法可以找到洪發父子二人，可見這一行業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如果不答允他，相信還要費一番功夫。

於是阿蘭說道：「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但我得警告你，切勿裝下陷阱令我們上當，否則你可能後悔終生。你不妨考慮清楚。」

「放心好了。」蔡伯道：「我到底也是個老實商人，不過所做的生意見不得光而已！」

蔡伯又再撥了兩個電話，他的確在找洪發父子二人；他對行家說，他想入貨，不知道洪發手上是否仍有金磚，因爲他上次沒有那麼多的現金。

看來蔡伯在這一行裏面的確很有面子，行家答允立刻替他安排，讓他會見洪發父子二人。

放下了聽筒之後，蔡伯對阿蘭道：「大約幾分鐘之後，就有消息！」

阿蘭警告蔡伯，切勿作弄他們，否則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蔡伯苦笑着道：「我這輩子從未見過刀槍不入，而且會飛的人，怎麼敢作弄你們呢？只求你們不與我們作對，於願已足矣！」

案頭上的電話終於又響了。

蔡伯接聽過之後，對阿蘭道：「他們果然未走，看來那批金磚很難脫手。根據剛才我的行家在電話中說，洪發已將金磚的價錢壓得很低，所以叫我準備現金入貨。現在我們就一齊去吧。」

阿蘭和章日明交換了一個眼色，章日明在心理上已有所戒備。

事實上像蔡伯這種人，要裝下陷阱害他們，也是不足爲奇的事。

阿蘭又看見蔡伯吩咐衆手下，如何將這兒兩個單位——亦即這兒和天台之間，分開成互不相關的地方，以便警方到場調查時，他只由「替死鬼」在天台工場出面，而蔡伯自己却置身於事外。

單從蔡伯的部署，他似乎很有決心帮章日明和阿蘭這個忙。

因此，阿蘭也讓他有時間和手下們商商量量。過了好一會兒，然後才結伴落樓去！

× × ×

一輛房車載着蔡伯和保鏢，章日明和阿蘭等，連同司機總共是五個人，來到了近郊一處廢鐵場。

這兒四周圍了鐵綫網，網上爬滿了青籐和野草，還夾雜了一些牽牛花，裏面則堆置了不少爛車和廢鐵。無論如何，它的存在，實在不易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才對。

甚至那塊招牌，也只見到一半而已，另一半給銹鐵侵入，模模糊糊地，僅可見到「收買……」二字，其他根本無法見到。

車子响了三長兩短，那度鐵閘隨即打開。

蔡伯用眼色關照了章日明，表示時機已至，必須小心行事。章日明和阿蘭一直俯伏着在汽車後座下面，不敢抬頭，以防洪發父子二人認得他們。

車子停了下來，車門打開，蔡伯和他的保鏢走了出去！只留下司機。

根據他們事先約好的步驟，應該由蔡伯引出了洪發父子，章日明才突如其來地出現，但在這刹那間，章日明忽然看見連司機也溜了出去。

阿蘭也感覺得到事情不妙，因爲她發覺車門緊鎖，再望向外面上空，一個巨型鐵錘，正在飛墮而下。

阿蘭當時差點兒已嚇得暈了過去，所以她並未注意到章日明的一舉一動，直至有人攔腰摟抱着她自左邊車門衝出時，她才知道章日明已及時把那扇車門推開了。

「轟隆」一聲巨响！

那輛汽車被半空飛墮而下的巨型吊錘壓下，當堂變了一堆廢鐵。

阿蘭自地上爬起來，摸摸後腦，彷彿發了一場噩夢，呆在一旁。

她回頭看看章日明。

章日明已竄進了那間用鐵皮蓋搭成的屋子裏去了。

他剛進了門，立刻遭遇到二名大漢的襲擊，兩根鐵棒，掠到了他的面前來！快得有如行雷閃電！

但是，章日明這番是有備而來，閃過一根，抓住了另一根，反手一擧，往上一格，「錚」的一聲，二根鐵棒硬碰在一起，冒出了一股火花！

章日明順勢一扯，只聽得「喲」地一聲叫，有個人影飛了出去。

握住鐵棒攻擊章日明的一名大漢，虎口噴出血來，自然無法再把持住鐵棒，也身不由主地，飛墮出門外去了。

章日明奪得一根鐵棒之後，更加如虎添翼！

另一大漢不知死活，持棒進攻，「錚」一聲，他手中的鐵棒與章日明手上的又碰個正着，震得他的虎口痲痹了一陣，隨即感到渾身乏力。

章日明回棒一掃，只聽得一聲慘叫，那傢伙當堂跪在地上，無法動彈。

章日明目標並非在此，所以他急急衝到鐵屋後面去。

後面竟然空無一人。

章日明又驚又急，他担心上了當，又怕被蔡伯等人逃去無踪！

望向窗外，只見空地外面有一條人影，正急急搶登一輛汽車之上。

他忙衝向後門，希望來得及制止對方，因為他可以感覺得到，那一羣人之中，必有他要找的人在其中。

但是後門鎖上了。

情急之下，章日明又施展他的超人神力，用力一撞，「嘩啦」連聲，鐵門連同門框一齊飛脫而出，連帶兩旁的玻璃窗也被震裂！

章日明還未站穩脚步，已見車門迅速關上，車子則急急開動。

他立刻奔上前，雙手僅可抓住汽車後面的橫鐵。儘管如此，已足以令到整輛汽車開不動。

車內各人萬分焦急之際，車子不知怎的翻側了。

一輛載了六個人的汽車，一經翻側，裏面的人無不受傷。而且很快就見有人推開車門，爬了出來。

章日明衝前一步，把爬出來的人推回翻側了的車子裏面，再將車門關上一扭，於是車門就無法再打開了，因為門鎖已被弄壞。

車子裏面的人已經弄得七顛八倒，那裏還可以反抗？

章日明再把車子一翻，變了車頂貼地，車輪朝天。由於事出突然，馬達未關上，所以四個車輪仍在不斷地滾動，但無論如何，車裏的人亦無法出來。同時亦沒有人知道章日明要如何處置他們。

那一邊，阿蘭逃過大難，立刻放眼四望，找尋罪魁禍首，看看誰企圖用吊錘擊斃他們！

她循住橫貫半空的鐵臂，很快就見到操縱住吊錘的一間小小控制室之內，有個人影急急逃了出來。

那人影一直奔向後門，阿蘭正想去追他。

但是，章日明這時候已將汽車推到吊錘墮地處的一旁，然後回頭叫住阿蘭：「不要理會那傢伙，快來帮帮我吧。」

阿蘭雖然止了步，却不明白章日明的用意何在。

章日明站在倒轉了的汽車一旁，對阿蘭道：「請你過去將吊錘絞起，讓它對準這一輛車子，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阿蘭這才明白過來，於是立刻走向那間小小的控制室。裏面的操縱桿看來十分簡單，一副馬達仍在開動着；阿蘭試將操縱桿一扳，鋼纜立刻絞動起來；那邊的吊錘亦已離地吊起。

章日明這時候才對車內各人說：「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

車內六個人之中，最少有三個是章日明認得出的，他們就是：蔡伯和他的保鏢，還有司機。至於其他三個，最少有一個是似曾相識，但章日明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他。

蔡伯這時候已被跌撞得受了傷，偏偏他們左推右拉也無法把車門打開，惟有苦苦向章日明哀求。

章日明道：「這是誰的主意？誰要殺死我？」

蔡伯道：「不關我事，我什麼都不知道，一定是洪發父子的主意。」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走？」章日明反問。

蔡伯回答道：「是他們要我們跟他走的。」

章日明彎下腰去，望住三名陌生大漢：「你們可是洪發手下？」他終於記起了其中一人是刦匪之一。

那三名大漢亦已受了傷，其中一人道：「一切與我們無關，我們只是聽命於洪文昌而已。」

洪文昌也就是洪發的兒子，章日明當然知道他是誰。

章日明道：「誰知道洪文昌父子二人所在的，就可以出來；不知道的，只好委屈一下了……」

話猶未完，那巨型吊錘不知怎的，「轟」然一聲！飛墮而下。

那車子底部朝天，所以吊錘只撞向車床的鋼條之上，但也嚇得車子裏面的人魂不附體。

洪發父子並不在這裏，但是他的手下却在這車子裏面。車子裏面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巨型吊錘力壓而下的情形。假如不是車子翻轉過來，四輪朝天的話，相信他們早已受了傷，甚至變為肉醬。

於是有人揚聲叫了出來：「你手下留情！我帶你去找洪文昌就是。」

章日明抬頭看看，阿蘭可能不懂得如何操縱，所以才會讓吊錘轟下來！現在她又將吊錘扯高，搖搖擺擺地在半空搖蕩。

章日明對車內各人道：「你們請小心坐穩，我又要驚動你們了！」

「請等一等！」又是車內另外一個人的求饒聲音，「我知道洪發父子的收藏地點，請別再難為我們。」

其實章日明並無意思難為他們，只不過想將車子翻過來而已。所以他立刻就問那大漢：「你能帶我去找洪發父子，我會先放你出來。」

那大漢尷尬地說：「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就是洪文昌派來對付你們的，因為蔡伯的手下通知我們，他將帶你們到這兒來找他，所以才有這個局，故此你應該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帶你找到他。」

章日明道：「好吧！你暫時可以出來了。」

他用力一扳，車門被扯開了，其他人也想出來，但被章日明阻止，只讓一名大漢出來，就是那名答應帶章日明去找洪發父子的人。

當那名大漢爬了出來之後，蔡伯等人仍不獲准離去，章日明甚至搬來幾支鐵條，將汽車各車門重重圍繞起來。

那些粗如二指的鐵條，在章日明的手上，就好像鐵綫一般，任由他要直便拉直，要曲就可以輕易將它弄至彎曲，輕而易擧。

蔡伯等人總有五個，這五個人當初都有一個想法，就是能否出來也不怕，只要章日明他們一走，一切都不成問題，他們可以自己想辦法。但是現在，整輛車子不但倒轉過來，四周也被鐵條纏繞住，要出去眞是談何容易。

章日明會合阿蘭之後，就帶了那名大漢離開了鐵廢塲。

那名自稱是洪發親信的大漢叫曾强。

曾强帶着章日明和阿蘭二人走到後門那邊，原來那兒路旁停了一輛房車。

三個人上了那輛房車之後，由曾强駕駛，由小路轉入一條郊區公路。

在車子行進中，阿蘭警告曾强說：「你切勿作弄我們，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曾强苦笑道：「就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尤其是親眼看見過剛才那一幕後，更加不會觸怒你們。不過，我只負責帶路，至於以後的事，還是你們自行料理。」

「洪發父子到底躲在何處？」章日明忍不住問道。

「他們一直在郊區，等着機會。」曾强說，「第一，讓手上的金磚脫手，第二，讓假護照弄好了之後，就離開這裏，第三，假如僞護照沒有辦法，就偷渡出境，所以你們算是來得合時。」

阿蘭頗相信曾强的話，但是，他們不知道現場環境如何，聽曾强說話，似乎那是一處關防十分嚴密的地方，要闖進去，絕不容易似的。

車子在公路上走了一陣，曾强開始把車子拐進一條分岔小路去。

曾强道：「前面不遠處就是別墅的進口處，車子是他們分配給我使用的，所以你們開着這車子進去，大可通行無阻！」

說着，他已把車子停了下來。

阿蘭道：「你想下車？」

「是的，我不能陪你們一齊進去！」

曾强說着，就想落車。

但是，章日明立刻制止：「不！除非你讓我找到洪氏父子，否則休想離去。」

曾强苦笑道：「你們不守諾言，我帶你們進去，洪發會怪我。」

「他可能連怪你的機會也沒有。」章日明把他按回座中，「你乖乖的，把車子開入去，然後設法讓我們找到洪發父子二人，否則，我會把你交給警方。」

曾强無可奈何，惟有再次開車。

車子沿住小路轉彎抹角地前進。

「他們會問話，屆時你們不必作聲！」曾强勢成騎虎，惟有澈底合作，「過了第一關之後，你們就伏下去，聽我口號行事，總之，在任何情況底下，你們必須顧住我！」

「放心，」章日明道，「你只要全心全意帮我們，我決不會難為你！」

前面果然有人打出了手勢，示意他們停車。曾强一邊將車子的速度減慢，一邊把手伸出車窗外，與前面路口的人招呼。

前面二名大漢顯然認得曾强是自己人，所以很快便分左右兩旁讓開，揮手示意叫曾强把車開進去！於是曾强又迅速將速度加快，目的是避免二名大漢對車內看得更清楚。因為阿蘭和章日明都是陌生人，但車子一掠而過，對方只要認得曾强就可能以為後面兩個人也是他們自己人而已。

第一關總算順利通過了。

曾强一邊把速度減慢，一邊對後面的章日明道：「現在你們要伏下去了，前面那處拐了彎，就是他們的最後防綫。屆時可能有人要接近這車子向我問話。」

章日明道：「希望你做得天衣無縫，那樣我們大家都有好處。」

曾强道：「你放心！現在我是勢成騎虎，必須盡心盡力去帮你們。」

天色漸黑！尤其是這一帶十分靠近樹林，所以光綫有些糊糢。

曾强的車子慢慢地拐了彎，阿蘭和章日明已伏在後面座位之下！車窗玻璃早已絞上了！

拐彎後不久，果然有人出現。

有人高聲問過來：「曾强嗎？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得你一個人回來？」

曾强探首車窗外：「老闆呢？我有事要見他！」

「在屋子裏。」那人走了過來，想看清楚車子裏的情形。

但是曾强已把車子開到前面屋子旁邊的空地上。

曾强故意把車子橫擺，讓右邊車門向住背光的一邊。然後對後面章日明他們說：「快由右邊車門出去，找地方躲一躲，我入屋內見洪發，會編一個故事，你們就見機行事好了。」

章日明和阿蘭於是由右邊車門竄了出去！曾强則由前面左邊車門出去；原來剛才截住他想追問下去的大漢，正朝住他走了過來，幸好曾强及時引開了他的視綫。

他根本沒有機會接近那車子。

曾强故意問：「老闆和太子在何處？」

那大漢道：「是什麼事？」

曾强故意賣關子：「回去再告訴你，我先去見老闆他們！」

曾强說完，已進了屋子裏去。

章日明和阿蘭見狀，也繞到屋後，仰首往上望，只見二樓有燈光透出，樓下却一片昏暗。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劍門兩名蒙面人率領數名殺手到四海鏢局來尋釁，於是周千里請纓出馬。當他與其中一名蒙面人一個照面後，聽到對方的聲音頗爲熟悉，認定是自己的故舊，便即曉以大義，勸對方脫離黑劍門，改邪歸正，但該蒙面人似有難言之隱，返身盡誅帶來的殺手。然後請周千里勿將此事宣揚開去，隨即自拍天靈要害而死，另一蒙面人亦衝向馬侯的兵刃，飲劍而亡。在場羣俠，不勝唏噓。之後，林成方奉命到後院巡邏，發覺有五名黑劍門的人在那裏商量，一見林成方，均感一驚，其中一人，竟自稱是周千里，使林成方眞假莫辨，及後周千里趕來……

邪無法勝正　假焉能敵眞

周千里道：「這就不錯了，黑劍門果然高明，能造成一個周千里，必然也可以創造出很多的別的人了。」

勁裝人道：「我要說明一件事，我從小就叫這個名字，我不用冒充什麼．江湖上，竟早有了你這個老周千里，在下倒也是有些意外之感。」

周千里道：「不怪你，小周千里，你只不過是他們培養的好多個混淆別人耳目的殺手之一……」

語聲一頓，接道：「很不幸的是，你出道就遇上了我這個貨眞價實的老周千里，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讓你活在世上。」

小周千里道：「你是說，咱們這兩個周千里，今晚上，必須要除去一個了？」

周千里道：「對，我相信，除你之外，他們不會還有第三個周千里。」

小周千里冷冷說道：「好！咱們本是準備暗襲而來，既然被你們發現了，那就挑明了幹吧。」

揚手一筆，刺了過去。

周千里道：「好！」

鐵筆一抬，封開一招。

這時，包天成、萬壽山也行了過來，加上周千里、林成方、斬情女，雙方都是五個人。

對黑劍門中人，包天成等已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老少兩個周千里，一對鐵筆並舉，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搏殺。

鐵筆金針周千里，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大俠，所以，斬情女看得十分用心。

這一仔細瞧看，頓然爲之一呆。

原來，兩人鐵筆的路數，竟也完全一樣，兩個周千里，好像都很熟悉對方的筆法，看是奇招，但都被對方從容化解。

看雙方搏鬥了四五十招，仍然不分勝負，斬情女才低聲說道：「林兄，瞧出了一點門道沒有？」

林成方道：「什麼門道？」

斬情女道：「兩人的筆路、招法，完全相似，看樣子，好像是同出一門。」

林成方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斬情女道：「奇怪什麼？」

林成方道：「那小子怎麼學得周大俠的筆

法呢？」

斬情女道：「這裏邊的學問很大，咱們得仔細的研究一下才行。」

忽然間，周千里筆法一變，「千鋒一聚」，一筆刺入那勁裝人的前胸。

周千里拔出鐵筆，向後退出了五六尺，緩緩說道：「你學到了老夫大部份筆法，但却沒有學到神髓。」

斬情女、林成方、包天成、萬壽山，全部凝神蓄勢，但四個勁裝人，並未立即出手，只是靜靜的站在原地。

那中年勁裝人，身子搖了一搖，道：「我眞的叫周千里，但我不知道這名字是什麼人起的……」

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周千里點點頭，四顧了一眼，道：「你們那一位要替他報仇？」

四個勁裝人望望周千里，又望望那具屍體，沒有人說話。

對同伴之死，似乎是無動於中。

斬情女突然發覺了這批殺手，和過去所見的殺手不同。

過去所見的殺手，彼此之間，似是有相互關照的情意，但這些殺手，彼此之間，似乎是漠不關心。

斬情女輕輕吁了一口氣，低聲說道：「林兄，你發覺了沒有？」

林成方道：「發覺了什麼？」

斬情女道：「我發覺了他們這一批殺手，和上一批完全不同。」

林成方道：「怎麼不同？」

斬情女道：「這一批殺手之間，似是彼此漠不關心。」

林成方道：「那批人，個個純潔，但這一批殺手，似乎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

只聽一個勁裝人冷冷說道：「咱們不一定要替同伴報仇，不過，咱們要辦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受到了阻止。」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不管你用多大的口氣說話，但我們也能看得出來，你們那位死去的同伴，是你們之間的領隊，也是武功最強的人，對麼？」

四個勁裝人相互望了一眼，突然出手攻了上來。

林成方、斬情女、包天成、萬壽山，搶着迎了上去。

一接上手，雙方就展開了很激烈的搏殺。

周千里反而被冷落了下來，沒有動手。

他已經展現了武功，那是極少見的高明武功，包天成、斬情女却覺得周千里武功造詣，要超過自己很多。

鐵筆金針，果然名不虛傳。

萬壽山也表現出了武功上高深的造詣，不足十個回合中，一掌擊斃了對手。

斬情女劍勢一緊，突出奇招，刺死對方。

林成方、包天成也全力施展，幾乎是展開了一場殺人競賽。

林成方先得手，包天成在五個回合之後，也傷了對手。

周千里拂髯一笑，道：「黑劍門中殺手，並不可怕。」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如若不是你，不是萬院主、林兄和四海鏢局子這麼龐大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就算武功再高一些，要獨力對付這些殺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包天成道：「不錯，在下終年保鏢，在江湖上闖蕩，會過不少江洋大盜，但黑劍門這樣的組合，我們常在逃避他們，不太敢招惹。」

斬情女笑道：「但貴鏢局還是和他們碰上了。」

包天成笑道：「那是因爲姑娘和林少俠給我們的鼓勵太多，四海鏢局子也是被逼騎上了虎背，沒有法子，只好硬着頭皮和黑劍門對抗了……」目光一掠萬壽山和林成方，接道：「自然，兩位的率先而起，也是引起我們四海鏢局子繼起抗拒的勇氣。」

話如再說下去，那就有揭瘡疤的可能，所以，林成方改變了話題，道：「周大俠，你是江湖前輩，一向料事如神，對黑劍門這個組合，有什麼特異的看法麼？」

周千里望望天色道：「看今夜光景，黑劍門大概不會再有大力侵犯之意，但咱們倒也不能大意，不如就在此席地而坐，既可防敵人攻來，亦可藉機談談。」

周千里語聲一頓，接道：「我和老叫化子，曾經花了不少工夫，來研究黑劍門這個組合，也覺得十分奇怪，它好像是突然間憑空出現，而且，一出現就鋒芒畢露，震動江湖，這似乎是有些不大可能……。」

林成方接道：「對，這一個龐大的組合，應該有一個來龍去脈才對？」

周千里道：「這方面，我和老叫化子花了不少的功夫去研究，總覺得這中間有些不可解釋的原因。」

包天成道：「說的也是，怎麼會突然間，多出了這麼一個龐大的組合呢？」

周千里道：「對他們的刀法、劍招，以及各種武功，我都用過了一番心思，發覺他們劍招、刀路，並非是獨特、創新之學，而是舊有的刀法、劍法，江湖上常常可以見到的。」

斬情女接問道：「老前輩，這些證明了什麼？」

周千里道：「如若他們是新學的人，那麼證明了傳授他們武功的人，出身江湖各大門派，但他們可能是江湖上各大門派的弟子，被黑劍門吸收了過去，不論這兩種原因中的那一種，都證明黑劍門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唯一獨特的，是他們行止神秘，使人有莫可預料的感覺，但他們很快擴張得很大。」

斬情女道：「也不完全如此，他們有一批殺人的刀法，不但兇厲，而且很新奇，江湖上很少出現，至少，我就沒有見過。」

周千里道：「姑娘說的也是，他們的威脅力量，逐漸擴大，大有淹沒整個江湖的趨勢，所以，我才和老叫化着急起來，到處奔走，說服各大門戶，合力對付他們。」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周大俠，晚輩看見前輩剛才和那人動手的經過，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位已死於前輩之手的冒名周千里，用的筆路和你十分相似。」

周千里道：「唉！論他的成就，似乎已經相當雄厚，其他造詣，都不在我之下，實在說，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可惜，他太喜歡模仿我，唉！他的筆路，確已到了九成似我的境界，但他忘了，我這套筆法中的不少絕招，江湖上知曉不多，用我的武功對付我，除非他在招法中另藏奇學，否則，我豈不是輕輕易易就對付了他。」

斬情女道：「對，這對他是一個缺憾，模仿別人的武功，能學到十成相似的境界，用來對付別人可以，但他很不幸，一出手，就遇上了老前輩。」

周千里笑一笑，道：「唉！他如早些出現江湖，用鐵筆殺人，就算我開口相辯，只怕也很難辯出個所以然來。」

斬情女道：「以老前輩在江湖上的聲譽，這種陷害之法，只怕是很難有效。」

周千里苦笑一下，道：「他們殺一個人，誣陷於我自然無效，就算他們認定那個人是我殺的，那人亦有可殺之道。但如他們殺上十個

人，一百個人，那就大有問題了。」

斬情女道：「說的也是，同樣一個人，也叫周千里，用的一樣鐵筆，這件事傳出去，眞也叫人難分眞假。」

周千里道：「幸好，咱們發動得早一些，如是再晚兩年，江湖上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那就很難預料了。」

包天成道：「周大俠，這麼看來，黑劍門似乎是不只是計價取命，專幹殺手工作了。」

周千里道：「嗯，看來，他們可能會另有一種陰謀。」

斬情女道：「這些年來，江湖上各大門派，一直是各行其是，經過這一次動亂之後，也許他們會團結一些。」

周千里笑一笑，道：「但願如此。」

萬壽山突然接口說道：「周鐵筆，你想過沒有了？」

周千里道：「想過什麼？」

萬壽山道：「咱們總是等着黑劍門中人，找上門來打一場，不是辦法。」

周千里道：「我正在想這件事。」

萬壽山道：「咱們要盡快的找個辦法出來，對付這件事。」

周千里道：「原則祇有一個，想法子混入黑劍門，問題在如何一個混法。」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咱們慢慢商量，辦法或許可以想到，但人選是誰？要大費斟酌了。」

周千里望望天色，道：「天色已經快亮了，如若他們是乘夜襲擊，大概是不會再下手了，走，咱們到大廳中談談去。」

用不着再請別人參加，這幾個人，都是可以作主的人。

大廳中燃起了兩枝燭火。

幾個人團團坐在桌旁。

包天成先開口，道：「黑劍門似乎是有很多的人，我們似乎是有着殺之不盡的感覺，故我們一直找不着，他們由何而來。」

周千里點點頭，道：「他們行動太詭密，我們就算找到他們一兩處的巢穴，也無法一下子就能瞭解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想法子混入他們的組合之中。」

斬情女道：「辦法是不錯，可是老前輩剛剛想起來的麼？」

周千里道：「不是！這個辦法，我早就想到了。」

斬情女道：「那麼，爲什麼不早一點派人去呢？」

周千里道：「唉！我派人去過了。」

斬情女道：「去過？消息如何？」

周千里道：「一直沒有消息！」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被黑劍門殺了？」

周千里道：「不知道，派去的人，有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所以，老前輩準備再派幾個人去。」

周千里道：「其實，人員越多，掩護越難，能有那麼一兩個人，也就行了。」

斬情女道：「晚輩也有這種看法，如果咱們不能滲入黑劍門內部中去，即就永遠無法瞭解黑劍門，所以，這個險值得冒。」

周千里道：「姑娘，老夫已經有些灰心了，不知道如何冒這個險？」

斬情女笑了一笑，道：「老前輩，這種事既無法避開危險，也難免會有傷亡，這一點，老前輩不用放在心上了。」

周千里苦笑，道：「派去的人，都是很能幹的年輕人，但去了之後，有如沉海的沙石，生死不明，叫人寒心的很。」

斬情女道：「但目前情勢，又非如此不能挽救大局，老前輩不用顧忌太多了。」

周千里道：「派誰去呢？」

斬情女道：「我去。」

周千里道：「你！不太好吧？」

斬情女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目下情形演變，黑劍門大概不會再存着非殺我不可之心了，所以，你們也不用担心。」

周千里道：「你就用斬情女這個身份混進去。」

斬情女道：「對！就用這身份混進去。」

林成方接道：「易姑娘，這個不行。」

斬情女笑一笑，道：「林兄有何教我？」

林成方道：「黑劍門受到如此重大的損失，皆因由你姑娘身上而起，所以，他們心中對你的記恨，必極深刻，姑娘一旦落入了他們的手中，想他們定然不會放過。」

斬情女笑一笑，道：「他們想殺我，却未能得手，反而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這對他們而言，是一件很氣忿、痛苦的事……」

林成方接道：「正好，他們把這股氣忿之火，落在了你的身上，你如要堅持過去，大概正好是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斬情女笑一笑，道：「林兄，你不覺得他們對我也充滿了好奇麼？」

林成方道：「好奇？」

斬情女道：「對！所以，我想，他們不會殺我，就算要殺我，也會把我送到他們首腦人物那裏去。」

林成方道：「就算如此吧！只怕還是免不了一死。」

斬情女笑一笑，道：「林兄，那就死得有價值了。」

林成方道：「在下倒是覺不出來，價值何在？」

斬情女道：「咱們困擾的就是不知他們的首腦人物，一旦能揭穿了這個隱密，我相信，黑劍門就不會在江湖上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林成方道：「知道那個人，又能怎樣？」

斬情女笑一笑，不講話了。

從他的言語之中，斬情女已經聽出了一點內情，那就是林成方已經堅持不讓她去。

斬情女心中有些感動，也有着一種溫暖的感覺。

她不再堅持了。

林成方表現的很明顯，不但斬情女聽得出來，就是包天成、周千里都聽得很明白。

本來，周千里贊成斬情女去的，但見林成方如此堅持，也就不好意思開口了。

林成方似是也有了警覺，笑一笑，道：「周前輩，晚輩覺得單以易姑娘一個人混入對方中，未免人單勢孤，所以，如是一定要人去，咱們就應該多派幾個人去。」

周千里道：「林少兄的意思呢？」

林成方道：「在下覺得，如果是易姑娘去，在下願意同行。」

他忽然又改了口氣，更爲明顯了。

斬情女道：「不行，咱們兩個人一同去，只怕更是不妥了。」

林成方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只我一個人去，他們還不一定會殺我，如是咱們兩個人去，那就非死不可了。」

林成方道：「最好是別讓他們發覺咱們的身份。」

周千里道：「對！老夫也是這個意思，據我觀察所得，黑劍門中人雖然強悍，但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斬情女道：「他們彼此之間，只以約定的暗記信號連絡，卻是素不相識。」

周千里道：「對！天下有圓必有缺，他們用此等手法，造成了一種神奇的詭秘，創造黑劍門，但也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漏洞，只是這個漏洞，一般人如果不細心觀察，就很難看得出來罷了。」

斬情女道：「我們發覺了，就因這個漏洞混入黑劍門。」

周千里道：「目前不是時機，不過，這機會隨時會有，只是在人選上有了一點變化。」

斬情女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周千里道：「姑娘不用去了，林賢姪也不用涉險。」

斬情女道：「誰去呢？」

周千里道：「我……我想自己去一趟。」

林成方道：「不行，你是軍中主帥，運籌帷幄，調兵遣將，這件事還是晚輩去的好。」

斬情女道：「周大俠，平心而論，咱們這一羣人中，我該是最好的人選。」

萬壽山笑一笑，道：「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識人不多，混入他們之中，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包天成道：「萬兄的武功，足可以應付變故，只是你的江湖經驗不足，這等事，只怕應付不來。」

斬情女道：「最重要的是萬院主太過方正，應付這種事，只怕也不太習慣。」

周千里笑一笑，道：「易姑娘說得不錯，這件事，萬兄不太適合。」

包天成道：「敝局中可以選幾個人……」

斬情女接道：「這件事不用爭執了，事實上，林兄機警、冷靜，小妹閱歷豐富，我們兩個人確是比較適當的人選，如是林兄願意，小妹願和林兄同往。」

林成方點點頭，道：「好！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了。」

周千里歎息一聲，道：「我看還得從長計議，至少，等老叫化子來了之後，大家再商量一下。」

這時，王榮却匆匆行了進來，手中執着一封書信。

包天成道：「那來的書信？」

王榮道：「他們用強弓射進來的。」

周千里道：「信上說些什麼？」

王榮道：「他們陰謀暗襲不成，似乎是改了辦法，準備明裏來了。」

周千里哦了一聲，道：「是約咱們定期一戰麼？」

王榮道：「不是，信上說，明日午時，他們要來鏢局拜訪周大俠和敝局的包總鏢頭。」

周千里道：「有這等事？」

王榮雙手恭恭敬敬把信遞了上去。

周千里接過書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午時，趨訪周千里、包天成。」信上下面署名是黑劍門千手、萬刀拜。

皺皺眉頭，周千里緩緩說道：「這千手、萬刀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包天成道：「千手、萬刀沒有聽說過。」

斬情女道：「它們是一種自誇罷了，自號千手、萬刀。」

林成方道：「那是一個人的綽號。」

斬情女道：「雖然是個外號，但他敢到這裏來，必然有它的自負之處，也一定有它的身份。」

林成方道：「對，能在黑劍門中，有些身份的人，都不是好對付的人物。」

周千里道：「看信上口氣，千刀、萬手、好像不是一個人？」

斬情女道：「兩個人也好，一個人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來此地的目的何在？」

包天成道：「黑劍門中人作事，一向神出鬼沒，只怕咱們也沒有法子猜得出來，倒不如等他們到此之後，讓他們自己說個明白。」

周千里道：「並非是全無跡象可尋，他們來此的用心，不外是談談條件，和觀察一下咱們的實力。」

包天成道：「咱們要不要佈置一下。」

周千里道：「總要安排一下，使他們莫測高深。」

× × ×

第二天午時，果然有兩個人到了四海鏢局，而且指名來訪周千里和包天成。

迎客的是王榮和林成方，兩個人掛刀、佩劍，如臨戰陣。

有些出人意外，所謂的千手、萬刀，只不過是兩個年約三十上下的年輕人。

他們面皮白淨，穿着一襲青衫，看起來，文質彬彬，不像是武林中人。

王榮揮揮手，道：「兩位就是千手、萬刀麼？」

兩個青衫人道：「不錯，咱們正是千手、萬刀。」

王榮道：「哦！那一位是千手、那一位是萬刀？」

左首一個青衫人，道：「在下是千手，他是萬刀。」

王榮冷冷的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姓千的倒是少見。」

千手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有什麼稀奇？」

王榮冷冷一笑，道：「兩位來拜訪咱們總鏢頭，有何事情？」

千手道：「你是來迎客呢、還是要盤問我們？」

王榮道：「是迎客，不過，我要問清楚了才能帶你們去見他。」

千手似乎是主事人，笑了一笑，道：「你是……」

王榮接道：「大丈夫要光明磊落，可見天日，在下王榮。」

千手道：「王分局主，不用冷嘲熱諷，言有所指，如是貴局總鏢頭不願接見，咱們兄弟回頭就走。」

林成方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兩位朋友，貴門是一個專門殺人的組合，所以在下覺得，對於兩位，我們不得不小心一些。」

千手道：「閣下的意思是……」

林成方道：「我們的意思很簡單，兩位要說出一個令咱們相信的法子，相信你們身上未帶傷人之物。」

千手道：「兵刃？」

林成方笑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我相信兩位不致於帶兵刃來，眞要帶了兵刃，那也就不怎麼可怕了。」

千手道：「閣下說了半天，咱們還是不太瞭解。」

林成方道：「兩位如是一定要在下說明，那麼，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千手冷冷說道：「你們究竟在懷疑什麼？萬兄，咱們不用去了……。」

林成方一字一句的說道：「毒藥。」

千手道：「毒藥？」

林成方道：「閣下既然已經被咱們看穿了，應該取出藥物來才是。」

千手回顧了萬刀一眼，哈哈笑道：「看來，這四海鏢局子中，果然是有幾個高手。」

口中說話，右手却已從口袋之中取出了幾包藥物，放在身後的木桌之上。

王榮看對方眞的拿出了不少的藥物，放在木桌上，心中震動不已，暗道：不知林成方怎的會瞧出他帶有藥物。

心中念轉，目光却盯在萬刀的身上，道：「閣下也拿出來吧。」

萬刀道：「什麼？」

王榮心中一動，暗道：他叫萬刀，自然是以刀見長了。

笑一笑，道：「刀。」

萬刀哈哈一笑，道：「四海鏢局子的人，果然不錯。」右手一伸，提着一個布袋子，笑道：「好！這裏面有三千六百口飛刀，你要好好的替我保管。」

一個人身上能帶三千六百口飛刀，而且就裝在一個布袋中，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也引起了人的好奇之心。

林成方長劍微微一揮，撥開了布帶縛着的袋口，瞧了一眼。

那是一種其薄如紙，兩面是刃，長不過一寸、寬不過六分的小刀，其實，應該說是刀片——鋒利的薄刀片。

林成方恍然大悟，忖道：他叫萬刀，姓名之中，實已寓意他的能耐，但千手、萬刀之名，又怕都不是他們幼年父母所取。

王榮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不知道他們身上是否還有藥物、刀片。」

林成方道：「縱然他還有藥物、刀片，但十去八九，餘下的也不足構成什麼威脅了。」

王榮道：「好！兩位請進吧，敝局的總鏢頭和周大俠，都在大廳候駕。」

千手、萬刀相視一笑，並肩而入。

大廳中坐着四個人，周千里、萬壽山、包天成和斬情女，另外還放了兩張小桌子，兩張木椅。

王榮讓兩人落了坐位，却退到了大廳門外。這是一個大反常情的安排，衆人並不是圍桌而坐，而是在每人面前擺了一張小桌子，桌子後面，擺了一張木椅。桌子上，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包天成、周千里、萬壽山、斬情女，四張桌子，每一張桌子上，距離大約有三尺遠近。

雙方之間，却在五尺左右，佈置了成半圓的馬蹄形狀。

輕輕吁一口氣，包天成道：「在下包天成，忝爲四海鏢局子總鏢頭，諸位有什麼事，只管請說。」

千手道：「那一位是周大俠？」

周千里笑一笑，道：「我。」

千手道：「那位姑娘是……。」

斬情女接道：「斬情女，就是你們要殺的人。」

千手道：「看來，四位都是有點份量的人物了。」

包天成道：「就目下情形的範圍而言，咱們大都可以作主。」

千手點點頭，道：「包總鏢頭有着很强大的後援，才敢和咱們決一死戰了。」

周千里道：「談不上甚麼强大後援，而是貴門中所作所爲，無一不是迫人走上絕路的手段，所以，咱們也只好拚命保命了。」

千手笑一笑，道：「這話如若出自他人之口，或是由包天成包總鏢頭說出，還有些近題，但出自你周大俠之口，那未免就有些欺人之談了。」

周千里道：「這該怎麼說？」

千手道：「周大俠和江大俠，對我們黑劍門一步也不肯放鬆，連絡組合了江湖各大門派，而且，四出偵查，大有非查出我們黑劍門所有的內幕，不肯甘心。」

周千里道：「原來你們早就知道了。」

千手道：「自然早就知道了，只是你周大俠運氣很好，咱們好多次都沒攔阻到閣下。」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貴門早已有殺我心了？」

千手笑一笑，道：「但你周大俠現在還活的很好。」

周千里道：「這麼看來，貴門中的消息，實在是很靈通。」

千手道：「黑劍門如有什麼可以誇耀的地方，那就是咱們隨時都知道江湖上的大部份活動。」

斬情女道：「只怕未必盡然，周大俠抗拒你們的行動，已有很多年了，你們一直沒有攔得住他。」

千手微微一笑，道：「咱們確有三次堵擊，沒有攔住周大俠，那只是他的運氣太好，突然改變了他的行程、時間，至於前幾年，咱們是不肯下手……。」

周千里道：「那又爲了什麼呢？」

千手道：「咱們要看看你周大俠，究竟能說動多少門戶，來抗拒黑劍門，所以，你離去之後，咱們又在你說動的門戶中，作了不少的安排……。」

仰天大笑一陣，接道：「周大俠，目下是不是有很多的門戶，盡起精銳，趕來助你？」

周千里臉色冷肅，沒有接口。

千手接道：「在下可以奉告周大俠一句，這些力量很靠不住。」

周千里哦了一聲，欲言又止。

斬情女却冷哼一聲，道：「危言聳聽。」

千手笑道：「姑娘，周千里和江大同，自然也不是很簡單的人物，他們這些年的活動，也不是全無所獲，每一個門戶中都有一些隱密，就我們所知，有不少門戶，隱藏了不少的實力，訓練了一些新人，這些人大部份都交給了周大俠，而且已經帶來了四海鏢局。」

這幾句話，却有洞燭先機之明，使得周千里爲之驚恐不已。」

但他還是忍下了沒有說話。」

斬情女也爲之暗暗震動，但口中却不服輸，冷笑一聲，道：「單是一個四海鏢局，就夠你們對付了，你們派來了不少的殺手，但却沒有一個能整頭整臉的回去。」

千手道：「這就是我來此的原因，我想查明白，一個小小的鏢局子，怎會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包天成道：「現在，你查明白了沒有？」

千手道：「大致上已有了頭緒……。」

目光盯注在萬壽山的身上，道：「他！我們忽略了這個聽濤院的萬院主。」

萬壽山呆了一呆，道：「你們把老夫的底子已經摸的很清楚了，幸好老夫是獨自浪迹江湖的人，想來，你們也沒有什麼能威脅老夫的了。」

千手道：「第二個疏忽是，我們低估了你斬情女，你具有的反抗潛力，竟然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使我們連遭挫敗，自然，我們也有些低估了四海鏢局中的包天成、金八等人，却也收羅了不少好手。」

斬情女抓住了機會，冷笑一聲，道：「你聽着，一個錯估，就可能會造成覆亡，你們却一下子估錯了如此之多。」

千手笑一笑，道：「姑娘，乍聽起來，你這話似乎是頗有道理，不過在下可以奉告姑娘，黑劍門實力的雄厚，遠出你們意料之外，這一點損失，實在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麼？」

斬情女道：「事由你們殺我而起，所以，我倒想和你們談個明白。」

千手道：「應該說的，在下決不會叫姑娘失望。」

斬情女道：「你們自詡實力强大，凌駕了各大門派之上，但你們幹的是謀殺行刺，見不得天日的勾當，那是鷄鳴狗盜的行爲。」

千手笑一笑，道：「計價殺人，量財取命，也是一種行業，古往今來，這行業一直存在着，我們替弱者報仇……。」

包天成冷冷接道：「弱者未必有錢，你們是非錢不可，而且收價奇昂，暗來暗往，充滿着詭秘，沒有一件事情能見天日。」

千手冷笑一聲，道：「包天成，你們開鏢行的，還不是計酬賣命，爲人作事，別人只要付了你們銀子，不論對方是什麼人，你們就替他們賣命……。」

望望斬情女，接道：「像斬情女這樣的人，你們也一樣肯爲她保鏢。」

包天成道：「至少，咱們是明來明去，比你們黑劍門見不得天日的作爲，高明多了。」

千手道：「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自我陶醉，我們收錢高一些，作的事也艱巨一些，咱們這些年來，替你們四海鏢局留了不少的面子，但想不到貴局却竟找上了我們，這件事，很出本門的意料之外。」

包天成道：「我們是保護人，黑劍門是殺人，雙方的衝突，只不過早晚的事罷了。」

周千里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此刻，才忍不住接了口，冷冷說道：「千手，閣下今日到此，不是徒爲逞口舌之利而來吧？」

包天成道：「對！兩位來此，眞正的目的何在？似乎是可以說清楚了。」

千手道：「既是開門見山的談，在下也不用轉彎抹角了。」

包天成接說道：「閣下請說，咱們洗耳恭聽。」

千手道：「一來，想看看你們的虛實，二來，想證實一下，本門中的研判是否正確，至於第三麼，想和諸位談談條件。」

包天成道：「條件？」

千手道：「對！條件。」

周千里道：「好！你說吧，什麼條件？」

千手道：「你們的組合複雜，包括了俠、盜、保鏢的，但不知你們那一位可以作主？」

周千里道：「包總鏢頭，區區在下，都可以作得主，你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包天成接道：「四海鏢局子的實力，沒有黑劍門高明，但要對抗黑劍門的，却不是本局一局之事。」

千手道：「這個意思是，諸位聯手，這一點咱們早明白了，問題在，你們這些人，總該有一個頭目吧。」

包天成道：「咱們每個人都可以作主一部份，現在都齊集於此，你提出來問題，如若和我們有關，我們都能答覆。」

千手皺皺眉頭，沉吟不語。

他的口才很好，但却萬萬沒有想到，這地方竟然是很多的人混雜一起，沒有一個人可以正式作主，說服一個人容易，要說服這麼多人，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閣下如是沒有什麼話說了，小妹倒要說幾句話了。」

千手道：「好！姑娘先說。」

斬情女道：「你來這裏，是不是想說服我們……。」

千手笑一笑，道：「姑娘說對了。」

斬情女道：「你們已死在我們手裏的有不少人了。」

千手道：「不錯，黑劍門自成立以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損傷。」

斬情女道：「難道你們不想報仇？」

千手道：「本門一向對個人的仇恨，不太重視，只重視大局，敝門人才，在諸位手中折損了不少，那就證明了一件事，諸位確實比敝門中人能幹。」

斬情女道：「所以，貴門想把咱們拉攏過去，準備補充已經損失的人。」

千手道：「敝門中幾位首腦，覺得諸位能連續抗拒敝門中的攻勢，實在是有些意外，也很欣賞諸位這等的勇氣，所以，想請你們加入黑劍門……。」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有一點，我必須說明，那就是敝門中人手强大，損失幾個人算不得什麼，用不着補充。」

斬情女道：「唉！我很替貴門担心。」

千手哦了一聲道：「担心！担什麼心？」

斬情女道：「如是貴門眞的成功了，江湖上再沒有反抗你們的敵手，再沒有你們可殺的對象了，那又將如何？」

千手道：「這個麼？姑娘可以放心，第一，世上有這麼多人；第二，一旦我們沒有可殺的對象時，那麼江湖上，也就沒有反抗我們的力量了。」

斬情女道：「那不是鳥盡弓藏了？」

千手道：「那時，我們應該變成了一種極受敬重的勢力，極受敬重的人，深入一點說，整個江湖上，我們不是可以爲所欲爲了麼？」

斬情女道：「原來如此，說了半天，你們還是全爲自己打算，那些化錢的人，實在很冤枉！」

千手笑一笑，道：「冤枉什麼？他們只不過化點銀子而已，我們却替他除了眼中釘、肉中刺……。」

斬情女接道：「換一句話，似乎是更恰當一些。」

千手道：「換那樣一句話？」

斬情女道：「你們在剷除異己，却還收別人的銀子，而且收價奇高。」

千手笑一笑，道：「一個人，動腦筋去算計別人，而自己又不敢光明正大的面對着强敵，却來僱殺手去對付人家，這種人就應該吃點苦頭，何況他只是化一點錢罷了，錢財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用一點，又有何不可？」

斬情女冷笑道：「慷他人之慨，古人有借刀殺人之計，你們不但要人之命，而且還要人之錢。」

千手道：「錢之爲物，太多則無用，藏在窖中，又不能生出小財，這些銀子，却被他們活活的糟塌了。」

斬情女道：「被你們騙到手中，便會有用處的了？」

千手道：「我們要作大事，所以，要很多很多的錢，這些銀子，在我們手中，每一兩都發揮了它的作用。」

周千里冷冷說道：「千手兄，銀子的事，我們聽得很多了……。」

千手接道：「那麼，周大俠想聽聽什麼的呢？」

周千里道：「聽聽你們來此的用心。」

千手道：「啊……。」

周千里道：「除非，你們別有目的，否則，時間，對兩位比我們還要寶貴。」

千手哈哈一笑，道：「周大俠，我說了半天，並非是完全沒有用處的話，有些事，點到爲止，周大俠應該明白才是。」

周千里道：「什麼事？」

千手道：「我說那些話中，第一，說明了我們很有錢，第二，說明了我們的勢力很龐大，第三，我也表示出來，不究既往，你們殺了我們很多的人，過去的也不再追究。」

周千里道：「哦！很寬大。」

千手道：「這意思已很明顯了。」

周千里道：「但我還是不明白。」

千手道：「你應該明白的，只要周大俠稍爲用心想一想。」

周千里道：「我已經想過了，你還是明白的說出來吧。」

千手道：「好吧！既然周大俠打開了天窗，在下也只有說亮話，在下來此的第一用心，是想請諸位加盟黑劍門……」

目光一掠斬情女，接道：「尤其是你，你聲譽壞，結仇多，除了黑劍門，天下沒有你可以容身之處了。」

斬情女道：「我沒有依仗你們黑劍門保護，我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還在抗拒你們黑劍門，你們也沒有把我怎麼樣？」

千手哈哈一笑，道：「這是一個奇跡，從未有過的事，竟然被你遇上了，姑娘，這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我們早晚都能殺了你，而且，爲時不會太久。」

斬情女道：「不用恫嚇，我如是很怕死，也不會和黑劍門作對。」

千手道：「好！在下只是一個警告，聽與不聽，那是你姑娘的事了。」

語聲一頓，接道：「周大俠、包總鏢頭，敝門很歡迎兩位加盟，在下現在提出了正式邀請。」

周千里笑一笑，道：「你好像在說廢話，是麼？」

斬情女道：「千手，我們不答應，你們準備如何？」

包天成道：「我很奇怪，你們怎麼會想到邀請我們加盟？」

千手笑一笑，道：「三位問的事，我一件一件回答，先回答周大俠的懷疑。我們不是說廢話，而是很認眞，我們希望諸位能加入黑劍門，才提出正式邀請，在黑劍門而言，那是給人一種很難得的榮耀……」

目光一掠斬情女，接道：「姑娘，你問的事，在下有兩個說明，答應了，我們就是好朋友，同屬黑劍門下，不答應，那就勢不兩立，不殺你們，誓不罷休。」

斬情女哦了一聲，道：「澈頭澈尾的恫嚇，我想不出有一點新鮮的內容。」

千手的目光轉注到包天成的臉上，道：「閣下問的最有意思，我們看上了貴局的原因，主要的是佩服閣下這點勇氣，敝門很喜歡勇猛忠烈的人，所以，我們請貴局加入本門。」

包天成道：「多承看重，但在下一點也沒有光榮的感覺。」

千手道：「哦！看來三位都很頑强，兄弟這一次算是白來了。」

包天成道：「好說，好說。」

千手緩緩站起身子，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告辭了。」

包天成站起身子，道：「千兄，就這麼來去匆匆麼？」

千手道：「包總鏢頭有甚麼高見？」

包天成道：「在下覺得千兄既然來了，就該留下幾招，給咱們開開眼界。」

千手道：「哦！還有甚麼？」

包天成道：「千兄能走，任憑自去，如是千兄走不了，咱們希望千兄能回答咱們幾個問題。」

千手回顧了一眼，道：「怎麼會走不了的呢？」

包天成淡淡一笑，道：「外面有很多埋伏，只要你千兄一出門，就可能會遇上襲擊。」

千手道：「哦！」

回顧了一眼，接道：「貴局中的精銳，似是都在此地，在下想不出來，還有什麼人能夠攔阻我們。」

斬情女道：「那是你的看法，你的看法未必對。閣下這千手之稱，不知是姓名，還是綽號？但不論如何，你這千手必有來歷。」

千手笑一笑道：「我已經被你們搜去了身上的藥物，空負千手之名了。」

斬情女冷冷說道：「閣下用不着客氣了，只看那份神氣就知道閣下是一位陰險人物。」

千手道：「斬情女，這裏有不少人，但你的口齒最利，傷人最重。」

回顧了萬刀一眼，接道：「走！咱們闖出去。」

萬刀應了一聲，舉步向外行去。

斬情女想出手，但却被包天成出手攔阻。

看看包天成臉上的笑容，斬情女楞住了，他好像有把握攔住千手、萬刀一般。

至少大家在會商把千手、萬刀接進來時，還有準備在外面埋伏，阻擋兩人。

心中儘管很懷疑，但包天成的笑意，仍然對她有着很大的鼓舞。所以斬情女未再出手。

包天成高聲說道：「兩位，如若自己感受到支持不住時，希望你早些退回來。」

千手點點頭，道：「我看這件事，不勞你閣下費心了。」

包天成道：「我只是說明一些，聽不聽，那就是閣下的事了。」

千手道：「也正是在下的希望，見識一下你們貴局中的高手。」

一拉萬刀，兩個迅速的衝了出去。

這時，周千里突然開口問道：「包兄，你幾時設下了埋伏，攔截他們？」

包天成道：「我沒有派人埋伏，如是有這樣的一個打算，自然會和諸位商量。」

周千里道：「既然如此，你要他們闖出去，闖些什麼呢？」

包天成道：「我想一定會有人把他們給擋回來。」

周千里道：「誰？」

包天成道：「這個，這個……」

斬情女心中突然一動，未再發問。

原來，她忽然想到一個人，是高空雁。

突然間，傳過來兩聲怪異的呼叫，千手、萬刀，去得快，回來得更快。

兩個人面色慘白，步履踉蹌而來，退入大廳之中。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兩位怎麼又回來了？」

千手神情冷厲，長長吁一口氣，道：「你們，你們……」

斬情女接道：「我們怎麼樣？」

千手道：「你們設下了什麼埋伏？」

斬情女道：「千兄，你最好是自己想想，你是傷在什麼人的手中呢？還是傷在什麼埋伏手中？」

千手道：「傷在人的手中？」

斬情女道：「這就是了，既是人出手傷了你，那又關什麼埋伏呢？」

千手道：「那是什麼人？」

斬情女冷冷說道：「千兄，你想，我們會不會告訴你？」

周千里道：「千兄，咱們之間，好像還打了一個賭，對麼？」

千手道：「不錯。」

周千里道：「現在閣下是不是認輸了？」

千手道：「好像，不認也不行了。」

周千里道：「那麼千兄，你希望我們應該怎麼辦？」

千手道：「好吧！你們想問什麼，儘管請問就是了。」

周千里道：「第一件想知道的事，希望你告訴我們黑劍門的首腦人物是誰？」

千手道：「周大俠，我很想告訴你，不過我實在不知道。」

周千里道：「好！那麼咱們問第二件事，

閣下是一定清楚了。」

千手道：「好！你請問。」

周千里道：「兩位在黑劍門中，是什麼身份？」

千手道：「你問我和萬刀？」

周千里道：「對！」

千手道：「我們是巡使身份。」

包天成道：「看來，你們組合很複雜，巡使是什麼身份？」

千手道：「巡使就是那裏有問題，我們就趕到那裏去。」

包天成道：「唉！目前你們很重視我們四海鏢局？」

千手道：「不錯，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這種挫折。」

包天成道：「現在，除了兩位之外，還有什麼人趕到此地。」

千手道：「我們是第一批，第二批還有人來，但來的是什麼人，我就不知道。」

包天成道：「這話怎樣說。」

千手道：「黑劍門中行事，一向是隱密得很。」

包天成冷笑一聲，道：「這麼看起來，咱們這一寶又押錯了。」

千手道：「當世之中，能夠賭過黑劍門的人，本就不可思議。」

周千里問道：「巡使在黑劍門中的身份如何？」

千手道：「不算低，但還不能參與整個的機要。」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你知道的實在很有限了。」

千手點點頭，道：「我知道的本來不多，就算知道一些什麼，也是限制於我們本身的範圍之內。」

周千里道：「千手兄，我看你自己說吧！你知道好多，就說好多，說完了你就走。」

千手道：「我可以說，但你們是否會相信呢？」

周千里笑一笑，道：「我和天成兄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你想想，你說的句句都是眞話，我們自然能聽得出來，那時，你自然可以走，如若你說的不是眞話，那就很難說了。」

千手道：「好吧！黑劍門中早有了很嚴密防止門中人洩密措施，就算我暢言所知，也影響不了黑劍門。」

周千里道：「對我們也是毫無用處了？」

千手道：「這個很難說，我說的是眞話，你們聽得些什麼？我就沒有什麼辦法保證。」

周千里道：「哦！」

千手道：「我們巡使的身份，顧名思義，就是要每天到各處巡行，隨時接到了令諭，就立刻趕去，令諭上，要我們作什麼，我們就去作什麼，這就是巡使。」

周千里道：「除此之外，你們就沒有別的事了？」

千手道：「還有，我們每一年可能會開一次會……。」

包天成接道：「在那裏？」

千手道：「不知道，事先誰也不知道，開會之前，我們就會接到一個通知，只要我們如期的趕到那裏就是。」

包天成道：「你們常年在江湖上走動，他們如何能找到你們？」

千手道：「我們不是隨意走動，每一次行走的路綫，都有黑劍門早先預定，所以，我們一直在黑劍門掌握之中。」

包天成道：「還有麼？」

千手道：「還有，也都是屬於私人的事，每一年，我們有兩個月的假期，這兩個月，黑劍門給了我們足夠的銀子，隨我們到那裏去玩，兩個月後，如期歸隊就是。」

包天成道：「你們不練武功？」

千手道：「練！自己找時間練，而且，每年有兩個月的苦練，還有人來攷驗我們，替我們安排練武的地方，作一個巡使，經常要保持武功的巔峯。」

包天成道：「攷驗你們？什麼人來攷驗你們？」

千手道：「包總鏢頭，別忘了我們也是黑劍門那個組合中的人。」

包天成道：「你們可是黑劍門中訓練出來的人。」

千手道：「那倒不是，我們不是出身黑劍門，但加入了黑劍門之後，就受到了黑劍門的節制了，而且，我們也得到了一點武功上的指點。」

包天成回顧了周千里一眼，道：「周大俠，你看看，咱們還要問些什麼？」

周千里道：「讓他們去吧！」

包天成一伸手，道：「兩位請吧！」

手千道：「沒有攔截、埋伏了？」

斬情女道：「咱們既然是放你們走，自然沒有什麼攔阻了。」

這一次，兩個人果然很順利的通過，離開了四海鏢局。

千手、萬刀吃了很大的苦頭，但他們只看到了一條忽隱忽現的人影。

周千里、萬壽山等，只看到了兩個人去了又回來，連人影也沒有看到。

目睹兩個人去遠之後，周千里忍不住問道：「什麼人出的手？」

斬情女道：「大概是高公子……。」

笑了一笑，又接道：「兩個人大概吃的苦頭不少，本來帶在面孔上的驕氣，也消失殆盡了。」

周千里道：「我聽老叫子說過這個人，要不要去見見他？」

斬情女道：「我看不用了，他不喜歡說話，咱們見了他也是白見。」

周千里道：「姑娘，你見過他？」

斬情女道：「對！我見過他，他從來不說一句話。」

周千里道：「不說一句話，是不肯說，還是不能說？」

斬情女道：「好像兩樣都有點關係。」

周千里笑一笑，道：「姑娘，帶我去看看他。」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周大俠，我不敢立刻答應你，我要先和一個人商量，兩個時辰之後，我才回答周大俠。」

周千里點點頭。

包天成笑道：「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那就是千手、萬刀吃了很大的苦頭，咱們竟然一點看不出。」

周千里道：「嗯！兩個人內心中生出了畏懼，咱們雖然沒有瞧到，但兩個人吃的苦頭很大。」

斬情女道：「我想不明白，爲什麼要放了他們兩人？」

周千里道：「這兩個小子不簡單，他們雖然吃了不少的苦頭，但還保持了很大的內勁，咱們眞要收拾這兩個人，只怕得苦拚一場。」

斬情女點點頭。

周千里道：「所以，不如放他們走，要他們把內心的驚懼，散入黑劍門中，比留下他們兩條命更有價值。」

斬情女道：「這倒也是，周大俠深謀遠慮，勝過我們十倍。」



周千里却歎息一聲，道：「我不知道千手、萬刀在黑劍門中的身份如何，武功是否是第一流的高手，但這兩個人，决不是簡單人物，這也是我急於要見高公子的原因。」

斬情女站起身子，道：「我去給你安排，儘快給你回音。」

周千里道：「好！有勞姑娘。」

斬情女站起身子，舉步向外行去。

× × ×

兩個時辰之後，斬情女獨自已找上了周千里的住處，道：「高公子在候駕。」

在四海鏢局中，高空雁看起來確然有點神秘，他很少和外人談話，他不參與鏢局中任何活動，閉門不出，很少和人見面。鏢局中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物。

斬情女敲動了室門。

開門的是韓二，他早已得到了主人的暗示，一躬身，把兩人迎入了室中，很快的掩上了木門。

這些時日的磨練，韓二已可用手勢和動作與主人交談一些事情。

高空雁坐在室中，臉上帶着一抹微笑，欠欠身，示意兩人坐下。

斬情女見着了高空雁，比見着任何人都規矩，一躬身，才坐了下去。

周千里道：「老朽周千里，想向高兄弟請教一事。」

高空雁點頭微笑，似乎是已經領悟了周千里的語意。

周千里道：「高兄弟和江大同很熟識？」

高空雁點點頭。

周千里道：「高兄弟也知道我周某了？」

高空雁又點點頭。

周千里道：「高兄弟，能不能告訴在下你的師承？」

高空雁搖搖頭。

周千里一連提出了十幾件事，高空雁都是以搖頭或點頭，代替答覆。

雖然是點頭多，搖頭少，但周千里也覺得無法再坐下去。

站起身子，拱拱手，和斬情女一齊告退，並且邀約斬情女同到自己的住處。

周千里肅請斬情女落了座位，才歎息一聲，道：「姑娘，你覺得這位高公子如何？」

斬情女道：「他口風很緊，想從他口中套出一些什麼，實在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周千里道：「對！姑娘，你還看出什麼沒有？」

斬情女道：「難道老前輩有了新發現？」

周千里道：「我看這位高公子，不像一個啞巴。」

斬情女道：「如若他不是啞巴，却裝作這麼久不說話，那實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周千里道：「問題就在這裏了，他如不是天生的啞人，爲什麼不肯說話，或是爲什麼變成了啞人？」

斬情女道：「初見他時，我也是有此看法，但這些日子的證明，我的看法錯了，他確然不會說話。」

周千里道：「老朽並非說他裝作，而是就他的相貌而論，不是一個啞人，但他不肯說話，這中間，就有很多探討之處了。」

斬情女道：「哦！周大俠的意思，可是說他爲了某一種原因、許諾，才不肯說話。」

周千里道：「這並非全無可能，只是不大，老朽覺得他不會說話一事，是屬於後天的原因，並非與生俱來。」

斬情女道：「這個人太完美了，才智、武功，也無不高人一等，也許是遭到了天妬，所以，才使他不會說話！」

周千里一笑道：「他是完美，老夫閱人多矣！但像高空雁那樣的人，也是第一次見到，天妬是一件事，重要的是咱們得查出原因。」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他自已是否知道？」

周千里道：「這個，我也不敢斷定，不過，就我所看，他個人好像不太清楚……」

一陣步履聲響，打斷了周千里未完之言。

斬情女道：「什麼人？」

「我是韓二。」木門開處，韓二緩步行了進來。

斬情女道：「高公子呢？」

韓二道：「他在打坐，在下特地抽空溜了出來，想和易姑娘、周大俠說幾句話。」

斬情女道：「好，好！你請坐下，慢慢的說吧！」

她已知道了韓二原來的身份，但却沒有說破。

韓二似是在籌思措詞，好半晌才說道：「是關於我家主人的事。」

斬情女道：「高公子？」

韓二道：「對！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告訴兩位，兩位見識多，聽聞也很豐富，希望能帮助我家主人。」

斬情女道：「高公子也需要人帮助，我從未見過一個人，武功像他那樣高強的，再說他的才智，也非我們能及，還有什麼要我們帮助的地方？」

韓二歎息一聲，道：「有些事，武功無法解決，也不是才智可成，那必需要經驗，豐富的江湖經驗，再說，我家主人，外柔內剛，性情孤傲，也不願意去求人帮忙。」

斬情女道：「我們很願意帮忙，全力以赴的帮忙，最重要的，我們如何帮他，他才會接受？」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哂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哂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